

哀
嘆

原名綿綿哀嘆錄

黃香閣主著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發行

實價國幣八角
(外埠酌加寄費)

哀 嘆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編著者

黃香閣主

發行者

陳可宗

印刷者

北京和內北新華街
京城印書局
電話南局三五七〇

總代理

北京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
海大道五八號

大陸廣告公司

綿綿哀嘆錄

第十三回

撤回訴訟悔初心破鏡慶重圓
試作塞脩懷成見求婚遭婉拒

却說亞黃自從同醉候反目以後，迄今已經數月，一直不見醉候來俯就她，也就一直不能回家去，只得一直住在娘家，白太太這些人，雖說是至親，究竟這夫妻的關係太密切，外人不便十分出注意，故而除去勸慰她不要過於悲傷以外，竟絕少別的方法，可以幫助她的，至於美兒，自己年輕識淺，對於她姊姊這樣的終身大事，除惋惜而外，正是更無別法，亞黃正在這樣愁慘環境當中，忽然又由法院裏送來一張傳票，大家看來，可以證明醉候，已經在法院裏起訴，同時也可看出醉候對於離婚的堅決，於是大家又添了一番愁煩，不得已又打電話去叫友溪來商量，友溪在校中接到白家電話，本想就去，後來他想我何不先回家一騎，看我哥哥已經回家了沒有，又想他一到上海，戀着寧慧，一時那肯就回來呢，一面想着，便先到家裏，一到家就有僕人上來回他道

，大爺到上海去了幾天，還不回來，今天法院裏又送來一張傳票，說是下禮拜一就要開審，可是大爺還不回來，二爺瞧這事應當怎麼辦，或是寫封信去給大爺，讓他知道了可以早點回來，友溪向他要了傳票，看了一遍，也不說什麼，就到白家來，見了亞黃，就告訴她醉候尙未回來，我們還是去請教林律師，到開審那一天，到庭就是了，好在林律師上次已說過，這案子，嫂子這一方是不會輸的，亞黃等一班人，也沒有別的方法，仍由友溪打電話給林律師，林律師答應就來，大家聽說有律師，好像又胆子大一點，一時律師來了，看了傳票，還是狠抱樂觀，認爲於我方並無不利，等到開庭那一天，準備出庭就是了，說完了就告辭而去，大家你言我語，紛紛議論了一會，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友溪見無甚別事，也就告別回校，到了次日上午，亞黃正在白太太房裏坐着，忽然僕人進來說雲公館有電話，請五姑奶奶說話，亞黃等聽了一楞，便問是不是雲二爺打來的，僕人含糊的問道，大概是的，他說請五姑奶奶來聽話，我問是誰，他說你不用管，請五姑奶奶來聽就是了，亞黃聽了，想着一定是友溪有什麼要緊

的事情，要報告自己，便起身去接電話，美兒也就跟了過來，亞黃拿起聽筒問道，你是二弟嗎，只聽對面笑道，不是二弟，我是二弟的哥哥，亞黃不由一呆，聽這說話的聲音，分明是醉候，心想他既告了我，還打電話來幹什麼，莫非離婚還不够嗎，便盛氣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要叫什麼人聽電話，又聽對面說道，我是醉候，你是亞黃嗎，亞黃聽這口吻，非常和順，便道我是亞黃，你還有什麼話同我講麼，你已經在法院起訴，有什麼話，留着到法庭上去講不好嗎，只聽對面又說道，你不要生氣，我有許多的話，要同你說，此刻想親自接你回來，不知道你肯不肯，他說到此處，略停了一停，又接着說道，我本想一早就來看你的，又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你如其能够不掣釘子給我碰，我此刻就預備了車子來接你，亞黃道，你不是狠堅決的要離婚嗎，何必又來接我回去呢，醉候笑道，你不必說這些話了，以往的事完全是我的失於檢點，此刻也一言難盡，我們見了面再細談吧，總之一句話，一切都要請你念在十年的夫婦，格外原諒，加以恕宥，亞黃聽他這一派言語，顯然已改變了素昔的主張了，她本不願

同醉候斷絕的，此刻聽他這樣說，當然心裏寬了許多，但是表面上不能不矜持一點，否則似乎太遷就了，豈不連白家的人，都要笑話自己嗎，當時在電話裏，既不便答應回去，又不願拒絕回家，只握著聽筒不響，對面的醉候，何等機靈，聽見他夫人沒有回答，便知道她決不會不肯回來的，所以就接著向亞黃說道，你不用猶豫了，我此刻就來，又說一會兒再見，說畢就掛上了電話筒，叫了一輛汽車，坐著到白家來，再說亞黃聽完了電話，心中說不出一種什麼滋味，美兒站在旁邊，雖也聽見亞黃的語氣，彷彿醉候要接她姊姊回去，但仍不大明白，何以忽然的又要接他妻子回去呢，因此就追問著亞黃，亞黃也不甚明白她丈夫何以忽然回心轉意起來，就約略的告訴了美兒幾句，美兒聽了，自然替亞黃歡喜，但她同時又覺得亞黃此刻便跟著他丈夫回家，未免太好說話了，一時到了白太太房中，早有那偷聽電話的快嘴僕婦，已經報告過了白太太，此時見亞黃進來，便笑嘻嘻的問道，怎麼，姑爺來電話，要接您回去嗎，那頂好啦，終究是自己夫妻，他能够低頭服罪了，您也就媽糊點兒，年輕的夫妻，誰家也

保不住沒有個門口的時候，您看我這個話對不對，亞黃知道白太太已經知道，也就不再告訴她，只是一時委決不下，少時他趕了來，自己要不要同他一淘回家呢，於是默默的坐着沉思，反覺爲難起來，美兒便問亞黃道，五姐，一會兒姊夫來接您回去，您打算怎麼樣呢，白太太聽見說道，這有什麼怎麼樣，他既是低頭服罪了，咱們就饒他這一遭，自己夫婦，還鬧甚麼過節兒，那還不跟他一塊兒回去嗎，美兒究竟年輕，不懂得人情世故，當時聽她媽這樣說，心下不以爲然，就說道，他要離婚就離婚，他要接回就接回，不但太便宜他，亦透着咱們女人，太沒有骨氣了，說着努着小嘴，望着白太太，白太太瞅了她一眼，笑罵道，你別胡說了，你這麼點兒年紀，懂得什麼，自己夫婦，有什麼便宜吃虧的，只要他真能改過，往後還不是好好兒的過日子嗎，說着又對美兒使了個眼色，美兒雖不知道白太太的用意何在，但是知道白太太是不讓自己攔着亞黃回去，也就不再言語，亞黃此刻一心盤算怎樣一個說法，才可回去，想來想去，實在想不出一句冠冕的話來，又聽美兒方才所說的太顯著咱們女人沒有骨氣了這

一句話，知道自己如果隨隨便便跟了醉候回去，背後一定要給人家笑話，只好硬着頭皮不答應他，慢慢的看機會再說，正這樣想着，外面人報五姑爺來了，亞黃聽說，不知怎麼，心頭不由卜卜的跳個不住，自己極力的鎮定，坐着不動，只見醉候笑嘻嘻的走進來，望着白太太作了一個揖，客套了幾句，又同美兒招呼過了，然後行所無事的向亞黃笑問道，你這一晌，住在這裏還好嗎，亞黃不理他，他也不再望下問，便又回過頭來同白太太講些閒話，又說道亞黃這一晌在府上，打攪了這許多天，自己早就打算來接她回去，剛巧市政府有件公事，派我到上海去了一趟，所以又耽擱了幾天，又約略表示自己的脾氣不好，亞黃素來知道的，而且亞黃的性情，向來也極和順，這是自己所引爲幸運的事，可是一個人未免總有一點見善欺，見惡怕的習慣，因爲她太好說話了，所以有時反助長了自己的劣性，從此以後，自己要把這些短處痛改一下，使得家庭中不再發生糾紛，那就好了，他一面說，一面偷看亞黃的臉色，見她雖坐着不言語，也無甚怒意，便乘勢向她說道，我們此刻就一同回去好不好，亞黃仍是不理，白太

太就勸說道，自己夫妻，有什麼大不了的仇恨，說過鬧過，也就完了，姑奶奶出來的日子也不少了，我也不留您了，今兒先陪着姑爺回去吧，過一天我再來接你們二位，一塊兒來多住幾天，亞黃道，他有的是愛人情人，都是有知識的人，要我們這種沒受過教育的人回去幹甚麼，況且不久就要開審了，開了審免不了要離婚的，既是眼前就要離婚的，何必又巴巴的跑回去住這幾天呢，白太太笑道，別胡說了，那有要打算離婚，又自己趕着來接回家去的呢，醉候聽她們提起離婚兩字，臉上不免有點訕訕的說不出什麼來，過了一刻，才俯身到亞黃耳邊，低下頭向她極婉順的說道，得啦，別再跟我嘔氣了，還是同我一塊回去吧，到家我還有許多話跟你說呢，亞黃一扭身立起來說道，你有話何必跟我說，況且到法庭上有的是時候，幹甚麼要回家說，說着就走了開去，另坐在一邊，醉候只得微笑不語，站在一邊，白太太深怕醉候當着衆人，一時下不去，又弄僵了，便拉着亞黃的手說道，我的姑奶奶，看我的分上，揭過這一篇兒吧，姑爺也不是不知好歹的人，您有這樣的好心待他，他還不知道嗎，老實說，他今天肯低

聲下氣的親自來接您，也就是想着您平常待他的好處吓，醉候聽了白太太的話，心中着實有些感愧，便又走到亞黃面前，輕輕的向她道，你還不能原諒我麼，此地有許多話不便說，到了家我把這一回事的前後，向你仔細的解釋一番，讓你明白，你要再到這兒來住的話，我再送你來就是了，亞黃見他面色非常誠懇，又念在平昔的情感，本想答應他同去了，一抬頭看見美兒正對自己望着，想起她方才說的女人太沒骨氣這句話，實在覺得不好意思就此下台，便仍對醉候說道，我是決不同你回去的，你要同我說話，到開庭那一天我等着你就是了，醉候見他夫人今天氣惱萬丈，心想自己既來遷就她，也就難怪她要這樣矜持了，又想到她此番所受的委屈，實在是不小，此刻即使願意回去，也不能這樣容易，不如慢慢的再勸她回去吧，今天且不必再勸了，因此笑着向她說道，你既是還要在這裏多住幾天，我過三天再來接你吧，此刻我要先回去，下午還要到市政府去銷假，晚上要早些休息，今晚是不能來了，明天下了公事房，再來看你吧，說完就向白太太母女告辭出來，回家不提，再說亞黃見醉候已去，心裏反

而好像失了什麼似的，但也只好粧着沒事，等他明天來再說，白太太見亞黃始終不肯回家，不明她的真意，以爲她坐失良機，似乎太不知進退，可是嘴裏不便說出來，只有美兒見她姊姊不肯回去，狠表同情，以爲狠足爲女子吐氣揚眉，不言她們各人的心理，單說醉候到家，略爲休息一下，吃完飯到市政府去轉了一轉，仍回到家中，雖說他將寧慧之事，已經拋撇在一邊，但是這數月的經營，一旦付於流水，不免從枯寂之中，又頻添了幾分悲恨，於是將寧慧往日送他的照片等物，以及往來的信札取出，約略看了一遍，也懶得細看，一股腦兒捧起來，望火爐裏這一丟，這時正時爐火熔熔，這一大堆放了進去，竟把烈火壓了一個不通風，爐縫裏直冒白烟，從這一股白烟之中，他倆的交誼，也就從此化爲灰燼了，他這時又想起亞黃如果真不肯回家，到也是一件困難的事，他忽然想着友溪，他覺得他叔嫂的感情很好，此番自己同亞黃提出離婚的時候，友溪還極端反對，此刻託他去打原場，一定能發生效力，想罷就通了個電話給友溪，叫他晚上回家，自己有事同他商量，友溪對於這位老兄，近來狠不滿意

，本想推託了不去，究竟碍着弟兄的關係，只得答應，到了晚飯前，就從校裏到家，弟兄見面，略問了問近狀，醉候便開誠布公的將自己同寧慧在上海的情形講了一遍，又把到白家接亞黃，亞黃不肯回家的話，也向他說了，最後託他向亞黃去疎通，務必勸她回來的話，重重的託付了這位老弟，友溪自然無不竭力，一宿無話，次晨友溪便到白家，把醉候同寧慧最近的情形，詳細告訴了亞黃，又說此刻哥哥也極後悔自己的錯誤，所以是十分誠意來祈求嫂子的原諒，請你今天就回去，如果您答應了，我就去通知他，他立刻就來接您，亞黃聽了不語，白太太認爲時機不能再失，因笑說道，俗語說的好，得饒人處且饒人，我勸您不用三心二意，既再三的求您回家，這面子也狠下得去了，夫妻們有什麼過不去的呢，亞黃禁不住大家的敦勸，也就答應了，於是友溪就通了個電話給醉候，醉候說五點鐘由市政府出來，到白家來接，並且叫友溪不要走，一同回家，友溪也答應了，到了五點鐘，醉候果然坐了汽車，興興頭頭的來了，進來大家見過，談了幾句，他夫婦弟兄，就一同回家，亞黃回到家裏，醉候十分的奉承

，這一種情形，差不多還是十年前初結婚的時候見到過，不想他在表示堅決離婚的時期中，又再見了，這真是爲亞黃意料所不及的，到了晚上在枕邊，醉候又開誠布公的將寧慧對於自己的變心，說了個詳細，同時又說因此就想到亞黃的好處，所以此番是痛改前非，務必要亞黃原諒他的過失，亞黃本是個極柔和的性兒，並且同醉候已有這許多年的夫妻，雖則覺得他以前對自己的舉動過於薄倖，可是現在既已悔過，也就不再追念前非，仍舊和好如初，到了次日，醉候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情要去做，就是向法院再遞一狀，聲明撤回訟案，法院照例准了，此案就此結束，於是乎天大的風波，終歸平靜，從此還是安安穩穩度着快樂的歲月，按下不表，再說友溪同美兒，自從秋間從西山回到城裏以後，兩人的形跡較疎，後來醉候夫婦反目，亞黃暫回娘家，友溪同情於亞黃，時常得到了醉候等的消息，就去報告，因此也不短到白家去，每一個星期，總要去上一兩趟，故此同美兒也可說是三天兩天，總能見一次面，一轉瞬已是將近半年，此時殘冬已至，北地嚴寒，早已下過幾場大雪，這時候正在舊曆十二月中旬，

友溪校中，已經放了寒假，那一天早晨起來，覺得比平時格外寒冷，一看爐裏的火，已經熄了，一望窗外，却是下得好大的雪，便叫僕人進來，把爐子重新籠上煤火，過了一刻，才覺得屋裏有些暖氣，他想這樣大雪，到中山公園去賞賞雪景，倒是實在不錯，他一時興至，就匆匆的喝了一杯牛奶，披上大氅，戴上帽子，走出門去，此刻雪已止住，稀微的陽光，已罩在屋脊上，時候還只將近七點鐘光景，這樣大雪，誰不願在暖烘烘的被窩兒裏多睡上一會兒，故而街上除了幾個清道夫正在打掃路中的積雪而外，只有幾個做小買賣的，肩着的，挽着的，正在有一聲沒一聲的吆喚，幾家舖子，尙在下牌門擦店堂，從南池子到中山公園，雖不甚遠，也有二里路，想僱輛車去，一時竟沒有，他踏着人行道上的雪，向前走了百餘步，才看見從小胡同口慢慢的拉出一輛洋車來，他就僱定了坐上車去，一看那車夫，穿着老綿袜子，套上一雙大毛窩，走路一搖一擺的，一拉上車，又加上了重量，踏着一寸來厚雪，實在感覺到步履維艱，友溪心想早知你走的這樣慢，還不如我自己兩條腿利落些呢，此刻雪雖已止，迎面

的風，其寒刺骨，友溪將頸子望大驚裏面縮着，兩只眼睛從衣領上邊望出去，見兩邊的槐樹，禿着枝桿，上面滿堆着半寸來的雪，真個同棉花一般，好半天居然到公園門首，下了車，付了車資，走進公園，那售票的人，恐怕也剛從被窩兒裏鑽出來的呢，友溪一路慢慢的踱過去，遠遠望見有幾個人在前面走，想來也是賞雪的同鄉，園中大小的小房屋，高矮的樹木，沒一處不蓋滿了厚雪，遠望過去，一白無垠，連走的道兒，都被蓋沒了，兩傍的老柏樹上面，堆滿了厚雪，一球球像棉花似的，倒好像耶蘇聖誕節的聖誕樹一般，樹頂上許多小雀兒不住的飛來飛去，彷彿也在玩賞雪景一般，那滿園的景色，也不用說了，當然是再要賞心悅目也沒有了，友溪便揀了個向陽背風的所在，坐了下來，此刻太陽已是高照，但是敵不過那一股冷氣，也就覺得黯淡無光，看見那一邊遠遠的走來一對青年男女，低這頭，並着肩，挽着手，那一種親密的情形，大有旁若無人之概，他們漸漸走近，看那女的，高高的個子，圓圓的臉，黃黃的皮膚，並不十分裝飾，態度却狠幽靜自然，一貌望去，倒像是美兒，友溪不由心中一動，

再看那個男的是一身西服，披這大氅，看那情形無疑的定是一對男女學生，友溪一直看着他們有說有笑，望自己面前走過去，就不由連想到美兒身上，想必他此刻還高臥未起呢，可惜她不是自由的身體，否則一個電話，就可以約她同來賞雪，這樣的好風景，也非得要與美人同賞，才覺有興，他又連想到自己同美兒的情感，可說已經到了最高峰了，但是長此下去，作何結局，這不能不使我注意，我看美兒個人，也未嘗不以此爲慮，她既未嫁，我也未娶，我哥哥能娶她的姊姊，我就能够娶她，依我個人的意見，這個婚姻是極其相配的，苦在她是不能自主的人，非得要得她母親的許可，就不會成功，那就非得先要央人去求婚不可，上次我不是在信上問過美兒嗎，她雖沒有明白的答復，但是已經表示同意，不過須要經她母親的同意，才能達到目的，我想這個求婚的人，以那個爲最合式呢，當然是自己的嫂子亞黃最相宜了，他又想那白太太的爲人，狠不可捉摸，萬一不允，豈不是完全絕望了嗎，倒不如此刻大家不提，倒不至於到不能轉灣的地步，又想此事要便不做，既要做遲早總要做的，要不是哥哥鬧着

離婚，我早已託嫂子進行的了，又想白太太也未見得這樣不近人情，我們彼此本是老親，兩方本人又都極願意，她爲什麼要不答應呢，自己不要太氣餒了，凡事不冒險，便不會成功，事不宜遲，今天回家，就請嫂子替我去問問看，我想嫂子一定肯幫忙的，他越想越興奮，也無心再玩賞雪景，便興沖沖的走出園門，僱了一輛洋車回家，到家時醉候已上公事房去，亞黃亦已起身，正坐在廊下晒太陽，見友溪回來，笑問道，你一大早就望那兒跑，友溪笑說道，早晨起來，看見下的好大雪，一時高興，到公園裏去繞了個灣兒，亞黃道，你倒風雅得狠，友溪笑道，什麼風雅，無聊罷了，說着便走到上房裏來，亞黃也跟了進來，友溪從風雪中進入這溫暖如春的屋子裏來，覺得渾身的血液，都隨着他那股熱情，循迴不已的在他身上每一個血管裏面流動着，同時他那一股勇氣，也借着他熱血的幫助，一往直前的向亞黃開始談話了，他向亞黃問道，近來白太太可提起我不曾，亞黃見友溪突然問出這句話來，就知道他還有下文，因笑問道，你突然提出這個問題幹什麼，白太太倒沒提起你，倒是美妹妹時時在惦記你呢

，說罷微笑着，友溪也笑答道，關於這一層，我現在也不用瞞你們了，非但不瞞你們，並且還要拜託您一件事，亞黃笑道，什麼事情要拜託我，莫非要我做郵差嗎，友溪現着有點忸怩的說道，恐怕比郵差的使命，還要重大一點，亞黃眼睛一轉笑道，莫非要我做月下老人嗎，友溪微笑着點點頭，又低聲問道，據您眼光看起來，咱們會碰釘子不會，亞黃聽了這句話，就沉吟不語，過了一過，慢慢的說道，我想不至于吧，說罷頓了一頓，又說道，即使她給咱們釘子碰，咱們也得跟她開口，不能因為怕碰釘子，就老逼在肚子裏不言語，友溪聽她如此說，就默然半晌，隨後說道，依我片面想來，她似乎沒有什麼理由反對我們的事，亞黃說道，這倒也說不定，此人的個性很強，她認為不合式，簡直就很難挽回她的意思，你不記得美妹要進大學念書嗎，到底也沒有達到目的，友溪聽見亞黃這樣說，不覺上了心事，便繃了眉頭，坐着不語，亞黃知道他心裏不定，便安慰他道，咱們不管她怎麼樣，先去跟她提提看，好在你們雙方是毫無問題的，現代的婚姻，都以本人為重，只要你們雙方努力，總有達到目的的一天

，友溪聽了點點頭，接着便說那末就費嫂子的心，最近就去替我問問看，要是希望，就正式提出好了，他二人商議妥當後，亞黃說好，明天就去，當時無話，到了次日，亞黃對醉候說明了這層意思，醉候也非常贊同，催亞黃快去，醉候自上班公處，亞黃在飯後便到白家，大家見了，寒暄幾句，白太太又問醉候近來怎麼樣，總應當安靜些了，亞黃也就把他被棄於寧慧的情形，說了一番，大家笑道，這才是報應彰彰呢，獨有美兒聽見了這個消息，心裏大不以爲然，覺得寧慧這個人，太沒人格了，當初自己已經訂了婚，雙方又都見面來往的，不知怎麼糊裏糊塗會同一個有婦之夫，大談其戀愛起來，甚至要同未婚夫解除婚約，既然同醉候這樣熱愛，就該有始有終，怎麼不到一兩個月的工夫，忽然又同要解除婚約的未婚夫要好起來，又把個昔日的情人棄如敝屣，真想不到此人外貌如此俊秀，內心却如此的不堪，這種朝秦暮楚的行爲，與青樓平康，送舊迎新，又有什麼分別呢，她想到此處，不禁把寧慧這個人，恨的牙癢癢的，心下決計同她絕交，不再認她作同學了，她這樣想着，心中感覺到十分不快，便

懶懶的走回自己房裏去，不說美兒悶悶回房，這裏亞黃見美兒走開，認爲時機已至，便慢慢的同白太太談到美兒身上，又談到她的婚姻問題上，白太太就說早有這個心，但是一時實在沒有合式的，亞黃就乘勢笑道，我倒可以替她做個媒，白太太忙問道是那一家呢，亞黃笑道，就是我們家的那個二爺，他跟美妹兩個人同在一處的時候也有幾個月，看他們倒是頂說得來，年紀又相差不多，您看這件事可做得做不得呢，白太太聽了，當時便含糊的說道，好倒是好，可是我有一句話，本不好說的，好在您是我們的姑奶奶，我就不妨直言了，他跟姑爺是同胞弟兄，姑爺這回的事情，叫我們旁人看了怪擔心的，他們哥兒兩是一母所生，性情總有點像的，萬一將來他娶了我們這個傻丫頭，外面有了人兒，也跟她來這麼一下子，我們這個孩子，可是還比不了您，到那時候怎麼辦呢，所以實不相瞞，這件事我有些不敢答應，說完了笑謎謎的望着亞黃，亞黃不料她會說出這個原因來，這倒把自己的嘴頂住，真叫自己有口難言，要想替友溪辨白罷，偏偏他的哥哥不爭氣，明明有這樣的真憑實據，不能否認的，要同情

她這幾句話吧，眼見此事就難望有成了，故而反倒把個亞黃弄得啞口無言，過了一刻才說道，我看友溪的爲人，比他哥哥老實得多，就依我這回的事論起來，他不是反對他哥哥，倒來幫着我嗎，依我看雖則他們是親兄弟，性情可大大的不同呢，白太太笑道，我的姑奶奶，男人都是一樣的不老實，不過有的攔在臉上，明顯些，有的攔在心裏，暗藏些罷了，我看這件事情，咱們慢慢再談吧，好在美兒歲數也不算很大，再過幾年也還不妨事，亞黃聽她方才說早就要替她找人家，如今又說再過幾年也還不妨事，這明明是堅決的推托，看來此事十九不成的了，她想白太太所說的這種理由，決不是真正的原因，要照她這樣的見界，世界上老兄離了婚，老弟就一輩子娶不着妻子了不成，世上決無此理，也決沒有這種別解的人，據自己想來，大半還是因爲雲家家道貧寒的原故，自己當初早就料到她有這一着，也曾同醉候談過，如今果然她自己猜着了，她這樣想着，就呆呆的坐着不語，白太太恐怕她臉上下不來，心裏不高興，就舉別的話來敷衍，又轉着灣的把醉候誇贊一回，亞黃此時心裏悶悶的，也懶得多講，

她所愁的，倒不是因爲自己碰了釘子，失了面子不高興，她深知友溪和美兒兩人，已十分熱戀着，萬一此事不成，不知又要激出什麼變故來，故而一直無精打采的不言不語，白太太也有些覺得，可是她的個性很強，說怎樣就怎樣，況且腦筋陳腐，絕不懂得婚姻應由本人自己決定，還以爲父母之命，是不可違拗的，所以當時自己一口回絕以後，也不再向美兒問上一聲，像這一類爲父母者，果然有時也有相當的見識，爲年輕子女所不及的。但誤盡蒼生的，也正是此輩，閒文休叙，當時亞黃心下暗想：我何不到美兒房中，去探探她本人的口氣如何，也好回復友溪，想能便立起身來笑說道，我來了半天，還不會到妹妹房裏去呢，她回頭又要見怪了，我去看看她去，說着就別了白太太，到美兒房中來，美兒自從亞黃回家以後，友溪不便無故再到她家，所以自亞黃走後，已同友溪幾日不見了，這兩天終日悶悶的，百無聊賴，這一天聽說亞黃來了，懶懶的出來，坐了一刻，此時正在房中，躺在沙發上看書，亞黃走進房來，她才

知道，忙丟了書，笑着站起來讓坐，又笑向亞黃道，這幾天姐夫怎麼樣，想必跟您跪

了三天三宿吧，說着格格的笑個不住，亞黃也笑着說道，你也學得這麼油嘴滑舌的，明兒你許了姑爺，再叫他給你跪三天三宿吧，美兒紅了臉努着嘴說道，這可不像姐姐該說的吓，亞黃笑道，姐姐不該說，妹妹就該說嗎，說着就拉着她的手，同坐在一只沙發上，問她近來作什麼消遣，美兒搖搖頭道，一點兒消遣的方法都沒有，說着低了頭，滿露出不悅的神氣，亞黃就乘勢問她道，他有信給你嗎，美兒一呆，問道誰吓，亞黃笑道，友溪吓，美兒不由得狠窘，臉上紅紅的，又不好意思認承，又不便抵賴，只好低了頭不語，亞黃用手撫着她的背說道，你別擊你姐姐當外人，幹甚麼老瞞着我，我老實告訴你吧，今天我還是他請我來的呢，美兒聽了，不覺又是一呆，便問道，我不懂您說的是什麼意思，爲什麼是他請您來的呢，亞黃輕輕向她說道，你不用怕不好意思，我也不用瞞你，我老實告訴你吧，便把今天友溪怎樣託自己來向白太太求婚的話說了一遍，但是恐怕美兒知道白太太不允，一定要十分煩惱，所以這一層却沒有提，又說道恐怕明後天他必有信來給你的，美兒同友溪戀愛，雖明知亞黃等有些知道

，但總沒有說破過，此刻陡然被她道破，覺得萬分羞赧，低了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亞黃知道她難爲情的厲害，便拉着他的手說道，這不是怕難爲情的時候，我本來也不便跟你明說，但是此刻我實在不能不說了，他既是託我來向你們求婚，我當然要來問問你們的意思怎麼樣，說着便搖着美兒的肩膀問道，你有甚麼意見，儘管告訴我，她這樣問了幾遍，美兒只是低着頭不開口，亞黃笑道，虧你還算新時代的女學生呢，連戀愛自由都不懂麼，美兒不由撲哧的笑了出來，亞黃又催問她，她便狠輕的說道，我那裏知道，您問媽就是了，亞黃道，媽是媽的話，你是你的話，我知道你們倆早已心心相印的了，你的同意，當然是不用說的，可是你以外還有什麼意見沒有呢，美兒仍是低着頭道，我不知道，您問媽得了，亞黃停了一停，又問道，假使你媽對於此事不同意的話，你又怎麼樣呢，美兒不語，亞黃又催問她，她用極微的聲音回道，那叫我有什麼法子呢，亞黃聽了這句話，就暗暗的點點頭，心想道，友溪吓友溪，你這個願望，恐怕要成泡影了，當時也不再提及此事，隨便談些別的，此刻美兒心裏極想再問

上幾句關於友溪的事情，無奈不好意思啟齒，幾次三番要想說，總說不出口，只得罷了，原來美兒的性情，同那寧慧又不同，她的秉性忠厚，胆量有小，無論做什麼事，一遇到阻力，她就毫無掙扎的力量，所謂奮鬥兩個字，在她的一生，是絕對談不到，她對於友溪，並非不愛，亦非愛之不專，但她無論何事，都缺少奮鬥的精神，即使她知道白太太阻止了她的婚事，至多只能憔悴而死，却不會努力的從死裏求生，這是她生性如此，不關於用情之深淺，正是無可如何之事，此時亞黃因今天的使命已經達到，急於要回去報告友溪，便向美兒辭了出來，又到白太太房中坐談了一會，已近傍晚，隨即告別回家，美兒一肚皮心事，被亞黃勾起，想同她說幾句，或者帶個信給友溪，但是羞于出口，遲疑再三，始終沒有這股勇氣，所以縱有萬語千言，也只好逼在喉嚨口，亞黃看她這一副情形，也猜得一二，但是碍於白太太在傍，不好問得，也只索罷了，到家之時，友溪已等得同熱鍋上螞蟻一般，直在上房踱方步，看見亞黃回來，好像天下吊下個寶貝來一般，赶忙湊着迎上前去，笑問道，您去了這大半天，真把我

等的望眼欲穿了，亞黃微笑着不語，友溪不便追緊了問，只得跟着她走進房來，又恐亞黃要洗面換衣服，自己站在一邊不大方便，便又退了出來，在當中起坐間裏踱來踱去，其實也並沒多大功夫，可是他已經等的不耐煩了，只不便去催她，一時亞黃換好衣服，也知道他在外間裏等極了，便隔了門叫他進去，友溪一聞呼喚，賽過奉到綸音一般，赶忙走進房去，只見亞黃臉上不甚高興，心裏不覺突突的跳，他想不要碰了釘子回來吧，便等不及亞黃先開口，就笑問道，嫂子今天去見看美妹吧，亞黃點點頭，却是不語，可是兩只眼睛完全注視在友溪的臉上，友溪看了這個情形，越發知道事情不甚高妙，便又笑問道，您跟她們提起此事嗎，亞黃又點點頭，還是不語，真把個友溪極的不知所云，但是已經追問了兩次，自己覺得實在不便再去盤問她了，他正在這樣猶移的當兒，亞黃却開口了，友溪這時正是洗耳恭聽，只聽亞黃說道，今天果然不出你所料，碰了她一個軟釘子，友溪一聽這句話，心想只可証明不是好消息了，臉上雖想極力的鎮定，但是心裏竟把持不住，臉皮上立刻發出一層不可名狀的顏色來，心

裏想問個究竟，嘴裏却說不出來，呆呆的望着亞黃，儘等亞黃說出個所以然來，亞黃看他這一種渴望的神情，反而把要說的話梗在喉嚨口，不敢說出來，友溪見她要言不語的神氣，益發急於要聽，他實在忍不住，便嚙嚙着問道，她們怎樣的回復您呢，亞黃於是將自己同白太太所談的經過，詳細告訴了友溪，又將自己問美兒的話，也說了個大概，友溪凝神屏氣的聽亞黃說完，覺得這件事十九無望，便又問道，我想婚姻是以本人的意思爲標準的，白太太雖則表示不同意，但是如果美妹本人情願，恐怕白太太即使加以反對，也難以發生效力吧，亞黃聽了這句話，半晌沒有下文，過了一會說道，依一般的情形而論，只要本人同意，父母便難以阻止，不過我們這位妹妹的個性，想必你也有些知道，她是個絕對胆小服從的人，白太太又是個個性堅強的人，因爲她們二人的個性如此，所以此事也感覺到分外困難了，亞黃這幾句話，分明是說美兒雖有嫁給友溪的意思，但是存於白太太的威力，也不敢作有力的反抗，但是恐怕友溪失望的太厲害，所以將方才美兒回答自己「叫我有什麼法子的」那句話，不曾向他說

出，所以友溪雖則聽到白太太已經拒絕了，却還希望美兒自己的力爭到底，正在這時候，醉候也回來了，一進門見他叔嫂坐着談話，再看各人的臉上，都流露着不甚高興的神色，他就猜到婚事的不諧，便問亞黃道，你今天白家去過了嗎，亞黃聽了點點頭，醉候又問道，二弟託你的事你提了沒有，亞黃又點點頭，醉候又問道，白太太的意思怎麼樣，亞黃便把自己同她所談的，又說了一遍，又說道這都是你闖的禍，連累你兄弟都受了影響，醉候聽她這樣說，倒有些惶然，便說道，只恐她們所說的並不是真正的原因吧，你想這婚姻是個人的事情，近世離婚的人要多少，依她的見解，凡是離婚的人的兄弟姊妹，都不能再得到配偶了，說着微笑的望着亞黃，亞黃也說道，我也是這樣想，她是別有原因，你還記得嗎，在夏天我不是跟你說過的嗎，醉候聽了搖搖頭道，我可記不得了，她這別的原因，到是爲什麼呢，亞黃道，那還用說嗎，不過因爲咱們家沒有底子就是了，友溪聽亞黃這樣說，頗覺氣憤，便問亞黃道，這一層意思，還是白太太個人如此，還是連本人都有呢，亞黃忙道，本人可不至於有這樣卑污的

思想，況且她與你已有這樣的情感，更不應有這樣的念頭，友溪聽了，好像略略得了些安慰，此刻三人俱是默默無言的對坐着，他們因為談話形勢的緊張，也忘記了開電燈，這時屋外已經黑淨，漆黑的屋子裏面，只有爐子裏的火焰，閃爍不定，也同友溪的一顆心房，忐忑不寧的閃動着，嚴寒的夜色，斷續的爐火，和這沉寂的空氣，使這三個人靜坐在屋裏，益發顯得幽寂無聊了。

第十四回

情場逢誤會疑團莫破竟成嫌
身世痛畸零往事追思終致疾

却說友溪自從向白家求婚遭拒以後，十分抑抑，轉眼冬盡春迴大地春光，正由隆寒中漸漸的向和煦明媚中邁進，北地夏至較遲，但每到二三月間，陽光照在地面上，萬物都是欣欣向榮，各處有園林之勝的地方，如中央公園，三海公園，以及萬牲園，西郊的香山萬壽山等處，無不春意盎然，遊人也不斷的向大自然中消遣他們的佳興，獨有友溪在學校內，除了每天上課以外，常常悶坐室內，也懶得出門，甚至連家也懶得回

去，因為他一回去見了亞黃，就會想到美胤，足以增加他的煩悶，所以他幾乎有一個月不回家了，亞黃夫婦，也知道他近來沉悶的原故，見他不回家來，就打電話到校裏去問他，他也只含糊答應着而已，這一天友溪正在自己宿舍裏看書，忽然茶役進來請他，說您家裏來電話，請您說話呢，友溪便去聽去，原來是亞黃來的，只聽她說道，你是二弟嗎，家裏有客，請你來陪客，友溪聽了一楞，問道是那一位要我來陪，只聽亞黃啾啾的笑道，你來了就知道了，何必問呢，同時又聽得，彷彿電話傍邊還有人在輕輕的說話，又聽亞黃說道，怎麼樣你還不願意來陪嗎，友溪心下明白，那傍邊的人一定是美胤，便想如何答復她呢，在這一猶移之間，又聽亞黃催道，我不跟你多說了，快回來吧，人家一會兒要走了，說着就聽掛機子的聲音，這明是不得友溪的同意就掛斷了，友溪纔慢慢的將聽筒掛上，低着頭一步步的走回宿舍來，心裏想道美胤是不出大門的，今天不知如何居然一個人跑到我嫂子那裏去了，我與她算起來已有一個多月不曾見面了，何不乘今天回去看看她，究竟對於我已經忘情了沒有，想着便不由自

主的換了一件較為整潔的上衣，又對着鏡子，將久不梳理的頭髮梳了幾下，這才戴上帽子要走，又想着下午還有兩小時的課還上不上，又一想說不定見了她，無話可說也許立刻就回來不必預先請假了，於是又照了照鏡子邁步走出房門，剛要出門，又想起忘了取手絹，遂又回身到櫃子抽屜內取了一條新的白紗巾，對了鏡子插在上衣口袋內，這纔匆匆的出了校門，友溪同美胤以前十分相愛，此刻既知美胤來了，何以不立即跑去看她，反到躊躇不決，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他們自從婚事不成以後，在友溪因爲一則不滿意白太太，所以當然的不再到白家去，二則覺得美胤對於這婚事既不立爭於前，又不寫信來表明心跡於後，所以便疑心美胤對於自己的愛，不甚真摯，不用說一定是不存心嫁他的了，因此對於美胤便有些懷疑，既懷疑，便不肯十分露骨的向美胤再表示，在美胤一方呢，自從那天亞黃同自己說了替友溪來求婚的話以後，始終不見白太太向自己提起，過了幾天便知此事不成，其失望和懊喪自與友溪一樣，但是她覺得從那天以後，友溪不但人不來了，便連信也漸漸的來的稀了，在事後那幾天，雖

曾有幾封信來，却對於婚事一字不提，後來竟至漸漸的消息不通，這可見友溪對自己的愛並不真摯，他所希望的就是婚姻，婚姻不成，便捨我而去，亦許他此刻已經另覓新歡也未可知，又想他們在學校裏，有的是女同學，像他這樣的青年，人又漂亮，學問又好，怕沒有那些女同學趕着他求愛嗎，況且自己雖也是女學生，可是因為家庭的關係，還守着舊禮教，既不能同他常在一處，又不好意思露骨她表示，那些女同學都是新透骨的女子，什麼話說不出，什麼形景做不出，將友溪從自己的手中，輕輕的奪了去，不是極容易的事嗎，她這樣想着，又正是友溪漸漸同她音信不通起來，她越發的覺得自己所猜想的不錯，因此便不願再去寫信給友溪，可是她的內心實在是深愛友溪的，此時因此誤會，而與友溪斷了音問，其實心中非常鬱悶，她雖則知道婚事也無望了，友溪對於自己也忘情了，但是她愛友溪的心，却並不因此而稍衰，故而她急於要去看看友溪的近狀，無奈她處於舊式家庭，不便隨便出外，亞黃那邊，雖係自己姊姊家裏，要去時白太太不至於十分干涉，可是因為有了前番求婚的事，好像有些不便

似的，再想我若平時去吧，友溪必在學校裏，仍然見不着，若是專揀禮拜日去吧，這明明是看友溪去的，慢說是白太太與亞黃等疑惑自己爲找友溪而去，便是友溪也難免要猜到自己爲他而去，他既是如今另有愛人了，我還去看他，豈不被他看輕了嗎，因此總是躊躇，欲行又止的沒有這股勇氣去，如此因循下來，也有一兩個月光景，那天她早晨起來，看見滿窗紅日，梳洗完畢了，坐在窗前看報，只覺得太陽由玻璃窗射將進來，晒到身上，有點熱烘烘的，越坐越熱，不禁站起身來，推開窗戶，就聽見一陣陣的蜂聲，嗡嗡的鬧個不休，一眼望去院子裏靠窗階下，種的丁香花和榆葉梅已是盛開，紅的好像胭脂球一般，那白的又如一片白雪，夾着些綠油油的葉子，那一種天然美麗的色彩，令人看了會目眩神移，尤其是丁香花的香氣隨風吹來，直撲鼻孔，真個沁入肺腑，那一陣陣的春風吹在臉上，也有些暖烘烘的叫人感覺到春意纏綿，又看那些紫蝶黃蜂，穿梭般的往來飛動，毫不知倦，正和人們向對方求愛似的，迴環不已，又想到古人詩中，有花鬚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之句，不禁悠然神往，正在

這時候，遠遠聽得隔壁的一個女子教會學堂裏，正在鳴鐘上課，她因那個學堂，就連想到友溪，她想他這時不是也正在上課嗎，也許有許多女同學趕着他說話談笑呢，也正如這窗前的蜂蝶一般的趕着這個丁香花呢，她想把友溪一個男人比作了丁香花，有些不願吧，想着不由噗哧的笑了，她便隨意的走出了房門，跨下了台級，走到院子裏去看花，她一邊走着，一邊覺得今天天氣太晴和了，這好的春光，老躲在家裏，豈不辜負了，她想今天決計到亞黃那裏去走走吧，又一想今天不是星期日，友溪是不會在家裏的，再一想我原去看五姊去的，何必要管他在家不在家呢，想著彷彿胆壯了些似的，想今天不是星期日，我要到雲家去，我媽總不能疑心我借題了吧，於是她纔斷然決然的飯後到雲家去一跑，但她又想友溪既不在家，去了也沒有什麼意味，然而又自己對自己說道，正因為他不在家我纔去呢，她這樣心神不定的想了一會，這見僕婦來請吃飯，她詫異着問道，今天的飯怎麼這麼早啊，那僕婦回道，您不瞧瞧太陽都望東了半天了嗎，還早哪，美胤笑了笑也不言語，隨了那僕婦來到飯廳裏，大家吃完了

飯，美胤就對白太太道，老沒有見着五姊，今天天氣好，我想到五姊家去玩去，白太太點點頭，也不說什麼，美胤見她答應了，坐了一會，就回房去洗了個臉，換了件衣服，又到白太太房裏說了一聲，便坐着包車，到南池子雲家而來，不一時到了雲家，這時正好飯後，醉候已上市政府辦公去了，就剩亞黃一人，歪躺在牀上歇午覺，美胤進去，便一路叫着五姊，也不等僕婦通稟，早已走進房中，亞黃正是閉着眼養神呢，聽見美胤叫喚，睜眼一看，美胤已是笑吟吟站在牀前，亞黃也不起身，斜靠着用手握住美胤的手笑道，啊呀，你怎麼會跑來了，真是難得的稀客，美胤笑吟吟的握着亞黃的手，隨即坐在牀邊說道，好久沒有看見您了，您怎麼也老不上我們那兒去呢，亞黃笑道，老想去，老不得空，美胤道，可不是嗎，我也老想來，老提不起勁兒來，亞黃聽說，對他一笑說，小姐有什麼心事，總提不起勁兒來，美胤臉上微微的一紅，一揮手道，你瞧人家好意來瞧您來，您又拿我們開心，說着緩緩的走開去，走到寫字桌邊，看見友溪一張半身小影，配着鏡架放着，不覺悵悵的望了一望，便低頭走

了開去，對窻立着不語，亞黃靠在床上，都看清了，便起身走到美胤身後，拉她的手說道，你不說來看我來了嗎，怎麼一個人站到這兒出起神來了，一邊說一邊拉她坐到一只沙發上，美胤默然的坐下來，便訕訕的問道，姊夫出門了嗎，亞黃道，他上市府去了，說着又低聲的問美胤道，你們近來常通信嗎，美胤聽了一呆，便問道，跟誰通信，亞黃一想，不由嘆喏笑了，原來她剛問的是醉候，自己回答她的，也指着醉候，此刻驟然問她通信不通信，豈不好像是問她同醉候通信嗎，因笑說道，我問的是友溪，美胤此時，也領悟到指的是友溪，便低了頭不語，亞黃一看她默默無言，不像個羞臊的神氣，便說怎麼了，美胤抬起頭來，正對着寫字桌字上那張相片，不禁怔怔的望着，牠想這張相片，却還能够望着我，至於友溪那個人，此時却不定同那一位新交在那裏談笑，那兒還想着我，想到此大有雙淚盈盈，奪眶而出的神氣，亞黃知道她心有所感，便問她道，友溪近來究竟怎麼樣，你常見嗎，美胤一聽，覺得好笑，便微笑這，你們一家人，怎麼會不知道他的近況，反來問我呢，亞黃說你還不知道呢

，他這一個多月，也不會回家一次，你說我們一家人，怎麼會知道呢，美胤聽了，似乎詫異的瞧着亞黃，一會又慘然的說道，這也難怪，大概另有了好的地方去了，所以連家都忘了，何況……說到何況二字，就咽住了，亞黃明白她的話意，就說這怕未必，因為自從上次我向你媽提起你們的事以後，他知道失望，總是愁眉不展，長吁短歎的，你姊夫背地裏還笑話他呢，說他究竟經驗太淺，這一點兒失意，就成了西廂記的張生，真個是一萬聲長吁短歎，五千遍搗枕搥牀，我看他怎麼好，就是我冷眼看他，也不像是個太上忘情的人，美胤聽了不語，一會又低了頭，看着脚下的地毯，亞黃見她這種幽怨的樣子，大概她與友溪，准是因上次的婚事，因為隔膜而發生誤會，自己是深知友溪之爲人，決不是那種意志不堅，用情不專的人，可是因友溪這一個多月都不曾回家，莫非他真個在同學之中，又愛上了別人了嗎，她一則看着美胤這樣的抑抑不歡，想設法安慰她，二則爲好奇心所趨使，倒要看看友溪，究竟忘了美胤不會，於是她倏的站了起來，對美胤道，讓我打電話，叫他回來，你們既是好久沒見着，

也該談談了，美胤見她要去叫友溪回來，不覺心中又喜又懼，還有點羞澀，但終於也無這勇氣去阻止她，亞黃見她不反對，就走到牀頭，拿起電話聽筒，給友溪通了個電話，叫他立刻就來，再說友溪離了學校，一邊走，一邊猜想，也就知道亞黃所說的客人，大半是美胤，將到家門，就看見白家的車夫和包車擺在門外，那就更不用說，是美胤了，就急急的一直走向亞黃臥室而來，進門一看，果然是美胤，友溪先叫了亞黃一聲，然後又向美胤招呼一下，美胤自從亞黃給友溪通了電話以後，反覺得坐立不安，心裏又想見他，又不願見他，結果還是默坐在沙發上，不言不動的，自己也不明白怎麼一回事，此刻聽得房門外有很快的腳步聲，剛一抬頭，便見友溪已進來了，不覺站了起來，此時友溪向他淡淡的招呼了一下，她又覺得失望似的，將臉背了過去，友溪進來以後，見美胤不像以前對自己這樣天真，好像故意迴避，不願同自己說話似的，也就覺得美胤大非昔比，可見她以前對自己的戀愛，是靠不住的，自己爲她這樣痛苦，她又那裏知道，就是知道，她又那裏會放在心上呢，他這樣想時，不覺呆呆的

坐在傍邊沙發椅上出神，美胤看他愛理不理的樣子，心中着實生氣，心想你來求婚，那是我母親回了你的，你既是真心愛我，應該勇往直前的不達目的不止，怎麼就不分皂白的，連我也恨上了，我也猜到你此刻是另有所愛了，所以五姊把你叫了回來，打斷了你同你那愛人的談話，跑來扳臉給我，我又何嘗要叫你來呢，想到此處，不禁雙眉緊鎖，深怪亞黃不該叫他回來，不說她倆各人心中的猜想，再說亞黃見他二人，各自都懷着不悅之色，心想這是怎麼一回事，好容易美妹來了，把他又找來了，兩個人見了面，跟烏眼雞似的，這是何苦呢，想着便問友溪道，你怎麼這一陣子老不回家，學校功課那兒能這麼忙啊，友溪道，家裏沒有什麼事，就不回來了，亞黃道，別不是忙着功課吧，友溪不語，亞黃又笑問道，你們學校裏，男女同學的宿舍，走得通嗎，友溪一想，嫂子問這個幹什麼，隨即冷然的搖頭道，不通，亞黃又笑道，那末你這樣捨不得回家，友溪微笑不語，亞黃本想把他們逗笑了，可以隨意說笑，不想友溪寂然無語，美胤更是滿面不悅，她覺得這個僵局，應當如何打開呢，她正自想着敷衍他

們的言詞，不料友溪陡然站起，看了看手錶，對自己說道，嫂子叫我回家，還有別的事嗎，要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我要回校去了，亞黃見他要走，着急道，你怎麼剛來又要走啊，美胤見他毫不留戀的要走，足見得他真變了，就忍不住在鼻子裏冷笑了一聲，原來友溪秉性堅強，用情純摯，然而眼界甚高，他平素對於選擇戀愛的對手，除去與一般人同樣的要挑那面貌美麗，學問可觀，以及品性高潔，用情專摯等等普通條件而外，却有一種特殊的條件，就是要選擇門第，他以為平等人家的女孩子，無論如何美麗聰明，總不及書香世冑的後人，大方端重，這一層他並不自認為有階級觀念，他以為他所求的是名貴，而不是富貴，所以絕對不是勢利，絕對不是齷齪，他久懷斯志，可是斯人難遇，不想去年到白家別墅裏養病的時節，却於無意中遇見了這樣一位名門閨秀，要講門第，她家裏不但世代書香，而且祖上在清季，曾贊中樞，確是本鄉中首屈一指的大家，要論她本人的品性，雖非千姣百媚，但足以當得丰神端麗，舉止嫻雅，再說學問雖祇高中畢業，却是中西文都能過得去，又兼她生在書香，往還的人

都還不俗，所以更比一般的中學女生不同，因她有這許多的長處，纔暗合了友溪的條件，故而友溪對於她十分傾倒，而同時這位小姐，也對於友溪十分垂意，這便是她倆相愛的原因，不料自從求婚之後，彼此悞會，遂生隔膜，今天見面，雙方都因愛極生恨，因恨成仇，當時友溪因平時愛她太甚，所以此刻見她對自己冷淡，料她別有所屬，纔變了心，也就益發憤怒，古人說的情到濃時始失真，這一種憤怒嫉妬，正是友溪真愛她的一種自然表現，但是美胤也正以為友溪變了心，見他不睬自己，而又急欲回校，更斷定他在同學中，另有了愛人，所以忍不住要走，才冷笑一聲，稍抒胸中積怨，誰知友溪見她冷笑，認為有意譏笑，所以勃然大怒，狠想發作幾句，責備她用情不專，又一想有亞黃在傍，有些不便，再說自己原是愛她的，此刻她縱無情，我不能無義，於是也冷笑一聲，認准了美胤，惡狠狠的瞪了她一眼，掉頭不顧的竟自走了，再說美胤一時怨憤，不禁冷笑一聲，當即又回頭看看友溪，能否因自己這聲冷笑，打銷了回校的意思，如果他能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不願意他此刻因回校或到其他地方而離

開自己，當然他還是愛自己的，所以暗暗迴眸偷窺他的動靜，萬想不到他竟會瞪了自己一眼，這樣絕裾而去，足見他的心中，並沒有自己這個人了，一時又羞又氣，也顧不得亞黃在傍邊，不禁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却說亞黃看見他二人情景不好，正想拏話岔開，不料友溪頭也不回的走了，急得她從沙發上站起來想去追他，又一想自己和他，終究是叔嫂的關係，拉拉扯扯，未免不好，想到這裏，只好站住，回頭只見美胤，伏在沙發靠手上，正自吞聲飲泣，看她兩肩聳動，好像哭得十分傷心，也覺得友溪太不應該，看美胤的情形，豈不仍是極愛友溪的嗎，友溪這人，真太薄倖了，她這樣心中抱怨着友溪，只得走到美胤身邊坐下，用手撫着她的肩膀，勸她道，你不要難過，他見你不理他，纔氣跑了，美胤只是不斷地哭着，亞黃埋怨自己道，這倒不是我的不是了，平白的把他叫來，嘔這場氣，這是那兒說起，美胤一邊哭着，聽亞黃這樣說，倒不得不止住了哭，纔慢慢的抬起頭來，向後靠在沙發背上，閉了眼睛，不住把方才友溪對自己的神情，前前後後的想來想去，只覺得友溪真正的變了，覺得自己愛

他的一片痴心，完全白廢，不覺萬念皆灰，心裏空洞洞的，好像失去了心一般，也不管亞黃取笑與否，閉着眼長嘆一聲，幾乎又要淚下，亞黃就拉了她的手道，你不用太傷心了，我看他真個變了，老實說，他們哥兒倆是一母所生的，他哥哥能做出前回那個事情，兄弟也難保不學他哥哥的樣兒，這末一說，倒是幸虧這個媒沒有做成，要做成了，將來嫁了過去，他要這樣變起來，那纔沒有辦法呢，現在總還好，你門就好，不好還不是各幹各的嗎，這幾句話在美胤聽了，似乎更坐實了友溪是真正將自己拋棄定了的，不覺益發傷心，眼睛一酸，那淚珠不住的從眼角直流到脖子後頭，亞黃見了，忙說快不要難過了，丟了他吧，一面說着，一面用手絹替她將流下的眼淚擦乾，美胤此刻，心裏亂得不可言狀，睜開眼對亞黃看了看，止不住心酸，眼淚又要下來，她便咬了咬牙，忍住了眼淚，含在眼眶子裏，強笑着道，時候不早了，我也該走了，過一天再來看您吧，說着站起來，亞黃攔住道，吃了飯去吧，美胤搖搖頭，亞黃見她兩眼微腫，淚痕滿面，怕一會兒醉候回來看見，彼此不便，便說道，那末你到裏邊擦

把臉再走吧，美胤聽說便到浴室裏，擦了一把臉，又對着鏡子，出了一回神，一時又想起去年同寧慧到雲家來，曾經同友溪在他那間浴室內，兩人對鏡細語，那時何等的光景，曾幾何時，與同一人在同一地，竟會遇到這樣的變幻，看起來愛情這樣東西，簡直太虛空了，他正這樣想着，就聽得外面臥室裏有男人說話，她想莫非友溪後悔，又跑回來了，不覺心頭跳個不住，再一聽原來是醉候回來，她感到萬分的失望，對着鏡子微微的嘆了一聲，慢慢走出浴室，見了醉候，叫了一聲，醉候也不會看出什麼，也只隨便敷衍了幾句，美胤略坐一坐，便告辭他夫婦而去，她走後亞黃是否將方纔的事情告訴醉候，作者也不得而知，可是美胤回到家內，也不到白太太那邊去，到了自己房內，和衣倒在牀上，燈也不亮，兀自閉目沉思，少時僕婦來請吃飯，她說身體不快，要想睡，不吃飯了，白太太聽說她不舒服，飯後倒親自過來看她，誰知美胤因為心中煩悶，不願意見人，所以推說病了，並不是真有什麼大病，不料白太太竟會來看她，白太太走到她的房外，看見屋裏漆黑，以為她已經睡下，便叫道美兒睡下了嗎，

那兒不舒服吓，美胤正自躺着流淚，忽聽白太太來了，不覺吃了一驚，匆忙中趕着拏手絹將眼淚抹乾，才將電燈開亮了，從床上下來，叫了一聲，傍邊站着，白太太進來，一眼看見美兒衣服尚未換下，又望她臉上一看，分明淚痕在睫，她不由得心裏納悶，美胤見他進來，也爲自己剛哭過，怕她看出來，正在心中忐忑之際，又見她兩只眼睛，不住的打量自己臉上，不由也低下頭不言語，心中止不住突突的亂跳，白太太見她這副神情，更覺納罕，就隨便坐下問道，你不是上五姊那兒去的嗎，美胤應道是，五姊給您帶好兒，說過兩天來瞧您來，白太太先不理會這些話，又問她道，你去的時候不好好兒的嗎，怎麼一會兒不舒服了，連飯都不想吃了，說着又二目灼灼的望着美胤，美胤正想拏話去對付她，只聽她又道，你在五姊那兒看見誰來，都是說是說些什麼，美胤聽了，彷彿她看見方纔自己同友溪的情形一樣，不禁心虛起來，嚅嚅囁囁的一時答不出什麼來，白太太見她這樣，越發得動了疑，問道五姑爺在家嗎，美胤道，上市府去了，略停了停，白太太又問道，他們二爺在家嗎，美胤想說不在家吧，似乎

犯不上扯謊，想說在家吧，不知怎麼，又沒有這般勇氣說，遲疑了半晌，心想我們又無私弊，何必瞞她，何妨說實話呢，她這樣想着，就脫口說本在學校裏，後來去叫來的，她剛剛的一個叫字出口，便想到說壞了，叫他來爲什麼呢，可是話已經說出，也縮不回來了，於是心裏一急，臉上也紅了，自己覺得面龐發燒，只好搭訕着去給白太太倒茶，誰想正在這時，白太太果然逼進一步問道，叫他回來幹什麼，誰去叫的，此刻美胤已轉過身去倒茶，已經把面部背了過去，聽她問得這樣嚴厲，心說今天完了，她如果要拷問起我們已往的事情來，怎麼樣回答呢，她這時因爲背向着白太太，彷彿胆子大了些，一橫心自己盤算着，反正友溪也不愛我了，正是生不如死，她若問時，便老實告訴了她，然後再自己吃一瓶安眠藥水就完了，沒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她的氣一壯，說話的聲音也不像方纔那樣嚅囁，便朗聲道，五姊打電話去叫他回來的，大概總有事吧，可是人家家裏的事情，我不好問，您說是不是，白太太讓她這樣理直氣壯的一說，倒覺得不好說什麼，只好打岔向美胤道，你不是給我倒茶嗎，怎麼老不給

我啊，原來美胤一時只顧準備怎樣對付白太太的問話，反把倒茶忘了，此時叫白太太提醒，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就訕訕的倒了一杯茶，遞與白太太，白太太接着，也就借着喝茶，默默無言的好半晌，便起身道，你既不舒服，早點歇着吧，說罷便走出房去，美胤隨口答應着，也不留她，送到房門口，便回身進去了，白太太出了美胤的房，一路走，一路想，越覺得今天的美胤，神色可疑，她並且也深知友溪與美胤是互愛的，但是無法盤問，亦只好隨時加以提防而已，這裏美胤回進房內，默想方才的情形，知道白太太一定已經猜疑到自己同友溪有甚麼私情，但是友溪如果尙愛自己，自己便不能不有所顧忌，現在友溪既已棄了自己，茫茫大陸，實已無可戀戀，縱然白太太有何罪名，要加到自己頭上，自己也就無所畏懼，她正想着，僕婦進來請洗臉安置，美胤心中正煩，便說道，不用你伺候，你去睡吧，那僕婦見小姐今天回來，飯也不吃，神色大是不好，正怕碰釘子挨罵，如今聽說叫她去睡，落得蹣之大吉，這裏美胤一看，已將近十一點鐘，便到浴室裏隨意洗漱了一回，換上睡衣，睡到床上，將燈關

了，一閉上眼，便覺思潮起伏，意緒紛如，定了定神，從去年認識友溪的時候想起，彷彿做電影似的，一幕一幕的想去，其中忽離忽合，忽悲忽喜，又忽然想到在別墅裏，友溪初次做詩贈她的時節，當即開了燈，下牀來把衣櫃抽屜內那只小鐵箱打開，將裏面友溪送她的詩取了出來，拿到燈前，細細的讀了又讀，看了又看，想自己本來是個天真爛漫未經風情的好女孩兒，不想會遇見了他，既遇見了他，不去愛他，也就完了，徧徧又愛上了他，既愛上了他，如能永久厮守着不逾此盟，也已足了，徧徧又不能相終始，中途他又變了心，他是個男人，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都無所謂，我是個玉潔冰清的好女子，除父親兄弟而外，何曾同其他男子，有一指的接觸，到現在我與他雖尚沒有肉體的關係，可是花前携手，月下比肩，更兼檀口香腮，也可算得極其親暱之至，不想他一旦棄我如遺，使我如何不痛心，他是隨隨便便把我丟了，毫不介意，可是叫我將來有何面目，再事他人，她想到此處，正是柔腸寸斷，不禁俯在桌上，哀哀痛哭起來，她又想着他的變心，完全因為婚事不成，這婚事的不成，又應

當怪誰，若是我自己生身父母，有一人在時，我何至於此，她想到了父母，更覺哀哀欲絕，一面哭着，一面輕輕的喚着娘啊，親娘啊，你既管不了你的苦命女兒，你又何必生下這苦命的女兒，她這樣伏着哭着，也不覺得倦，也不覺得冷，從十二點鐘哭起，直哭到四點鐘，這無聲之泣，真比嚎啕大哭，還要傷心十倍，哭到後來，覺得聲微力弱，渾身如同冷水澆了一般，雙手冰涼頭上臉上，却十分發燒，自己真覺得疲倦萬分，就勉強站起來，摸到櫃邊，將詩信都收好，然後回到床上，這一輪下，便覺得渾身像躺在冰窖裏一般，胡亂拉過棉被蓋上，依然是冷的發戰，要想起來，再拿一條被窩，不想簡直動彈不了，只好咬緊牙齒，把身體縮做一團，不一時人也漸漸迷糊了，似睡非睡的一閉眼，就看見友溪，時而喜，時而悲，明知是做夢，可只是醒不過來，如此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忽然睜眼一看，只見當地站了一屋子的人，一時也認不清都是些什麼人，仔細認了認，好像有個大夫，再看看白太太也坐在牀頭，又望腳後一看，只見亞黃也坐着，望住自己，不禁又想起友溪，便對亞黃招了招手，叫她過去

，亞黃站起來坐到她身邊，低聲問道，妹妹你怎麼樣了，真把人都駭壞了，一語未了，只見美胤一手抓住亞黃的手臂，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只聽衆人齊道，好了好了，能說話了，又見大夫忙着對衆人搖手，叫不要亂，又走了過來，拿起診斷器，在美胤的胸前聽了半天，美胤等他近了，這纔看清楚是個外國人，就閉上眼，也不說話，一只手却還拉住亞黃不放，亞黃也只好坐着，不一時大夫聽完了，強打着中國話道，她神經有點不好，最好要住到我們醫院裏去，此地人太多，於病人太不相宜，說着就望亞黃，等她的答復，在他以爲病人這樣拉着她不放，她一定同病人有狠親密的關係，所以要等亞黃的答復，亞黃也明白大夫的意思，只是不好說，便回頭問白太太道，慙看怎麼樣，白太太對於美胤，雖不甚愛憐，但是表面上却要做給人家看，要人家知道她這後娘是最疼她不過。故而就向亞黃道，大夫說的狠對，再說美兒的病勢，也實在不輕，是住醫院好得快些，那大夫聽見亞黃問白太太纔知道主人是這一位，就把目光移到白太太身上，儘等她的答復，如今見她同意將病人送醫院，當然格外起勁，就接

着說道，這樣最好，我回去就叫醫院裏派車來接，說罷就收拾了皮包，向白太太點點頭走了，這裏衆人見大夫已走，一會就要把病人送到醫院，那些傭人僕婦，最無知識，他們彷彿以爲這個病是不會好了，纔望醫院送，大家不免背地裏噥噥的議論起來，亞黃深恐美胤見了心慌，便對他們道，你們誰跟小姐去伺候，就把小姐的隨身衣服被窩等等先去收拾去，一會汽車來了，就要走了，白太太聽說，就派了一個常伺候美胤的僕婦，一個小丫頭，快自己收拾去，二人不敢違抗，匆匆的去了，這裏白太太繃了眉對床上看看說道，昨天還好好兒的怎麼一晚上的工夫，就會病的這個樣兒，說着又搖搖頭嘆了一口氣，美胤此刻服了大夫的藥，雖然神志清醒了些，可是疲乏不堪，迷迷糊糊的躺着，也不會聽得她媽說的是什麼話，惟有亞黃坐在牀邊，聽白太太提起昨天的事，心裏不免有點惶愧，也就不好說甚麼，白太太見亞黃不答，心裏越發動了疑心，只碍着亞黃是姑太太，終究客氣的，也就不好說什麼，於是三個人，一個躺着，兩個坐着，都默然無語，不一時這見小雯進來說醫院裏派汽車來了，隨即外面僕

人進來回白太太，說醫院裏有病牀，要搭進來不要，白太太尙未答言，亞黃就說叫他們進來吧，於是由醫院派來的侍役看護，一共兩三個男人，還有一個女看護，都是一色白褂子，一時推推擁擁，把美胤由床上抬到手提病牀上，然後再將病牀，推進那輛長大的白色病車中去，當時有許多僕婦丫環們看見美胤這樣一絲不動的由這班人抬走，彷彿就是快死了，大家不免都傷心起來，便一個個交頭接耳，不知議論些甚麼，黃亞見了，甚覺好笑，也就不理那些，跟着那班人，也上了汽車，坐在美胤傍邊，美胤恍恍惚惚的，彷彿也知道送進醫院，她此刻傷心已極，反把生死置之度外，隨便他們把她怎樣擺佈，她都不問，而且自己的確是疲倦已極，有時稍爲清醒，有時仍是迷糊，所以也實在沒有氣力去問他們，故此閉目無言的一直躺到了醫院，要知她到了醫院以後，又是怎樣一個光景，留在下面再詳細的報告讀者。

第十五回

前倨後恭無非是夢魂顛倒
聯牀夜話有分教悲喜纏綿

美胤初入情場，竟遇到友溪這樣的折辱她，她那一顆柔嫩的芳心，那裏經得起這失戀

的創痛，回到家裏，越想越傷心，半夜裏從被窩裏起來，痛哭了大半夜，未免氣惱之中，又加上了風寒，所以一躺下，便燒得人事不知，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家裏人還不見她起來，也不見她叫喚，僕婦有些疑惑，進去一看，見她蒙頭而臥，叫了半天，也不答應，將被窩揭開一點，看了一看，只見她滿面通紅，雙目緊閉，鼻息咻然，連推連叫，只是不醒，這僕婦不覺慌了手脚，忙去報告白太太，白太太一聽，也不知她得了何病，三脚兩步，到她房裏一看，看她雙目緊閉，呼喚不應，大有暈厥之象，若不是見她氣息咻咻，真個當她快要咽氣了，這一嚇把白太太也嚇傻了，忙問伺候美胤的僕婦，到底怎麼一回是，那僕婦道，昨天打五姑太太家裏回來，便顯着不高興的樣子，晚飯也沒吃，您不是還去瞧她去了嗎，等您一走，她就將我們打發走了，可還是好好兒的，也不知怎麼今兒會鬧成這個樣兒了，白太太聽她說到五姑太太家裏一句話，就有點明白，心想不如把亞黃請來，也讓她知道，便說快給五姑太太通個電話，告訴她大小姐病得人事不知了，僕婦領命，便如飛而去，不一時亞黃慌慌張張的來了

，一見美胤那種情形，想起昨天的事來，不免心中慘然，又後悔不該叫回友溪，只是說不出的苦，只好問白太太請了大夫沒有，白太太道，我也沒有主意了，你看請誰來瞧瞧，亞黃說不如請德國醫院的克大夫來吧，白太太點點頭，就叫外面快打電話請去，一面就同亞黃坐在美胤牀邊，輕輕的問道，美兒昨天上您那兒去，不是好好兒的嗎，怎麼一晚上就成了這個樣兒了呢，亞黃明知她話裏有因，只得假作不知的說道，可不是嗎，也許是受了感冒了吧，說着就去握住美胤的脈息，診了一回，覺得突突的跳躍得很快，又摸摸她額上，熱得燙手，可是皮膚很乾，一點汗意也沒有，隨即撫着她的耳朵，輕輕的叫了她兩聲，她只是同睡着一般，絲毫不覺，亞黃不由得繃起了眉頭，心想這病勢還正不輕呢，她一邊想着，又聽白太太嘆道，本來女孩子們大了，真比男孩子還要難管，女孩子總有女孩子的心事，不過也不得自己知道個進退，她又不是我生的，萬一有個三長兩短的，人家不知道，還以為我這做後娘的不知道疼她們呢，亞黃聽她說話含糊糊，也知她意在言外，但覺不好回答，正在為難的當兒，僕婦進

來回道，大夫來了，白太太亞黃都說快請，一會那克大夫進來了，後面隨了一位女看護，小婁也陪着進來，大夫便向牀上病人望了一眼，就強操着北京話問道，幾時起的病，得的是怎樣的診候，亞黃就把美胤得病的前後，說了一番，只不敢說她受了氣，大夫點點頭，叫女看護先試病人的體溫，然後取出診斷器，叫人將美胤上衣解開，用診斷器在她胸部聽了半天，聽畢又問今年紀歲，也是亞黃代答了，大夫就取出兩瓶針藥，在美胤臂上打了兩針，針打完不到五分鐘，便見美胤手脚先動，又停一刻，纔聽見她微微呼喚着，又見她慢慢的睜開眼睛來，向四面望着，這正是上回所說她從似夢非夢中醒過來的時候，如今再說友溪那天與美胤見面之後，因雙方誤會，一怒而去，可是回到校裏，心裏彷彿做了一件極不安的事情一樣，只覺得心亂如麻，不知道怎麼好，課也懶得去上，自修也看不進書去，與他同宿舍的人，又都謔浪笑號，喧鬧不已，他實在覺得厭煩之極，再也坐不住，便獨自走出宿舍，望球場裏走來，這時已將近上燈，場上一個人也沒有，他倒覺得狠清靜，就挑了一塊石頭，坐將下來，那正是三

月中旬的頭上，月上甚早，東方暗淡的天空裏，已湧起大半輪月牙來，照得場邊的樹影，都斜映在草地上，他獨坐着追想白天同美兒的一面，真是令人最創痛的一個記念，想不到她如今看見我會這樣大模大樣，難怪前次去求婚，得到這樣的答復呢，他這樣想着，不免又把事實細細的推敲起來，他想凡是一個人，既踏上了戀愛的途徑，如果要變心，必有個原因，沒有原因，是決不能無故變心的，這是戀愛中一定不易的一種原理，現在必須研究美的變心，是爲了什麼原因，她不是以前極愛我的嗎，她不曾經極誠懇的表示她是初次戀愛嗎，她的性情不是狠天真狠誠摯而不懂得什麼叫虛偽的嗎，她如果變心的話，一定是另有了愛人，纔會棄我的，不然非但她不會，就是普天下的女人也不會毫無原因毫無意義的拋棄她固有的愛人，但是她的環境，決不能使她在這短時間內，另有愛人，而同時她的性情，又不像那種濫情的人，照此說來，第一想不出她變心的原因，第二又絕不會發現她變心的舉動，那末她這個變心，或者是我個人一種片面的猜想吧，友溪原是極愛美胤的，而且又深知美胤是如何一種人格

，如何一種性情，不過因求婚遭拒以後，神經上受了激刺，由怨恨中去揣測美胤，總不望好的方面着想，故此在這一兩月之間，時時恐怕美胤變心，可是神經性的思索，是最不可招惹的事件事情，他既怕美胤變心，就越犯了疑惑，越疑惑越覺得事事有憑有據似的，剛巧昨天又遇見她，心裏疑惑她是不願理睬自己吧，越發覺得她果然不願理睬自己，故而一怒而歸，此刻神志稍清，慢慢的將事的始末，用合理的方法去分析開來，便又覺悟自己彷彿錯疑了美胤，因有這一種覺悟，就彷彿覺得美胤斷不會捨棄自己的，完全是自己錯疑了她，而且錯怪了她，竟得罪了她，又彷彿覺得美胤受了委屈，此刻正在痛哭似的，這原是他個人的神經起了變化，他又那裏知道那位美胤，真正爲他哭得幾乎咽氣，已經送往醫院裏去了呢，一方面這樣想，而那方面却真有這樣一種情形，在舊小說中形容起來，就要說什麼靈犀互通，心心相印那些話，其實那裏真有心心相印的事，完全是神經作用罷咧，他想到此處，立刻渾身焦燥起來，心裏也就十分後悔，心想這如何使得，我非得立刻向她表明自己的心跡不可，當時大有迫不及

待之勢，回頭向校裏的大鐘看了看，已經八點多鐘，他想這時候回去，美未必還在家裏，不如明天先找到嫂子，索性問問嫂子，昨天自己走後，美是怎樣一種情形，然後再請嫂子設法，使得自己同美再見上一面，便可以把今天的事情，解釋開了，他主意想定，略覺安心一點，便覺得肚子有點餓了，又一想原來忘了吃晚飯呢，就回到宿舍裏，找了些餅乾之類，隨便吃了些，就躺在床上出神，想明天一早去看亞黃，今天早些睡吧，想罷就脫衣睡下，同舍的人，見他今天神色大異，都在那裏暗暗的納罕，有的就跑過來跟他開頑笑，說你今天什麼事這樣失魂落魄的，敢是失戀了嗎，一句話正說在友溪的心裏，他便蒙被而臥，也不言語，那人見他不理，也就走了，但他又那裏睡得着，翻來覆去，輾轉不能成寐，也不知想些什麼，到全校都睡靜了，他還是睜着大眼看帳頂呢；直到遠遠的聽見有大車經過的聲音，這纔知道天快亮了，便覺得眼皮澀得厲害，心想索性不睡了，閉一閉眼，養一會神，好起來找亞黃去，心裏這樣一定，眼睛也就合上，這一合上可就真睡着了，他的腦筋整用了一天一夜，疲乏極，

此刻一休息，便十分沉着的睡去，等到被同舍人的談笑聲驚醒，一看手錶，已是將近十一點鐘，這真使他嚇了一跳，趕緊起來，匆匆漱盥完畢，也不及請假，換了一件襯衣，戴了帽子，就趕到家裏，一進門走到廊子上，便遇見一個僕婦，隨便問道，大奶奶在屋裏嗎，這原是隨口一句話，他明知亞黃上午決不會出門的，不料那僕婦回道，大奶奶上白家去了，友溪一楞，心想她這麼早上白家幹什麼去，正想問那僕婦，只見那僕婦一拍手，臉上做出鄭重其事的樣子說道，您還不知道呢，白家太太今兒一大早就來電話，把大奶奶給請去了，友溪忙問道，爲什麼事情，你知道嗎，那僕婦噙了一聲道，是我接的電話，我還能不知道嗎，您說這是那兒說起吶，連我們聽着都焦心，您說是不是，友溪見她嘮嘮叨叨的，儘說廢話，一句本文都提不上，不由得急了，催她道，你別儘說廢話，到底爲什麼事情呢，那僕婦又噙了一聲，說道剛來電話說是大小姐，她剛這一句，忽聽廚房裏的廚子劉二嚷到張奶奶，您要的水開了，快拿走吧，我得做飯了，不能給你老擱着，那個張媽一聽水開了，也不顧得和友溪說話，回頭就走，友

溪聽她說出大小姐三個字，就咽住了要走，真把他急得一切不顧，上前一把，將那姓張的僕婦一只手臂拉住，口裏問道，大小姐怎麼樣，快說，快說，那個僕婦正想回身邁步，不料友溪將她拉住，她也唬慌了，想這位年輕輕的漂亮少爺，怎麼伸手就拉拉扯扯，又望左右一看，一條長廊上，靜悄悄的一個人影也沒有，她不禁臉上透起了一層紅暈，兩眼怔怔的望着友溪，也忘了掣開水去，也忘了說話了，原來這個僕婦，也還不過二十來歲兒，結婚不多年，就出來幫傭，也常常的顧影弄姿，他雖不懂什麼花晨月夕，兩地相思，却也常常的忘不了鄉下那個丈夫，此刻忽被友溪驀地裏緊緊拉住她的纖纖皓腕，不禁在臍臍之中，竟有些情思迷離起來，友溪見他望着自己，不作一聲，益發生氣，將手一擡說道，你這是怎麼回事，叫你往下說，怎麼老不言語，她經友溪這一揮手，彷彿如夢初醒的，纔啞了一聲道，二爺，您別着急，您一唬嚇我，把我的話，全唬回去了，友溪不耐煩聽這些話，便又連連催她道，你快說，大小姐怎麼樣了，那僕婦纔欸欸的說道，我去接電話，那邊說我們家大小姐，病得人都不認得了，快咽

氣了，請我們大奶奶快過去料理去，友溪聽了，真是如聞青天霹靂，幾乎把自己震倒，忙丟了那個僕婦，飛也似的出了大門，也不坐車，直奔白家而來，這裏撇下了那個姓張的僕婦，楞住在廊子上，眼看着友溪的後影過了影壁，看不見了，纔失望似的吁了一口長氣，正當她這樣迷離恍惚的辰光，又聽得廚房裏嚷道，你這不是誠心嗎，水開了喊你半天，你又躲到那兒去了，回頭又來麻煩，那僕婦一聽那個劉厨又罵開了，心想還好，剛才這位爺拉着我的時候，沒有叫我看見，要不然又該罵我浪蹄子了，她想到此處，伸了一伸舌頭，扭扭捏捏的望厨房而去，再說友溪一口氣跑到白家住的那條胡同裏，忽然想到自己以前雖也常到白家去的，可是自從求婚以後，就不曾去過，這時驟然跑去，不太僥嗎，但又實在惦记着美胤，不知到底病的什麼樣子，不進去吧，如何能知道，他想事有緩急，如今也顧不得許多，闖進去再說吧，白太太雖然厲害，究竟是親戚，不能把我轟出來，進去罷，便硬着頭皮去揷電鈴，半天纔有人出來開門，那人見是溪友，倒喊了一聲雲二爺，友溪便問你們五姑太在裏面嗎，說着就要進

門，那人閃過一邊，說道，都上醫院啦，友溪一聽，便問道，誰不舒服，上那個醫院去了，那人道，我們大小姐不舒服，厲害着吶，您不上醫院瞧瞧去嗎，太太少爺都在那兒吶，友溪又問道，那個醫院，那人彷彿也覺乎自己說話不明白似的，忙答道，德國醫院，東交民巷德國醫院，剛才還請了克大夫的，友溪聽他已經說出德國醫院，撥頭就走，也不再聽他下面說的什麼，他此刻心裏恨不能飛到德國醫院，抱住了美胤去向她陪罪，向她安慰呢，於是急急跳上一輛洋車，就叫快到德國醫院，洋車便如飛而去，可是友溪在車上，細想美胤病得稀奇，大約同昨天的事，不無有關，既是有關，此刻自己闖了進去，不知白太太要怎樣不願意呢，那個人是最難說話的人，不定會給自己怎麼下不去呢，他這樣想着，倒有些胆怯起來，便想此刻先不進去，好在既送到醫院，總不至於立刻就有危險，我何妨在醫院左近等着，等白太太走了以後再進去，又想白太太要是住在醫院陪她，又怎麼樣呢，又一想那也不要緊，嫂子總要出來的，耐性等着吧，他想妥了，就在醫院的胡同口外，約有三四十步路的一家洋行門口，樹

底下站着，兩只眼睛，老望着醫院門首，如此過了有兩點多鐘之久，還不見亞黃和太太等人出來，來往的行人，看他老站着，也有對自己注目的，他也覺得狠不自然，他想打個電話給亞黃問問消息吧，又不知他們住的是幾號病房，要想到醫院號房去問吧，又恐正赶上她們出來碰上，豈不更窘，正在這樣躊躇不決的當兒，只見從東面來了一輛汽車，到醫院前停住，那車上下來一個下人模樣的，跑了進去，又隔了半點鐘光景，友溪正想回家，再打主意的時候，忽然看見亞黃從醫院裏出來，坐上汽車望東開走了，友溪本想上前招呼，怕路人看見不便，他想嫂子一定回家，我還是趕緊回去問他吧，想罷就僱了一輛洋車，回到家裏，一問大奶奶可回來沒有，門上說是剛回來不大一會兒，他就三腳兩步，跑到亞黃房外，喊道：「嫂子回來了嗎？」只聽亞黃答道：「誰吓，二弟嗎，進來吧。」友溪趕着進去，其時還只下午三點來鐘，醉候當然不在家，他進門只見亞黃同方才那個張媽，正收拾衣服，一面收拾，一面用包袱包上，他想問美胤的動靜，只見亞黃對自己做了個眼色，他也就不言語了，那張媽看見友溪進來，想起方

才拉她的情形，不覺溜了他一眼，友溪亦沒有在意，呆呆的坐在沙發上，就聽見亞黃對張媽道，你給二爺倒茶去，這兒還得我自己辦理，你去吧，那張媽應了一聲，便出去倒茶，亞黃一見她走出房外，便對友溪說道，你真有此理，人家這樣一心一意的愛你，你怎麼變得這末快吓，友溪剛要回答，見那張媽端着一碗茶又進來了，似乎狼臍臍的送到友溪手中，嘴裏輕輕的說道，您喝水吧，說完了微陽着眼，將那碗茶直送到友溪手中，友溪正呆望着亞黃，竟不會理會她來送茶，也沒伸手取接，倒是亞黃看見她老端着等友溪去接，覺得她笨得可笑，便說你擱在茶几上就得了，張媽這才將茶杯放在傍邊几上，還帶着不悅之色，大約是怪友溪不會領她的情吧，她放下茶杯，又到這邊來收拾衣服，亞黃道，你不用動了，我自己會理，你出去吧，張媽見主婦下了驅逐的命令，才無精打采的一扭一扭扭走了出去，友溪好容易等她出去了，忙問道，妹妹怎麼樣了，亞黃繃着眉，咳了一聲，隨即就把早上的情形，詳細的告訴了他，最後就埋怨他昨天不應這樣決絕，她的病源，雖沒跟我說，可是照你昨天走了以後的情形

看來，這場病准是完全從你身上起的，友溪早已聽得呆了，聽到此處，不覺流下淚來，深悔自己怎麼如此糊塗，一味的全憑着猜想，把美胤冤屈了，纔造成了這種情形，現在聽嫂子所說，病大概是不至有什麼危險，可以略略放心一點，可是現在第一點，就是要趕快想法子去探望美胤一次，見了面才好把我的錯誤解釋開了，然後再求她的原諒，一方讓她也可得些安慰，他這樣想着，就把這個意思對亞黃說明，並且要求她想方法，亞黃縐着眉說道，你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昨天那樣的不可一世，連我看了都有氣，何況她呢，友溪頓足道，這都是我該死，自作聰明，才造成的，現在您埋怨我也遲了，還是求您想個方法，給我們見一面，亞黃道，現在見面，確乎困難，因為白太太見她昨天上我這裏來一踰，回家就病得這個樣兒，而且這個病又來得奇突，大夫說她是受了極大的激刺的原故，所以白太太也犯了疑心，她想我這裏沒有別人，只有你，你和美兒的關係，她本來就有一點知道，如今這麼一鬧，連我這姑太太，她都有點不信用，所以我說難，方才美妹的意思，因為一人住在醫院害怕，再三要求我陪她

幾天，這於你本是很好的機會，但是白太太雖不好攔阻我，可是也有點不放心我，所以她对美妹說，五姑太太一個人，那而受得了這個辛苦，不如叫你舅媽也來陪着，可以替替五姑太太的手腳，她表面上是叫舅媽來幫我，實際上是叫那老婆兒來監督我們呢，你想想有她在那兒看着，你還能去嗎，所以我說很困難，友溪聽了，急得不得了，隨又央告道，您總得想個方法，使我們見一面，也好讓我把我要說的話，詳細的講給她聽，讓她聽了，也可以得到一點安慰，不然，不但我有多少痛苦，就是她也一時好不了吓，您就算替她設法吧，亞黃聽了，不由得笑道，你這樣氣她，她爲你差一點沒有氣死，她見了你，恨你還來不及，還得的是什麼安慰，要是我從此再也不理你了，說罷嫣然一笑，友溪也只得強笑道，好嫂子，您只當行個方便吧，亞黃不語，一會兒抬頭向友溪道，這麼樣吧，我一會兒就要去了，今天你無論如何，也不能去的，等明後天看機會，再隨時告訴你，等你哥哥回來，你告訴他，我得在醫院住上幾天，家裏有什麼事，打電話給我，或者讓他到醫院來一踰就是，現在我也不打電話給他了，

說完了又去理衣服，友溪忙道，家裏事情，我都知道，我向學校請幾天假，我只在家裏等您的電話，最好您能早一點讓我見着她，也好讓她知道……友溪說到這裏，就咽住了，彷彿覺得碍口，亞黃聽他講了半句，回過頭來對他一笑，說讓她知道什麼，友溪紅了臉說不出來，亞黃看他那窘相，就笑着向他點頭道，我知道了，我得空就把你這番誤會同悟悔的話，都告訴她就是了，友溪聽了連連作揖道謝，亞黃笑說道，你們這些男人真惹不得，闖禍也是你們，求告也是你們，你瞧你這個樣兒，說着就抿嘴一笑，友溪也不暇理會這些，此時一則已經得着美胤的消息，居然爲自己這樣的愁苦，足見相愛之深，二則亞黃答應先爲他傳語，然後再設法會面，所以心靈上似乎得着了不少的安慰，便不似方才的形神恍惚了，可惜眼前不能立刻看見美胤，不知美胤病到如何模樣，非常罪念，覺得她所受的痛苦，都是自己造成的，心中萬分的抱愧，而且病中苦況，自己不能去替他代嘗，這又是何等的不安啊，他這樣盤算着，早又見亞黃將應帶到醫院裏的應用物件衣物等等都已理齊，隨即看了一眼錶，自言自語道，快

五點了，醉候也快回來了，我就等他回來告訴了他再走吧，正說着電話鈴震，亞黃接來一聽，正是德國醫院，說是白太太請亞黃就去，大概說白太太母子要回家去了，亞黃答應了，掛上耳機子，回頭對友溪道，這就顯得不是親生父母了，要不然那有女兒病着，母親倒要急急的回家呢，友溪聽了，益發的可憐美胤，覺得她孤苦伶仃，除了自己能愛她以外，世界上還有那個，想着不覺慘然的向亞黃道，既如此嫂子這就去陪陪她罷，她怪可憐的，哥哥回來，我准給您說到，您放心就是，亞黃聽了，向他說笑道，好吓，儘顧你們，就不顧別人了，友溪聽她這樣說，倒覺惶然，無話可說，勉強笑着不語，亞黃又笑說道，得，就給你們做個紅娘吧，隨即張媽來拏包袱，誰知那張媽就在房門外邊，應聲而入，房內二人，不覺倒是一驚，那張媽將包袱擱在手中，回身對友溪望了兩眼，又似笑不笑的問友溪道，二爺也去吧，說完了面露嬌矜之色，那意思彷彿說是你的秘密全在我肚子裏呢，友溪搖搖頭說不去，亞黃在張媽身後，向友溪努努嘴，友溪繃了繃眉，搭訕着問道，嫂子坐來的車還在門口嗎，亞黃道，那是

白家的車，等着呢，說着主僕三人，走了出來，友溪送到大門，看着亞黃上車，車開了還望着那車輪發楞，不料張媽站在傍邊，抿嘴兒的笑，隨向友溪道，二爺您瞧我們大奶奶都愛人哪，小臉且兒真能搯得出水來，友溪聽她不倫不類的胡說，就瞪了她一眼，向裏邊而來，那張媽討了個沒趣，訕訕的咕囔着道，這年頭兒什麼叫叔嫂吓，這就吓男女自由嗎，不想那看門的老頭開着門，站在門邊等友溪進去，此刻友溪早已進去了，那張媽還倚在大門門樞上，不瘋不傻的儘說，那老頭不由得等得冒火，向她厲聲道，你倒底還打算進來不進來，要不你就在這兒待着吧，我可沒有這末大的功夫伺候你，張媽見他氣得鬍子全要豎起來，倒有點而胆怯，勉強說道，您這是幹嗎，這末大氣，我這不是進來了嗎，說着就搭訕着一扭一扭的去找劉厨子去了，再說亞黃到了醫院，匆匆走進了美胤的病房，白太太已是等久，見她一來，就要回去，就隨便交待了美胤幾句，又與亞黃客氣了幾句，帶着小雲，一同走了，這裏留下一名僕婦，一個小丫環，伺候她姊妹二人，美胤自從服藥之後，又好好的睡了一覺，熱度退了些，神

志也略爲清醒一點，只是她心事重重，經不住時時要想起昨天的事來，所以心身兩者，都覺有說不出的痛苦，見亞黃來了，稍微寬慰了些，因爲亞黃是與自己抱同情的，而且自己同友溪的事，也只有亞黃一人明白，所以她此時的知己，除亞黃而外，真可說是舉世之大，更無二人了，亞黃等白太太一行人走了以後，一想此刻只有兩個僕人，如把友溪叫來，到是一個好機會，但是回頭看看美胤，沉沉欲睡，似乎十分疲倦的模樣，一想把友溪叫來，二人見了面，必然引起了許多傷心，大夫交待要靜養，不要顧了友溪一時的快意，使她的病益發加重，豈不更糟，不如過一天，等她好些，再看機會吧，因此就將叫友溪的事攔了下來，少時吃完晚飯，美胤又服了一次葯，精神更覺好些，亞黃心想友溪雖暫時不去叫來，可是能够早些將友溪的情形告訴她，她聽了一定喜悅，豈不比吃葯還好嗎，想畢就叫兩個僕人先到隔壁小房去睡，有事再叫你們，二人去了，見看護進來，又與美胤量過一次熱度，原來比方才又減退了些，只是美胤鬱鬱不樂，老是閉着眼睛，懶得說話，亞黃看一看錶已近九點，就關上房門，換

上睡衣，挨着美胤睡下，美胤原不曾睡着，覺得身邊有人，睜眼一看，見是亞黃，便將身體稍微讓開一點，說道姊姊睡着可要蓋着點兒，我的被窩不干淨，您自己拏一條吧，亞黃躺下來，與她並着枕睡下說道，你別管我，我還有話跟你說呢，美胤點點頭，隨着又嘆了一口氣道，您看沒有父母的人，多可憐吓，要不是姊姊來陪我，我可真成了孤魂怨鬼，說着不覺又流下淚來，亞黃忙一面勸她，一面用手拍着她的肩膀說道，你快別想這個，剛好點兒，又哭，這可不是鬧着玩的，美胤淒然的嘆了一聲說道，姊姊是知道的，我也不用瞞您，我現在臉皮也老了，老實說自從過了昨天的事以後，我是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說着淚珠兒又不斷的滴下來，亞黃急了道，你怎麼啦，我老實告訴你，你們兩個人全是誤會了，誰也沒有忘了誰，美胤搖搖頭道，我原是沒有忘了他，可是他的態度，昨天已完全暴露了，我今生也不作此想了，不怕您笑話，我如今別無他願，惟求速死而已，亞黃忙道，我告訴你，他今天一早就回家來了，聽見我到了你家去，並且也知道你病了，進了醫院，他就趕到咱們醫院門口在對過站

着，美胤聽到此處，似乎狼興奮的望着亞黃，亞黃又接着說道，他本想進來，怕有許多不便，只得老等在門口，他想等我出去的時候，問了我得有機會再進來看你，可是等了三個鐘頭，才看見我出去，我一出去，又坐上汽車，他只得又趕回家去，這才對我將他的真意與誤會向我說明了，就想來看你，是我告訴他，今天不便來，過一天等機會叫他來，你們再談談，他只得罷了，美胤聽完，似乎精神大振，說道，他有什麼真意同誤會呢，亞黃於是把友溪所說的如何因為求婚失敗，猜疑到你也不十分誠意，如何不能常得你的信，故而又疑心你變了心，或竟另有所愛，昨天又如何的見你不理他，他如何的一怒而去，回到校去，又如何的思索，如何的有些覺悟，如何的今天一早回來，想來問我昨天他去後，關於你的情形等等，又說此刻他在家裏等信，學校裏也請了假，如何的要來安慰你，如何的要向你來賠罪，如何的要來求你饒恕等等一口氣把話說完，美胤一語不發，足足聽了半點多鐘，忽然將頭望亞黃胸口一撲，哇的一聲，又哭了起來，亞黃倒不明她的用意，不由得又急了，忙問道，你怎麼樣，還氣他

嗎，我敢立誓說，他是赤心愛你的，你怎麼還是哭呢，美胤嗚咽着說道，我也沒有什麼怎麼樣，我是始終是那個樣子，只要他明白我，我就算……說倒這裏又哭了，亞黃才知她這是喜極而哭，便用手摟住她勸道，你也別哭了，你們誤會也完全解開了，等有機會，再叫他來你們談談吧，美胤漸漸的收住了淚，說道，從明天起，舅媽又要來住了，說着便露出狠愁煩的樣子，亞黃怕她太勞神了，就安慰她道，你別着急，包在我身上，他准能來就是，這會你該睡了，有話明天再說吧，我也要去睡了，美胤點點頭，亞黃又再三囑咐她不要多想，說罷起來，到小床上去睡了，美胤等亞黃睡下以後，那裏肯就此攔下，不去想牠，就把自己和友溪已往的事跡，又細細的想上一遍，暗想友溪的爲人，到底自己沒有看錯，到底不是個薄倖郎，不覺私心竊喜，又一想他雖多情，無奈我媽決不讓我嫁他，我倆雖則互愛，一輩子成不了夫婦，則不是白廢嗎，再說我既不能嫁他，他也不能娶我，可是他不能永遠不娶，我又不能終身不嫁，到了那一天，勢必各自分飛，但是從情理上講起來，我們既有這樣的互愛，他也不應該棄

我而再娶別人，我也不應該棄他而再嫁別人，若是從事實上講起來，他疑心我另有所愛，就灰心到一兩個月校門不出，甚至於連家也不回，我疑心他拋棄了我，昨晚上一慟幾絕，今天直病到這個模樣，何況到那時各自婚嫁呢，那個痛苦，不管是我，當然都受不了，照這樣看來，我們二人將來的結果，十有九是悲慘的，她想到這裏，又彷彿分離在即的樣子，不覺又牽動愁腸，掩面落淚，哭了半天，她自己對自己說道，我與他既然已有這樣熱愛的一段事實，將來無論他負我不負我，我總以死報之，以死了之就是了，她這樣一想，彷彿有了辦法似的，倒覺得安心了些，可是她的病來勢這樣凶猛，足足昏沉了一天，晚上剛剛好些，又聽了亞黃一席話，神經已興奮到極點，又自己悲傷思慮了半夜，益發支持不住，此刻心雖定了，覺得神疲力盡，却又苦難入夢，迷迷糊糊躺着，直如身在浮雲間，飄飄蕩蕩，說不出一種苦痛，昨天是唯恐不死，今天唯恐要死，死了豈不把友溪急死，並且自己也捨不得拋了友溪而死啊，好不容易將到天明，才朦朧睡去，第二天大夫來檢查體溫，又重新高了許多，自己也覺得

越發支持不住，於是話也懶得說了，飲食也不能進了，亞黃也慌了，大夫也急了，趕緊又給打針服藥，亞黃又通了個電話給白太太，白太太聽說又重了，只好再來看看，好容易直鬧到第三天，才漸漸的好些，亞黃背了人，又暗暗的勸她，不要胡思亂想，等好了一點，可以想法子把友溪叫來，你這樣天天鬧着，白太太一行人天天跑來，友溪怎麼得來呢，美胤想一想不錯，自己也望早日痊愈，也就不敢過於悲傷和思慮，白太太等見她連日好些，也就不是每天來了，可是那位舅媽，却是依然陪着她，美胤和亞黃只是乾着急，想不出法子，後來還是亞黃想出一條計策來，友溪纔能到醫院裏和美胤見面，如何的一條計策呢，讀者且莫着急，慢慢的向下一回看去，便自明白了。

第十六回

鄰室春深俟佳音虛窻逢鬼魅
隔牆醉倒定妙策月夜探嬋娟

再說友溪自從亞黃走後，不覺的在家裏過了三四天，亞黃並沒有電話來，正是消息沉沉，幾次想到德國醫去，應爲醉候都不曾去過一次，自己更不便去，若講到醉候之所

以不去的緣故，因為美胤是他的姨妹，雖則他夫人住在那裏，究竟覺得小姨子躺在牀上，姐夫常常跑去探病，總有些不便，所以僅僅打幾個電話去問問而已，友溪與白家的關係更淺，所以更覺不便，只好咬著牙靜候好音，如此一天一天的虛度，正是度日如年，足過了一個多禮拜，忽然有一天下午，亞黃的電話果然來了，正是友溪接着，這是因為友溪與亞黃約好通電之後，差不多不論日夜，總守在電話旁邊，電鈴一響，他便搶着上前，也不知多少次了，每次都使他失望，這一次可等著了，只聽亞黃說道，今晚飯以前，你守着電話，到那時有話同你說，友溪聽他語言，好像狼狽促的，正想問她現在爲什麼不叫自己去，只聽那邊已掛斷了，他無奈只得耐性再等第二次的電話，他想可不知道回頭那個電話，是否叫自己去呢，又一想那天約好，原是自己去才來電話，一定是到晚飯時，可以來電叫我去會面了，想到此處，不覺有些手舞足蹈起來，又一想晚飯時候，哥哥若是在家，他要問叫我去幹什麼，怎麼說呢，一想他雖也與我們表同情的，可是自己同嫂子約好的事，不會與哥哥提過，少時若告訴他，

他雖不至反對，但是黃昏半夜的跑去會情人，却是他的夫人拉攏的，這一副千金重擔，都在他夫人身上，只怕他爲顧全夫人起見，要阻撓吧，想能覺得自己所見不差，不能不提防這一下，還是另打主意，他想我到五六點鐘，將外面房門裏的電話分機插鞘拔去，到門房裏等上三個鐘頭，豈不甚妥，想能不動聲色，到了時間，他便望門房一蹣，作者寫到此處，讀者豈不要問門房裏，沒有人嗎，他老等在裏邊，不叫下人看破了秘密嗎，原來這裏面有個緣故，他家的門房，一共三間南屋，是在緊靠着門洞子的另外一個小院子裏，那院子和上房是隔絕的，所以狠幽靜，電話就裝在當中那一間，左首一間是看門的臥房，右邊一間是廚司的臥房，那個看門的老頭，是京東的人，這幾天家鄉有事，告假回家去了，友溪是知道的，所顧忌的，就是那個廚司，可是他想六七點鐘，正是預備晚飯的時候，廚司決無暇到房裏去，所以敢說此時此地，是絕不會遇見一人，所以他到六點鐘一打，就望那裏一鑽，進了那三間屋子，先將電話插鞘拔去，然後毫無疑義的，奔了那門房老頭的臥室中去，他一進去，就在老頭牀上一坐

此時天已近黑，他又不肯開燈，也就辨不出那牀上乾淨不乾淨，好在舖着的褥子蚊帳，尚不覺有什麼異味，他就隨便坐在牀邊上，等久了覺得筆直的坐著，狠有些累人，他就隨意向後躺着，又等了好久，還不見電話鈴響，覺得有點不耐煩，就閉上眼靜靜的等着，不料人到了寂靜的環境。一靜下來，很容易睡着，他在這萬籟無聲的小屋中，一閉上眼，不覺的漸漸入了夢，在夢中又彷彿到了德國醫院，見着了美胤，躺在牀上，向自己招手，他走過去坐在牀邊上，撫伏在美胤的身上，正待細訴衷曲的時候，不想隔壁病房裏，隱隱有男女嘻笑之聲，他想這是那裏跑來不知輕重的人，怎麼跑到醫院裏來胡鬧，正把醫院當作旅館了，他這樣想着，不由的有了氣，立刻跳起身來想趕出去，看個明白，訓斥他們一頓，不料足下被椅子扳了一下，一交栽到在地，他唬了一跳，不禁哎呀了一聲，驚醒過來，纔知道自己睡着了，可是眼前漆黑，也辨不出自己倒底眼睛張開沒有，又聽得隔壁房裏，真有男女嘻笑之聲，只聽得女的說道，那兒有人喊哎呀呀，彷彿間壁老頭屋裏似的，又聽男的呷道，你這不是見鬼嗎，老頭

打前兒就告假回老家啦，那屋裏漆黑的，除了活鬼，再不會有人跑到那兒喊哎呀的，別胡說了，來，咱們樂咱們的，又聽那個女的說，我真聽得清清楚楚的，你一個腦袋，全鑽在被窩兒底下去了，自然聽不見哪，友溪一聽這聲音，分明是劉厨子跟亞黃屋裏的張媽，又一瞧房門口有一道不甚明亮的燈光，分明又是從對門屋裏射過來的，正這樣看着想着的時候，聽得那隔鄰，又有特殊的聲浪，不住的一聲聲直送到這邊來，友溪此時，欲待出去罵他們一頓，把他們轟走，又恐把通電話的事給戳穿了，若要老等下去吧，一則實在覺得氣不過，二則方才自己睡着了片刻，也許就在這時把電話錯過了，那豈不耽誤了大事，他此時實在抱怨自己，怎麼會睡着了呢，他這裏盤算得起勁，那隔鄰的聲浪，也就隨着他的思潮，頻頻傳送不已，友溪那時一股無名之火，冒透了頂門，正想不顧一切的跳出去，每人給他一頓耳刮子，忽聽見中間屋內的電話鈴聲大震起來，友溪這一喜，把方才的無名火完全消滅，立即跳到中間屋內，掣起耳機子一聽，那邊正是亞黃，聽她說道，我是亞黃，你是誰，友溪答道，我是友溪，你是

嫂子嗎，又聽亞黃道，是的，你此刻快來吧，過八點醫院就不能進出了，我們住的是十九號病房，友溪連連答應，就放下耳機，一想此刻也不知幾點鐘，最好是坐着汽車趕去，可以節省些時間，遂又向車行裏通電話，要了一輛汽車，立即跑到大門口去等車，不說友溪出去，再說右邊屋裏一雙男女，正在唧唧噥噥的時候，忽聽電話鈴響，兩人都唬了一跳，既而那劉厨子，寬慰張媽道，沒關係，電話接着上房分機呢，上頭屋裏有人接，別理他，剛說到別理他的他字，只聽見對過屋裏，彷彿有很快的腳聲跳出來，接着就聽見有人在中間屋裏接上電話了，二人不由得一齊楞住，再一聽乃是友溪的口音，劉厨子連說不好，二爺躲，在對過屋裏哪，張媽趕快推他，叫他別言語，於是二人緊緊的攙着，連大氣兒都不敢出，直到友溪放下電話跑了出去，他兩個才吁了一口氣，張媽就埋怨劉厨子道，我說我聽得清清兒的，有人叫哎呀，你硬說沒有，這不是叫他識破了嗎，那劉厨子雖則同張媽的愛情很濃厚，可是敵不了飯碗問題，嘴裏說不出來，心裏直着急，反埋怨張媽道，我說等半夜裏人都睡靜了再來，你偏說大奶

奶不在家，老頭又回家，多好的機會，非這會子來不可，我看你怪急的，也一時糊塗，連做飯也不顧，跑到這兒來，你還埋怨我呢，張媽聽他這樣說，覺得又羞又氣，下死勁的呸了他一口道，你又怪我來，誰叫你在廚房裏老招我，我要不依，又該說我有了外道兒了，打今兒個起，誰也不許理誰，說着氣呼呼的把劉廚子推開就要走下來，劉廚子一瞧她真火兒了，不免又愛又懼，連連打拱說道，你別錯會了我的意思，我說的是怕二爺知道了，告訴大爺大奶奶，我跟你兩人的飯碗都得砸，你想這可怎麼好吓，張媽聽到這裏，冷笑道，那個我倒是不怕，你沒聽見他給誰通電話嗎，他老躲在這老頭屋裏，你知道他幹什麼，劉廚子道，我那兒知道啊，張媽又冷笑道，他還不跟咱們一樣，小叔子跟嫂子約好了，在這兒等電話哪，要不然他不會在上房接去嗎，幹什麼要鬼祟祟的跑這兒等電話來，你沒聽見他剛才說什麼嗎，那一面八成兒在旅館等着他呢，常言說得好，上樑不正下樑歪，他給咱們倆瞞着，咱們就這末糊裏糊塗的過着，他要給咱們統啦，咱們有咱們的辦法，管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呢，劉廚子聽她

這麼說，也就有些將信將疑，可是他的宗旨，以保持飯碗爲第一要義，所以不敢稍存犯上之心，連連搖手道，你別胡猜人家，人家是親哥兒弟兄，又是親叔嫂，咱們管得着嗎，張媽鼻子裏哼了一聲說道，我胡猜什麼，那一件事情不在我眼睛裏，什麼話瞞得了我，多早晚我這個肚子攔不下了，全給他抖出來，才算完事，劉厨子又道，你少胡扯吧，人家二爺是正人君子，不能幹那個吧，張媽又裝出待笑不笑的樣兒道，正人君子，正人君子幹嗎見了我們，還動手動脚的，劉厨子聽了這句話，不由得犯了狐疑，兩眼直瞪她，張媽見他這樣，更得意了，故意做出欲言不言的神氣，劉厨子益發懷疑，便楞楞的問道，八成兒你跟他有一手兒吧，張媽故意把頭一扭道，我可不稀罕那個像小鷄子似的，一點而衝勁兒都沒有，劉厨子瞪着大眼問道，你怎麼知道他一點衝勁兒都沒有，張媽這才一笑，將一手摟着劉厨子的脖子，一屁股就坐在劉厨子腿上，扭了兩扭說道，我的乖寶貝兒，你別胡說八道的，真有什麼事兒，我還能瞞你嗎，我告訴們吧，有一天我在廊子上晾手絹兒，二爺進來了，抽冷子在我身子後頭，這末一

把把我的胸口就攬住啦，我這一回臉，他又正合式跟我來了一個對口，是我這末一怒，給他一個大嘴巴子，他才摸着臉兒跑了，她說到這一句，忽聽外面大門口有人高叫道，老劉快滾出來，老劉噉了一跳，再一聽，正是那個二爺，也顧不得有人坐在他腿上，使勁望傍邊一推，只聽咕咚一響，接着又是哎喏一聲，他拔起腳來就跑，嘴裏不住的來了來了，一口氣跑到大門洞裏一看，只見門外停着一輛汽車，車門開着，友溪一只腳跨在車沿上，一只腳立在地下，回過臉來對自己罵道，正做晚飯的時候，不在廚房裏，跑那而去了，明兒非告訴大爺懲治你們不可，快關門，說着上車而去，可憐那劉厨子歡娛未竟，及受了許多的驚嚇，垂頭喪氣的，關上了大門，一步一歪的才挨回廚房去，再說張媽被劉厨子推下地來，屁股摔得疼了半天，一邊嘴裏罵着，一邊慢慢的起身，將身上衣服理了一理，又等了一會，不見劉厨子進來，輕輕的罵道，這小子怎麼怎末窩囊，把人逗上火來，他又跑出去躲着不敢進來了，要不然這會兒多自由自在的吓，她這樣想着，就呆呆的出了一會神，這才呸了一口，一扭一扭的，走了出

去，連電燈也懶得給他關上，悶悶的回房去了，却說友溪車到德國醫院，一看手錶還不到七點鐘，心下略安，付了車錢就望裏跑，對門房說明到十九號白小姐病房探病，門房通知了看護長，看護長就把友溪引到十九號門首，敲了兩下門，亞黃出來一看，見是友溪，忙叫他進來，那看護長見友溪已經進去，也就走了，這裏亞黃忙把友溪引進，讓他與美胤相見，當他們二人乍逢的一剎那間，作者却要乘空，把亞黃如何得到這樣一個機會，必須要補叙一下，美胤自進醫院以後，因為第一天夜間，亞黃告訴了她友溪對她的情形，她聽了雖然一時高興，可是心有所感，未免又是勞心焦思，第二天便又加重，好容易連日服藥打針，漸漸的才日見起色，但是她這一次神經上受的刺激太甚，所以外感雖清，熱度也退了，只有夜間失眠甚劇，關於神經方面，尚須經過相當時期的治療，所以雖則病已減了十分之七，還住在醫院裏靜養呢，自從她進了醫院到此刻也有一個多星期，本來亞黃早就可以把友溪叫來，讓他倆細談衷曲，苦的是白太太派了一個舅媽時時監督着，所以過了這些日子，還是不能叫友溪來，那天亞黃

覺得美胤心中狠鬱悶的樣子，就猜到他也是愁着友溪沒有機會來，便悄悄的同她商量道，這一天一天的過去，你的病也快好了，不能老住在醫院裏，要一回家，友溪豈不是更沒有機會同你談心了嗎，你想想這是應當怎麼辦，美胤苦笑道，我那兒有什麼辦法，我看也只好聽其自然吧，說罷，不免愁眉深鎖的，亞黃看了，也知道她心裏着急，並且也知道她真想不到辦法來，她想說不得，只有我來想主意了，她就好比那腹儉的文人，要做篇文章一樣，盡力的搜索枯腸，居然給她想出一條計策，可是不知道，這條計行得去行不去，她又想管牠呢，試試看，於是她就不動色，慢慢的進行她的策略，若問她倒底有什麼策略呢，原來她想，現在友溪之所以不能到醫院來者，就因為有這個含有偵探性的舅太太在此，能想法把舅太太遣開，友溪豈不就可來了，又一想舅太太既為監督我們而來，輕易焉能遣得開她，想到此處忽然得計，便忻忻然的跑到屋前洋台上找舅太太說閒話去，舅太太往常見這位姑奶奶不大理她，也就不大願意跟她多說話，背地裏總說亞黃架子大，今天亞黃居然破例找她談心，她簡直有點受寵若驚

，忙裂開了一張嘴又是說又是笑的，高興極了，亞黃見她這種神情，知道目的可達，便益發賣弄精神，說得她眉花眼笑，又連聲的誇贊她，舅太太如何能幹，如何熱心，對待美妹妹姊弟們，又如何慈愛，益發說得她連心眼兒都痛快得不亦樂乎，亞黃見時機已到，便說我們這樣清談，太沒意思了，我今天酒興大發，想打點酒來喝，不知道舅太太能喝不能喝，原來這位舅太太平身就愛兩件事，第一件是貪財，第二件便是好酒，平常因為白家上下無人飲酒，她也就不常喝，況且酒要錢買的，廚房裏既不預備，少不得自己淘腰包，又有點捨不得，所以酒癆蟲敢說饞了多少年了，今天聽見亞黃問她，她知道姑奶奶約她喝酒，還能叫她淘錢嗎，所以連連說道，提起喝酒，多不能喝，喝那末三斤五斤白干兒還不算事，亞黃喜道真的嗎，我平常就恨的沒有對手，五姑爺又不曾喝，所以老提不起興來，今天遇見舅太太這末一位同志，非盡量不可，舅太太也不知道什麼叫同志，便糊裏糊塗的，說道我也不管什麼同知知縣的，今天既是姑奶奶賞我喝酒，就是宰相來了，我也不能讓她，說罷哈哈大笑，大有未喝先醉的神

氣，回頭就叫小丫頭過來說，你叫他們去打十斤白干兒來。五姑奶奶請客，我非喝一個痛快不可，快去快去，亞黃一看才三點來鐘，心想若是此刻將她灌醉，她雖然打發了，可是時間尚早，萬一把友溪叫來以後，說不定白太太或是小雯這班人跑來碰上，豈不糟了，不如到晚上下手吧，想能連忙笑攔道，不忙不忙，這會子晨光太早，喝醉了有個把人來看着不方便，不如等開晚飯的時候再喝，舅太太笑迷迷的蹶着大嘴，將頭一扭道，不，您說了請我喝，怎麼又攔着我呢，不成，提起了我的酒興來了，非這會子喝不可，亞黃繃了繃眉道，您別這麼着，不是我不依您，這裏頭有個緣因，舅太太歪着頭問道，什麼緣因您說給我聽聽，要真有理，我就聽你的，要不然還得馬上就喝，亞黃強忍着笑隨口胡編說道，這醫院裏的規矩不准喝酒，咱們要喝得偷偷兒的喝，要不然給這兒院裏的外國人知道了，不但把喝酒的轟出去，還得送到他們交民巷的外國警察局裏押上三天，才放你出去，還得罰上好些個錢，您想咱們喝酒是找樂兒不是，誰擔這個心去吓，舅太太聽她講得頭頭是道，又聽說是外國人不許喝，倒真有些

毛骨悚然，又聽亞黃接着說道，到了開晚飯的時候，外國人全都回家啦，那時候咱們愛怎末喝，怎末喝，那多好吓，舅太太聽了，一來碍着請客的不答應馬上就喝，自己又捨不得拏出錢來，二來她提起了外國人，真有點兒害怕，所以也只索暫時忍住，再說美胤躺在牀上，見亞黃特爲跑到洋台上去敷衍她，在先覺得很奇怪，後來才知她的用意，及至聽到約她喝酒，才恍然大悟，心想虧五姐怎麼想出怎末一個計策來，後來又聽拏外國人唬嚇她，又說什麼交民巷的外國警察局，不由得笑得伏在枕上，喘不過氣來，嘴裏只是輕輕的喊着哎唷，又不敢高聲笑，怕她舅媽見了疑心，亞黃微微聽得她的笑聲，就走進房來，笑吟吟的坐在她牀沿上，美胤見她進來越發的要笑，亞黃想起方才自己一片胡謔，也不覺好笑，於是她姊妹二人你看着我笑，我看着你笑，然而都不敢出聲，笑到後來二人滾在一起，伏在被窩上直喊哎唷，美胤忍笑道，我真不能笑了，我的肚腸子都疼的快要斷了，一句話剛完，二人又忍不住的吃吃而笑，好容易過了一會子才各忍住了笑，亞黃輕輕的對美胤道，我還得幹正經事，這就先通一電話

，讓他臨時好有個準備，美胤聽她說這個，倒不好意思回答，只望着亞黃默然不語，亞黃也不理會，站起來輕輕說道我去去就來，說着出了病房，到電話室給友溪通了一個電話，這便是，前邊所說友溪第一次在上房接着的電話，不多時天將近黑，晚飯開了上來，亞黃早已命人，打了三斤白干，與舅太太一杯一杯的喝起來了，要論亞黃的酒量，亦還能喝，但是也不過三四杯之量，如今打了三斤，二人對飲，豈不是舅太太未醉，亞黃倒先醉了，回頭怎麼做事呢，所以剛飲的時候，亞黃喝了兩杯，後來儘勸舅太太舅太太亦回敬她，她就等舅太太不留神的時候，偷偷的把酒全倒在手絹兒裏面，到後來一方絹子全都濕透，她却始終只喝了兩杯，同時那位舅太太少說也灌了一二斤，要說舅太太的酒量，止多也不過能飲一斤白干，但是今天因爲是白喝的，認爲機會不再，便拚了命的灌下去，直到喝下去全在嗓子眼兒裏，還是一個勁兒的望下灌，其實論酒量早就不能喝了，亞黃惟恐她醉得不透，怕回頭醒過來豈不麻煩，所以還在那裏左一杯右一杯的勸她，倒是美胤深怕她歲數大了，喝的太多了，要發生意外，忙

在牀上喊道，五姐不能再讓舅母喝了，吃飯罷，就叫小丫頭快盛飯，誰想那位舅太太聽見外甥女攔她喝酒，心中大不樂意，將一張紅臉一板，兩只模糊醉眼對着小丫頭一瞪道，你敢盛飯，我我我給你八個大耳刮子，小丫頭被她一罵，早就唬楞了，拏着一碗飯，既不敢進，又不敢退，舅太太又拏起酒壺，就想對着壺嘴子望嘴裏塞，美胤看了這一副精神，又氣又笑，忙向亞黃打着暗號道，五姊差不多了，亞黃見她手裏拏着酒壺只找不着壺嘴子，一把酒壺儘在臉上來回的蹭，不由的忍住了笑道，舅太太用飯吧，咱們明天再喝，不料舅太太雙手緊抱着酒壺不肯放手，亞黃美胤再三的勸她，才答應再喝三大杯，方肯罷休，亞黃沒法，只得斟了一杯給她，她還不答應，說杯子太小了，一盞連聲叫小丫環把茶杯取來，小丫環不取，她大聲的罵了起來，亞黃怕驚動了醫院裏的人，赶快自己拏了一只茶杯，放在她眼前，她這才歡喜舉起壺來斟酒，誰知那只手再也不聽話，一半倒一半洒的流了一桌子，好容易斟滿了，舉起茶杯對亞黃一比說道，我的姑奶奶請吓，請字未完一仰脖子那一杯白干就完了，這白干不比黃酒

，那理經得起一口一杯的喝，她本來已經甚醉，一口氣又灌下這一大杯，再想斟第二杯時，可實在不行了，一個腿軟，便坐倒在地上，凡吃醉的人，最怕是跌倒，因為不倒還能勉強掙扎，這一倒可就永遠不能再起來了，此刻舅太太正犯了這個病，一歪身倒了下去，手裏一把酒壺，一只茶杯，早已脫離了她的玉手，洒得一地一身的酒，美胤在牀上，見她倒在地下，只唬得直坐起來，口內連說這不得了，這不得了，亞黃笑着回身向她道，不要緊，有我呢，你睡下吧，別累着了，美胤只得睡下，亞黃就叫一個僕婦，同一個小丫頭把她攙起來，扶到洋台上她的牀上，她嘴裏還在胡說八道的，等到一躺到牀上，只聽見哇的一聲，所有方才拚命喝的拚命吃的全都如數退回，然後一個翻身，睡的人事不知，美胤聽見她吐了，心想爲了我要同友溪見一面，就將她作弄到這個樣兒，覺得十分不忍，又想她已上了年紀，倘若因此病了，豈不是我害的嗎，因此心中又覺十分不安，但碍着亞黃，又不好說什麼，亞黃見舅太太睡下，料想她今晚不會再醒的，便對僕婦說道，我也喝多了，直想睡，你們快把碗盞拿到你們屋裏

去吃罷。我這就要睡了，你們也不用過來打攪我，免得我還要起來給你們開門呢，那僕婦伺候了一天，亦巴不得早點去歇，眼看酒菜尙未吃完，還可以飽餐一頓而睡，便高高興興的同小丫頭收拾干淨，一同回到自己屋裏，關門痛飲去了，這裏亞黃見她們走的走了，睡的睡了，便輕輕對美胤道，我去打電話去，說畢匆匆而去，美胤也不知怎樣回答她才對，眼望着她去了，就聽得那位舅太太的鼾聲，如同雷鳴一般，令人聞之，心胆皆悸，不一會亞黃笑嘻嘻的進來，一進門不也說什麼，一舉手就把牆角邊一架圍屏捧過來，展開了正擋着靠洋台的這一面，這一着是恐怕這位舅太太萬一醒來，在牀上望過來時，有圍屏可以遮斷了視線，只要她不下牀，便不會撞破的，她一切布置停當，又看了看錶，還只六點三刻，心想他要快來，還可多談一會，想罷就坐到美胤牀沿上來，美胤因爲見她拏圍屏將牀擋上，覺得十分羞愧，慢慢的將被窩把頭蒙上了，心中却說不出一種從來未經的滋味，又不是歡喜，又不是懊惱，又不是願意，又不是不願意，又想五姊究竟是嫁過丈夫的人，什麼事都懂，什麼都想得周到，要是我

一個人，就是能與友溪約好，也不知道怎麼對付這班人，她這樣想着，時間很快的過去，亞黃見她把頭蒙了起來，知道她有些害羞，便也不去叫她，靜靜的坐着，儘等友溪如約而至，此時房中寂靜極了，本來外國醫院秩序最好，到了晚間，更加清靜，此刻亞黃等靜悄悄的一個坐着，一個躺着，除了桌上的鐘聲，和洋台上的鼾聲，一疾一徐，互相呼應而外，絲毫聲息俱無，她二人幾乎連自己的呼吸聲，都聽得很清楚，正這樣的度了幾分鐘光景，陡聽得有一人以上的皮鞋腳聲從遠處漸漸走到近邊，其聲鏗鏘，十分清晰，亞黃是留了心的，當時心中一動，便聽得那腳聲似乎到門外停止了，隨即又聽得門上篤篤的響了兩下，亞黃趕緊站起，又回頭向洋台上看了一眼，然後走到門邊，輕輕的一扭，將門開了，一開門便見一個外國看護，同着友溪站着，亞黃招招手，友溪便進去，那看護並不跟進，却隨手將房門帶上，然後又聽到她履聲鏗鏘的又由近走遠了，這裏美胤連頭蒙在被窩裏，一聽見敲門的聲音，不知怎的，自己覺得心房跳盪得十分厲害，及至聽得開了門，友溪已經進來，覺得那顆心，幾乎要跳到

喉嚨外面，正在這當兒，聽得亞黃附着自己的耳朵說，二弟來了，又便將自己的被窩拉開一點，自己只得將頭伸了半個出來，可是只露出兩只眼睛，怔怔的對着友溪，只見友溪微笑着，走到牀邊，彎着腰狼柔和的問道，美，你這兩天好些了嗎，美胤極微的哼了一聲，算是回答他，此刻不但覺得心跳，連手足都有點戰動，又好像怕他要過來的樣子，不知不覺把身體向後退了些，她原是想避開他，不料他見她讓開一點，竟一歪身坐在牀沿上，美胤此刻大窘，又不好意思叫他走開，又覺得自己自有生以來，除父親兄弟以外，也不曾有一個男子坐在自己牀邊上的，只急得她連叫道姊姊姊姊，亞黃本想避開，聽她一叫，只得走過去，美胤一回手拉住亞黃，叫她坐在自己身邊，於是左邊一個友溪，右邊一個亞黃，三人相對的默然無語，還是亞黃低低對友溪道，你不是說有話要同妹妹說嗎，快點說吧，這兒是不能過九點鐘的，友溪本有滿腹的衷曲，要向美胤一吐，可是見了她，正不知從何處說起，如今又被亞黃一催，益發沒了主意，只是怔怔的望着美胤，美胤的心中，也同友溪一樣，故而也是無話可說，倒反

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來，便回過來對亞黃低聲道，我心裏慌得狠，叫他去吧，過幾天有機會再說吧，亞黃聽了，望了友溪一眼，心想你怎麼這末無用，爲的是說話而來，怎麼一句都說不出來呢，友溪似乎明白亞黃的意思，便期期艾艾的對美胤道，美胤，你能原諒我嗎，美胤也想同他說幾句，可是一則自己驕着，友溪貼身坐着，平生沒有經着過這種情形，已覺偏促不安，二則亞黃在傍，覺得什麼話也說不出口，亞黃也有些覺着，便借着喝茶爲名，走了開去，此刻友溪見亞黃不在傍邊，便也覺得容易出口了，就俯伏下一點，向美胤耳邊說道，美吓，你這樣的痛苦，都是我之罪，我實在不知道應當怎麼安慰你好，美胤見他俯下來，心裏又跳起來了，面上如同火燒一樣，輕輕的向友溪叫了一聲，又彷彿同哀告似的說道，你不要這樣爬着好吧，友溪見她這樣胆怯，愈加引起憐愛之念，恨不得伏下去接一個長吻，忽又想道，我是愛她的，怎麼可以使她心裏不安呢，於是立刻直了起來道，你別怕，我聽你的話，讀者至此，一定要說作者前後矛盾，而且形容失實，前回書中，美胤清夜自悲的那一節中，不是明

明寫着檀口香腮，也可算得親暱之至，既已是檀口溫香腮，此刻俯伏在她身上，充其量也不過如此而已，何至又畏若蛇蠍，軟語乞憐呢，諸君以此責備，果然也有相當理由，可是對於處女的情性，尙未能透澈的了解，要知道女人對於異性的一種感覺，坐立時與睡臥時大不相同，凡是女子睡着的時候，倘有一個異性對她表示愛意，或者是求她的愛時，其收穫一定比較當她坐立之時要高出萬倍，譬如那女子對於這個異性根本不同情的，如果這異性向她示愛或求愛，正當她睡臥時，她必然立刻站起來，再不肯依然睡臥着拒絕他的，假使那女子完全同情這異性的，如果這異性向她求愛或示愛正當她睡臥時，必然比較她坐立時對他還要纏綿，假使那女子對於這異性有一半同情的，如果這異性向她示愛或求愛正當她睡臥時，她必然會被他克服了，而達於完全同情之境，至於處女當然也是如此，可是處女於諸般同一情狀之下，更多一種羞怯，當她睡臥時，你如略略表示你將有所動作，她便會立刻起了恐慌，彷彿大難臨頭似的，這並不是不同情於你，她是完全使這一種舉動暗暗的不自覺的告訴你，說我是處女，我

有些害怕，所以美胤此刻的侷促，正是這一種不自覺的暗示，使得友溪感覺到處女之尊嚴，而悚然退縮，此情此景，惟身受者知之，讀者中不乏過來人，當能首肯作者這一篇見解吧，閒言少叙，此時美胤滿心要想把兩個月來的幽怨，細細向友溪一訴，無奈她的嘴頗不聽她心的指揮，想了半天，只掙出一句話來，是你該回去了五個字，友溪究竟是男子，比較老辣些，心中也比較有主意，他一想好容易才來這一踰，此時不細談一談，更不知何時再見再談，想罷便狠爽的叫了一聲美，我今天狠不容易來見你，後會又是說不定，我不能再將我要說了兩個多月的話，逼了回去，我同你說了吧，美胤繃着眉輕輕的道，你說，友溪於是把對亞黃說過的自從求婚失敗以後，自己一切的猜疑，及誤會通通說了，又把自己如何熱愛她的意思也說了，說完了便又對她道，話已說完，我不得不問你對於我究竟怎麼樣，美胤先不肯說，經不起友溪一再的催問，才說道，這還用得我說嗎，友溪一定要她說，她道，我實在說不出口，你諒必已經知道，何必苦苦的逼我呢，友溪這才笑嘻嘻的道，你既能如此愛我，我就是爲你死了

也甘心的，美胤聽他這樣說，不覺嘆了一口氣，友溪問道，你嘆什麼，美胤又搖搖頭說，不必說了，總之是一個難，友溪繃眉道，你是否恐怕不能成爲眷屬，美胤聽了，臉微微的一紅，低首凝眉，一言不發，友溪又道，只要你我心堅，我相信總有法想，美胤閉上了眼，又嘆了一聲道，我看總難，友溪又接着道，如果真難，還有一個死呢，美胤聽說，睜開了眼睛，狠使勁的望着他，好半晌，隨後點點頭道，好，停了一停，友溪見她眼角裏淚痕隱隱，正想安慰她，只見她強笑道，以後不能常見，正不知何時才能像今天這樣的談着，話都說完了，大家也都明白了，你還是早點回家吧，說完眼淚已經流到耳根子上，友溪俯下身去替她擦乾，此時她倒一些也不怕了，也不躲避了，兩人默默的對看了一刻，美胤伸手將友溪額前掛下來的一縷頭髮，望後撻了過去，輕輕說道去吧，這時亞黃已看了幾次錶，已經七點半打過了，便過來對友溪道，快八點了，你可以回去了，有機會我馬上來叫你，美胤又輕輕的對他道，回去吧，說着又伸手捏了捏友溪的袖子，說不冷嗎，友溪道不冷，美胤又道，僱汽車吧，友溪點點頭

頭，萬分無奈的站了起來，回過來對亞黃道，嫂子我去了，說完了又走到牀邊，俯下身體去說道，妹妹我去了，你保重吧，說着不覺眼圈一紅，美胤聽了他這句話，又見了他這戀戀不捨的神情，心裏一陣陣的發酸，直酸到喉嚨口，那胸口好像要裂開來一樣，止不住要流出眼淚來，又怕友溪見了，回家更難過，心裏一着急，索性把頭望被窩裏使勁一鑽，等到她伸出頭來時，只有亞黃一人，悵悵的靠在自己牀沿上。

第十七回

假殷勤禮品携來藉故探虛實
真激怒巨靈飛去蓄意做刁頑

却說白太太自從美胤驟然得病以後，一方面雖不能不把她送到醫院去醫治，一方面不免就犯了疑心病，可是這種疑心，又不能對一般人去講，只好悶在肚裏，那一天白太太早晨起來，一看日歷算一算美胤進醫院，已經有兩個多星期了，心想我有時去看她，已經精神頂好，照樣也能下地，也能吃東西了，怎末大夫老說她神經還未恢復，失眠甚劇，還得相當的治療呢，她又想到美胤與亞黃，她們本是姊妹，用不着防閑，可

是亞黃那邊，却有個友溪，亞黃能給他來說媒，也許能給他通綫索，她又一想，好在
我已預先防備，派了一個舅太太在那裏，諒來不至於有什麼差錯，她正這樣想着，只
見小雯跑了進來說道，媽，謝先生打上海回來了，他剛說一句，謝慕靈也跟着進來，
笑嘻嘻的叫了聲太太，白太太見他回來，也狠歡喜，忙着問他吃了東西沒有，又叫他坐
下歇息，然後再問他南方的情形，所收的房租田息，以及一切各家舖子字號裏的帳目
，原來白太太在原籍有許多的房產田產，還有許多的店舖，都是白家祖上傳下來的，
到白太太的丈夫手裏，又在上海置了許多房產，並且又蓋了一處極講究的住宅，那住
宅差不多花了十餘萬銀子呢，她丈夫去世以，除了各地的產業是各有負責經理之人，
這家中的帳房，就由這位西席謝老夫子擔任，關於每年收租查帳諸事，也都委託了他
，免得自己麻煩，這個謝老夫子，雖只三十歲的小夥子，却非常精幹練達，尤其難得的
，是對於白太太家的事情，就如同自己的家事一樣認真，真可說是一片忠心了，此番
回南，還是去冬臘月初上走的，一則是替白家收租帶查帳，二則回到自己家鄉度歲，

整整去了有好幾個月，今天回來，白太太也非常高興，要打算給他接風，他自負功高，也就當之無愧，到了晚上吩咐廚房裏多預備幾樣好菜，請他上坐，他坐下一看，單不見了美大小姐，便問大小姐那裏去了，白太太便將病了住在醫院的話告訴他，他又問誰陪伴着，白太太又告訴他是五姑太同舅太太他點點頭也不說什麼，席前他便把南京辦的事情，一一報告給白太太聽，那裏收了多少，那裏欠了多少，那裏一家舖子買賣好，那裏一家舖子經理先生靠不住，無不說得詳詳細細，白太太覺得他辦事真能幹，又真熱心，越發的歡喜，小雯在傍無話可說，謝先生怕冷了這位少主人，便有一搭沒一搭的同他說上海那一家電影好，那一個學校足球比賽如何，那一處新開的游泳池，無非是投其所好的敷衍他而已，不一時小雯已經龍吞虎噬的吃完，把筷子一丟，立起來跑到外邊去了，這裏謝先生與白太太又一邊喝着，一邊低低的談着家中之事，白太太又告訴他道，此番美兒得的病也真奇怪，頭一天好好兒的要到五姑奶奶家去，不想去了回來就病，到第二天早晨，老媽子來告訴我，說是她已經病得人事不知了，

我趕看到她屋裏一看，可不是嗎，就差一口氣兒了，嚇得我也沒了主意，就快把五姑奶奶找來，又請了德國醫院的克大夫，誰知大夫一診，又說是什麼神經受了刺激，我也不明白，好好兒的神經怎麼爲受了刺激呢，謝先生聽到這裏，微微的含笑，將腦袋顛了兩顛，說道，大夫這句談，大有意思，白太太矚了他一眼笑道，你又是狗嘴裏不出象牙，美兒那孩子怪老實的，真是實心眼兒，你別冤屈人家，謝先生又輕輕的道，你不是說她頭一天上雲家去嗎，白太太道是吓，謝先生又搖頭晃腦的道，這就是了，你忘了去年山上的事情了嗎，白太太聽了不語，停了一刻，向謝先生道，提起他來，前兩個月還來提過親呢，謝先生聽了，彷彿打聽那裏有金礦似的，將上身向白太太這邊湊了一湊，問道誰又給誰提親，說着目灼灼的對着白太太，白太太將嘴一撇道，要你這末着急幹什麼，謝先生又晃了晃腦袋說道，山人自有道理，白太太笑道，又山人啦，我告訴你吧，雲家的老二，叫她給美兒求親，說到她字，用伸着五個指頭，比了一比，謝先生忙追問道，你答應了沒有，白太太佯嗔道，要你這末着急幹什麼，我答

應了，怎麼樣，謝先生笑着搖搖頭道，你決不能答應，白太太道，你既知道末還問，謝先生又大顧其頭，說道，這就難怪大夫說她神經受了刺激了，接着又道，既然如此醫院裏又讓她陪着，似乎有些不妥吧，說到她字，也將一只手比了一比，白太太道，那不要緊，有舅太太看着哪，謝先生在鼻子裏哼了聲嘿，舅太太有什麼用，說到此處，兩人便默然了一會，謝先生忽然大聲道，大小姐病了，我明天得過去看看去，白太太見他裝神弄鬼的，不覺好笑，對他撇了撇嘴，又輕輕的笑說道，你搗什麼鬼，正說時，真有個老媽端着一罐稀飯進來，白太太不由得對謝先生飄了一眼，謝先生微微的全身搖曳着，彷彿又得意，又閒逸的神氣，原來謝先生是面向外坐的，當他正與白太太說着話，忽見廊子下一個人影子一幌，他惟恐有人竊聽，故意的放開嗓子來了一句，遮人聽目，其實那個老媽，是廚房裏專做下手活的，又老又聾，根本什麼也聽不見，謝先生這一番苦心，算是白用了，少時謝先生酒足飯飽，繼之以茶烟，一邊慢慢的抽着烟捲，喝着香片，一邊又與白太太密密的研究偵察美胤之事，最後謝先生決定明

後天以探病和送南方帶來的土產爲名，去觀察觀察她們的形色，一宿無話，第二天起來，謝先生忙着把各處的匯款，都轉到向來有住來的銀行裏，又將賬簿上所記應付應找的賬抄下來，送與白太太過目，又將南方帶來的許多物件，一份一份的理出來，那一份應送人，那一份應自己用，那一份應收起來，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可是足足的忙了一天，當然不能去看美胤了，這樣的忙過了幾天，才覺得漸漸的空閑下來，這一天他想今天沒甚正事，正好去做一次偵探，又看了看日曆，剛巧是禮拜六，他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他想雲家那個小子，要去總在夜裏，因爲白天一則學校裏沒有功夫，二則有個舅太太虎視眈眈的看着呢，到了晚上，舅太太上了年紀，一定早睡，等她睡了，她們正好搗鬼，所以我要去也得到晚飯以後去，才碰得着，他想能覺得主意狠對，便不動色的暗暗將美胤所喜愛的南邊食品及衣料絲襪子手絹兒等類，紮了一大包放着，準備晚上去進行，連白太太那裏都不提，直等到家裏吃完晚飯，他一看已打七點，便匆匆的提了包袱，悄悄出門，僱了洋車，望德國醫院而來，不言謝慕

靈存心偵察美胤的舉動，再說美胤的病，近日本已好了，精神亦已復元，不過神經上因爲前次受的刺激太深，確乎尙未完全恢復，晚上仍是時患失眠，但其他部分，却是已經如常，要回家去養，亦未嘗不可，不過那位大夫，知道她們是有錢人家，多住幾天，並不在乎，爲拉住生意起見，就老說她神經衰弱，還須相當的療養，在美胤若在平時，早已回家去了，可是近來友溪常常乘舅太太酒醉睡着之後，到醫院中來，在這幾天內，前後已來了三四次，在初次來的那一晚，美胤頗覺胆怯，而且也覺羞臊得狠，可是後來一二連三的來慣了，漸漸的胆也大了，舉動也脫熟了，說話時間也長了，興味也格外濃厚了，同時二人的情愛也增加得熱烈無比了，亞黃是素抱着友溪堪爲美胤匹偶的見解，十分同情他二人的結合，所以也十分願爲撮合，這原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的意思，況且她認爲一個未娶，一個未嫁，這結合是狠正當的，雖明知事若洩露，當然不爲白太太所願，可是她並不因此而有所顧忌，依然在中間通電話，遞消息，做這些紅娘的工作，倒是醉候，曾勸她幾次，叫她不可大意，萬一被白太太

知道，決不說你好意，亞黃也明知如此，只是不聽，那天是星期六，友溪下午就沒有課，在家悄悄的通了個電話給亞黃，問她今晚可有機會，亞黃就答應他在老辰光等電話，友溪當然高興極了，再說亞黃離不了那老方法，用酒將那位舅太太灌醉因爲舅太太有人請她喝酒，是萬不推辭，而且同五柳先生抱同一志趣，正所謂飲酒必醉，所以她們的計策，是百發百中，而友溪也就益發往來無忌了，世上的事，太大意了，准要得到不良的結果，亞黃仍是等到舅太太醉的人事不知，遣開了僕人，再通了個電話給友溪，友溪便如飛而至，進門以後，仍是同前幾次一樣自由自在的與美胤談着，美胤也是高高興興的說着，笑着，在他們三人，以爲只要舅太太酒醉不醒，便再沒有問題，却不曾料到那個刁鑽的謝慕靈竟會跑了來，那天正當他們三人有說有笑的時候，忽聽得房門上忽然篤篤的響了兩下，三個人都以爲看護進來送葯水，或者量體溫，因爲已有好幾次是這樣的，所以毫不在心上，友溪同美胤仍是一個半躺在牀上，一個斜坐在床沿上，低低的說着話，亞黃是狠不在意的將門一看，那知門開處，外面立着兩

個人，一個是那看護長，一個正是那位謝慕靈先生，笑嘻嘻的手內攬了一個包袱，亞黃這一驚，却非同小可，不由得呀了一聲，那看護長看見亞黃這一聲呀，以為是照呼，所以便回身走了，這裏謝慕靈更不客氣，一脚跨了進來，亞黃此時，既不能攔着他，不讓他進來，又來不及回過臉去把友溪藏起，只得硬着頭皮叫道，妹妹謝先生來了，再說美胤同友溪正在啁啁私語，雖則方才聽見有人叫門，拏定是看護，所以還是一個勁兒的說着話，連正眼也不向門外看一看，此刻被亞黃一聲謝先生驚醒，不由兩個人全怔住了，友溪趕緊由牀邊站了起來，那謝先生已是笑嘻嘻的走到牀前，對着美胤一鞠躬道，大小姐近來太好了，美胤見他已看破自己和友溪的親暱狀態，不覺心中突的亂跳，正所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的在胸中輾轉不已，那臉上的羞愧，更不必說了，見他這樣說，勉強的欠了欠身，嘴裏哼了一聲，也不知說的是什麼，那一張粉靨，却一直紅到耳根子，真個當時恨無地縫可鑽，誰知那謝慕靈面不改色又向友溪一鞠躬，笑說雲二爺，咱們好久不見了，您近來得意啊，友溪雖不如美胤這樣羞赧，

可是知道這人是白太太的偵探，今天到此，也不知是存心的，也不知是碰上的，知道美胤此時非常不安，他心中也跟着惶然起來，心中一惶然，神色之間，也未免有些慌張，再說亞黃覺得自己不應開門放他進來，這一下可不是把我們的秘密全揭破了，這東西真可惡，想着便倖倖的坐在一邊，不去理他，誰知那謝慕靈更調皮，他也不要你們怎樣難受，行所無事的在美胤牀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說道，我昨天剛打上海回來，給您帶了許多吃的用的東西，都給您送來了，說着又去打開那個包袱，只見裏面東西真不少，他又一件一件的望外拏，口裏又一件一件的報道，這是絲襪，這是手絹，這是絲絨衣料，這是藏紗衣料，又是什麼火腿，茶葉，咖啡糖，餅干，牛奶，可可，亂七八糟的堆了一桌了，亞黃同友溪看他一時取出這許多物件，心想也許他不是存心來拏人的，真是送東西來了，心中略略放寬了些，可是美胤心裏明白，此人平素對於自己，從不會這樣殷勤，分明是借着送東西爲名，來偵探我們，但不知是他個人的意思，還是媽的意思，他這一回去報告，不定又要生出什麼風波來，她這樣想着，那有

心思去看那些東西，就呆呆的靠在牀欄干上出神，謝慕靈也明知他三人都是懷着鬼胎，決沒有心思來看那些東西，却故意的談笑自若，他又想友溪亞黃，平日狠看不起自己，說起話來，總是愛理不理的，今天可犯在我手裏了，便回頭向友溪有意要笑道，二爺近來氣色很好，滿面紅光，大有喜氣，可是精神不大好，彷彿委頓得狠，大概近來公事很忙，晚上失眠罷，他這明明是說他同美胤的事很忙的意思，友溪何等聰明，焉有不明他譏笑之意，本想發作幾句，又一想我是不怕他，但是把他罵急了，少不得美更要吃他的虧，只得忍住了冷笑一聲，不去理他，這時亞黃坐在謝慕靈身後，向友溪努努嘴，友溪明白是叫他走的意思，他想姓謝的來了我就走，他豈不是更得意麼，所以站着不動，也不言語，亞黃不知他是何意，又向他擠擠眼睛，又用手指指門外，友溪又停了一刻，深怕亞黃着急，想道不如走吧，可是今天這件事，不知那姓謝的回去怎麼報告呢，想着又着實替美胤擔心，不得已才對美胤亞黃二人道，天不早了我要回家了，二位明天見吧，說罷並不同謝慕靈招呼，便掉頭而去，這裏美胤亞黃，

也隨便敷衍道，明天來呀，不送呀，她們說這幾句話時，友溪早就走出房門，去得無影無踪了，這裏友溪一走，亞黃美胤，誰也不願意理他，她姊妹倆同坐在一個牀上，只顧噉噉的說話，把他扔在一邊，半天也沒人去理他，他又搭訕着問美胤道，聽說舅太太也不住在這兒陪您嗎，怎麼不見哪，美胤沒做聲，亞黃冷冷的道，什麼時候了，還不睡覺嗎，舅太太睡在洋台上呢，你要找她，自己找她去吧，謝慕靈碰了一個釘子，忙答道，我不找她，他便借此下台的說道，真的時候不早了，我也該回家哩，亞黃道，對了，我們也快睡了，你也該走了，又問他道，謝先生新近在北京租了公館了嗎，太太來了嗎，謝慕靈饒他機靈，聽了這句話，一時也摸不着頭腦，詫異道，沒有呀，您聽誰說來，亞黃又冷笑道，不是你自己說的嗎，我也該回家了，有家必有太太呀，說罷又向美胤嘆味一笑，此時慕靈靈才想到剛才自己不留神，說錯了一個字，把一個去字，說了個家字，倒叫她損了我一頓，任他臉皮如何老法，也覺得有點訕訕的，便說道，不說笑話了，真該走了，說着又向美胤道，大小姐東西您自己收起

來吧，我要走了，咱們明天再見，美胤終究是個老實人，也就規規矩矩的答道，明天見，他也不再對亞黃打招呼，搖搖擺擺的走了，美胤見他一走，不由的長嘆了一聲道，禍事真要臨頭了，說罷斜倚着牀欄，兩眼望着那盞半明不亮的電燈出神。眼看着又是盈盈欲淚，亞黃也覺得此事有些棘手，便也暗暗的盤算，明天白太太准得來，又一想友溪終究是親戚，就來探望一次病，也不算不合理，即使以前求過親，沒有允許，也不能禁着親戚不往來，況且他與美妹，不過是相愛在心，並沒有苟且之行，我們怕他何來，想到這裏，她不覺稍解愁懷，笑向美胤道，你也別太煩惱了，一則已經叫他碰見了，也沒有辦法，二則友溪終究是至親，並不是毫無關係的人，探一次病，也是禮貌上應有的事，而況又有我在場，我們不怕他們，美胤聽了搖搖頭道，探病本來不算什麼，只是那個東西進來的時候，她說到這裏，覺得有點說不下去，紅了臉，低了頭，咽住了一會，又舉起手來，在牀上擊了一下，繃着眉說道，唉，怎麼這末巧，早不來晚不來，剛剛叫他碰上了，說着不勝焦急之狀，又望着亞黃道，不但我要從此

不能自由，就是您也要連帶着聽閑話，說着又連連的擊着牀沿道，像我這種苦命人，活着受什麼罪，不如死了倒乾淨，說到此處，不禁又流下淚來，亞黃知道她指的是方才友溪坐着她靠着，二人同在一只牀上，正讓姓謝的瞧見了，她想想這倒的確是一件不妥的事，叫白太太知道，必得說你這個姊姊是怎麼做的，儘給妹妹拉牽兒呢，於是她也愁煩起來，不言她二人悶悶不樂，而且提心弔胆的，怕白太太來責問她們，再說那個姓謝的出了醫院，一路想着亞黃叔嫂二人，今天已經撞在我的手中，還是這樣目中無人，少不得給你點厲害，到了第二天，他乘無人的時候，蹣進上房，偷偷的到了白太太房內，一看白太太正在桌上洗臉呢，原來白太太有一件與人不同的脾氣，她有上了好的浴室和洗臉盆，她偏不愛在那裏邊洗臉，非要叫僕婦打上一大盆水，掣到臥房裏，放在方桌上，慢慢的梳洗，她這一個臉，正是洗的無微不至，所以足足要洗上四五個鐘點，因此她那洗臉的時間，也就是會客的時間，也就是談心的時間，換言之，也就是她對付各種事情深思密慮的時間，她素來是一面輕輕的擦着胰子，一面慢

慢的說着話，一面細細的剔着指甲，一面密密的攷慮對付人，一面梳頭剔牙，一面談笑應對，正所謂手揮目送，無不恰到好處，這正是她處世的好本事，爲一般人所不能及的，故此她以一個女太太，掌着偌大的家產，什麼經理賬房，沒有一個敢在她跟前搗鬼的，無論那一處財產，總是清清楚楚的，就是這個謝慕靈，算是白太太跟前最得寵的一人，自然不能與一般經理賬房相提並論，但是私事是私事，公事是公事，饒你謝慕靈怎樣刁鑽，也不敢瞞哄她，可是他因爲知道這位白太太不好對付，所以他專門尋覓公館裏上下人等的壞處，報告她主人，使她主人好見到他的忠心，這是犧牲人家來維護自己，一種損人利己的策略，那白太太雖則事事精明，可是這一種喜好奉承，愛聽挑唆的脾氣，却被這位謝先生拏住了，所以越發覺得他可靠，而且可愛了，久而久之，這位謝先生就整個兒成了白太太的一副耳目，這天謝慕靈也專等白太太洗臉的時候進去，爲的是同她對坐坐，可以細談昨天所遇的事情，於是悄悄的進來，彼此見面笑了一笑，也不答話，那謝慕靈就在白太太對面坐下來，白太太正擦了一臉的膩子

，自己覺乎一張胖臉上，塗了許多膩子沫兒，不甚雅觀，便一扭頭，對謝先生露出一種嬌嗔的姿態說道，你瞧，人家正洗臉，老望着人家，多難受吓，坐這邊來，說着望右手椅子上上一努嘴，隨又噗哧一笑，謝先生也就呵呵的笑了起來，一邊笑一邊站了起來說道，得，換一個地方坐，說罷就坐在右手那只椅子上，劈口就說你知道我昨晚到那裏去了，白太太對他眼睛一瞟道，我知道你上那兒，謝先生笑道，你猜猜，白太太撇嘴道，左不過是韓家潭，陝西巷那些地方罷了，謝先生忙道，罪過罪過，白太太一楞，又笑道，怎麼你半夜三更跑寺院裏燒香去啦，謝先生道也不是燒香，倒去作偵探去了，白太太聽了縐眉道，要說痛快點兒說吧，你不是誠心整扭人嗎，謝先生道，我告訴你吧，昨天到德國醫院去了一趟，白太太這才笑道，德國醫院，就德國醫院，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謝先生低低的說道，恐怕你去了也得大驚小怪，白太太一聽此言，知道了文章，忙問道，什麼事我要大驚小怪，謝先生於是把自己怎樣的疑心亞黃叔嫂搗鬼，怎樣怕舅太太靠不住，怎樣的帶了多少東西去，又怎樣的遇見友溪同

美胤輪在一只牀上，怎樣被自己冲散，加油加醬的說得格外緊張，直把個白太太聽的怔怔的說不出話來，忽又問道你這是真話吓，還是鬧着玩兒呢，謝先生故意放下臉來答道，這是什麼事情，亦能胡說的嗎，白太太繃着眉道，舅太太不在那兒嗎，謝先生笑道，我一進門，就有一股子酒味兒，八成兒她是喝醉了睡着啦，舅太太那個脾氣，見了酒還顧別的呢，我早就料到她鬥不過她們這兩位，果然叫我猜着了，不是我的嘴缺，我瞧那個樣子，說到此處，他把身子向前湊了一湊，又放低了嗓子說道，那小子也許已經有點兒不乾不淨了，說着又將身望後靠了一靠，嘆了一口氣道，這可真得管束管束，一面就赶快託人打聽打聽，有差不多的人家，給了就得了，要不然一天一天的下去，萬一這個玩意兒一鬧大，那還成句話嗎，說到這一句，掣手指指自己的肚子，又說道，這個笑話，咱們這種人家可受不了呀，幾句話把個白太太說的又急又怒，不由的柳眉倒豎，連連低聲罵道，姓雲的小子，那末可惡，真好大的胆子，求婚不遂，居然敢來這手兒，真是太可惡了，再說美兒這丫頭，也太不愛臉，給她父母的臉都

丟完了，我非懲治她一下不可，謝先生見她大怒，不覺得心中喜極，於是假裝惋惜的樣子歎道，想不到頂好一個小姐，叫這班人引壞了，論理說五姑奶太不應該了，白太太聽說忙道，說的是吓，她是自己人哪，怎末也這末糊塗，謝先生忽想起昨晚亞黃譏笑他回家這一點，不由得餘怒在心，於是乘機進讒道，什麼糊塗，全是她一個人的主意，你猜她爲什麼，白太太道，爲什麼，謝慕靈道，她這是因爲上回求婚碰了你一個釘子，所以記上你的恨了，才想法子給她們拉攏，等到生米煮成熟飯，你縱然不答應，她也算出了這口氣了，白太太聽了，越發如同火上加油，怒冲冲的說道，這就太不知好歹了，我平常總拏她當個姑太太看待，事事都跟她客客氣氣，不算別的，她丈夫不要她的時候，我是怎麼的待她，請律師的錢，倒如今還不會送呢，趕明兒非叫林律師向她去算不可，謝先生見自己讒言生了效力，益發得意，可是面上絲毫不露出來，輕輕的向白太太道，儘生氣沒有用，快想主意，怎麼處置她們才對，白太太道，有什麼處置，明天一早，你到醫院裏去把賬算清了，立刻把這丫頭接回來，謝先生連連

答應道，就這末辦，不提他二人商量已定，再說亞黃等第二天也是懷着鬼胎，一直提途弔胆，到了晚上，不見家裏來人，這才略略放心，她向美胤道，大概那姓謝的不會對你媽說，看來不至於有什麼情形，美胤畢竟有些知道謝慕靈的爲人，認爲他決不肯不去報告，知道不過是早晚之事罷了，便搖搖頭道，怒別太樂觀了，那個人決不能這樣便宜我們，不過早晚罷了，我是什麼也準備好了，只是友溪那邊，他恐怕還耽着心呢，她說完了，對亞黃看看，亞黃知道她怕友溪惦記，想叫自己去通個信，好使他放心，便說道，這不碍的，我去告訴他，沒有什麼變動就是了，說着起身要去打電話，美胤又叫亞黃回來，輕輕的對她說道，怒再告訴他，如果沒有變動，我們總會通知他的，要沒有信兒的話，那就壞了，又囑咐道，這幾天先叫他別來吧，說罷黯然，亞黃答應而去，到了第二天一早，還正九點鐘光景，亞黃等剛起來不多一刻，忽見謝慕靈一搖一擺的又進來了，一進門便與那天的情形不同，大模大樣的誰也不理，見美胤也不招呼，劈口就說道，你母親叫我來接你回去，我剛才已經把院裏的帳算清了，你們

這就收拾收拾，跟着我一起回公館吧。說罷就在椅子上座，將一只右腿望左腿上一架，搖了兩搖，覺得沒有手勢，便在身邊掏出烟匣子，取出一根呂宋烟，含在口內，又在身傍摸出一隻打火機，將烟燃着了，仰着頭呼一口噴一口，得意揚揚，正把個亞黃美胤，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本想問他一問，爲何急於要搬回去，又一想一定是這東西回家將那晚的事情報告過了，所以雷厲風行的來逼着回去，好在現在病已好了十之八九，本也應該回去了，還是不問爲妙，若去問她，不定講些什麼，那時反不好怎樣，想罷她二人，就不去理他，叫僕婦把衣服舖蓋都收拾起來，正在這時，徧徧那個舅太太在洋台上聽見了，便來問道，大小姐的病還沒有好全呢，爲什麼不再住幾天，這就要回去呢，原來舅太太感覺得住在醫院裏，天天有酒喝，家裏那有這末舒服，大有此間樂不思蜀的光景，所以頗覺有些戀戀，才有這番言語，那謝慕靈聽了，對她冷笑一聲說道，舅太太，你就少說一句吧，這回去的話，是太太吩咐的，誰敢不依，你倒也是住出好味道來了，只怕回去小心着，太太還要查問你呢，舅太太聽他出言不遜

，心下大大不以爲然，只是知道這位謝師爺，是太太跟前第一個紅人，奈何他不得，只好把氣逼在肚子裏，輕輕的自己咕噥道，回去就回去，要查問我幹什麼，又不是我自己要來住的，一邊說着，賭氣走到洋台上去了，這時亞黃聽他以數說舅太太爲名，說什麼查問不查問，不由心中大怒，轉念一想，這是他白家的事，我是嫁出的姑奶奶，好歹終究於我無干，不如只當不聽見，又想這個奴才可惡得狠，他依仗主人之勢，到這裏來作威作福，我偏要耍耍他，也叫他難受難受，但是想什麼方法，可使他難受，她眉頭一縐，想道有了，他進來的氣餒萬丈，以爲我們做的事，被他看破，都怕了他了，所以他才這樣肆無忌憚，我現在偏要使他料不到，偏把友溪去叫了來，一來讓他知道我們並不把他放在心上，二來讓美妹與他再見一面，雖不能談什麼話，可是照今天這種情形，以後要見面艱難，今天更不能不叫他來一別，她想罷也不徵求美胤同意，便跑出去通了個電話給友溪說我們要回家了，你這就快來，友溪也不知何事，聽說突然要回家，也猜到必是東窗事發，但是爲什麼又要我去呢，又想既叫我去，我當

然去，她們都不怕，難道我還怕嗎，當即坐了汽車，趕到醫院，一進門便看見謝慕靈坐在那裏，亞黃與兩個僕人正收拾東西，美胤却懶懶的靠在沙發上，一見友溪來了，不由得一驚，亞黃却行所無事的對友溪說道：「今天妹妹要回去，我總得送她到家後再回家，所以把你叫來，請你把我的行李先帶了回去，你有功夫嗎，友溪也不明白她的用意，心想大概她使我同美再見一面罷，隨即答應道，有功夫有功夫，什麼時候走，亞黃道，理好了就走，美胤先是狠着急，還以為友溪自己闖來的，聽亞黃這樣一講，才把一顆心放下，這時那舅太太却又從洋台擱了一個包袱走進來，一眼看見友溪，就是一楞，想了一想，才笑說道，原來雲二爺也來了，咱們好久沒有見了，差不多快三個月了吧，友溪見了她，倒有些着慌，聽她這樣說，更覺徧促不安，只得含糊答應，同時亞黃美胤覺得她這幾句話，當着姓謝的講出來，其中益發情虛有弊，亞黃更覺後悔，她想我只顧一時叫姓謝的看看我的手腕，却忘記還有個舅太太在此呢，這豈不是畫蛇添足嗎，早想到這樣，決不去叫他來了，不言她們幾個人各自心裏的尋思，單說

謝慕靈忽見友溪突如其來，他還以為他是天天來的，無意中碰上了，後來聽見亞黃一說，才知是她去叫來的，他是何等機靈的人，早就明白亞黃叫他來是什麼意思，他正想設法酬答她這一種暗鬥，苦於一時不得機會，齊巧舅太太同友溪一見面就客氣了這幾句，他就斷定友溪必是每當舅太太喝醉了或睡覺了來的，他想報復的機會來了，於是就乘此微微冷笑的向舅太太道，你好久沒有見着他了嗎，他到常常見着你的呢，舅太太本是個沒有腦筋的人，聽他這樣說，不由得一楞，忙問道是嗎，在那兒見着我來，謝慕靈又笑道，在那兒，就在這兒，舅太太以為他是故意逗笑，說道得了，別胡說八道了，這兒怎麼能常常見着我呢，這時她們二人這樣一問一答的說着，一個是無心問話，一個是有意譏訕，傍邊當事的三人聽了，正是有些置身無地的光景，尤其是美胤心中的委屈，真是一言難盡，她想到姓謝的可惡之極，並不將自己當作主人看待，無非是仗着白太太的勢頭，才敢如此，這又都是自己母親去世太早之故，如果母親在此，他們怎敢這樣凌蔑自己，想到此間，忍不住熱淚滔滔，流個不往，友溪站在一

傍，看的真切，也深知美胤的悲痛，是因爲受不住此人的凌蔑，正在又心疼又氣憤的時節，只聽謝慕靈又向舅太太道，我到不能胡說八道，我告訴你罷，說着用一個手指，指着友溪道，他看見你的時候，儘揀你喝醉了，或是睡着了的時候，說着忽然將臉一沈，對舅太太厲聲說道，太太叫你住在這兒，原是叫你看着她們，爲的是怕她們亂七八糟的胡鬧，你怎麼竟喝酒睡覺，閒事不管，怎麼這末糊塗，他這個塗字，還未出口，早聽見拍的一下，左腮幫子上早着了一下大耳刮子，那半面嘴巴，登時熱辣辣的紅了起來，連說了不得，動手打人，一句話未了，只聽得拍的一聲，右腮幫子上又是一下，原來友溪自從進得門，就見他高據座上，誰也不理，心中已覺老大不願意，後來聽他同舅太太講的話，句句語含譏諷，又見美胤在一傍淚眼婆娑的，萬分抱屈，心裏又急又氣，正想喝住他，不料他越說越得意，竟說出白太太叫舅太太來看管她們，不許她們亂七八糟的胡鬧，心想這個話就是白太太自己來，也不能當着姑奶奶同姑奶奶個叔子說，這時的亞黃，臉也氣黃了，話也說不出來，美胤聽他越說越不堪，不禁

悲從中來，放聲痛哭，友溪一想，我杆爲堂堂男子，人家當面侮辱了我的嫂子，更侮辱我的愛人，我竟俯首貼耳的聽着嗎，想到此處，氣往上冲，心說我今天非重重的做戒你這個無禮貌的僮夫不可，於是搶上一步，伸出巨靈之掌，向謝慕靈的左頰打去，謝慕靈正在滔滔不絕的訓斥舅太太，陡然左頰上挨了一掌，不覺又驚又氣，連說了不得，竟敢動手打人，誰知友溪鬱怒在心，舉起雙手，一連給了他七八下的左右開弓，頓時打得他兩腮，高了二三寸起來，熱辣紅冬冬倒像長了一下鬚的凍瘡，口中連說豈有此理，也想還他幾手，無奈友溪雖不怎樣力大，然而在學校裏跌足球比籃球等等，差不多是每天的工作，此刻擊他的腦袋，當作了籃球，左一下右一下，倒是輕車駕熟，而且身軀靈便，就是再加上兩個謝慕靈，也休想打着他一下，這時美胤與舅太太早已囑得發抖，要想勸開，一句也喊不出來，更休說上前了，倒是亞黃心中十分痛快，心想倒看不出友溪，平時溫柔文雅，此刻倒着實來得，但恐聲息鬧大了，被醫院裏的人聽見來干涉，所以上前勸住了友溪，說道二弟不必再同他計較，我只去問嬸娘去，

我是不是白家的姑奶奶，是不是她誠心叫這個渾賬小子來欺侮我們的，我雖然是個小輩，家裏有族長，我得邀齊了族人，來評評理，我是來陪我妹妹作伴的，我的丈夫，我的小叔子，跟白家都是公親，來探幾次病，也是親戚應當的事，什麼叫做亂七八糟的胡鬧，我非問問孀娘不可，美胤是個老實人，聽見亞黃如此說法，心想五姊是我要求她來陪我的，此刻叫我們家用的人得罪了，心裏覺得不安，忙走過來拉了亞黃的手道，五姊您別生氣，都是我的不好，我給您賠不是，說罷規規矩矩的鞠了一躬，亞黃忙拉住她道，這與你不相干，我得問問孀兒去，這是個什麼理性，此刻謝慕靈也覺得自己的話，說得太露骨了，反叫他們抓住錯兒，又挨了一頓打，心中十分後悔，正想暫時先躡回家去，叫白太太來替他出氣，不料忽聽得敲門的聲音甚急，小丫頭開門一看，只見白太太帶着小雯一同來了，進來就問你們怎麼一回事，怎末好好兒的打起架來，這成個什麼樣兒，說着連連冷笑了兩聲，讀者看到此處，必要奇怪，白太太怎麼會忽然跑來，怎麼又會知道打架，這裏邊當然有個原因，什麼原因呢，請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記前隙存心媒孽濫作執柯人
話離幃把臂酸辛忍聽臨別語

正當謝慕靈被友溪打了幾下耳刮子的時候，傍邊的那個僕婦，慌了手脚，她乘衆人不留意，便一溜烟跑出去打了一個電話給白太太，告訴她雲二爺同謝先生打起來了，白太太一聽，不知怎麼一回事，但是恐怕謝先生吃了眼前虧，所以顧不得梳洗，披上了一件衣服，帶了小髮，急急坐了汽車，赶到德國醫院，一進門見友溪氣昂昂的站着，亞黃怒冲冲的坐着，美胤眼淚汪汪的陪着，那個舅太太却在咕噥着什麼叫我來看着，我就知道請我來陪外甥女的，我倒來陪壞了嗎，爲什麼倒罵我糊塗，我是白家的親戚，你也配來教訓我嗎，原來舅太太挨了謝慕靈一頓說，心中狠不痛快，看見友溪替自己出氣，心裏狠痛快，所以她帮着友溪罵呢，白太太一進門，就看見謝慕靈的兩腮紅得同塗了胭脂一般，知道他挨了嘴巴，心中未免不悅，她也不問情由，就發了這幾句話，這時可真惱了亞黃同友溪，只聽亞黃冷笑一聲說，您來得正好，我正要問問您，

妹妹病了，我們是姊妹之情，所以才來陪她幾天，友溪是她姊夫的兄弟，又是同在一處住過多少天的，大家頂要好的親戚，就不許他來探一次病嗎？他是什麼東西，連人家親戚來往，都要他來禁止，別看我是嫁出了的，終究是白家的女兒，娘家的事情，我還能做得了一半兒主呢，那兒跑出你這末一個人來，耀武揚威，連人都不認識，一淮門，連個理都不理，你是奉了誰的命令，叫你來侮辱我們，還要說這些混賬話，什麼鬧得亂七八糟，是誰跟誰鬧得亂七八糟，我瞧他那個樣兒，也許我們自家，要讓他鬧得亂七八糟呢，說罷又對着白太太道，嬌兒，你是請舅媽來陪伴妹妹的呢，還是怕我放著姑奶奶不做，要做賊，所以讓舅太太來看着我的呢，今兒個得說個明白，您要是不願意認我這個姑奶奶，倒沒有關係，可是我是白家的人生，白家的人養，別說您，就是老太爺老太太活着，也不能不認識我，白太太聽亞黃這一片話，知道謝慕靈把話說錯了，把事情弄僵了，暗想這是背地商量的話，怎末能當面跟人說，真是太荒唐了，白太太是何等樣人，知道今天的事，短處全在謝先生呢，不得不敷衍亞黃跟友溪

，便連連說道，五姑太別生氣，這是他不會說話，我不過因為美兒的病已經好了，可以回家養歇，這才叫他來先算一算帳，再派汽車來接你們回去，誰讓他這末胡說八道呢，說着又怕謝慕靈挨了嘴巴，還要挨說，太委屈了，於是就笑着向他說道，瞧你這末大的人，還是跟小孩兒一樣，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正是，說着又笑向亞黃道，慫素來是好性格兒，二爺又不是外人，咱們住在山上的時候，還不是跟一家人一樣，難道還見我的怪嗎，說來歸去，是我懶了一點兒，要是自己來接阿美回去，也就沒有這個誤會了，五姑太，他把話說錯了，您還連我都怪上了嗎，得了，別惱了，說着又回過臉來對小雯道，你跟謝先生先坐着車回去吧，我還有一會兒呢，小雯聽說，便拉着謝慕靈說道走走走走，一邊說，一邊拉，小雯力大，這一拉彷彿老鷹抓小雞似的，那個謝慕靈不由得足不沾地跄跄踉踉的跑出去了，此時亞黃友溪見白太太一味的陪小心，也就借此下台，不說什麼，惟有那個不識時務的舅太太，還在嘮嘮叨叨的數說謝慕靈，白太太對於亞黃不敢得罪，這位舅太太可沒有在她心上，聽她還在咕嚕，不由

心裏憎道，都是你這老東西，吃飽了飯不管事，才有今兒這件事，便沉下臉來對她說道，你也省一兩句吧，怎麼樣，你還想我來給你磕頭陪禮嗎，她心下狠想借着說舅太太，再把他叔嫂暗暗說上幾句，又一想且忍着，將來有機會再報仇不遲，當時也就不再言語，舅太太本是無用之人，看白太太一發話，她也就不敢再說，這裏白太太又隨便問了問美胤的病狀，知道已經痊愈，亦就放心，吩咐僕婦東西收拾齊了就走，又過去向友溪敷衍了幾句，然後大家一同出來，友溪另賃一輛汽車，將亞黃的行李裝上，自己也坐了上去，白太太見他這樣，就假意邀他同去，他那裏肯應，連說改日過來奉訪，又向美胤告別，說道吾們改天再見，說能上車而去，這裏美胤見友溪去了，看到今天這種情形，他是決不會再到我家去的了，就是自己也不願他去，可是從此以後，不知何時何地，才得相會呢，想罷不覺黯然，也上了自己的車，白太太舅太太同亞黃隨後也上了車，一同回到白家，進入裏面，有僕人將所有行李等物，一一收拾進去，不必多講，只說美胤究是新愈，體力尚未恢復，一到家便回房休息去了，亞黃與白

太太略談幾句便走到美胤屋內，一看四下無人，對她說道，今天的事，實在令人可氣，這個東西太可惡了，你以後也不能太軟弱，這都是你平時太好說話，他們才敢對你這樣的肆無忌憚，我是無所謂，你是要在家裏做人的，這樣的氣受得了嗎，美胤搖搖頭嘆道，我早就打算好了，不問他們怎末來，我讓了他們還不成嗎，亞黃道，那不是笑話嗎，幹嗎要讓他們呀，二人說着，也是無限的憤慨，停了一會，美胤便問亞黃道，五姊您今天還回家嗎，還是再陪我幾天哪，亞黃道，我已經半個多月沒回家，怕家裏有事，好在你的病也差不多恢復了，過一天有空我再來多住幾天，說着又向她輕輕的問道，我這就回去了，友溪那邊，你有什麼要跟他說的，告訴我，我給你轉達，因為我想照這種的情形，你們將來，說到這裏便不欲再說，美胤也知道她的意思，嘆了一聲道，我是什麼也不指望了，也沒有什麼話可講，反正以後要見，亦就難得狠，說着眼圈不由得紅了，亞黃也無從安慰起，於是相對默然了一會，亞黃站起來道，我要回去了，你好了可以常到我那邊去，美胤點點頭，又道快開飯了，吃了飯去吧，亞黃

道，不用，改天再來吧，於是二人一同出來，到了白太太房裏，告別而歸，白太太美胤一直送到大門口，用汽車將她送回，她二人覺得同在一處住了一二十天，一旦分手，都有些戀戀不捨，沒奈何只得悵然而別，不言亞黃回家，再說美胤自醫院回來以後，白太太對她大不滿意，這緣因在表面是爲的女溪，實際上是爲謝慕靈挨打，所所常常冷言冷語的似罵非罵，似譏非譏，不是罵女學生自由戀愛，簡直就是不愛臉，便是說我們這種人家，可沒有這樣的規矩，美胤聽在耳內，十分難受，就是平日看待，亦漸漸的不如從前，美胤也會到雲家去探望亞黃幾次，因爲不便預先約定，所以不能每次皆與友溪見面，誰知白太太見她去了幾次，便發話道，你歲數也不小了，五姊那兒，雖說是姊妹，可是她們姑爺跟二爺，都應當有個嫌別，再說雲二爺從前來求過婚，格外應當避忌避忌，不能三天兩天老往她家裏跑，叫人背後說閒話，望後沒有甚麼事兒，就不用去，你要覺乎悶的狠，可以把你姊姊請來談談，美胤聽了，暗氣從此不去，可也不高興去請亞黃，就成天的在家裏悶坐，坐膩了躺下，躺膩了又起來坐着，

這樣的不到兩個月，把一個天真活潑的女孩子，幾乎成了病態慫慫的林黛玉，白太太也知道她心裏有病，因想給她快點找一家相當的人家，許了出去吧，正好那謝慕靈未忘前仇，他想若不趕緊想法子把他嫁了，早晚也許會讓姓雲的小子勾了去，不如乘這機會，糊裏糊塗給她望外一送，叫那小子乾着急到不了手，豈不比打他還有意思嗎，於是他就着手替美胤做媒，什麼看照相啦，相親啦，種種花樣，層出不窮，美胤在起先，還一點不知道，後來有些風聲，一注意覺得神色確乎不對，不由得慌了，有一天她又發現了自己最近的一張半身相片，原在抽屜內，竟不翼而飛，心中暗暗着急，她想此事只有同亞黃商量，再叫她告訴友溪，可有什麼抵抗的方法，但是亞黃自從在醫院裏同謝慕靈一鬧之後，就不願再到白家來，自己又不敢擅自到雲家去，心想只有在無人的時候，通個電話給亞黃，請她來商量個應付的方法，也好叫友溪知道，她存了這個心以後，就在白太太等上街的時候，向雲家通了個電話，亞黃本不願去，因美胤說是有極重要的事商量，她才答應了明天來，到了那天，亞黃一來，美胤就將白太太

等準備提親的事對她說了，並且託她轉告友溪，想個方法來對付她們，亞黃躊躇道，話我一定給你達到，但是據我想簡直沒有什麼對付的方法，除非你倆先自秘密訂婚，美胤縐着眉搖頭道，這個我辦不到，我要能够這樣辦，也不等到現在，當初您來求婚之後，我就這末辦了，亞黃道，除了這個，還有什麼好方法呢，美胤仍是搖着頭不同意，要黃道，等我回去跟他哥兒倆先商量一下，再給你回信，美胤也沒法，只好等着罷，當亞黃回家對大家一說，醉候兄弟所商量的結果，認爲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明的，一個是暗的，暗的辦法是美胤同友溪先秘密訂婚，並且請個律師做證人，等他們逼她答應婚事，然後再宣布，明的辦法是美胤立刻脫離了家庭，一個人先到朋友或親戚家裏住下，然後再登報啟事，聲明已與友溪正式訂婚，這樣一來，他們要想做媒，也做不成了，亞黃道，我知道美妹對這兩個辦法，一個都做不到，醉候道，她要想怎麼做呢，亞黃道她的意思，最好是不使人家知道，她已有了對象，然而同時却能够拒絕人家的求婚，醉候道，她既不願嫁人，又不願意有對象，乾脆她出家做尼姑得了，

亞黃對他瞅了一眼道，你這不是跟沒說一樣嗎，人家着急，才來找你們想辦法，你們想不出來，還笑話人，正是無聊，友溪却愁眉深鎖，一語不發，過了一會說道，我真不明白美是什麼意思，既是彼此相愛，爲什麼又是這樣怕人知道呢，她這樣不澈底的愛，總有一天要崩潰的，醉候道，她這是十足十八世紀女子的心理，亞黃道，我也曾經說過她這種主張的錯誤，並且還跟她說你這樣不能毅然決然的做去，友溪一定會疑心你的，她道友溪如果是我的知己，一定會了解我，我這並不是說空話，我相信總有一天他會相信我，他會知道我，他會永遠不疑心我，醉候笑道，這樣除非她嫁他，當時他們三人討論了許久，除了方才說的兩個辦法以外，仍沒有更好的辦法，次日亞黃再到白家，見了美胤，悄悄的把這話告訴了她，她聽了真個把眉尖都蹙在一處了，兩眼望着窗外，默然的一言不發，亞黃看她這副神情，知道她心中的痛苦，已達極點，她知道她是爲了愛友溪而不願再去嫁人，她知道她是因爲處於頑固家庭，而不肯明白表示她的愛，她知道在這種衝突而又矛盾的事態中，必然要造成一個慘酷無比的結果

，亞黃想這實在是太可怕了，她此刻反而希望她忽然改變了初衷，拋棄了友溪，這樣做她自己才有出路，但是她又想我是知道她的爲人的，外貌彷彿狠和平，內心却非常堅拙，甚麼事都不放在口頭，甚麼事都擱在心裏，她是一個最是有始有終的人，這是她從小的性情，到老不能改的，何況愛是人生最大的一個問題，她斷不肯隨便改變了，去順着那個環境的，咳，這樣看來，必然要造成一個慘烈的結果，不提友溪一千人，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就是美胤也死了心，也橫了心，她想他們是不足與謀的，還是仗着自己吧，仗着自己什麼呢，一條苦命而已，此時美胤的痛苦，已可想而知，至於友溪一方，却比她更不好受，應爲美胤雖則煩惱這種煩惱却是自主的，只要自己想妥當了怎樣對付，就完了，友溪可是有了氣力，用不出來，他想直接痛快和美訂了婚吧，美是不答應的，他要求美除了自己而外，不能再愛別人，不能再嫁別人吧，又覺得這是以桎梏加於美的全身，甚至於連精神，這似乎太苛刻了，不是對待愛人所應爲的，她想成全了美畢生的幸福，將她從自己緊緊的懷抱裏，推到別人懷抱裏去，這是

多麼溫柔，多麼大方，多麼體貼的事情呢，可是本心不願意這樣做，亦真捨不得這樣做，他覺得這舉動比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還要難得呢，是他這樣反復思量，亦想不出一個好方法來，所以說他這一種的苦想，比美的橫了心等待一切，還要不定心，再進一步說，他最不定心的，還不是上面所說的這幾種，上面這幾種，還都可以堂堂正正講給人家聽的，唯有這一種的不定心，更是不可告人的，那是什麼呢，就是她——美究竟會不會被環境的壓迫而變了初衷呢，這話無論如何，不敢對着嫂子說，不能對着美問，但是唯一的苦悶，也就是這一點，除去他與她二人間的苦思之外，也有幾個忙碌的人，一是白太太，二是謝慕靈，白太太是責任主意，謝慕靈是報復主意，二人的主意雖不同，而進行的方針，大致不差，可說是殊途同歸，這一條歸途，也就是斷送美胤終身的唯一途徑，甚至毀滅她生命的大道，然而天下的事，往往有出人意外的演變，正是喜悅可以立即變為憂愁，憂愁亦可以立即變為喜悅，美胤此際，正遇着了這種變幻，原來這時候，正是夏末秋初，中日風雲，甚為緊張，社會上一班人

，無事尙且生風，何況此時呢，北京城內，便一時謠譏繁興，那些有錢人的生命是格外寶貴，所以城內富有人家，都紛紛望天津上海的租界上逃避，於是白太太也就打算帶着一兒一女遷往上海，白家在上海也有頂新式的住宅，裏面的動用傢俱，又皆現成，所以雖說舉家南遷，實在也並不煩難，不過多帶些箱籠什物而已，一路上隨行的，除了一衆男女僕人而外，謝慕靈是當然一份子，並且這準備南遷的一切任務收拾行囊，打車票，定包房，這些事情，全都歸他辦理，簡直忙得人仰馬翻，也就沒有工夫，再提到說親，而且此刻正要舉家南遷，何日北歸，又無定期，所以白太太的意思，以爲不如到南方法相攸，較爲合宜，因此便把將成事實的提親一層，就無形的打銷了，美胤正在這萬分困難的時候，忽聽這樣一種消息，不由的心中一塊石頭放下，但是又一想，婚事雖可暫時不提，南遷以後，與友溪天各一方，這一種離情別緒，似乎又是使人愴懷的一件事，雖明知此刻也不能常見，可是同在一地，心理上彷彿隨時可以看得見的，究竟不若相隔數千里外，這樣迢遞，萬一有些緊要事情，需要商酌，這信函

的往返，至少也須三五天，他想到此間，不覺把方才消了的愁雲，又重新籠罩在這顆柔嫩的心房之上，心想此刻離動身的日子，大概還有三四天，不如先去通知一聲五姊，再想法同友溪見上一面，她想罷就乘無人的時節，通了一個電話，匆匆的只說要回南了，請亞黃來談一談，亞黃聽她這樣說，也猜到她們回南的用意，便答應就來，不一時亞黃來，只作不知，先到白太太屋裏，白太太迎着說笑了一會，就告訴她不日回南的話，亞黃裝着詫異的神氣說，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白太太說，我等收拾完了，本要去通知您的，您這一來，到省了我通知了，我們走了以後，家裏留幾個用人看家，還得請您費心常來看，順邊照應着，亞黃點頭答應道，我去看看妹妹去，白太太說在屋裏呢，亞黃一邊說，一邊就到美胤屋內，美胤早就知道，故意不出來，爲的是一出來，反而不能背了白太太同亞黃談心，所以躲着，儘等亞黃進來，找她說話，二人一見面，亞黃便低聲向她道，你們此番一去，大概一時不會回來，友溪在校裏，我還沒有工夫通知他，他要知道了，不知又要如何難受呢，美胤聽了，只是發呆，也忘

了自己把亞黃找來，是爲的什麼，過了一會，才對亞黃道，這正是無可如何的事，我現在只希望在未走以前，有機會再和他談談，只是不容易遇着他，所以請您給轉言一句，亞黃點頭道：你打算怎麼樣跟他見面，你告訴我，我再告訴他，美胤本想約友溪到公園一類地方去談心的，但是叫亞黃這一問，她又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說，想了一想說道，我寫封信，請您帶給他吧，亞黃點點頭道，那末我還到嬌兒那邊去坐一會兒，等你信寫好，再交給我，說着到前邊去了，這裏美胤取出信牋，掣起自來水筆要寫，一想這封信如要寫得詳盡，就寫上百八頁，恐怕還是說不完，而且匆促之間，一時也無從寫起，倒不如狼簡單的約他到公園裏見面再細談吧，於是掣起筆來，澉澉的寫了幾行，寫到約定的地點，她想中央公園比較人多，不如改爲北海清靜些，當時就約定明日午後四時，在北海蚕壇附近的露椅邊見面，因爲那裏遊人最少，不易惹人注目，當她匆匆寫畢封好，揣在身邊，就向白太太房中而來，大家坐談一會，無非說的時候如何緊張，南方如何安靜，這一類不相干的話，美胤便乘白太太離開的時候，悄悄

遞給了亞黃，亞黃信已到手，也不久留，略坐了坐，便對她母女道，我等到你們動身那天，再來送行，言罷起身告辭，白太太留吃晚飯，亞黃也不會答應，就作別歸家，一到家就與友溪通一電話，叫他快回家來，並且告訴他美胤有信在這裏，友溪聽了，便急急回來，亞黃就將她全家回南的話說了，又把那封信也交給友溪，友溪折開一看，便藏了起來，亞黃也不深問，便說你同她見過以後，再決定送行之事，友溪答應着回到自己房裏，躺在牀上，不覺又多一件重大心事，他想現在雖則不常見面，究竟同在一個北京城裏，即使有時有特殊的情形發生，嫂子也可以替我們通通消息，再說真要見一兩面，也還不是絕對不可能，如今她這一回南，那可大不同了，第一要想見上一面，就不可能，至於通信一層，不知她到南方，情形如何，有否不便之處，這兩地相思的苦況，豈不比了現在是有增無減呢，唯一的希望，是北方一時的謠言，過些日子就息滅了，那末她們自然仍會回來的，但又想她們在南方，也有產業，也有住宅，也許住上三年兩載，好容易搬了去，焉能匆匆的又搬回來呢，這兩三年的分離，不要

說是相思之苦受不了，就是各人的環境志趣，那有永久不變的，萬一到了南方，美受了南方那些奢侈俗化的影響，變了初衷，那時豈不完了，友溪想到這裏，不覺的把舊怨新愁，一齊勾了起來，他think我不能不怨望美的固執，你既有十分誠摯愛我之心，爲什麼偏偏不能打破這個樊籠的家庭，況且現在的時代和潮流，男女自由戀愛，並不如以前這樣被人蔑視，饒你是一等大家，也是屢見不鮮，何獨你就偏不能打破這一層呢，他想也許美也嫌我窮，根本不願意嫁我，所以才把這舊禮教三個字來拒絕我呢，又一想她既不願嫁我，當然不愛我，既不愛我，三月裏在嫂子房中，被我一氣，何至於病到這個地步，他想到此處，彷彿已經看見美胤愛他的那一顆心似的，斷然的坐起來一頓足，對自己說道，你不要又來胡亂猜疑，上次就是這樣，才害她生了一場大病，如今她快走了，你再把她氣病了，可是無從去安慰起呀，但又想道，若照她那一種畏縮的神情，我們二人，今生那有結合的可能，她這種舉動，實在不是愛我的澈底辦法，我知道她愛的心，是非常純摯的，但是她那愛的手段，可完全錯誤，像

她這樣愛着，惟有使我們二人，日趨於痛苦之途，永久得不到愛的快樂，這是她的大錯誤，明天見面，非向她剴切勸導不可，他想着暗自說道，對，我倆戀愛的成敗，就在明天這一席話中，到了第二天，約摸午後兩點多鐘，離美胤約定的時間還早一點，他想不如早些去等着吧，就僱了洋車，到北海公園，因為時候還早，慢慢的沿湖邊向東北角上踱過去，因是夏末秋初，天氣還熱，這時太陽還不曾偏西，所以游人還不多，眼前所見的，大概以情侶佔多數，一對對的或是在柳陰底下露椅上坐着談心，或是在茶棚子裏坐着品茗，或是揀那小山坡後邊的幽徑裏邊走邊說着話兒，或是駕了小船，在湖裏盪漾着，還有那些女學生小孩子，也有五六個人一堆，三四個人一堆，站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鬧鬧的，正是形形色式，什麼都有，友溪眼看着那些情侶，一個個滿面春風，他一面緩緩的向北走去，一面心下想道，我也是愛人約了我來的，也不見得儘讓你們這班人在這裏賣弄公闈式的戀愛，可是我的愛人約會我在此話別，這是何等愴惻的事啊，今天過去了，也許永久不能再同我的愛人到這裏來了，這又是何等

傷心的事啊，看起來還是得讓他們這些人快樂，莫怪他們要對人現着驕矜之色了，他想着不覺對於這對對的情侶，略加注意，但見那些人，有的見有人來，便把話停止了，或是把聲音放輕了；男的倒還自在些，惟有女的最有意思，每每對於注意他的人，膘了一眼，就低了頭不做聲，甚至也有膘完了一眼，又對同來的那一位輕盈一笑，隨即一扭脖子，拏手絹按在嘴上，似笑非笑的躲過臉去，不容注意他的人再看她，有的却本來並不怎樣高談闊論，一見有人走來，反把嗓了提高，故意弄賣她的精神，反使注意她的人，望而却步，友溪一看，這些人幾乎都是男女學生，他不禁暗暗點頭嘆道，無怪那些老先生們要常常批評我們青年學生。放着書不念，專講自由戀愛，說國家花了許多公帑，辦了學堂，讓你們念書，無非想造就真才，將來好替國家社會做點事，父母花了許多辛苦的積蓄，把你門送進學校，希望你們認真念書，學成了大則可以獻身社會，小則可以謀一家溫飽，老來有個靠傍，誰叫你們成天不講念書，儘鬧戀愛，曠日廢時，不但就誤了自身的上進，辜負了家國的期望，甚至一念未遂，自殺的也

有，犯神經病也有，少年最易得到不良的影響，竟弄得學業無成，身體戕賊，這是什麼學生，簡直是一羣敗類，這些論調，自己平常狠不同情，總說他是迂闊之談，今日目睹這種景象，才覺得學校當局，實在有大改良的必要，又一想我今天是幹什麼來了，不是同愛人約會了嗎，如果要認真取締起來，連我們今天的會面，也在其內，這個如何使得，想到此間，不覺啞然失笑，他此刻已經到了蠶壇相近，便找了一個容易看見的露椅坐下，四面一看，那地方果然異常僻靜，除了幾個園中的人工，挑着泥土花草，偶有往來而外，絕少游人到此，他想這地方果然僻得狠，美怎麼會知道這一點呢，莫非她以前約過別人在此地見面麼，又一想美是一個天真的處女，那裏會有這種事，不要胡猜胡想的侮蔑了她，他這樣想罷，又看了看手錶，已是三點半了，暗說她約四下鐘，還有半小時就來了，我先遠眺一下湖裏的風物，他一邊想着，一邊站起來在露椅的左右徘徊，微風過處，只覺一陣清香，隨風送入鼻管，爽人心脾，原來是五龍亭那邊的荷花，還有些開着呢，他就向西南方遠遠的望去，見半烈的陽光，照在湖的

東半邊，那靠天王殿迤南的湖中，正有許多荷葉，因為陽光在東邊，照不到那裏，所以望得狠清切，只見水面上一點一點的綠葉兒，遠看到像是畫上一點一點的黑點子，方才那陣荷香，大概是由那裏吹送來的，他這樣注意着那一片荷田之間，不免想起李義山的「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兩句詩來，他想此刻還是以末秋初，尚未到那個時節，若等美一回到南方，再過半個多月，老天再下過幾場秋雨，那時候再要一人到這地方來流連一下，豈不是正是留得枯荷聽雨聲嗎，想罷不由的悵然若失，又一想從來只有即景吟詩，却沒有以詩就景的，此刻明明是滿院荷香，怎麼倒說是留得枯荷呢，這不是牽強附會嗎，是他這樣胡思亂想的，不覺又過了多時，只見美胤到來，一看手錶已經將近五點，夕陽斜掛在林梢上，照得那白塔尖子，明亮亮的，各處屋頂的琉璃瓦，都發出閃閃的綠光，游人也漸漸的多了，每一個茶棚子都是滿的，他獨自在湖邊上徘徊久了，也有經過的人，向他注意的，他覺得有些不安，同時也越等越心焦，他想美胤或是出了意外的事情，所以爽約了吧，正在這焦燥的時候，忽聽背

後狠清漸的高跟皮鞋腳聲，急急的由遠而近，到自己身後，陡然停住，友溪是向東望着自己方才來的那條路上，他以為美胤必同自己一樣，從此路而來，有時也回過臉來望西面看看，怕她也許從仿膳那一邊過來，却不料美胤從後門進來，正在自己背後，友溪聽見腳聲停止，不由回頭一望，正是他十分盼望的美胤，站在跟前，他忙趕上一步道，咦你怎麼打後門進來，美胤道，我是從一個同學家中出來，她住在太平倉，所以就走後門，又問你等久了吧，友溪道，可不是，你怎麼到這時候才來，你信上不說四點鐘嗎，二人一邊說話，一邊找了一個露椅坐下，美胤道，我本想從家一直上這兒來的，但是跟家裏說是到一個姓王的同學家裏辭行，偏偏我媽又說，怕人家不在家，你不如先給她通一電話，也不至于白跑，所以我沒有辦法，先給她一個電話，所以不得不真到她家去一踰，這一打岔，可就晚了，友溪道，恐怕你母親讓你打電話，是有用意的吧，美胤鼻子哼了一聲道，可不有用意嗎，她怕我鬧鬼，友溪忙道，那末你那同學家的電話號碼，她知道嗎，美胤道，也許我叫的時候她聽見了，友溪道，你跑到

這兒來了，她倒打電話到你同學家去問怎麼辦呢，美胤笑道，我早就關照那同學了，有電話就說跟她一塊兒上市場了，友溪點點頭道，那便可以放心暢談了，說着便問美胤道，你們幾時動身，有了准日子沒有，美胤道，大概是大後天，友溪便道，大後天那只有兩天了，美胤點點頭，友溪聽了默然無語，美胤也覺得，萬語千言，不知從那裏說起，所以也無話可說，如此靜默了一會，友溪問道，你此番一走，回來的日子大概你也不知道，換句話說，我和你見面的日子也就遙遙無期，但是通信一層，應該如何通法，你得先斟酌一下再告訴我，我好照辦，原來他二人在先通信，到還自由，自從友溪託亞黃求婚以後，白太太因決意不答應這頭親事，而又知道他倆已有了愛情，所以交代門房，對於往來信札不論何人的，都要先送到自己這邊過目，這樣一來他倆的信就無形中斷了，美胤給友溪的，有時還能自己得便丟入郵筒，而友溪，却絕無辦法，使他的信達到美胤手內，所以他此刻才有此一問，美胤道，通信一事當然要一個好的辦法，但是我此刻想來，我能寫信給你，你却不能寫信給我，必須我到了上海以

後，看那邊有什麼地方，或者同學，可以寄到那邊轉交，再通知你，你看如何，友溪道，也只能如此，但是你上海有沒有朋友，最好是此刻決定，我可以早一點同你通信，你要知道，相隔三千餘里，後會又是茫然，所能够聊以自慰的，就是這通信一點，假使連通信都沒有辦法，那還講什麼別的呢，美胤聽了，縐眉道，誰說不是呢，可是我以前在上海的同學原有不少，只是大都久不通信了，也不知道人家搬家沒有，所以此刻不能說定是叫誰轉交，必須到了那邊一家一家去看她們，看那一個交情最好的，再託她代收，所以我說此時不能答復你，友溪忽然道，我倒想起一個人來，美胤問道，誰，友溪道，你怎麼把他忘了，你想你的同學中我認識的有幾個，美胤哦了一聲道，你說的是寧慧呀，友溪道對了，美胤搖搖頭道，自從她到了上海以後，只剛去的時候和我通過一次信，以後永遠不曾得她的消息，大概因我是你嫂子的妹妹，所以她不願和我來往，這一年多了，也不知道她怎麼樣，也許嫁了吧，她原來那個地址，我倒是有的，但是不能給你，因為她要是搬走了，你來信不是白費了嗎，所以此事非到上海以

後，實在無法決定一個固定的轉交人和地址，你說我說的對不對，友溪聽了點點頭道，也好，這人選和地址，等你到了南方再通知我，不過是託人轉交，這個通信的基本條件是不會變更的了，美胤點頭道，決計這末辦，你等我信就是了，二人把通信的事商量好了，然後再講到二人戀愛的根本問題，友溪昨晚是想好了來的，今天無論如何，要把美胤素來所抱的那種見解糾正他，因向她鄭重的說道，你愛我的心，我是非常明瞭，此時你我快要遠別了，你約了我來，當然你必有要和我說的話，在你未向我說明你所要說的話以先，我也有必不可已的話同你說，並且非要得到你的答復不可，這答復還需要懇切而實在的，美胤道好你先說吧，友溪於是把以往的經過，重叙了一遍，接着說，疑慮，嫉忌，是戀愛中萬萬免不了的事，所以在我求婚被拒之後，雖明知是你母親的主張，但是同時會疑心到你也不足恃，在這時期，曾經一度對你發生誤會，以致使你竟因此而氣病了，從那次以後我才死心場地的信任你，是世界上唯一愛我的人，此後對於你這個問題，是不用考慮了，可是男女相愛的結果，除了各有配

偶，不能成爲終身伴侶之外，沒有一個戀愛不爲的是，結爲百年夫婦，但是你我這一種希望，已經因爲第三人的不同意而遇到障礙，不過這個障礙，並非根本上之不能，乃是環境上，一種不甚重大之阻力，在你我兩者間的戀愛精神上，既已團結一致，這外來的阻力，實在是萬萬阻止不住的，所以我認爲你我的婚姻問題，終究可以達到目的，不過我們要戰勝這個阻力，又需要堅毅的力量去抗爭，亦即是現世界之所謂奮鬥，我們正要努力的奮鬥，這種奮鬥，却非任何一方的力量所可奏效，必要兩者間，共同負擔起這個責任來，任何阻碍都要打破牠，任何艱苦與犧牲，都要嘗遍，到臨了，才能苦盡甘來，如了我們的心願，你能否同意我這番見解，而共同分頭去幹，請你答復我，美胤聽他說完，那眉頭已結成一個大疙瘩，停了半晌，友溪詫異的問道，怎麼你竟不同意嗎，美胤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友哥，我豈有不同意的道理，而且這也是根本無所謂同意，這是我們應當這樣做的，但是你可知我的這個家庭太不同了，而且我個人的性情，又與一般所謂時代化的女學生太不同了，我雖明知愛情之可貴

，但是我覺得我的名譽更可貴，同時我更覺得，我去世父母的名譽，比我自己的名譽愈加可貴，最可恨是生在這種舊式的，詩禮之家，簪纓之後，使得我的身價幾乎同公主一樣高貴，所有的親戚族人，動不動，就是說自由戀愛的玩意，不是我們這種人家的小姐所應爲的，我明知這是一句不通而又極鄙陋的話，可是我從小就這末聽大的，心理雖極端反對這種論調，但是精神上可真正把我管住了，這一種管束並非勉強的，實在是我於萬分不情願之中，而不敢不遵守的一種魔力，友哥，我十分的愛你，我十分的不願我倆有片刻的分離，我更擔心我倆不能成爲終身的伴侶，但是我一想到我家庭的這一種跨大，我親戚故舊的那一派譏諷，尤其是因我求達自己戀愛目的，而使去世的父母不能抵抗的任人批評，甚之得到了無數廣播的侮辱，我便不自覺的，將一顆熱愛的心靈，立刻冷如冰雪，所以因此我想除了我現在的家庭能允許了你的求婚，我們才有成爲伉儷的一日，不然我們二人今生今世斷斷無望了，她講到此地，已是萬分傷感，一面眼淚在眼眶子裏打轉，一面向前一手握住了友溪，又說道友哥，你能原

諒我的苦衷嗎，說着望着友溪的臉，友溪此時從失望之中，不免仍有些憤恨，也就不答復她，她於是又繼續說道，你是世界上最愛我的一個人，我今天使你大大失望，我知道萬分對不住你，但是你要明白，我的對不住你，只是事實上對不住，決不能連心身一併對不住，這一點，也正是我在萬分對你不住之中聊以自慰，而更足以慰你的，友哥你方才不是說嗎，世界上凡是求愛的結果，都是希望成爲百年夫婦的，我認爲這却是一種千古不磨的老例，而不是戀愛的真諦，試看結爲夫婦之後，又從新因意見不合，或有負情等事而仳離的，在在都是，豈不是這種結合，並非真正愛的真諦，那末愛的真諦是什麼呢，就是彼此，雖至地老天荒此情不逾，無論事實上結合也好，不結合也好，總之要始終不逾，那才是愛的真諦呢，她一口氣說到此處略停了停，又道何以謂之始終不逾呢，這可不是憑自己一句空話所能推諉得的，必要有強有力的事實來證明，要使對方了然於胸中，知道某人，雖則不能同我結合，可是她果然不是虛偽的，果然是始終不逾的，友哥，我自問決計能够在最後這一天，使得你友哥明明

白白知道我白美胤絕對不是以愛惜名譽來欺騙愛我的人，而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那種卑賤女子，友哥，我們快要分離了，她說到此處，聲音已有些哽咽了，又接說道，我不必強自寬解，而隨便說些寬心的話，我深知此別，友哥！她說到此處，聲音戰抖了，又接着道，亦許從此就見不着你了，但是你要澈底明瞭你的美胤，總是你的，身體雖不是你的，但是決不是別人的，只是我父母的，而美胤所有的，精神，靈魂，完全始終是你的，此別已不能再考慮到見面的時候，所以我約你出來，直截痛快的同你說，也就是實實在在的安慰你，使得你雖與我分別在三千里外，也可以高枕無憂，你就是方才不向我提出這個問題，我也本要告訴你的，友哥，總之你須要謹謹的記在心裏，美是你的，決不是別人的，你假使疑惑我，或者不信任我，此刻我也不必分辯，我相信將來一定有所事實可以證明我的一切的，她說到最後幾句，已經斷斷續續泣不成聲，友溪覺得她，雖是一個從來不會說話的老實女孩子，可是她所說的，全是一字一淚，一淚一血，自己也禁不住同她握住手，相對着無聲飲泣。

第十九回

解佩慰情痴臨去有盟堅金石
相思驚噩夢重圓無日痛低雖

夕陽已經下了地平綫，蒼茫的冥烟，籠罩住朦朧的樹色，遠遠已有一兩處燈光放明，然而西邊樹林的隙縫中，還露着些微金黃色的殘霞，彷彿睜着眼，一閃一閃的偷看着，這滿園中的情侶，這裏邊也有初戀情熱，異常歡悅的，也有情憎意妬，正在鬧着整扭的，也有倚偎方濃，輕憐密愛的，也有驪歌欲唱，腸斷分離的，形形色色，却都逃不出林隙這些些兒殘烟暮靄的冷眼偷窺，美胤心想着將來的愴傷，眼望着冥黑的波影，但見沿堤一處處的樹木屋宇，都倒浸在波心裏，天空又淡淡的送上了新月的微光，映着湖水，一片白亮亮的是波面，幾處黑巍巍的是樹影，都隨着微風動盪着，她想這是何等美妙的一幅夜景，可惜我們，各人的心裏都籠罩了一層愁雲慘霧，縱有再美麗的風景，也辜負了，友溪見她住了哭，默默的望着湖中，心想偕好的湖邊風月，有美在一處，都無心去領略，何況她走後剩我孤伶伶一個人，發誓也不上北海來了，將來

要來的話，除非同美有結合的一天，才雙雙攜手再到這裏來，如有這末一天，也不枉今天會面一場，他二人的心中，各自思量着，就相對着靜默了一會，美胤開口道，此刻天已不早，我也實在無法再留戀了，我們止有兩天的耽擱，在這兩天內恐怕是不能再見到，我走的那一天，你陪着五姊來，我們再作最後之一面，友溪猛可的聽她說出最後二字，心中不由一怔，便勉強解釋道，我倆雖則眼前有許多阻力，可是目前交通甚便，你雖不能自由的來看我，我却比你自由，發一個狠也許到上海瞧你去，何至說最後的一面，這未免是不經之談，美胤說這句話的時候，本是指的這一次分別以前而言，所以才有最後的一面一語，她本是無心一句話，誰想友溪錯會了意，認爲她說是今生今世最後的一面，也不覺後悔出言不利，只是默默無言望着友溪，心下想倘若果然應了我這一句話，那末我倆這一生，連今天算上才有兩次見面的機會了，她思念及此，不覺一陣心酸，直酸到嗓子眼裏，兩眼止不住撲簌簌的滾下淚來，友溪見她又哭了，知道爲了這最後二字傷心，到深悔自己將牠說破，又招起她的傷心，忙伸手掣

起手絹替她去擦，那美胤的眼淚却如斷貫珍珠般，不住的紛紛流下，竟流了友溪一手背，友溪究竟是男人，雖則心裏難受到萬分，但是還能極力忍住，一手輕輕撫着美兒的肩背，一手又去握着她的手腕，低低的勸慰她，在美胤平時，雖則也偶然的許諾友溪有一吻之親，可是總覺得十分膈膈，不願隨便有這種情形，非經友溪百般的要求，她是不肯輕易稍露狂態，這並不是她故意矜持，實在因她從小受過的家庭教育那種印象，要勝過新智識萬倍，所以她總覺得男女相愛的舉動，是最可恥的，有時實在爲愛他的心所驅使，使自己都不能禁止自己了，才勉強順從了對方的要求，可是過後又覺得懊悔，所以每次，都有從此不再的一種自遏心，絕不像一般新時代的女子，拏這些事不是當家常便飯，便是作日常功課，對方不去要求她，還會想出許多動人的方法來，引逗他以爲快樂，此時美胤被友溪，這樣倚傍着輕憐密愛的安慰，她覺得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得到慰藉的一個時光，又想這樣的光景恐怕不能再得了，她這樣一想愈加不願意離開友溪的懷抱，她想今天的會晤，不比平常，也顧不得那些嫌疑和膈膈，她便不

期然而然的，將一個身軀倚在友溪的懷裏，友溪也有同樣的感觸，便一手緊挽她的纖腰，美胤不由的仰面望着友溪，友溪俯着看她，只見她，淚痕在睫，嬌怨萬千，心中不由十分憐惜，而又酸楚，忍不住二人口對口的，輕輕叫了一聲美，美胤仰着面，捺着眼睛也低低叫了一聲哥，二人不由的接了一個長吻，這地方向爲遊人不輕到的所在，一到天黑更來得冷僻，他倆在湖邊的露椅上，這像假倚着，除了微風吹浪，和宿鳥穿林，偶然有些細微的聲音之外，真是萬籟俱寂，他們看看天已黑淨，美胤的心裏不由慌着回去，說道我不能再耽擱了，真要走了，說着望着友溪，那意思是告訴他我不得不走了，可又實在捨不得走，友溪本要留她，但是恐怕她回去晚了，被白太太責備，所以欲言又止的，也是呆看着美胤，美胤當然明瞭他的意思，對他嘆口氣道，遲早總是要走的，你留我也無益，我想不走也做不到，說着就站起來道走吧，友溪也正要立起來，忽見美胤呀了一聲道，我幾乎忘了一件事，說着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小金盒子，隨手遞與友溪道，這是我從小帶着的東西，十幾年來不曾離過我的身子，你帶着就如同

見了我一般，說着不免又有些哽咽，友溪連說好極好極，赶忙接過來就月光下一看，是個金質鷄心模樣的東西，約如銅子大小，然而式樣新奇，作工精緻，又不是個鷄心，仔細看了看，彷彿可以開啟的，便用手去扳，只聽拍的一聲果然開了，彷彿同表門子一樣，裏面却箴着一張小照，再仔細一看，正是美胤的相片，他越發喜極，便將那張相片送到唇邊不住的去吻，兩眼却對美胤望着，美胤看他這付神氣，不由得笑了，說道：這是幹什麼，隨將友溪那只手拉了下來，又取回了金盒，給他蓋上，然後舉起手來伸到衣領上邊將自己脖子上帶的一副金練子解下來，再將那小金盒兒穿上，然後又把友溪的衣領解開一點，雙手給他戴在脖子上，又把金盒塞在小衫以內貼肉胸前，然後說道：我真要走了，大後天東車站上再見吧，友溪道我送你出去，又道：走前門吧，我們還可作幾句最後的談話，美胤便默然站起來，二人一同慢慢的踱出了北海，友溪替她催好洋車眼看她走了，這才自己慢慢的走回家去，這一夜他倆那一種相思兩地的況味，也就不用了，流光是這般的決，一轉瞬間已經到了，白家動身回南的那一天，友溪

在第一天夜裏，就翻來覆去的沒有好睡，這一夜之間所思慮的，究竟有個什麼結果，連他自己也說不上來，然而那一種憂愁苦難，幾乎同戲上做的，伍子胥過昭關一夜鬚白那種情景，到天纔有些發亮，他便想起來，但是一想送美上火車，得到下午三時，三點鐘差不多還有十個小時，似乎起來的太早，不如隨便再躺一會，不再睡着也就是了，於是他就依然躺着，可是在先要想睡着，怎末也睡不着，如今要想不睡着，徧徧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他覺得剛一閉眼就醒了，再一看牀頭的鐘，却已十點鐘，把他直跳起來，他想方才還剛天亮，剛一閉眼，怎麼就睡了四五個鐘點，急急忙忙起來一問，亞黃已經到白家去了，急的他匆匆的梳洗完畢，早餐也顧不得吃，就趕到白家去，原來頭天晚上，爲送行的事大家商量，醉候因市政府有事，不能去送，自己與亞黃約好，早些到白家去，幫她照應，有機會也好同美胤多談幾句，這是亞黃替他打算的，他也狠同意，不想今天自己倒晚了，所以一聽亞黃已去，便急急的趕去，誰知他們這種主張，美胤並不知道，所以她起來，就上街去買些南方沒有的東西帶去，或是送人，或是

自用，所以友溪趕到白家，美胤却還未曾回家，他見過白太太母子，坐談了一會，白太太雖不願意友溪，但是終究是客，而且想到自己就要回南，他縱然有心於美兒，也是枉費心腸，落得同他客氣，所以她今天對於友溪，却格外親熱，友溪倒是直肚腸，看她這樣，還當她是真意呢，不一時美胤回來，看見友溪與亞黃來了，心中甚喜，一照呼過了，便把買的物件，交給僕人收拾起來，一面又與亞黃密密的談了一會，姊妹們處了多日，情感甚好，一旦別離，也不免心中悵然若失，何況還有友溪這一層的關係呢，所以她二人越發的談個不休，白太太看在眼中，放在肚裏，表面上依然向亞黃問長問短的，不一時吃過午飯，先由謝先生押着行李到車站上去，然後她母子三人再預備起身，友溪同謝先生是打過架的，今天見了倒覺得有點兒僵局，但那位謝先生，却彷彿沒有這回事似的，依然同友溪一樣的照呼談笑，倒使得友溪有些訥訥的，反兒覺得不好意思，美胤在傍看着這種情形，愈加覺得這姓謝的之不堪，便悄悄和亞黃說着，謝先生也有些覺着，就借着押行李爲名，先匆匆的走了，這裏大家坐談一會，

也就一同起身上車，此時別人到無所謂，只有美胤覺得此番離開了北京，離開了自己家的這所房屋，好像有一種說不出的傷心，彷彿覺得自己這一去，大一半不能回到北京，再看見這所房屋似的，她也說不出是何所見而云然，總覺得此番的回南，是令人最傷感的一件事，於是她跟在衆人的後面，一步一回頭的十分眷戀，她又對着上房西邊那個小月亮門兒望着，愈覺那門裏面自己住的幾間屋子，不知將來讓誰去住呢，故此回首遠望那個圓門兒發楞，不由得腳底下走一步懶一步的恍恍悠悠，自己也不知道在幹什麼，直等衆人都上了車等着，她還一步一邁的，不曾出了那座影壁牆，白太太不由得在車裏嚷道，美兒，在那兒幹什麼呀，大夥都等着你哪，美胤正在徘徊難捨的當兒，忽聽白太太的叫喚聲，猛可的一驚，彷彿覺得打了一個寒噤，急急的跑到門首，跳上了車，那車便一陣風似的向着東車站而來，不一時車到站外，大家一齊下車，謝先生接着便到候車室等待，白太太便問行李等等，知道都已辦好，其時離開車時候只有半點多鐘，白太太說我們早點上車，省得擁擠，又對亞黃等說道，二位請回吧，咱

們回來再見，亞黃不肯，非要送到車上，當時又加購兩張月台票，大家一同登車，此刻回南的人正是不少，車站上這末大的地方，黑壓壓的都快占滿了，她們上車以後，定好兩個頭等包房，一間是她母女二人，一間是小雯同謝先生的，亞黃等走進了白太太的那一間，她母女忙着讓坐，又說了幾句照例送行的話，忽見小雯從隔壁跑過來，對白太太道，媽，開車還早，我下車去吃點兒冰忌林就來，白太太道，這末些車馬，小心碰着，友溪在傍說道，我陪他去，白太太笑道好吧，有您我放心了，友溪本想今天同美胤再說上幾句話，誰知從上午直到此刻，毫無二人對面的機會，所以一句話也不會說得，此時得聽小雯要到站外去，心想也許美也同去，所以討了這末一個差使，此刻美胤心裏，也正同友溪一樣，但是他與小雯不同，究竟不好意思跟去，誰知小雯來得湊趣，彷彿知道她倆的心事似的，回過臉來問道姊姊去不去，西車站的冷飲好着吶，美胤見他邀自己，本想說去，但又心虛答應不來出，正這樣猶移的時間，友溪忍不住向她問道，妹妹一塊兒去嗎，美胤覺得更回答不出來，白太太正想從旁替她回掉說，你們去

吧，誰知那小雯更湊趣，過來一把抓住美胤的手腕，口內連連說道，快去快去，說罷拉着就跑，美胤正在爲難，得他這一拉，剛好借此離了坐位，心中歡喜，口內却故意抱怨小雯，說道去就去，幹嗎使勁的拉，皮都叫你拉破了，一邊說一邊跟了他二人走出包房，一直下車，白太太見他們走了，又是她這位寶貝少爺的主意，也就沒得說了，只說了句小心汽車碰了，當她這樣說着的時候，他三人早已去遠，罰咒也不會聽見，再說小雯等三人下了車，一直要穿過前門箭樓這一大段地方，才到西車站，狠有一截路呢，小雯性急一出車站，撒開腿就跑，回頭對友溪等道，我在食堂裏等你們，說畢如飛而去，這裏只剩友溪和美胤二人，他們倒真得了機會，二人慢慢的，一邊走一邊談，因爲那一段路狠長，所以也狠能說幾句話，美胤見小雯跑遠了，便對友溪說道，那個姓謝的不知躲在什麼地方，也許看見我們在這兒呢，弟弟又跑了，要真讓他看見了，他回頭又不定要對我媽說什麼呢，友溪笑道，這前門車站，乃是萬目睽睽之地，他說什麼都不能叫人相信，說能他挨近了美胤說道，我本想今天，再同你談幾句最後的話

，美胤聽他又說出最後兩個字，不覺繃了眉道，你怎麼也是最後的，那天還說我呢，友溪一想也覺得自己說話太頹喪了，於是強笑着說道，我也不知道怎末的，也會發生這種感想，美胤聽了他在說敷衍話，對他望了一眼，就低聲嘆道，這也不能怪你有這種感想，連我想着，也只怕真正的是最後一次了，說罷悵然，友溪忙安尉她道，你這種傷感是不對的，我那天在北海已經同你說過了，你如果真愛我的話，你我只要能努力奮鬥，決不是做不到的事，美胤又嘆道，你的話是狠對，然而我却不是這樣主張的人，這一層我也屢次向你聲明的，所以我總是覺得，你我的將來一定是不堪設想，友溪忙道，那就不能怪我，是要怨你的了，美胤道你此刻當然怨恨我，但是到了那時，你也許不但不怨恨我，還要原諒我，可憐我呢，友溪聽她這樣講，也不知他抱的什麼宗旨，一看快到西車站了，忙道我也幾乎忘了，說罷從懷中取出一件物事，塞在美胤手內道，你戴着，我希望你永遠帶着，美胤接過來略看一看，見是一只白金鑲小鑽的戒子，便道這是不是婚戒，友溪道原來並不是婚戒，但此刻說到這裏便咽住了；美

胤向他苦笑了一下，慨然道好，你放心罷，我決意與此物同終始，不過此刻不能就戴上，因我向無此物，一旦套上，被家裏人看見，必要疑惑，須我到了上海，假說在銀樓裏買現成的，才能戴上呢，友溪道好，就這末辦吧，他二人一邊說一邊走，快要到西車站食堂的時候，美胤忽然站住對友溪望着，友溪見她停了脚步，自己不由的也站住了，問道怎麼樣，美胤微微的縐着眉道，你還有什麼話說，等一會兒，就不能再說了，友溪悵然道，話是多得狠，說上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可是一時間簡直不道知從那兒說起，反正一句話，但願我們兩人的情感至死不渝，美胤點頭嘆道，我知道你對於我不能奮鬥這一層，始從有點懷疑我，我也毋容分解，到將來你總有明白的一天，你記着這是我，某月，某日，在北京西車站講的，你別忘了，將來看吧，說罷毅然進了食堂，遠遠見小雯，早就含着一枝麥管子在那裏喝水呢，見他們來了，連連嚷道怎麼走這末半天，吃什麼快要怕來不及了，友溪等，就一人要了一客冰忌林，匆匆吃畢，一看食堂裏的鐘，已離着開車不遠，大家便匆匆的付了錢，回到車上，從此友溪和美

胤，也就沒有機會說話了，大家又坐談了幾句，只聽月台上鏗鏘的打起鐘來，白太太向着亞黃友溪二人說道，時候到了，二位可以請回吧，白太太這一句話不打緊，那友溪同美兒二人的心裏好似刀扎一般，尤其是美兒不知怎的好，像生離死別一樣，心中總覺乎今日一別，此生永無再見之期一般，眼看着友溪亞黃一同站起，他們講些什麼，自己一句也不會聽見，呆呆的望着他二人，亞黃向她道別，她也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白太太見她同呆了一樣，當即向美兒喝道，嘿，你這孩子怎癡啦，這一句把美兒嚇醒，却又把亞黃招起傷心來了，原來亞黃與美兒，感情本還不錯，如今臨別的當兒，見她魂不守舍的樣子，心中不免想起她與友溪一番離別之苦，不由得心中一酸，眼睛一轉，那眼淚就止不住同斷綫珍珠一般流了下來，美兒正在萬箭攢心的時候，只苦在不好意思哭出來，叫亞黃這一開頭，正好一洩她心中慘痛，當即趕上去一把將亞黃拉住，眼睛向着友溪，哇的一聲哭出聲來，亞黃被她這一拉一哭，更止不住傷心落淚，那友溪站在傍邊，正是說不出，心中是苦，是甜，是酸，是辣，只碍着自

己是個男子，不好意思哭出來，含着一泡眼淚，呆呆的望着她姊妹二人對泣着，此時倒難壞了白太太，看傻了白小雯，然而在這一種愁慘的空氣當中，誰也料不到還有人會在傍邊發笑，這笑的是誰呢，正是那位謝慕靈先生，他本在隔壁包房中坐着，鐘聲起處，就聽見亞黃與白太太客氣着，一邊告別，一邊送出，在這聲浪中，陡聽得有人哇的一聲哭了，他就跑了出來看看熱鬧，一脚踏出房外，向白太太這邊望來，只見他姊妹二人相持對泣，那邊一個友溪雖說沒有哭出聲來，可是那臉上的神情，比哭還要難看，再看白太太母子也是悵悵的立在傍邊，靜悄悄的一點聲息都沒有，正在這沉寂的空氣中，那站上的鐘聲又響起來，這一次的鐘聲，似乎把這一千人都驚醒了，同時白太太也對亞黃等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二位請回吧，這就要開車了，亞黃也知萬難再留，便一手撫着美兒的肩膀說道，我們通信吧，說了一句，又忍不住淚眼婆娑，美兒此時已是泣不成聲，白太太忙攔着她道，別儘直哭了，你不叫姐姐走還把她帶回南方不成，亞黃友溪也實在無奈，才一一告辭起身出了包房，友溪一眼就看見謝慕靈

笑嘻嘻的，向自己望着，不由把臉一沉，也不和他招呼，隨着亞黃下了火車，這裏車上的四個人，白太太與小雯根本並不感覺到什麼離別之情，不過她姊妹這樣惜別，在白太太是覺得如不跟着略表惋惜，彷彿說不過去，故而不得不貓哭耗子的假慈悲一下子，在小雯本是嘻嘻哈哈的，叫她們一哭，却勾起他一肚子的整扭，此刻她倆已走，也就丟開完事，那謝慕靈本是一個全無心肝的人，何況又與亞黃友溪不睦，所以此刻跑過來看看熱鬧，心中也明知美兒是捨不得友溪，才哭的這樣傷心，從此這一對天南地北，正稱了自己幸災樂禍的心思，所以老是笑嘻嘻的一張尖嘴，永遠閉不攏來，唯有美兒自從友溪等走出包房，回身向她們鞠躬告別時，她認爲這一面恐怕是自己與友溪今生最後的一面了，所以他們一走之後，美兒也顧不得一切，回身伏在桌上嗚咽不已，再說友溪亞黃下得車去，繞到她們包房外面，因未開車那玻璃窗還關着呢，亞黃就走上去，用手指在玻璃窗上敲了幾下，小雯與白太太看見，忙將窗戶放下一面，又與亞黃說話，美兒正伏着聽見亞黃的聲音，忙抬頭一看，只見亞黃與友溪，立在窗外

向自己點頭，美兒也說不出什麼，走到窗口伏着，眼睛望了友溪，正想同他二人再說幾句，只聽一聲鶯子嚮處，那車身就慢慢向前移動起來，此時車上車下的人，當然沒有一個不知道已在開車，也沒有一個不是感到離別之苦的，美兒與友溪當着許多人，也不能再說一句體己的話兒，那心中的滋味，自己也辯不出來是什麼，美兒只覺得一股氣從心口真奔喉間，又酸，又苦，哽住在喉際，兩只眼直釘住友溪，那友溪兩眼也直望着美兒，說時遲那時快，車身早已不住的向前移動，一刻比一刻快，因此他倆的視線，便有些不能一貫了，友溪此刻也顧不得一切，跟着車望前直跑，一邊跑着，一邊還能與美兒對望着，少時車行漸快，他不得不加緊脚步跟着跑開了，但是轉眼的功夫，月台已經被他跑盡，其勢不能跳下月台，再望鐵軌傍邊跑去，一剎那間火車早離了月台，他只得悵然立定了，望着那輛碩大無朋的火車毫無留戀的，風遲電掣而去，美兒在車中起先看友溪跟着火車直跑，心裏又是感動，又是慘怛，這時間過去最快，也不容她多所思慮，那車已離了月台，她看友溪站住了，忙伸出手來，將手絹揮動着

，那車走越越快，也就越走越遠，她雖是將半身撲出窗外，用力的揮動那方手絹，可是那方手絹也越縮越小，友溪瞪着眼，望着那一方手絹，早已成了一點小白點子，遠遠的顫動着，再一轉瞬連那一點白點子都看不見了，可是那輛車還蠕蠕的向前動着，友溪望着車尾，想着車中的美兒，迷迷糊糊也不知什麼時候那輛車已經落在地平綫以下去，亞黃看他老是傻站着，便上來叫他道，二弟該走了，送客的全都走了，你還站着幹什麼，友溪望着那火車軌道，是這樣蜿蜒的平列着直到軌道的盡頭，又看那城門圈外面隱隱約約有數叢野樹，幾處孤烟，點綴在夕陽殘照之中，再也看不見那輛火車的影兒了，他深深的歎了一口氣，才緩緩的跟着亞黃走去，在這一時間之內，任何事情，也不能得到友溪的一顧，只是低着頭，一步懶一步的望回走，二人走出了車站才僱車回家，大凡人在戀愛期間，對於離合悲歡四個字，是最易引起他的情感，無論這個人平時是何等的薄於用情，可是一入戀愛之途，沒有一個對於這離合悲歡能夠處之淡然的，何況那富於情感的人呢，友溪的個性不用說，對於情感是極豐厚的

，他從小時節無論在什麼地方作客，以及無論要到什麼地方去作客，他對於那將要離開的地方，就要發生一種戀戀不忍捨去的意思，因此對於那地方的一草一木，也都懷着惜別之情，抱着無限感慨，一般朋友親戚，都說這個孩子，天性有些發默，有的人說這是小孩子貪玩，捨不得丟了好頑的地方的緣故，到年紀大了也許會變過來了，誰知他的年歲越大，感情越豐富，顧戀的事情也就越多，不過尙未入到戀愛途中，縱有一時感慨，究竟不是什麼丟不下的事，惟有目前同美兒這一別，那可真是他平生第一件感觸愁煩的事情，回到家中，不用說是無情無緒的躺在自己牀上，幾乎沒有一刻不是想的美兒的事，一會又伸手到胸前，將美兒送他的那個鷄心盒子取出來，看那上面的雕鏤非常精細，再細細一看盒上還隱隱的鏤着兩個篆文字，認了一認，是美胤二字，他不覺一喜，心想還鏤着她的名字呢，這可真是一件最好的紀念品，想罷又打了開來，只見裏面那張小影，雖則甚小却十分清楚，而且彷彿是自己用手照拍的，所以面部輪廓以及五官等等，都未加以修改，雖不及照相館照的那末整潔，可是的確是本來

面目，與此影相，對真不啻晤言一室了，他雙手擎着那個小小盒子看了又看，又舉起來湊到唇邊，將那小影吻了幾吻，隨將牠收了起來，閉着眼將這一年來前前後後的事，從頭至尾想上一遍，追思去年夏間，如何的到寒碧山莊養病，如何的認識美兒，如何的在葡萄棚下替她解圍，後來又如何的有了情感，由情感又進而爲戀愛，自己又如何的抱病，美兒又如何的陪伴，以及今年亞黃如何的求婚遭拒，自己與美兒如何因猜疑而發生誤會，美兒又如何的氣病了，自己又如何的進醫院，直到目前如何的北海話別，如何的車站密誓，同映電影一般，在腦中，一幕，一幕的過去，想到此後天南地北，不知何日再能同她見面，又想此後縱使能够見面，也決不能同以往在山上這樣朝夕相處的了，又連想到前番求婚遭拒一層，將來我倆對於婚事這一點，恐怕此生無望了，想到此間，正是新愁舊恨，一齊擁上心頭，覺得十分煩惱，很想吟幾首詩，聊以寄愁，可是心意如麻，一點詩思也引不起來，寫了半天，也不會寫像一首，就一伸手把牠撕了，望字紙箋丟了進去，到了晚間，無疑的翻來復去總是不能入夢，越睡不

着，越將平日同美兒的經過，想一個沒休沒了，這樣翻騰了半夜，纔慢慢覺得疲倦起來，眼睛已經不甚睜得開來，可是心裏還在想着，是這樣迷迷糊糊的彷彿仍舊同美兒在一處，還是一個山居的光景，只覺那地方古木參天，奇峯疊翠，從遠處流來一股泉水，那水勢雖然不甚湍急，可是遠遠又聽得見瀑布喧聲，恍惚中，又好像他們是知道，那地方有這樣一股瀑布似的，兩人却又不去觀瀑，只在這一邊山坳裏坐地，過了一會他們又沿着那道流泉隨意賞玩一會，便坐在一方青石上面，望着那一溪流水，異常清冽，把兩人的影子，都照得清清楚楚，友溪猛一抬頭，見對面山巒上，又不似方才那樣鬱鬱葱葱的，却是滿山頭的桃花，開得如爛錦一般，輕風過處，只見那道清泉裏積滿了花瓣，隨着微風靜水，緩緩的流去，他二人都覺得這地方景緻，足使人心曠神怡，正在此時，友溪望着那溪水裏一看，照見美兒滿頭珠翠，濃裝豔抹，倒像結婚的服裝，他自己心中詫異，暗想她怎麼這樣的服裝，正要想抬起頭來問她，忽聽美兒在自己耳傍說道，你怎麼也不救我一救，枉說好了這些些日子，到此時你忍心讓我出嫁

給別人嗎，友溪聽她這樣說着，又彷彿知道美兒就要結婚似的，冷笑了聲說道，我聽說你們是自己戀愛上了，纔嫁給他的，怎麼此時反來對我說這些話，你既要讓我救你，你不會先不去和他戀愛嗎，說着就覺得又怨又怒，立起身來，撇了美兒，向對面山頭上抓去，一剎那間，彷彿那條溪沒有了，自己已經抓上了那座山頭，可是什麼桃花也沒有了，只見滿山的積雪，四圍的狂風怒號，身傍也不見了美兒，他向四下一望，覺得自己立了一個山頂上，四圍盡是羣山起伏，但是遍山皆雪，一顆樹也沒有，那景緻異常蕭索，正這樣瞻望的當兒，猛聽得下面山脚邊，遠遠的好像有人在竭聲的喊着，正是美兒的聲音，又好像叫自己的名字，又好像叫救命，友溪此刻已忘了方纔美兒要結婚的事了，聽她這樣力竭聲嘶的喊法，急得他三腳兩步望山下跑去，覺得追了半天，還不會看見美兒在那裏，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又看見了謝慕靈，就問他看見美兒不會，只見他並不回答，只對自己冷笑，友溪心中有氣，一想方才美兒明明在這地方喊叫，這一會不見了，分明是他給藏起來了，又一看雖則四面依然是大雪，可並沒

有什麼山，乃是一片曠野，那雪下的一望無際，他想在這樣荒僻的地方，他將美兒隱藏起來，這是多危險吓，我非逼着他問出美兒的去處不可，想罷回過來，正要上前抓住謝慕靈問他，一轉瞬間，那站在面前的却變了白太太，而不是謝慕靈了，他不由得退了兩步，心裏還是惦记着美兒，心想謝慕靈也罷，白太太也罷，非得問明了不可，他正要上前招呼白太太，只見白太太對他笑道，二爺不是要找美兒麼，這不是美兒嗎，說着用手向前邊一指，友溪聽說，順着她的手望去，忽見前邊又不是什麼曠野，也沒有什麼大雪，乃是江邊的模樣，遠遠望去車船轎馬都有，那些人也是摩肩擊轂的，狠覺熱鬧，再一留神細看，可不是前邊有兩個女子，一個正是美兒，那個甚是面熟，却想不起是誰來，只見美兒回過頭來看見友溪，並不立定，只對他點點頭，又用一只手指指自己的胸口，就回身走了，傍邊那個女子此刻却回過頭來，向友溪招招手，友溪這才看清，正是寧慧，不過淡粧素服，容顏憔悴，不像前些日子，那樣明媚映麗，此刻友溪與她倆，相隔有數丈之遙，友溪看見了美兒，不由的又喜又急，拚命趕上

去，可是她倆走得很快，自己放開腿跑去，還是趕不上，心裏正在納悶，一抬頭彷彿又換了一個地方似的，再一細看，就是方才同美兒並坐的，那個滿山桃花的地點，心想原來跑了半天，還是在這裏，一邊想着，一邊向上面望去，山頂上有一座白色的寶塔，高矗在雲裏，暗道這不是白塔嗎，原來跑了半天還是在北海，他此時一心一意要追美兒，一眼看見美兒到了白塔傍邊，心想這一下你跑不了啦，我雖然同你離開一截路，可是白塔是實心的，裏邊沒有地方可以藏躲，你無非在塔下躲避一下，我一上來你還望那裏跑，想罷很高興的，邁開步子望石級上奔了來，不想走了半天還不曾走到塔下，心裏又想我記得白塔沒有這末高，也沒有這末多的台級，別不是白塔吧，他再一抬頭，忽見美兒端端正正坐在白塔的窗戶洞口，他想這末高的窗戶，你坐在上面，一不留神摔下來不要摔成肉餅嗎，正自驚疑想叫她下來，猛聽有人叫了一聲，友溪快來，再一看原來是寧慧，站在塔傍向手已招手，那臉上神色狠不自在，好像有緊急的事情似的，心想大約總是美兒出了什麼情形，也來不及答應，三脚兩步直望白塔跑去

，剛剛跑到白塔下面，大約還有一兩步台級沒有跨過，他想這一下總算趕着了，不料這句話還不曾說出來，只聽得耳傍好像，天崩地坼的一聲，眼看着，那座白塔整個兒倒了下來，當牠將倒未倒的辰光，友溪看得真切，只見美兒從窗洞裏向外直翻下來，友溪這一嚇真是魂胆俱碎，啊呀一聲，想搶到塔下去接住從半空中摔下來的美兒，不料用力過猛，一下子雙手碰在石台級上，疼得他痛澈心肺，不住的哎喲，慢慢的把眼一睜，原來自己睡着了，在夢中把雙手去打，在牀沿上，他定了定神，但見燈殘漏盡，月落星沉，窗外已有一線曙光，那是五月下旬的時節，日長夜短，將次就要天亮，再看了看牀頭的小鐘，正是三點打過，他便閉上眼，將夢中經歷細細想了一遍，却是清清楚楚，一點也不會模糊，他又細細咀嚼夢中之事，覺得這是一個狠不吉利的兆頭，而且今天是與美妹分別的第一天，便來了這樣一個惡夢，更覺心中不樂，他想莫非我倆緣盡於此了嗎，想到此間，真是萬分悵惘，又想美兒那一種活潑天真的情態，如果有一天不幸的應了夢徵，那時我還能獨生嗎，讀者到此，必定有些懷疑，那友溪是一

個受過新學識的十足新青年，豈不知夢境的變幻，完全是一個人神經不寧所造成的，那有因此一夢，便爾信爲預兆的道理呢，這就應了兩句俗語，叫「事不關心，關心則亂，」因爲友溪所最關心的事，莫如同美兒戀愛的一事，凡是可以有利於他們戀愛的，他是聞之則喜，有碍於他們戀愛的事，他便聞之則憂，所以明知這做夢是一件不足憑信之事，但是這樣一種顯然不利於美兒的夢境，終不能因破除迷信，而將牠忽然置之，因此就將方才的夢境，翻來覆去的研究，覺得那座白塔倒下來，美兒也跟着一同倒了下去，分明是美兒遇到了意外危險的一種徵兆，他想莫非這次火車出了軌翻了車麼，還是遇到了臨城劫車的故事了呢，是這樣胡思亂想的，再也不能重新入夢，眼看着東方發白，漸漸的紅日滿窗，依然是將一對眼珠子睜得圓圓的，毫無睡意，從此與美兒天各一方，正是說不盡相思苦痛，但是這還算不得真正的苦痛呢，若要問那真正的苦痛，此後正是一言難盡，縱然練女媧之石難補情天，盡精衛之能怎填恨海，讀者欲知二人的結局，且聽下回分敘。

第二十回

千里絕音塵借地傳書訪舊雨
一朝逢薄倖藉端尋釁記前嫌

世界上無論那一等人，不管是有智識的也罷，無智識的也罷，富貴的也罷，貧賤的也罷，老的也罷，少的也罷，男的也罷，女的也罷，假使你一經著戀愛，沒有一個人，能把他那戀愛的對象，可以置之度外的，尤其在分離的時期，那一種離愁別恨，可說萬萬人中都是同一狀況的，這一種相思的情狀，簡直隨着一個人類固有的天性中帶來，所以也無所謂虛偽，也無所謂學習，凡是這一種相思的情狀，都是率真的，不過也須看當事者情感的厚薄，同閱歷的淺深，如果兩方的情感並不怎樣濃厚，同時他們的閱歷也是那樣的深諳，那末這相思的程度，也是比較的低弱，反之如果戀愛雙方的情感甚是濃厚，而閱歷經驗又都淺薄，這時相思的痛苦，也就加倍的重大，此刻美兒，正是犯了這個毛病，她是一個天真的處女，用着純潔的愛情，十分堅摯的去愛着友溪，她是從未與任何人談過戀愛，正是破天荒第一次的發揮戀愛，在熱烈之中，更含着

一種堅貞純摯的成份，一旦間忽賦分飛，那一種濃重的離愁別恨，不用說是比世間任何事件還要磨煉人，那美兒自在車站與友溪一別之後，那車行是那末迅速，愈迅速便使得她與他分離愈遠，這樣一刻一刻的過去，美兒那一顆芳心，也就一刻比一刻的創痛，她昏昏沉沉的半睡在車裏，也不想吃，也不想喝，更不願多說一句話，只是迷迷糊糊的經過了三千餘里，那時節她與友溪二人，已是一個天南一個地北，不但這兩地相思之苦，使得他二人十分的慘怛，從此二人的遭際和結果，雖非他二人所能預知，却使作者柔筆掩涕，而讀者亦覺展卷淒然了，却說美兒一家人到了上海，下了火車，便一直到了住宅裏，美兒在上海讀了好幾年書，對於上海是熟悉的，惟有白太太與小雙，一個是多年不到南方，一個是幼年時節來過，如今一些也不記得了，所以他二人一到上海，免不了要到各處去遊玩一番，美兒自與友溪分別以後，總是悶懣懣的提不起勁來，所以每逢到什麼地方去遊玩，她總不願意參加在內，同時她總乘他們出去遊玩的時節，便與友溪詳細的寫上幾封信，提起寫信，少不得又要說出一個人來，

是什麼人呢，便是上文所說的那個寧慧，原來美兒到了上海，想到與友溪通信一層，自己的去信，倒還不成問題，只是友溪的來信，絕對不能直寄到自己家裏，必須有一個自己的好友代收纔妥，她想來想去，這一個代收情書的人選，就太難了，她細想自己同學之中，最知己的本就可算寧慧，尤其寧慧，在香山住過多時，自己同友溪的關係，她也有些明白，只是不會對她說明罷了，現在託她代收友溪的來信，比較另找別人要方便得多，但是自從她與醉候發生這樣戀愛史以後，自己對於她的朝秦暮楚，有些不贊同，所以僅僅在寧慧剛到上海的時節，通過一次信，以後便不會理她，此刻如要託她收信，還得去找她一次，可是相隔多月，不知她是否還住在那原地方呢，她除了寧慧，實在再沒有比她合式的人了，說不得只好找她一次，又一想若去找她，可不能對媽說明，說明了媽一定不讓去的，她決定了主意，先將寧慧以前的地址找着，過了一天，就到愚園路去訪寧慧，到了那裏一問，果然不會搬去，下人一面通報進去，一面就將美兒讓到客廳裏，再說寧慧聽說美兒突如其來，倒覺得驚喜異常，急急下

來會她，那知美兒一見寧慧，不覺大大吃了一驚，你道爲何，原來美兒舉目一看，只見寧慧形容憔悴，面目枯槁，那裏還有以前的丰韻顏色，素來知道她是最愛裝飾的，但是現在非但不像從前那濃裝艷服，簡直是連頭也不梳，粉也不擦，黃黃的一張臉，配着蒼白的嘴唇，一雙俊眼，也是黯淡無光，眼圈外不但起了一層黑圈，還隱隱的含着淚痕，美兒對她臉上呆呆的望着，竟忘了招呼，寧慧一見她對於自己這副精神，也知道美兒覺得自己今非昔比，不由得心裏一酸，兩眼裏的淚珠兒直滾下來，趕上前去一把將美兒的手握住了，美兒還以爲她是因爲久別重逢，一時傷心，也握住了寧慧的手，那一只手便撫着寧慧的肩膀強笑說道，好久不見了，您好嗎，寧慧此刻，本是低着頭立在美兒面前，聽美兒這樣說，不由抬起頭來，也強笑說道，你幾時到上海的，一面說，一面讓美兒到沙發上坐下，寧慧就拉着她的手，坐在她的身傍，此刻僕人正送上茶來，二人就彼此默然了一會，等僕人走出，美兒才笑對寧慧道，我來了還不到三天呢，說着又望着寧慧不住的打量，寧慧看她老望着自己，也不說什麼，只輕輕的

嘆了一口氣，又將頭微微的搖了一搖，美兒看她這種神情，不像是爲同自己遠別重逢的緣故，益發莫明其妙，她想她有什麼大心事呢，莫非她家出了什麼意外麼，一時爲好奇心所衝動，反把自己來託她收信的事，忘了個乾乾淨淨，便忍不住問她道，你倒是有什麼心事，這樣神志悽惶，寧慧見問，似乎又想說，又有些赧然的神情，美兒益發動了疑，湊進一步問道，倒底怎麼了，你還瞞我嗎，寧慧此刻，忍不住長嘆一聲，接着熱淚滔滔的流個不住，便伸手又握住了美兒一只手，慢慢說了出來，作者深知如今寧慧這樣的神色沮喪，情景悽惻，非但美兒要問個明白，就是讀作諸君，也是急于要問個究竟，作者便不得不向諸君，把寧慧這半年來的經過，細細表過一番，原來寧慧自從負了醉候，使醉候一怒回京之後，她雖然覺得在良心上有些對不起醉候，可是這一下正可使醉候死了心，自己便好安安穩穩的與姓鄧的結婚，所以她從那天見過了醉候以後，彷彿把向來一件難解決的事，居然一下解決，心中非常痛快，同時與那鄧國瑞，自然格外的親密，在不久她二人就行了結婚儀式，同居起來，寧慧便由小姐一

變而爲少奶奶，儼然做了主婦，一本正經的主起中饋來，在剛要結婚而尙未結婚的當兒，那一位姓鄧的，對於寧慧的恭順和巴結，正是一言難盡，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絲襪，後天又送化粧品，再後天又送手飾，喬其絲絨和凱旋牌絲鞋，整匹整打的送過來，寧慧雖是有錢人家的小姐，不在乎這些，可是總覺得此人太愛自己了，她以爲如其不是十二分的愛着自己，肯這樣的花錢嗎，將來結婚以後的恩愛，真敢斷定是白頭廝守，各不相負的了，她想到此間，那一種愉快，比較當初同醉候愛上的時候，真要勝過十倍，因爲醉候那能這樣的供給她呢，故此在蜜月之中，寧慧的心裏，不知多麼的痛快，愈痛快那愛她丈夫的心也愈甚，等到蜜月度過，寧慧對於這位丈夫，正是愛得無微不至，愛得過了火，未免事事都依順他，因爲依順管了，那一方面說的話，彷彿就像命令似的，這一方面必得聽他，久而久之，竟是因愛成畏了，婚後不到兩個月的工夫，鄧國瑞早把個寧慧捏在手心裏，管得伏伏貼貼，凡國瑞說一句話，莫說當面不敢違拗，連背後都不敢不遵，在先她原是因愛他過甚，不忍不聽他，到了後來，竟成

了不敢不聽他，而那一方面，益發擺出自己的威嚴來，起初寧慧偶有不照他吩咐的時候，他還僅僅給些臉子她看，後來漸漸的便要責備她，她見丈夫發了怒，急得什麼似的，趕快照他的吩咐去做，他丈夫見自己的威權發生了效力，於是得步進步，越變越凶，寧慧有時也感覺到她丈夫太威嚴了，可是她想他以前對於自己是何等的恭順，何等的熱愛，現在結了婚，關係更密切了一層，那有反而不愛自己的呢，所以她對於她丈夫的那一種特變的態度，起先還以為是偶然的，誰知那國瑞自結婚以後，宛如變了一個人，在以前他是只覺得寧慧的可愛，彷彿寧慧的一生，沒有絲毫不好的地方，即使寧慧對於他嗤之以鼻，揮諸門外，他都恭而敬之，好像心甘意願似的，等到結婚以後，漸漸發現了寧慧種種不好的地方，不知如何，連以前寫信要和他解除婚約的事情，他也想起來了，常常的盛氣責問寧慧，爲什麼無緣無故的要和自己解除婚約，寧慧見他突然提起這個問題，覺得非常惶恐，因爲那是爲了醉候呀，如果讓他知道了，豈不要在這美滿的婚姻上，起了一道深深的裂痕麼，她此刻對於國瑞，已是愛到十分，

怕到十分，正所謂積威所致，使她對於這個問題，不知怎樣回答才好，這樣虛心着，越發神氣偏促起來，國瑞見她這樣惶急，益發過意逼着問她，這樣的已不止鬧了一次，有一天國瑞竟聲色俱厲的問起來，把個寧慧問得無言可答，怔怔的望着她丈夫，一句話都不敢說，國瑞見她這樣，越發大怒，猛然將手使勁的在桌上礮的一下，把個寧慧嚇的直跳起來，只聽國瑞高聲罵道，你裝什麼腔，自己做的事，還說不出個所以然，老實同你說，我是幹甚麼的，女人隊裏，從小混到大的，什麼把戲不懂，你分明是在北京有了情人，纔同我來這一手，你始終不嫁我，我沒有辦法，今天你既嫁了我，還想逃出我的手掌嗎，好好的招了出來，大爺高興，也許饒了你，你要就這末吞吞吐吐，不肯說出實話來，簡直對你說，沒有這末容易的事，寧慧以為他丈夫的愛自己，原是同自己愛他一樣的愛着呢，誰想到他此刻竟算起着筆賬來呢，她心裏原是十分愛着國瑞，心想這事原是自己做了一件對不起國瑞的事，萬一被他盤問出來，豈不把我們的感情毀了嗎，欲待不說吧，又覺得瞞着他更對不起他，國瑞見她沉吟不語，知

道她必有可聽的話要說呢，便逼緊一句道，人就無過，你要真愛我的，心中沒有第二個人，快把老實話告訴我，我當然能原諒你，你如其一字不吐，從今天起，我們就算斷絕關係，說罷直瞪瞪的望着寧慧，寧慧此刻一來被他的積威所致，見他這副神氣，渾身已經索索的抖起來，二來以爲國瑞當初何等的愛自己，此刻這種怒惱，完全是不能放心自己以前的事，這終究還是深愛自己，纔有這樣的舉動，他既愛我，我如何能不告訴他，三來自己已經嫁給他了，這是何等的親密，當初與醉候，雖曾相愛，並不會發生肉體關係，即使他知道了，也必能原諒自己的，她想到此間，就狠坦白狠至誠的對國瑞說道，你既能原諒我，當然應當告訴你的，她便走進一步，拉着國瑞的手，一半帶着笑臉，一半帶着哀懇的向他道，好哥哥，先饒恕我的糊塗，我那時也不知怎樣，被那個姓雲的迷昏了，一時糊塗，叫他一逼，逼出我給你這封信，不過我當時的心裏，憑良心說，實在不是我自動的，完全是他逼着我的，她說完了這一句，兩只眼睛，放出一種誠懇而又可憐的光彩，對着國瑞，輕輕的說道，好哥哥，我一句也不敢說

謊，你能饒恕我一時糊塗嗎，國瑞當時聽她說完，且不答她饒恕不饒恕的話，側着頭微笑問道，你同那姓雲發生過關係嗎，寧慧一聞此言，不覺渾身打了一個寒噤，張口結舌的氣得說不出來，然而却不敢對國瑞發話，在她心中想道，你難道還不知道麼，反過意來問我，她此刻氣得渾身有些發抖，可是不敢流露出來，心裏却同刀子剗進去一般的難受，她想你太侮辱我了，這不是明知故問嗎，正在這當兒，國瑞忽然把眼一睜，厲聲喝道快說，寧慧此時正是又氣又羞，又怕又急，喘喘的帶着強笑，說道哎呀沒有呀，沒有呀，這個呀字剛說完，忙着一只手伸過去挽住國瑞的手臂，那眼淚就止不住直流下來，她含着一肚子委屈，正想向她丈夫懷中偎去，心說你怎麼這末忍心呀，說時遲那時快，只覺國瑞用力將寧慧挽住的那只手一摔，喝道去你的，誰信你這種下賤的女人，說着用手一推，把個寧慧從自己懷中直推出來，跄跄踉踉的跌進面前的一只沙發椅中，他罵了一句，却還不算，又接二連三的什麼虧你自己有臉還說的出來，你這種沒骨氣的女人，還會不給人家弄上手嗎，算我倒霉，花了這末些錢，

娶了你這末一個寶貝，他一邊罵，一邊氣昂昂的跑了出去，這一下真把個寧慧氣的死去活來，她一下倒在沙發上，那國瑞所罵的，她又像聽見，又像不會聽見，呆在沙發上好半晌，這纔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她在未嫁以前，是何等嬌貴，她雖不會在交際場中混過，却是與醉候相愛的時節，總是醉候敷衍着自己，依順着自己，就是國瑞相愛以後，國瑞比醉候還要恭順，所以自己總是處的上風，不料嫁了以後，國瑞漸漸的倔強起來，非但倔強，簡直有些尋事尋非，有時還要擺出十足的丈夫架子來，寧慧雖覺得他不像以前柔和，却因愛他過甚，也還不怎麼難堪，她的心中，覺乎自己已經嫁他，只要他是永遠愛着自己的，脾氣大一點，性情燥一點，也還不在意，那兒想到他是成心尋事，故意將那些使人難堪的話問出來，結果竟罵了起來，雖則自己這樣委婉的求懇他，他簡直絲毫沒有憐惜之意，更不提原諒二字了，她一邊哭着，一邊想着，覺得國瑞這一種情形，很是奇特，自從去年自己到上海以後，一直到結婚為止，國瑞對於自己那一種溫柔體貼，真是無微不至，何以結婚以後，還不滿兩月，竟變了

一個人呢，那寧慧本是絕頂聰明的人，思慮當然周密，此刻將國瑞那人的行爲舉動，細細的從頭揣摹一番，又將自己處於傍觀者的地位來觀察國瑞，迴想起來，此人實在是一個最奸狡雖深沉，而又雖忍心的一種人，她此刻也猜出國瑞心中，對於自己，本來未嘗不愛，可是自從自己向他提出解除婚約以後，他那心中，一定恨透了自己，但是他是一個有心機的人，所以想盡方法來挽回這個將要破裂的婚約，自己究竟年輕識淺，着了他的道兒，此刻同他結了婚，他再慢慢的來處置我，以報當日要求解除的仇恨，又想國瑞這個人，未免太可怕了，我雖則當時有此一種要求，但是結果並未做到，依舊嫁了你，這還有什麼仇恨可記呢，就算當初我同你真有仇恨，既嫁了你做了你的妻子，這仇恨也就消滅了，常言說得好，夫妻無隔宿之仇，何況我要求解除婚約，並不能算仇恨呢，我嫁了這樣居心叵測的人，真是一生的幸福，從此斷送，她如此前前後後的想着，越發覺得自己所見不差，因爲婚後與婚前，他宛然判若兩人，他若不是抱的報復主意，焉有這樣對付我的，讀者諸君，要知寧慧果然算得一個

聰明的女子，她所猜想國瑞的，一點也不會冤枉了他。但是寧慧還不算聰明，因為她僅僅猜了他一半，還有一半依然不會猜中，那一半是什麼呢，原來國瑞性喜冶游，當他第一次結婚的時節，因為他那位夫人，相貌平凡，又是一雙小腳，完全是個鄉下姑娘，他心裏老大不願意，在洞房花燭那一宵，他姑且做了個武陵漁翁，問津一次，覺得不甚够味，第二天便藉口求學，單人匹馬，望北京一跑，從此他便過起浪漫生活來，什麼跳舞廳，八大胡同，都是他陶情遣性的地方，有時興到，甚而至於二等茶室也要跑跑，他還仗着他年輕有錢，把雪花膏塗得厚厚的，西裝穿得畢挺，成天的跑公園，看見那些出來尋野食的姨太太奶奶們，他便施展本領去勾引她們，也曾弄上過好幾個，所以他在脂粉隊裏，着實有些手段，有些經驗，以這樣的衝輪老手，去對付一個寧慧，真是揮揮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他從去年同寧慧發生關係以後，不多幾日，就結識了一個有名的舞女，那舞女的相貌却也生得十分美麗，雖比不上寧慧那樣端麗，却比寧慧妖媚得多，任你寧慧無論如何玲瓏聰明，也敵不過那些女人的擒拏縱送

，所以她倆尙未結婚以前，國瑞愛寧慧的心，本已不若初見之時，同時對於那個舞女，却是異常恩愛，因為國瑞比寧慧的手段高明，所以當初寧慧被國瑞迷得不知所云，如今那舞女又比國瑞的手段高，所以國瑞就被那舞女迷得不知所云，這雖是情場中的循環報應，實在也是情勢之必然，當他們要結婚時，那舞女也曾撒嬌撒癩的着實同國瑞吵鬧過幾次，國瑞只是敷衍她，並說不久要同她同居，將來過得好，結婚也未爲不可，那舞女聽了，益發得意，不管她心裏倒底同國瑞的情愛如何，她居然也再三和國瑞交涉，什麼不許妻子出來看影戲跳舞，不許買值錢的東西給妻子，甚至不許常常同妻子同房，還要逼那國瑞賭神罰咒的，國瑞被她迷惑住了，也就甘之如飴，其實那個舞女真的希望國瑞如此做嗎，她真的愛國瑞嗎，那都是一套做工，她背了國瑞，照樣也有小房子租着，而且她還拜着老頭子，她知道國瑞是個有錢的大少爺，還想在他身上發一筆大財呢，這都是後話，此刻暫且不提，單說國瑞既有如此一個妖淫的新知，對於於寧慧那一種人家人，自然格外覺得死板板的，感不到趣味，不過那時尙未結婚

，還不能算真真到了自己手中，他還不肯露出本來面目，仍是一味的小心恭順，可憐寧慧那裏懂得這些，還當他是平生第一個愛自己的人呢，及至今天這樣一吵，察言觀色，還算她聰明，居然猜着他一半心思，是爲報仇而娶自己的，至於還有那一半，因他又冇外遇，而對自己這樣厭惡的一層，她做夢還不會想到呢，但是寧慧雖則感覺到國瑞的居心不良，但是自己已經嫁了他，但凡能下得去，自己還是一心一意的向着他，這也是中國女子的一種普通心理，也是中國女子可憐和可取之點，所以雖有過那天的吵鬧，寧慧只是背地傷心，見了國瑞，依然柔情萬種，憐愛備至，尤其國瑞偶有命令出來，格外的千依百順，她爲的是要想以柔克剛，籠絡他的丈夫，冀希恢復以往的情愛，却不想國瑞絕不顧念夫妻之情，真是越來越狠，他硬說寧慧同那個姓雲的早已發生了關係，嫁他的時節，早已不是完璧了，把個寧慧氣得一句話也說不來，每於無人之處，常常飲泣自嘆薄命，那知國瑞這樣待她，還以爲未足，自己在外面嫖昏了或賭輸了，便回來罵寧慧，罵她命不好，帶累自己倒霉，寧慧在起初總想恢復感情，知

道他錢用完了，將自己的銀錢一百二百的拏給他，日子一多，用的也真不在少數，然而感情非但沒有恢復過來，反而愈來愈糟，那國瑞用慣了，知道寧慧有幾個錢，越發的借端吵鬧，逼着叫她拏出錢來，供他揮霍，寧慧後來也看出他的用意不善，就有點不願意應酬他，這一來更壞了，國瑞越發把寧慧不當人了，有一天兩人因此竟大鬧起來，國瑞居然把寧慧痛打一頓，一怒而去，有一個多禮拜不曾回家，國瑞的父母，看見兒子因為同媳婦吵嘴，一去不回，不由得也着急起來，一面差用人到親友家去尋訪，一面就罵媳婦不像人，竟把丈夫氣得一去不歸，說不定少年人心眼兒窄，一下尋了短見，那可要你償命的；寧慧再想不到自己受了委屈，還要讓公婆這樣的無理取鬧，她真是萬分的創痛，和萬分的灰心，心想不如暫回娘家，住過幾時再說，想罷便去打開箱子，想把裏面的手飾盒子帶了回去，不料尋遍了箱底，也不見那只手飾盒子，這一下真把她嚇怔了，心裏算一算，這只盒子止少也裝了一二萬的手飾在裏面，怎麼會沒了呢，又看那箱子的鎖門等等，依舊是好好的，這明明不是外人偷盜的，不用說一

定是這位寶貝丈夫幹的事，不覺心頭一陣劍痛，她所痛的倒還不是這點手飾，她是痛的自己何以如此不幸，竟嫁了這樣一個不堪的人，我與你夫妻的關係，何等密切，莫說這一點手飾，就是我這個人，也是你的，你要錢用，只管對我講，我力能辦到的，沒有不肯的，何苦出這種不堪的下策，這一點東西是看得見的，你自己的人格何在呢，她想着不禁對了那只箱子呆呆的落淚，過了一會，無精打采的換了衣服，告訴了公婆，就回到愚園路來，她的母親雖然成天的抽大烟，閑事不管，可是自己女兒受了這許多的委屈，亦不能不問一問，寧慧却不願使她的老母爲她十分傷感，所以不肯如何細說，她母親看她愁眉不展的，知道她心中十分難過，就安慰她道，小夫小妻免不了有個口舌，過一陣子就好了，你先在家裏住些日子倍倍我，你哥哥在外洋，你妹妹又住了校，成天兒就刺我一個人怪悶的慌，你既來了，娘兒兩正可以說說話兒，解個悶兒，只當我接你回來住娘家，住上一個月兩個月再回去，亦沒多大關係，寧慧聽了，心中着實難受，嘴裏却不便說什麼，那位老太太倒是真疼她，立刻叫僕婦把大小姐臥

房收拾出來，一會又叫廚房添菜，一會又叫先做點心，一會又對寧慧說你難得回來，咱們晚上聽戲去，可憐寧慧那有心思作樂，只是悶悶的不言語，她母親看見她不歡的厲害，心裏也跟著難受，可是嘴裏老是有搭沒一搭的引她說話，想把她的愁懷解開一點，但是一個女子，處了這樣境地，豈是隨便解開得的，所以回家以後，一連住了一個多月，非但不能稍慰愁懷，因為國瑞對於寧慧的歸寧，絲毫不在心上，非但不來接她回家，並且連個信兒都不問，就彷彿沒有她這個人一般，這真使得她母女二人一個傷心，一個擔心，但是寧慧究竟是個聰明人，她已深知國瑞的性情惡劣，專以欺騙婦女爲事，這樣一種人，自己就同他取銷了夫妻關係，也並不可惜，所以恨的 自己受了他的欺騙，把一個情真意摯的雲醉候倒拋棄了，去同國瑞結婚，誰想不到三個月，自己也被國瑞拋棄了，這不是環境報應嗎，醉候雖被自己拋棄，但還不會與他妻子離婚，不至受到若何重大影響，自己如今被國瑞拋棄，却是純樸已殘，那裏還比得了以前呢，她想當初如不爲國瑞巧言所動，始終守着醉候的盟約，此刻又何至弄到這般

光景，又想那時醉候雖則也是事事順着自己，也是事事恭維着自己，但那一舉一動之間，却仍不失了他個人的身份，那時遇我的情態，只覺其溫柔和霽，從不會有過齊肩詭笑的神情，而國瑞以前對於自己，便不然了，雖則當時被他迷惑住，不覺得他的短處，但是此刻事後想起來，竟無一處不是違心的舉動，他那種恭維我順從我，分明是不近情理的，如今拏事實來證明，完全是沒有作用的，她越想越後悔，越後悔越覺得醉候的可愛，越覺醉候的可愛，也就越顯得國瑞的可怕與可恨，但是她自知已是羅敷有夫，縱然後悔也來不及了，此時雖不難同國瑞脫離，可是又焉能再去找醉候呢，上次我給他的刺激太深，他決不能不恨我，況且他又是使君有婦，上次他幾乎上了我當，與他妻子離婚，此刻即使尋着了，他如何信得過我呢，她想到此處，不禁萬念俱灰，她暗暗的自己說道，紅顏薄命，自古同之，此生已矣，不如尋個清淨的所在，做我的歸宿吧，因此她從此對於一切異常消極，這樣在娘家住着，忽忽半年那國瑞簡直連信兒都不問一聲，寧慧此時已將一切勘破，倒還不在心上，惟有這位老太太不由的漸

漸怒惱起來，心想我女兒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姓鄧的居然把她這樣不瞅不睬，終年扔在娘家，既是這樣，還不如離了婚痛快些呢，因此背後也曾幾次與寧慧談過，問她終究打算怎麼樣，不能老這樣溫着下去，無奈寧慧因悔成恨，不但把國瑞這個人看透，連戀愛這一關也看透，總悔自己當初對醉候用情不專，負了醉候，所以纔有國瑞這一回事，正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自己根本不願再踏進這煩惱的環境，所以只要國瑞不來糾纏她，她既不願去向國瑞辦交涉，要打算重修舊好，也不願求甚麼法律解決，來了斷她們的關係，她抱的是過一天算一天，到那一天無常到萬事休的時候，還講什麼愛情，談什麼法律，所以她每逢聽到母親和她提起將來的事情，她總冷冷的對答她母親，抱定那一切不問的主張，她母親幾次勸她解決這件婚姻，她總是這樣說，她母親以爲她還捨不得丈夫，故而拏這話來搪塞自己，心想我不過爲你的終身，你既願意受，我又何必做什麼惡人呢，因此就漸漸的不提了，寧慧也知道母親錯會了意，但也不去解釋，一切聽其自然而已，她與國瑞發生裂痕，是春天二月間的事，在娘家

一直住到夏末秋初，這半年之中，國瑞的狂嫖濫賭，不用說是十分暢所欲爲，無奈他自己不會賺錢，向來靠的是父親，自從娶了寧慧，因寧慧有錢，所以用途格外闊綽了，直到寧慧一回娘家，雖則那只手飾盒子裏的物件，可以變賣花用，但是禁不起他的揮霍，他又不免又想到寧慧身上來，因她久不回家，便通了個電話，問她要錢，寧慧被棄了半年，國瑞只當沒有她這人一般，今天突然來電話，寧慧就猜到必有所爲，但是情絲是最難斷的，寧慧雖說勘破一切，但是久寂之情，未免又被這一個電話輕輕勾起，當下人來說的時候道，姑老爺請大小姐接電話，她於疑慮之間，也希望國瑞或者是回心轉意，心想他如果回心轉意，要我回去，我又當如何呢，這樣想着，不覺心頭突的亂跳，緩緩立起身來，去接電話，誰知不聽猶可，一聽時把個寧慧，氣得差一點不會慣倒，究竟怎樣一回事呢，請聽下文分說。

第二十一回

繡閣添愁浪子求金一心惟有利
公園窺美譏人挾怨隻手欲遮天

原來寧慧嫁過去的時節，因為家中富有，她母親又是最憐愛她，所以除去豐盛的粧奩以外，還有許多現款，有人說國瑞當初之所以一心一意的要娶她，這一點也正是大原因之一，但是國瑞却不曾對作者表示過，承認過，所以也不敢妄斷，姑且不去提他，再說這許多存款，都有存摺，有的算預備寧慧日常另花的，有的算壓箱底的，有的是指着牠收利息的，國瑞也有知道的，也有不甚清楚的，惟有壓箱底那一筆款子，他見過那個摺子，足足也有兩萬五千元，他此刻賭錢輸急了，又有什麼新知舊好的，都要敲他的竹槓，開他的條斧，（按此為江南諺語，即索詐之意，）他一時無法，便想藉着自己對於寧慧平日的情愛同威嚴，軟硬並用的詐她出來，即使不能如數，弄一半也是好的，所以冷灶裏冒起熱烟，今天忽然向寧慧通起電話來，起先他倒是極和緩的同寧慧說的，可是寧慧被棄了半年，今日聽他來了電話，滿以為他來負荆請罪來了，誰想一開口就是要錢，要錢也罷了，就應該先把我接回去，到了家裏再慢慢的同我商量，我也未嘗不肯，怎麼把回家的事一字不提，開口就問我摺子放在那裏，你這不但毫

無夫妻情份，簡直拿我當小孩子，不高興就罵一頓，半年丟在腦後，一想到要錢，立刻來電話就要，當時心中不免又怨又氣又恨，便冷笑一聲道，我說你會來找我說話，原來是爲要錢，那邊國瑞聽她口氣不善，也不甘示弱，立刻惡狠狠的問道，怎麼樣，我還不能問你嗎，你的錢就是我的錢，怕你不跟我說，寧慧聽到這裏，已氣極了，便也不願再聽，立刻將耳機子望架士上一丟，掉過頭就走，那眼中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心裏我真不料自己如此一個人物，竟會嫁給這樣一個不堪的東西，一邊想一邊流淚，匆匆回到自己房中，納頭便睡，再說她母親那邊，在國瑞剛來電話的時節，老太太也是一喜，心說也許來賠罪了吧，一會兒又聽僕婦來報告，說大小姐聽電話聽哭了，這會子正騎着掉眼淚呢，老太太聽了直嘆氣，便扶了丫環，到了寧慧屋裏，口內說道，不要難過了，這種東西也不能算人，還把他擱在心上幹甚麼，寧慧見母親來了，少不得掩着淚站起來，老太太拉着她的手，著實安慰她一番，她此刻唯一的安慰者，就是這位老母，看見老母如此的慈愛，不由格外心酸，哇的一聲哭出來，一頭便倒在

老母懷中，這一下幾乎沒把老太太撞倒，幸虧小丫環傍邊扶住了，老太太此際也是無限傷心，慢慢的坐下來，把寧慧摟在懷裏，母女二人相抱着嗚咽起來，從此她夫妻更同陌路一般，而寧慧對於國瑞，不免更加寒心，同時對於世界的一切，益發覺得空虛了，正在這時候，美兒竟來看她，兩人見了面，美兒看她神色悽惶，意態蕭瑟，一問她的近況，便長嘆流淚，美兒更覺詫異，急急問她的究竟，寧慧因與美兒交情甚厚，所以纔把香山別後，直到目前的經過，詳詳細細，一字不隱的訴說了一遍，說完了又深深嘆了一口氣道，美呀，一個人千萬不要談戀愛，一談到戀愛，就是身入樊籠，再也擺脫不了，同我現在這種痛苦，要不是談戀愛，那裏會嘗得到呢，即使你所愛的人，也能同你愛他一樣的愛你，然而那外界的阻力，紛至踏來，正是障礙重重，能有幾個能夠得到美滿結果的呢，又對美兒看着說道，你看我現在披頭散髮，還像個人麼，終究是你們這種可貴的處女，既沒有家庭的累贅，又嘗不到戀愛的苦況，你看你依然神采飛揚，一臉的天真，混混沌沌，什麼也不知道，說着又連連嘆道，唉美呀，我此

刻真羨慕你，你太快樂了，言罷黯然的握了美兒的手，美兒聽她講道一樣的講了一篇，心裏暗暗叫聲慚愧，想道我何嘗不踏進了這個樊籠呢，我又何嘗快樂呢，我今天來找你，還爲的是解決這輔助戀愛的事兒呢，但是她終究臉嫩，叫寧慧這樣羨慕呀，快樂吓，說了一陣子，竟不好意思說明來意，二人又談了半天，寧慧問起醉候弟兄，她好像忽然想起那友溪，是同美兒有戀愛關係的，便嫣然一笑，問着美兒道，友溪沒來嗎，讀者要知道寧慧已有半年，不曾開過笑口，今天這一笑，正是她這傷心史展開以後，僅有的笑容，不在此半年中，不曾笑過，即從此刻笑過以後，終其身也見不到她再笑第二次了，因爲這樣作者，纔鄭重其事的，把她這一笑，向讀者作一個最後的告別，閑文撇開，再說美兒聽見她問到友溪，心想既來同她商量代收信件，也顧不得害臊，便對她也苦笑了一笑，輕輕說道，我正爲此事找你來了，寧慧何等機靈，察言觀色，早已了然，雖然也暗暗的替她惋惜，不幸也落在這樊籠之內，可是不忍說破，忙用同情的聲調和神色，對美兒低低問道，因爲什麼要找我呢，說着怕她不好意思

，便一面握着她的手，一面又用手去撫摸她的肩背，說也奇怪，美兒得到她這樣一種安慰，立刻起了感激的心理，抬起頭來，痴痴的望着寧慧，隨即期期艾艾的說道，我們通信，說出這一句之後，忽又停了一停，赧然的又接着道，他的信不便直接寄到我家裏，所以想……寧慧此時已完全明白她的意思，忙問道，你打算叫他寄到我這裏，由我再面交你是不是，美兒見她說到自己心裏，不由臉紅起來，當時竟答不出來，僅僅點了點頭，寧慧忙道，那不成問題，你趕快寫信告訴他罷，接着又問你到了幾天了美兒道，三四天了，寧慧屈着指頭算道，如此再過兩天，他接不到你的信，真要把他焦急死了，說着又嘆口氣道，唉人生何不幸，乃有情人，美兒看她態度，既有些淒測，又有些滑稽，正不知如何回答她，那寧慧此刻忽然心有所感，她想友溪再有兩天接不到美兒的信，我便知道他要焦急，怎麼去年他哥哥一二連三的來信，我又跑到蘇州杭州去，旅行了回來以後，爲什麼還不快快的復他一封，此刻倒能知道他兄弟的焦急，難道那時便不知道他哥哥要焦急嗎，想着非常後悔，覺得我當初怎樣的負人，所以現

在人家纔怎樣的負我，這時她又想起旅行的一節，那是她的一幕定情劇，這是她畢生最可紀念的一夕，也是她一生最創痛最悔恨的一夕，她從此處不免又想到了國瑞身上，那時的國瑞，何等的恭順小心，溫柔體貼，誰也料不到他現在是這樣的凶惡，這樣的殘忍，她想入了迷，呆呆的兩眼望着牆角上一盆花，那花有多日不見陽光，不吸露水，雖有很多的花朵兒，和綠葉兒，可是那一種黯無神彩的光景，正同自己的面色一樣，眼光略一轉移，那盆花的傍邊，立着一個意大利的石像，裸着全身，那面龐和體格是那末豐潤而整潔的，可是牠雖有這樣美麗的面龐和體格，牠是一塊石頭，既無知覺，又無情感，觸手又是冰涼，縱然把牠擁在懷裏，把你全身的熱血去溫着牠，當時雖彷彿能溫暖一點，可是一離開你的懷抱，牠便依然恢復了牠原來的冷度，她想一個女人，也應該同石像一樣，纔能免除一切的煩惱愁苦，而一般的不失牠那尊貴，她想的工夫大了，把個美兒冷在傍邊，心想寧慧真變了一個人了，原先何等喜悅，何等嫵媚，如今竟變成這個失魂落魄的樣兒，想能覺得她甚是可憐，便去握着她的手說道，你近

來真換了一個人了，寧慧被她一句話驚醒過來，覺得對於美兒有些失禮，便也握着美兒的手說道，我也知道我近來精神恍惚得厲害，你是知道我的太深了，總能原諒我的，美兒說道，你還同我客氣嗎，寧慧此刻見了美兒，不由想起當初同她住在香山的時節，因此便連想到當時爲了要與醉候常常約會，纔騙了美兒，下山回城，不由的又想起與醉候當時的恩情來，便問美兒道，你姊姊近來好嗎，美兒一聽她問亞黃，不由對她望了一眼，說道她……她……說了兩個她字，她覺得不大好說，便咽住了，寧慧嘆道，提起來我兩邊都對不住人，在你這方面說，對不住你姊姊，在那一方面說，對不住他，她這個他是誰，明明是指醉候了，這都是我意志不堅所致，說起來真是慚愧，美兒是忠厚人，聽她這樣自怨自艾，反覺得自己有些兒窘，不知說些什麼好，望着寧慧不語，寧慧又問道，他們後來到底涉訟了沒有，美兒見問，也不瞞她，使把當日醉候夫婦怎樣對簿公庭，怎樣又來求和，這纔和好如初，寧慧聽她講完，不免又添了許多感觸，想醉候對於自己，實是不惜犧牲，原是自己不情，纔有今日的結果，便點點頭

道，他倆能和好如初，我的良心上也可稍安，說罷益發黯然神傷，美兒看她愈說愈勾起她的心事，心想不如走罷，便向寧慧說道，我來了半天，恐怕家裏等我，我要回家去了，寧慧見她要走，覺得有些依依不捨，便挽住美兒一只手說道，我是知道你家裏的情形的，也不多留你，那信的事兒，你放心就是，你的事就同我自己的事一樣的，說罷又嘆道，唉，我如今只有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了，說罷又道，不……願天下至情人，都成眷屬，說到至情二字，聲音都哽咽了，眼圈兒也紅了，美兒知道她感觸得厲害，便勸她道，你不要太傷感了，我一得空就來看你，寧慧點頭道，好，我接到了友溪的信，便送來給你如何，美兒聽說她要來，恐怕白太太還記得她同醉候那個歪兒，不願意她來，不由爲了難，望着寧慧不語，寧慧有什麼看不出來，便道，既這麼你來拿罷，我就不去看你去了，你要有工夫，平時也常來談談，我現在是成了孤家寡人了，美兒見她說明，倒有些不好意思，又一想她是知道我的難處的，也不會見怪的，她便別了寧慧出來，寧慧一直送到門口，還覺依依不捨，看着她上了車，還倚着

門望着她的後影，直到看不見了，這纔無精打采的走入裏面，從此寧慧便替美兒做了一個代收信札的機關，白太太因為友溪並不在上海，所以對於美兒的行動，倒不甚過問，故此美兒常到寧慧家去，可是寧慧却一次也不會去過，爲的是怕白太太知道美兒又和她來往，反多不便，這正是寧慧體諒美兒的地方，同時她二人的情感，也比較在香山時節，更進一層，兩個人真是無話不談，每每互相談到雲家兄弟二人，一個是已往的情人，一個是眼前的情人，一談起來，總是無休無了，結果彼此都免不了感嘆，因為寧慧是勘破情關，不願意同醉候陰歡重拾，美兒是後顧茫茫，不知道將來同友溪，得到什麼的結果，所以她倆不談則已，一談起總是相對愁煩，尤其是美兒與友溪的事情，連寧慧也着實替他們擔憂，這樣過了一個月光景，其時中日風雲，更加緊張，到了陽歷的八月間，江南事變又起，南北交通，便也受了影響，因此友溪與美兒的通信，也發生了阻碍，這時候江南戰事，漸漸擴大起來，故此租界上的居民，也是十分恐懼，正是惶惶終日，不知如何是好，我們中國向來有一種習慣，爲世界各國所不

大見到的，就是每逢國家有兵災戰禍的時節，民間對於兒女婚姻，便不如承平時候那樣嚴加挑選，凡是已經訂了婚的，總是催男家快娶了去，在平時那些禮節極繁重的，什麼文定吓，過禮吓，大盤吓，小盤吓，正有許多的麻煩，那些繁文濶禮，短一件都辦不到，但是在兵荒馬亂的時節，僅僅預備一乘轎子，就可將新娘送到男家去，連幾個吹鼓手，也都可以省得，這是指那已經訂了婚的而言，至於不曾訂婚的小姐，一遇到亂世，便是她們能够早日出嫁的機會，她父母對於門第的選擇，財禮的挑剔，決不同太平時候一般研究，只要有可給的人家，送了出去，父母就少負了許多的責任，這種風氣最盛的，當然是內地，以及鄉村間，像上海這樣大都市，雖不能也同鄉間一樣，可是那時候上海居民，仍有許多免不了這種傳統的習慣，更有一種圖省錢的人，平時辦椿喜事，結婚儀式，不能不講，親戚朋友，不能不請，那一筆費用，少說也要三五百元，惟有在這亂糟糟的時候結婚訂婚，只要在報上登上一條啓事，什麼某某與某某得本人同意，經家長許可，定於某月某日結婚或訂婚等字項，止多不過花去二十元

的廣告費，便把偌大一件事情辦了下來，讀者不信，翻開那一年秋冬時候的報紙出來一看，就能見到十天之中，止少也有七天有人登着這樣的廣告，據此一點觀察，中國那種傳統的習慣，雖在如許文明的大都市，仍是免不了的，因此便使本書中的一人，受到了這種影響，那人是誰呢，當然就是美兒，前文不是早已說過麼，在北京的時候，白太太同謝慕靈都是亟亟於要把美兒配了出去，却因時局關係，舉家南遷，纔把美兒的婚事擱下，現在已經搬到了上海，當然仍要進行這件事的，恰巧上海又是一樣的風聲鶴唳，一夕數驚，所以白太太對於這位掌珠終身，也不覺格外的要想個辦法，同時那謝慕靈，自從吃了友溪的耳刮子以後，一心一意懷着報復的念頭，所以到了上海，一切家務安排妥貼以後，他就向他的親友開始囑託做媒，要知道一個人的婚姻，也跟着家境走的，家境富裕的子弟們，不用說當然有許多人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同時家境富裕的小姐們，因為現在的法律，女子可以同樣的享受繼承權，所以除了粧奩之外，將來還可得人家的財產，又有妻子，又有錢財，正所謂人財兩得，這樣好事，

那一個不盼望臨到自己頭上呢，故此謝慕靈一託出去，三天之內，已經送來了二三十張男孩子的相片，給白太太挑選，白太太素來抱的是使用專制手段的宗旨，本想儘由自己挑選，不去同美兒商量，但是又一想，目前的世界，潮流所趨，不得不告訴她一聲，先由自己看中了，再給她過一過目，如果打聽得人家還好，也就不再徵求她同意，竟把這頭親事答應了就得啦，於是在這二十幾張相片裏，挑了一張相貌最清秀的，便告訴了謝慕靈，去打聽這家的情形，如果配得上的話，再給美兒看一看，然後再談雙方相親的事，不料那謝慕靈聽了，笑嘻嘻的對白太太道，您要這麼辦，這事一輩子也辦不成，白太太便問道，爲什麼呢，謝慕靈湊到白太太面前低聲說道，您還不知道她的心裏，早就有了主兒了嗎，看她在北京一上車，那個哭勁兒，就可想而知了，如今要是給她看相片，就是長得比梅蘭芳還漂亮，也沒有用吓，她要是說上個不願意，您還能拏她硬配給人家嗎，白太太一想這話也近理，便問道依你怎末辦呢，謝慕靈笑道，乾脆這會子一個字都別跟她提，等咱們先把人家打聽好了，那天誑着她去逛公園

什麼的，叫人家當面相一相，相不準當然不必再提，想準了再合八字，八字也對，就先給定下，然後再告訴她，她要答應，也不成啦，白太太想了想搖搖頭道，這個不妥，咱們等相準了，必得告訴她，她要是也答應，那什末問題都沒了，要是還念着那個，說到那個就伸出兩個手指比了一比，接着說道，那我自然會說破她的，換一句話說，等咱們告訴她的時候，人家的家底性情都已打聽好了的，准是不錯，咱們纔給的，所以她答應也不行，不過你一死兒瞞着她，不讓知道，等定下了，再告訴她，那就太說不過去啦，那個成了咱們做大人的不對啦，故而我想還是等都說妥了告訴她，告訴完了再下定，實際上是一樣由着我們作主，表面上不亦算問過她自己嗎，原來謝慕靈報仇心切，他便不顧一切的想把美兒往外一送就完了，可是白太太對於美兒，終究是母女關係，負着責任呢，若是真照了謝慕靈的話去辦，豈不叫人批評白太太麼，白太太是何等樣人，豈肯落這個褒貶，故此纔想這個折衷辦法，謝慕靈見白太太不主張照自己的辦，也不便再說什麼，把白太太看中了的那一張相片，揣在懷裏，便去問

那介紹的朋友，那不用說，就是再不好也要說得十分了得，謝慕靈聽了回來，在好的上面，再加上些好的，白太太聽了，焉有不悅之理，本來立刻要告訴美兒，又一想我們看中了人家，不知人家是否看中我們呢，先瞞了美兒，到公園或者戲館子裏相一相纔妥當，於是就背地約了那一家，在某日某時到法國公園雙方相親，美兒是完全矇在鼓裏，只知道白太太要帶她姊弟二人到公園走走，到了那一天，由謝慕靈陪着連白太太共是四人，在約定時間到了公園，四面亂跑，直把白太太跑得氣喘吁吁，雖然在這四圍鏖戰的當兒，但是租界上竟和別有天地似的，各娛樂場所也仍是有人光顧，公園裏更與其他娛樂處所不同，愛清淨的人們，和講究衛生的都要常去走走，再加上許多外國小僑民，和中國江北阿媽，（上海西人家女僕之稱）聚在一起，高談闊論，所以美兒等人到了園中，覺得遊人亦正不少，那些遊人走過來走過去，那一個不是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所以那一家相親的，雖則直在美兒傍邊轉，美兒竟一些也不會覺得，而且她近來因為交通梗阻，久已沒得友溪的信，自己一連去了幾封，竟如石沉大海，也曾

同寧慧，商量幾次，想打個電報去，終究覺得有些大驚小怪，又恐醉候夫婦笑她，想打到友溪校中吧，不知近來是否開學，更不明北京的情形如何，從報上看着，雖已換了局面，但也還平靜，想他們一家也不至有危險，但是始終得不到確實的消息，正是使人萬分的愁煩，她本無心出來遊玩，無奈是白太太的命令，不敢違拗，只得跟着，但是人雖在公園裏，她的心却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連她自己也說不上來，此刻雖覺得她左右有許多遊人，四面站着，她絲毫不去注意他們，只是低了頭，望那池子裏微漾的水紋，這時她又想起臨動身的前兩天，同友溪在北海湖邊露椅上話別，那水不也是這樣緩緩的流着麼，如今不但天各一方，並且連音信都杳然，以後不要說是再去重遊北海，這樣亂世荒荒，今生不知還見得着他見不着他呢，她越想越覺得心中難過，縐着眉，瞪着眼，老望着池中，正是目不轉睛，那一家相親的看見這位小姐，眉頭打了百結，低了頭也不說話，心裏十分納悶，大家都在背地議論着，說看這樣子，倒像有心事似的究竟怎麼一回事，再說白太太也覺得美兒今天態度不好，老是愁眉不展的，叫

人看了，成個什麼樣呢，因此便有一搭沒一搭的老是向美兒兜攬着說話，美兒起先倒並不在意，後來覺得白太太所講的話，完全是故意要引逗自己說話的神氣，並不是什麼無心的閑談，她不免心中暗暗奇怪，心想今天爲什麼跟我這樣和氣，她這樣一注意，便陡然覺得處處可疑起來，再向四下一看，有好幾個人站在十幾步以外，齊向自己望來，又彷彿正在議論自己似的，留神一看，男女都有，却是婦女居多數，年輕的也有，年老的也有，再看這些人，彷彿方才在那邊草地也曾對自己注意過的，再一留神，這些當中還有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子，穿了一身西裝，那一種修飾，簡直比女孩子還要來得過火些，單看那幾根頭髮，也盪成一條條的波浪紋，綠色的上衣白色的褲子，最觸目的是繫着一條大紅領帶，那紅領結打得又長又大，還帶上一副眼鏡，目光灼灼的望着自己，美兒靈機一動，暗說原來是這末一回事，怪道忽然一定要我來玩公園，想到這裏，也不敢對那一個男孩子再看，恍惚間也不會辯得那人的品貌如何，只覺得他塗了一臉濃厚的雪花膏而已，她此刻心裏已有幾分看出來，正要賭氣躲開去，這

見謝慕靈遠遠的站着，同一個中年男子說話，一會又見那中年男子一搖一擺，慢慢的走到方才看她那一堆人裏邊，又向那些女的，又說又笑，可是都是交頭接耳，一些也聽不出，她此際又羞又氣，心中又有一種說不出的愴惻，再也顧不得白太太等，倏然站起來望北面便走，白太太先還不會看出，忙喊道阿美，上那兒去吓，她是說的北京話，在上海人聽了，覺得狠新奇，大家不由的都回頭向白太太注意起來，白太太倒也有些兒窘了，便不再叫喚，輕輕的對小雯說，叫他跟着姐姐去，告訴她別跑遠了，回頭不好找，那小雯果然趕了上去，可笑白太太這一句北京話，雖然把左近的游人說的回頭注目起來，可是偏偏不能使美兒回頭，還是一個勁的往前走，她此刻的心中，正是不知怎樣一種感覺，也不知怎樣一種滋味，但覺立刻把友溪的影子擁到了腦子裏，覺得她們這樣做起來，友溪怎麼辦呢，她這樣想着，又彷彿立刻看見友溪在北海要求自己嫁她那一種哀懇的神氣，又好像友溪跟着自己，要自己立刻答應嫁他的這樣追着自己，又彷彿怕人看見似的，不敢站住，拚命的往前緊走，正走時只聽見後面有個狠熟

的聲音低喊道，別跑呀，等等我呀，跑這末快幹嗎，我有話跟你說吓，美兒正在神不守舍的向前走着，聽了這幾句話，把她大大的吃了一驚，心想我是做夢吧，怎麼友溪跑到上海來了，又想這兒到底是法國公園吓，還是北海呢，她這樣遲疑着，不由足下緩了下來，忽覺臂膀上叫一個人一把抓住，她一驚顧之間，纔知道是兄弟小雯，這纔漸漸明白自己果然還是在上海，那友溪呢，唉，他還是在北京啊，她想着又黯然了，小雯見她被自己抓住了，一句話也不說，只睜眼望了自己一下，就低了頭懶懶的又向前踱了過去，覺得她好像神經病似的，便說道，媽叫末別跑遠了，回頭怕找不着，美兒也不回頭，一邊走一邊說道，別走遠，說完了三個字，停了好大一會，忽然嘆道，唉，走遠了倒好了，小雯也不知她什麼意思，也就無話可答，只聽美兒又叫了聲弟弟，小雯問道什麼，美兒不語，又過了會兒，又問小雯道，你想北京嗎，小雯道，想怎麼樣，火車斷了，又回不去，美兒聽他說出這兩句話來，心中彷彿刀子刺了一下，立刻全身覺得微微一震，又聽小雯說道，上海也好玩，電影多好，美兒又拖長了聲音叫

道，弟弟不知我們那一天纔能回北京呢，小雯道，那可沒有准，美兒道，也許這一輩子回不去了罷，說着她那喉嚨只覺得酸的難受，止不住眼淚直滾下來，小雯聽他姊姊說話的聲音有些異樣，他倆本是並行着，他一回頭看見美兒的眼中正在落淚，詫異道：你怎麼啦，北京還沒玩够嗎，都想哭啦，美兒不語，取出手絹擦了擦眼淚，抬着頭望着天，脚下不由放慢了，一步步的走去，小雯此刻，彷彿心有所悟一般問道，此刻五姊跟五姊夫雲二哥他們不知在幹什麼呢，他好像要拏這句話去安慰他姊姊似的，然而他並不知道他姐姐與友溪的戀愛，並且他還根本不懂得戀愛，既如此他這句話是什麼用意呢，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然而他又是真心想去安慰他姊姊的，這真是最神秘一種思慮，吾們無以名之，就名之曰神秘的思慮吧，可是美兒聽了此言，非但得不到安慰，一方面更勾起她的傷心，一方面又疑心她的弟弟故意拿話試探自己和友溪的秘密，立刻把方纔一種天真的情態藏了起來，默默的不敢再言語了，那天她們相親之舉，在雙方總算是完全達到目的，不用說雙方都是同意的，那白太太便想揀一天同美兒

揭開窗戶說亮話，說完了不管她同意不同意，便要正式舉辦，並且想辦得愈快愈好，這原因就是因爲前文所說時世不太平之故，不提白太太的心思如此，再說美兒自從遇到公園中一幕疑劇以後，益加煩惱，心想當初白太太等與自己提婚之時，還能同亞黃友溪商量個辦法，現在遠在數千里外，又是音信不通，萬一再發生此事，叫我同那個去商量呢，又想不如去問問寧慧，過了一天，特爲到寧家，把這事約略與寧慧說了，問她到了那個時期，有何抵抗方法，不料寧慧的主張，竟與醉候弟兄上次所說的一樣，除了自己作主嫁給友溪以外，沒有別的办法，美兒一聽，又爲難了，她想怎麼人如此說，難道捨此竟無兩全之法了麼，自己又細細的盤算一回，可不是自己也認爲捨了嫁給友溪之外，是毫無辦法，但是如果自己這樣一主張，那一班親友，不定如何笑罵自己，自己個人的聲譽，倒也還能犧牲，最不能犧牲的，就是父母的聲譽，自己只顧了達到戀愛目的，使得自己死去的父母，受人家的指摘，未免不忍，她因這一點，便決意不再作自由嫁給友溪之想，但是自己是何等愛他，他又是何等的愛自己，如果

自己嫁了別人，莫說友溪要氣死痛死，就是自己也於心何忍，又想一個女子要末就從未愛過人，糊裏糊塗由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嫁給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了此一生，如果要是未嫁之時，不幸已經愛上一個人，要能嫁他果然是最好，要真正不能嫁他，只有此生不再嫁別人，方能對己對人，人家既不能以污衊的言論加諸于我，也不能以非我所愛之人強我嫁之，又想我與友溪。既已到如此相愛的地步，在這種環境裏，我要想嫁他，果然很難，然而尚不能說已經絕望，將來能有這一天，果然是再好沒有，萬一到真正絕望時，我也不能捨而之他，她主意想完了，好像略覺安心些，於是就將公園疑案的事，寫信去告訴了友溪，信去之後就天天只盼友溪的來信，誰知友溪的信倒不曾來，白太太倒把最嚴重的問題向她提了出來，什麼問題呢須看下回的分叙。

第二十二回

一味蠻橫強主婚後母懷慚施壓力
滿腔委屈潛出走孤雛蓄志殉痴情

原來白太太聽了謝慕靈的話，認為那一家姓鄭的人家，是千中選一的，當面又相了親

，那小夥子也打扮的頂漂亮，所以決定告訴一聲美兒，便要擇日文定，並且說好訂婚後在兩月之內，就要完婚，這些都是那方面要求的，白太太是一一遵從，萬事皆妥，儘等告訴本人，這一天美兒早晨起來，正想昨天夜裏寫給友溪的信，今天得空自己去寄，心裏正在盤算，大概幾天可到，幾天可來回信等等，顛來倒去的估量着，忽見白太太笑嘻嘻的走進房來，手裏還拿着一個紙包，美兒見她進來，起身讓坐，她便拉了美兒的手，笑嘻嘻的說道，你來，給你看一件東西，美兒不知什麼東西，便走近她身邊問道，什麼東西，翡翠鐲子嗎，原來以爲是新買的手飾呢，白太太也不言語，打開紙包，取出一物，遞給美兒，美兒接過來一看，是一張男子的相片，看那面貌甚熟，倒好像在那裏見過的，猛可地想起來，正是那天法國公園看自己的那個人，這一下省悟過來，心中說不出的難受，碍着白太太不好將相片扔了，只紅了臉，輕輕放在桌上，走了開去，白太太冷眼看她，兩腮紅紅的，以爲她是女兒家害羞的常態，便向她笑着指着那張相片道，那天謝先生一個親戚來說，這一家人家，知道咱們家小姐，還沒有

配親，故此託謝先生來給求婚，居說他家原先也是做大官的，跟老太爺還是同寅，新郎官的父親，還是老太爺的門生呢，家道也好，聽說足有三百萬呢，新郎本人已經大學三年級，過年夏天就畢業了，今年纔十七歲，比你小三歲，倒也好，歲數小，胆子也小，管得住些，她講到此處，略停了停，又說道，人家不知在那兒已經瞧見過你了，愛的什麼似的，一死兒跟他媽說，要來求婚，別處提親的，他一個也看不中，你想現在的小人兒都乖巧啊，這末點兒歲數，就要自己挑小媳婦，美兒楞楞的聽白太太說完，冷冷的問道，今年幾歲吓，白太太以爲她同意了，纔問年歲，不由頂興頭的答道，纔十七歲呢，美兒聽了冷笑一聲道，十七歲已經大學三年級，敢情他十四歲高中就畢業啦，太聰明了，她又屈指算了算道，算起來八歲就進了初中，倒成了神童了，可是於學校裏定的年齡有點不合吧，白太太倒不料她這個老實人，會說起這種俏皮話來，她雖不大懂得學制，但是算起來也覺得太小了，心下直怪謝慕靈一千人，暗說怎麼你造謠也不造圓一點，如今叫這傻丫頭都看出來了，不言白太太心中怙愒，口裏還在一個

勁的誇贊，一邊說一邊看美兒的臉色，只見她雙眉深鎖，十分不悅，不像什麼害羞的神氣，止不住便問道，怎麼樣，這末好的人家，還不願意麼，美兒此刻心中正同轆轤牽井一般上下不定，每一念自己與友溪之約，正如萬弩攻心，劍痛萬狀，她想這時可說已到了生死關頭，也不能再顧害臊，便抬頭向白太太正色說道，論理這是應當媽作主的，不過媽既來問我，大概我要是不願意，媽也不肯強我爲難的，說老實話，這個相片上的人，那天公園我也看見了，別說還是個十足的小孩子，並且那個打扮跟舉動，都不像個有家教人家出來的子弟，恐怕這個人大起來也不過是個浮滑少年而已，所以其實在不願意，她這樣侃侃而談說了一篇大道理，倒把個白太太又是羞愧，又是詫異，心中以爲美兒是最老實不過，就是不願也不敢當着自己說的，不想她近來大變，這一定是跟那位姓雲的小子學壞了，她想到此間，不由的羞惱變成怒，鼻子裏冷笑一聲道，你近來真大變了，連我都敢頂撞，你這是跟誰學的，她這樣文不對題的罵了起來，美兒此番爲愛情所驅使，早將一切利害置之度外，所以毫不畏懼，向白太太微笑說道

，我並不敢頂撞您，不過您既來徵我的同意，我就把我自己的意見說一說明白，您不犯着爲這一點事生氣，白太太聽美兒今天神態安祥，言語鋒利，完全換了一個人，從小看她大起來，也不曾看見她有這樣的舉動，她是個剛愎自用的婦人，所以也不辯是非，只覺自己今天倒反叫她問住，這個台那裏攤得下，不由用手將桌子一拍喝道，放屁，我還不能做你的主嗎，還要來徵求你的同意嗎，你別錯了主意，有我在一天，由不得你，我讓你嫁誰，就得嫁誰，你不同意，我非答應不可，你放明白點兒，決不能由你自主，說罷伸手拏起那張相片，連連冷笑數聲而去，這一下真把美兒氣淺了，她以爲白太太雖則剛愎，斷不至如此不講情理，自己要嫁友溪，果然她是不會答應的，但是自己所不願嫁的人，她也不能相強，如今聽她這幾句話，非但決不能嫁友溪，要嫁何人，完全要由她做主，自己反一點主意都不能作，即使自己父母在世，也不能這樣專制，又一想這正不是自己父母，所以纔如此專制，想到此不由痛淚交流，又想方才的聲色俱厲，自己的父母，對於自己從來捨不得這樣的，她這不是侮辱嗎，不是

虐待嗎，想着越發的嚎啕痛哭起來，她這樣悲悲切切的哭了又想，想了又哭，連飯也不會吃，到了夜間，她躺在牀上，細細的將這件事再攷慮起來，總覺得友溪如此愛自己，自己此刻要隨便答應了那個婚姻，這段婚姻將來是否美滿，此時姑且不論，單說對於友溪，他是何等的愛我，何等的期待着我，我焉能負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答應這頭親事，但是又一想，看白太太今天的神色，也是下了決心的，自己應該怎樣去拒絕這頭親事呢，她想來想去，想不出好方法來，忽然又想到寧慧，生性既聰明，方法又極多，不如同她商量去，到了第二天上午，就跑到寧家，一問寧慧僕婦，說尙未起來，美兒知道她向不晏起，便問道，怎麼不起來，敢是病了嗎，僕婦低低說道，嘔了氣，躺着傷心呢，美兒便問跟誰嘔氣，那僕婦又道，還有誰，還不是姑爺嗎，美兒又問道，姑爺來了嗎，僕婦笑道，來了倒好了，美兒道，那是怎麼個嘔氣呢，那僕婦又低聲道，昨天來了一封律師的信，說是要跟我們姑娘離婚呢，美兒聽了，不由的繃了眉頭，便說道，我到她屋裏看她去，她倆本是極知己的同學，如今異地相逢，兩人又

都吃了戀愛的苦，故而互相憐惜，本是無話不談，此刻美兒料想她丈夫要離婚這件事，寧慧決不會瞞着自己的，所以不用通報，一直走進她的臥室，寧慧正躺着流淚，忽見美兒走入，望她臉上一看，只見美兒脂粉不施，黃黃的臉，那一對眼睛，腫得倒有胡桃這末大，一望而知是哭得狠兇的，她不由詫異的對美兒說道，你怎末啦，哭來了嗎，美兒經她這一問，不由黯然坐在她的床邊，一把握住她的手，輕輕嘆了一口氣道，我們兩個人，可算知己了，連不如意的事，都一齊來的，寧慧聽她這樣說，知道她必已明白自己的事，便也嘆了一口氣道，我是久已勘破一切的了，我的事情，實在沒有什麼問題的，我早知道早晚總有這一天，不過回想當初自己意志不堅，未免有點後悔而已，你又有什麼事呢，他來信沒有，美兒聽她如此問法，不由的好笑說道，來信不來信得問你吓，你不是替我代收嗎，寧慧道，何嘗不是呢，可是我看你忽然把眼睛哭的這末腫，以爲你在別處得着他的消息了呢，美兒搖搖頭道，那有什麼消息，倒是有快死的消息了，寧慧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不懂，美兒見問，就把昨天白

太太提親的話說了一遍，同時又請教寧慧有什麼好方法來拒絕她們，寧慧聽了，半日不語，美兒又問道，你怎末老不言語，寧慧道，不是我不言語，依我想除了你自動同友溪訂婚而外，沒有別的方法去拒絕她，但是這種辦法，是你絕對辦不到的，所以你叫我說什麼好呢，美兒聽她這樣說，不覺又繃了眉大大愁煩起來，心想我特地來求教你，你怎麼一點別的办法沒有呢，兩人靜默了一會，美兒又問道，你當真想不出別的方法來嗎，寧慧見她焦急的狀態，心中十分可憐，便緊緊握住了她的手，苦笑着說道，你想想有什麼別的方法呢美兒聽說低了頭有好半天說不出話來，寧慧本已一肚子的傷心，又看見美兒這樣情急，不由深深的嘆了口氣道，我們倆真可算是無獨有偶了美兒聽說忽然想起方才僕婦同自己所說國瑞要離婚的話，便俯下身去低低問道，我聽說你們那一位又要出什麼花樣，寧慧見問，冷笑一聲道，怎末能算是我的那一位呢，我是孤家寡人，誰也不是我的，美兒道，別抬槓，告訴我怎末一回事，寧慧回手在牀頭夜壺箱抽屜裏，取出一封信來，遞給美兒說道，你瞧，美兒看上面寫着律師事務所

的名義，取出信來一看，裏頭無非說些意見不合的話，最後却有幾句說寧慧承認尚有戀人雲某，所以依着法律有配偶者與人通姦，除構成姦非罪外，配偶之一方得請求離婚，又說這種離婚理由，經證明屬實以後，可爲絕對的請求離異之理由云云，美兒看了，因講的法律也不甚了了，只是覺得有點奇異，寧慧怎麼會自承尚有戀人雲某，莫非真個自己這末糊塗，會去告訴他丈夫不成，便指着這一點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真是你自己承認的嗎，寧慧見問，想起當初原是想求國瑞的諒解，纔厚顏的向他承認，誰知這個毫無信義的人，借此攻擊，想起來不由人又羞又氣，又悔又恨，便臉上紅了起來，一縷眉頭嘆道，這都是前生的冤孽，還提他作甚，我正是早知今日，悔不當初，說罷又低了頭盈盈淚下，美兒見她這樣，想來真是她自己承認，口內不好再說，心想你這樣一個聰明人，怎末會做出這樣笨事來呢，想着就痴痴的望着她，她倆相對無言的沉默了一會，兩人各有各的心事，也正是各人都想不出應當怎樣去對付各人的環境，後來還是寧慧向美兒說道，美吓，我對於這個愛字，早已勘破，所以對於這封

來信，並不認爲是個重大問題，我也不打算跟這種喪心病狂的人，打什麼官司，我是拿定主意，聽其自然，他要離婚，我決不會同他麻煩，所以我之傷心，不是捨不得離婚，是悔不該結婚，然而此刻已成過去的事了，也不用提了，此時應該研究的，倒是你的婚姻問題，你和友溪不是依舊互相的熱戀著嗎，越是彼此同心，此事越不好辦，你如果要顧念着戀愛，非犧牲你目前的環境及家庭不可，如果要顧念着家庭環境，便非犧牲戀愛不可，你要明白你現在的情勢，是絕對不能兩全的，美兒聽了此話，益發沒有主意，寧慧又接續說道，我是憂患餘生，眼前除去老母而外，只有你是我最知己的人，你現在的困難，我豈不知，你這樣來請教我，我還不替你想法嗎，但是你要知道，你們的事，實在是很簡單的，因爲一般戀愛的情形，都是如此的，家庭同意時，戀愛便算成功了，家庭不同意時，得由你自己選擇一途，還是情願犧牲愛人，還是情願犧牲家庭，依我們傍人看來，你與友溪的愛，既這樣真摯熱烈，就應該犧牲家庭去成功你們的戀愛，安慰你唯一的愛人，這實在誰也不能批評你的，因爲你既不是羅敷

有夫，他又不是使君有婦，你們的結合，非常正當，無論甚麼人，都不能批評你們，不能阻撓你們的，美兒頓足道，我何嘗不知道，可是我們家裏那個破落戶的臭架子，死也改不了，我要不嫁他便罷，一嫁他准有人痛罵我，我就是不願意這樣幹，寧慧搖搖頭道，這就難了，我看你這種主張，友溪也決計不以為然，並且恐怕不能原諒你，美兒繃了眉道，誰說不是呢，但是他總有一天明白我，原諒我的，寧慧不語，心想那除非你嫁他，要不然除非你自殺，可是嘴裏究竟不便明說，當時美兒見寧慧也想不出好的辦法來，就無精打采的別了寧慧回家，臨走寧慧不甚放心，說道以後你家裏再有別的情形，你趕快告訴我，大家想想對付的方法，美兒點頭告辭而去，這裏寧慧對於國瑞的要求，她早決定你怎末說我怎末辦，自己確已勘破一切，既不希望重修舊好，也不希望別締良緣，她主意定了，就打算陪着母親住着，一朝她母親百年之後，她便找一個清潔處所，或是山涯水濱，蓋幾間房屋，住了進去終日種花習畫，遣此年華，雖不說是什麼隱士高賢，止少也可以避免塵俗，她本是絕頂聰明的人，以前被情所

困，以至於如鷲自縛，如鹵自煎，此刻竟能將一點塵心收起，倒反覺得胸無掛碍，雖有國瑞的律師來信，主意定了，也就不放在心上，她自以爲從此便可以解除煩惱，不料後來爲一點朋友之愛，仍舊免不了憂愁悲苦，雖是爲了傍人的事，竟是東奔西跑，一點清閑之福也不能享受，足見世界上最難擺脫的便是一個情字，因爲一個情字，便又生出愛字，並非男女之愛如此，無論人類間那種關係，都逃不出這情愛二字，所以拿情愛二字專門用在男女之間，那正是所見不廣，閑文表過，再說白太太自從讓美兒頂撞幾句以後，真把她氣壞了，她以爲美兒是自己手裏管大的，無論如何，她也不敢不聽話的，萬想不到會說出這樣有斤量的話來，她盛怒之下，便不加思索的，一意獨斷獨行起來，以至於造成本書這樣一個悲慘的結局，她總然後悔，也嫌遲了，所以說一個人做事，第一不可在盛怒之下去處理，第二要處理的時節，必要三復思之，不然人的理智，一時被過喜或過怒的情感所衝動，便不易辯別那事體的真是非，結果就沒有不失敗的，如今白太太正犯了這個病，又趕上謝慕靈一味想報復，也不顧輕

重的胡做起來，他們竟不管美兒的意思怎樣，硬把八字送出，由男家合了以後，就挑出日子，正式訂婚，照南方舊式的風俗，定親是得向各親友通知，並在定親那一天，備了幾桌席，除請大媒以外，也請幾位親友，同時男家將手飾衣服等等用盤裝了，送到女家，女家也將預備下的文房四寶靴帽袍套也裝在盤內，回了過去，因此定親也叫過盤，然而在近時歐風東漸，就不用這樣麻煩，同時名目也改了，不叫定親而叫訂婚，依照美兒這樣年歲，又在學校裏讀書，當然應該取用新式，但是白太太是十足舊派，又自以為自己家是大官富戶，非過盤不足以昭鄭重，所以定了那一天文定，前幾天已在忙亂，可是美兒一看這個情勢，知道她們不再徵得自己的同意，便要硬做成這頭親事，不由得慌了，她在前三天就跑到寧慧家來商量，事有湊巧，一進門寧慧便對她說道，我正盼你來呢，昨天友溪居然來信了，美兒一聽大喜，忙問在那裏吧，寧慧就同她到了自己臥房，在枕下取出交與美兒，美兒急急拆開一看，還是在七月底邊寫的信，路上足足耽擱了一個多月，她一口氣把信看完，知道北京雖經事變，地方已經

當局設法，甚是安靜，他全家依然平安的住着，他寫信的時節，上海戰事尚未發動，所以他也不會提起，不過對於美兒去的信，已有好久沒有接到，他也知道交通不便的原故，居其大半，但是同時他又彷彿懷疑美兒，到上海久了，便把他忘了，寫了許多相思的苦楚，隱隱的未免有一點怨言，美兒看罷，正是滿心委屈，不禁流下淚來，想他因為不曾接到我的信，便不願意到這個樣子，若是自己此刻真個聽了白太太的話去嫁別人，他豈不要氣瘋了嗎，這樣想着，覺得自己萬萬不能隨便答應這件事，纔對得住友溪，又一想白太太已經揀定日期，替自己定親了，離着定親的日子，也只剩兩天了，自己還能不承認不答應嗎，她這樣想着，不由急得直嘆氣，寧慧以為友溪出了什麼事，便問怎麼樣了，美兒本來今天是來同她商量對付那天定親的事的，此刻寧慧一問，美兒便忙把此事告訴了她，她一席話講完，把個寧慧也楞住了，寧慧一想此事畢竟要自己打主意，傍人怎好說什麼呢，正這樣思忖時，美兒又問道，你倒底有沒有的辦法，讓我躲過這事去，寧慧知她情急，便問道你的真意，對於這件親事倒底

預備答應不答應，美兒斷然的道，死也不答應，寧慧又問道，那末你一定嫁給友溪麼，美兒搖搖頭道，怕不容易，寧慧聽了不由縐眉說道，你這是什麼主意，我實在不明白，美兒頓足道，唉你真是，……說着又咽住了，寧慧道，那末你既不肯嫁別人，又不能嫁他，敢情你是打算這一輩子不嫁是怎麼樣，美兒朗聲道，那倒行，要是我倒底不能嫁他，我也不嫁別人了，寧慧聽他講得這樣決絕，便叫道，小姐你這不是成心嗎，你又不肯嫁他，又說不能嫁他，其實你現在跟他講好了，登一個報兩人訂了婚，誰也管不了你們，美兒道，哼，管不了，背後叫人罵也罵死了，寧慧道，你又愛他，又怕挨罵，太不肯犧牲了，美兒聽她也這樣說，便冷笑一聲道，你看罷，說罷坐在一旁，默默的出神，暗暗的盤算，怎樣纔能對得住友溪，怎樣纔能安慰友溪，她一想這個問題太重大了，寧慧既沒有辦法，還是仗着自己，今晚上好好的想一個主意，想定了明天再來告訴她，想能立起身來，對寧慧說道，我回去了，等我想妥了辦法，再來告訴你，如果那時需要你幫忙，你肯不肯，寧慧道，我有什麼不肯，我早同你說過了

，我們倆現在也可說是一個人，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你放心罷，美兒道很好，你聽我的信吧，說罷將友溪的來信，望身上一塞，別了寧慧，回到家中，家中上下人等，都是分頭忙着定親那天的事，他們是富家，所以雖在這樣火砲聲裏訂婚，也不肯一紙新聞啟事，便了事了的，依舊是懸燈結綵，吹鼓堂名，鋪張得如火如荼，惟有美兒對着這樣的光景，看着友溪的來信，心中萬分的悽惻，那一夜睡在牀上，細細的攷慮，自己的人格，一家的名譽，友溪的情愛，面面都顧到纔好，想來想去，覺得不能嫁給友溪做妻子，在自己果然是極痛苦的事，同時也是使友溪傷心的一件事，但是此較自己嫁別人還好些，因為自己如果順了環境，捨了友溪，嫁了別人，友溪的傷心，是無可補償，無可安慰的了，自己的人格，也完全失了，以往所設的盟誓，也等於撕毀了，以友溪愛我之誠，或者因我嫁人而感到失戀的痛苦，竟致自殺，那時自己又將何以爲情呢，縱然沒有人當面來責備我，我良心上的譴責，又何時能已呢，況且我與友溪，雖無肉體的關係，然而精神上的關係，早已勝過百倍，此刻便爾忘情另嫁，豈不成

了一般無德無行的女人，這又與朝秦暮楚何異呢，我爲求享將來不可知的幸福，而犧牲了自己的人格，犧牲了愛人的心靈，這斷乎使不得，倒不如以一走了之，果然也不能嫁給友溪，並且同他也不能再見了，但是他知道我是爲逃嫁而走的，雖見不着我的人，却能見我的心，他那時雖也痛苦，然而究竟安心些，他只當我死了，在我死之先，始終是愛着他的，他雖不能娶我，不能見我，但他不是失戀，正足以此自豪，她想到這裏，免不得傷心起來，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她又想在今年春天，因誤會而把我氣病了，我本預備以一死了之，後來雙方誤會解釋，纔使我因貪戀着他而又貪戀着這世界，如今我與他既不能成爲夫婦，何不仍以一死了之呢，她又想他是這樣愛我，我死他豈能獨生，他的前途，可比不得我，何等的遠大，萬一因爲我死而他也一死，豈不害了他嗎，她想還是悄悄的一走了事，但是爲保全我父母的名譽，以及免得親友笑罵起見，這一走還是不能去找友溪，不但不能找他，還使得他不能找我，我倆今生就不能再見了，她想到這裏，又悲哀了，伏在枕上輕輕的喚着友溪的名字，哀哀欲絕的

哭個不住，這一夜工夫，她也就不整宿沒有睡，第二天天亮，稍微合了一合眼，便想着去看寧慧，把自己的主張告訴她，至於何時出走，走到那裏去，種種問題，須與寧慧從長計議，她的思想比我周密多了，想罷起身，略略梳洗一番，便溜了出去，其時還不過八九點鐘，若在以前的寧慧，正是鴛鴦衾暖，好夢方長的時候，近來可大大不同了，一早就起來在園裏澆花，她那座花園，雖則不大，也有半畝多地，經她的手種了許多不知名的洋花，此刻她正在草地上看報，一見美兒恁早便來，便問道，怎末這末早吓，美兒懶懶的在她旁邊坐下，向她低低說道，我有一件事情來請教你，寧慧道，什麼事這末客氣，請說罷，美兒看看左右無人，便把自己昨晚所想的意思一齊告訴了她，並且必須要在訂婚之前，以一走了之，寧慧聽她一口氣說完，嘆了一聲道，你能這樣犧牲，雖不能嫁給友溪，但是也狠對得起他的了，不果他見你一走，日久如其忘情於你，倒又另戀他人，你那時怎樣呢，美兒道，那是他負我，不是我負他，我於心無愧，也就不管那些，況且他如此愛我，我既不能嫁他，又不讓他同別人結婚，這

也有些不近人情，除非他也同我一樣，情願爲我而竟犧牲一輩子，那是他自己主動的，固然是我所願的，然而我終究不願由我口裏說出不許他娶別人的話，但看各人的良心罷，寧慧聽她說出這一番言語，不但對於美兒起了憐愛之心，並且對她生了一種敬意，心想看不出她這樣一個忠厚人，竟有這樣的至情，這樣的道德，像她這樣的女子，纔配得上談到情愛，也真不愧是個有品有德，有智識有良心的女子，自己暗暗說聲慙愧，暗想我對於醉候，要能同她一樣的堅貞不二，矢志不移，又何至於到今天這個結局呢，她由美兒身上想到自己身上，不由呆呆的望了草地出神，美兒見她忽然不語，也不明何故，便接着說道，我還有一事要請教你，因爲你的高才，是我所萬萬不及的，寧慧回過臉來道說罷，別儘捧我啦，美兒近前一步，低聲說道，你看我應當上那兒好呢，寧慧聽了，一時竟回答不出，忽然覺得美兒爲了要使愛人了解她的苦心，不惜拋棄了目前安逸的家庭，犧牲了日後未來的幸福，孑身遠去，叫她一個女孩兒家，投奔何處呢，想着不覺心下慘然，忍不住竟流下淚來，美兒一見，知道她爲自己難過

，也不覺勾起傷心，拉着寧慧的手，嚶嚶啜泣起來，寧慧越發悽然，忽一轉念，覺得自己被丈夫所棄，以後正是孑然一身，大陸茫茫，誰是知己，幸虧有這樣一個同情同境的好友，常來看看我，也使我得着些安慰，如今連這樣一個人都要撇我而去，怎不使人腸斷，又一想我反正是一個人，何不陪伴着她，同向海角天涯，度那流浪的生活去呢，她又想現在所難遽捨者，只有老母，但是我與美不同，她的行踪是不能讓家裏知道的，我的行踪，不妨隨時告訴家裏，萬一母親有什麼病痛，也可以回來看看的，況且還有自己的妹妹在家呢，她一轉念之間，便決定陪伴這位孤苦的多情女子，一同出發了，當即握住美兒的手，輕輕附在她耳邊說道，先別哭，我們先商量出門的事，我想陪你一塊而去，你願意嗎，那美兒雖不是個步門不出的小姐，但是從小嬌生慣養，除了住校之外，何嘗一日離過家庭，此刻爲了愛情而犧牲到捨家出走，雖有這個決心，却沒有這個經驗，自己亦實在有些擔心一個人怎麼出門，孤孤單單的又上那兒去，這些都是她最爲難的問題，如今聽見寧慧肯陪她同走，不由心中大喜，一把抱

住寧慧說道，我的好姊姊，你太疼我了，你這一去，我可胆大了，什麼我也不怕了，當時又兩眼淚汪汪的望着寧慧說道，你這樣待我，我太感激了，說完了眼淚就同斷線珍珠一樣，紛紛落了寧慧一手背，寧慧也覺愴然，說道老實同你說，我此刻心中，捨老母而外，就是一個你，你我同是吃了戀愛的苦，正是惺惺相惜，你一個人走，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們兩個人誰也不要離開誰，你更用不着跟我說客氣話，正經商量先到那兒，美兒聽她說的這樣誠懇，心中的感激，也不知從何處說起，嘴裏說不出來，只緊緊的握住了寧慧兩只手，還是流淚，她忽然想到一件事，忙問道，你不是還有一件要事，沒有解決嗎，寧慧見她問的鶴突，便道什麼事沒解決，美兒恐她傷心，覺得不便直說，便說道不是那天那個律師來信嗎，寧慧這纔知道她指的是國瑞要同自己離婚的事，便搖頭道，那不成問題，我除了不能答應他回去同居以外，什麼事都隨他，他愛怎末辦就怎末辦，不提這個，咱們細想想應該幾時走，走的時候，你當然要將你走的原因說明，留封信給家裏，不過信上是怎末措詞，還是說明與友溪有約在先

，還是不用說明，美兒聽了，咳了一聲道，你怎末啦，爲的是不讓人知道，纔這末辦，要是一提友溪，我不會名正言順的嫁他，或是就去找他嗎，寧慧道，其實你就說明，亦不怕什麼，美兒聽了，雙手亂搖說道，不成不成，你不知道我家的族人和親戚，老以爲我們家是閹閹門楣，不應當有這種戀愛事情發生的，要不然我本人不必說，什麼淫奔私逃，這種名詞，全加上來，就是我爹媽都得讓他們譏笑得會活轉來打我一頓的，我是怕極了人家議論我的父母，所以忍痛不嫁友溪，並且這一走以後，也忍痛不再見友溪，我只是同修行一樣的，一個人到人跡不到的地方去住着，以了此殘生，那纔能免去這一班人的閑話，同時也保住了我自己的名譽和身體，友溪雖不能娶我，也就放心的了，故此你說臨走應當留一信給家裏，那是一定的，決不能私自逃跑，但是那封信，應當怎末寫，非你給我起稿不可，你的大筆，比我高多了，你幫忙幫到底吧，寧慧道，那還用說嗎，讓我替你想想，說着二人一同回到房中，取出紙筆，關了房門，二人商酌着寫成一封留給白太太的信，她們連吃飯也忘了，等完全寫好，由美

兒收起，預備臨走時留在房中，任家裏人自己發現，然後二人又細細商量出走的地點，這倒成了個大問題，原來近日因為戰事吃緊，火車早已不通，內河船更不必說，已經被官廳捉去當差，也早就干干淨淨，只有一條海道，尚可通行，北至青島天津，南到甯波廣東以及溫州福建等地，寧慧是北方人，南邊除了上海蘇杭以外，簡直連地名也弄不清，美兒雖係南方人，久居北方，也不知南方情形，她二人對於這一點，都感到困難，最後還是寧慧想起當日在啟明有個同學，住在甯波，同自己頗為莫逆，美兒也認識她，可是交誼平常，此刻寧慧提起此人，美兒一想，除此以外，更無第二個去處，不如到那邊再說，於是二人將就着將去處定好，准定由寧慧派下人去定艙位，這裏二人又商量了些緊要問題，美兒約定明日下午先到寧家，一同出發，說定了匆匆便回去準備一切，這裏寧慧等美兒一走，便稟明了老母，只說朋友約她去住幾天，老太太一聽便繃了眉，說這樣兵荒馬亂的時節，你怎麼一個人又要出門去，叫我如何放心得下呢，寧慧也覺得這樣亂世，住在租界上還安穩些，反望那些地方跑，也真帶些

危險性，不過知道寧波離上海甚近，又還平安，並且既是自告奮勇，陪着美兒，當然不能更改，只得帶安慰帶扯謊的，將老太太說通了，然後自己再匆匆的部緒一下，出門最緊要的便是金錢，好在她二人都還有錢，故此不成問題，不提寧慧這邊，再說美兒回到家中，也不往白太太房中去，白太太以爲她這幾日總有些害臊，所以不出來，她看美兒對於這事，雖在那天和自已頂了幾句，後來也不見有何表示，她是拿穩了美兒是個胆小無用之人，諒她也不敢再加反對，所以她便安安穩穩的儘等那天過盤，因此美兒正好乘此慢慢的收拾，把應用的物件都預備好了，因爲走時不便帶着箱籠，所以衣服竟沒有法兒攜帶，只有將自己的存摺帶在身旁，打算到了那邊，花錢再做，收拾已畢，然後躺下休息一會，一面再將出走以後的情形，先事盤算一下，她想到了寧波，老住在人家裏，可不甚方便，最好先住幾時，再挑一個僻靜的所在住着，以讀書來消磨歲月，寧慧如果同情，自己便留住她住上半年載，她如過不了這寂寞生涯，就讓她回來，又想到自己自幼生於富貴之家，長於繁華之地，真所謂席豐履厚，

享了十九年的福，不料到現在反而要浪跡天涯，而且目前正是遍地荆棘，行路真是不易，許多男子都不願在此時旅行，我一個十餘歲的小女子，竟去冒這大的危險，這都是爲了誰呢，友溪吓友溪，我雖不能使你如願以償，也總算問心無愧了，她想到此處，心裏又覺安泰，又覺淒惻，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她雖則抱了決心，爲愛情而犧牲家庭，然而終覺有些戀戀不捨，因此悶悶的飯也不吃，白太太總以爲她害羞，所以滿不在意，一宵易過，第二天午前，美兒將自己的手飾存摺，貼身帶着，慢慢的走了出來，此時外面僕人，正忙着明天辦喜事時的一切布置，誰也沒料到這位喜盈盈的新小姐，要溜之大吉呢。美兒出了大門，走了幾步，回過頭來，望望自己的家門，不覺悵然，忽又想到小雯，手足情長，此後不知何日纔能見他，暗暗對着大門念道，弟弟吓弟弟，你不知道姊姊的苦衷，還須要罵你姊姊有福不會享呢，想罷嘆了幾聲，低着頭正想穿過馬路，不料鳴的一聲，從東面來了一輛汽車，自己低着頭出了神，差一點沒有撞到車上去，車上人見一個少女，失魂落魄的樣子，也着實奇怪，因爲事不干己

，望了她一眼，也就開着走了，美兒被汽車一下嚇醒了，想時候不早，快些上寧家去吧，便僱了一輛黃包車，望愚園路而去，不一時到了寧家，走入裏面，寧慧早已等待多時，要知她二人如何離開上海，且聽下回細說。

第二十三回

心傷明月夜嗷嗷獨賞概念前塵
腸斷絕交書僕僕長途苦追豔迹

却說白家上下人等，都忙着明天的喜事，誰也沒有注意這位小姐的行動，直到吃晚飯時節，白太太小雯一起吃飯，也不見美兒出來，白太太總以為她害羞，所以連問都不問一聲，等吃完晚飯，快十點鐘，白太太正在房中與謝慕靈等談着明天過盤的事，只見房門口有個人探頭探腦的，想進來又不敢進來，白太太便喝問是誰，只見那人走了進來，正是伺候美兒的一個僕婦，白太太見她進來便問道，大小姐睡了嗎，你有什麼事嗎，那僕婦回道，大小姐還是上半天出去的，到這會子還沒有回來呢，太太知道她上那兒去了，可要叫車去接一接吧，白太太聽說不由一呆，說道，怎麼她出去一天，

你們也不回我一聲，那僕婦道，可不是這幾天總是出去，有時還在外頭吃的飯呢，白太太聽她這樣說，不由心中估量，這丫頭跑到那兒去了呢，我還當她害臊，不好意思出來吃飯，誰知她竟天天望外跑，想着不免有些狐疑，便叫人向所有幾家常去的親戚家打電話問去，問着了快拿車去接回來，原來白家雖是南方人，因在北邊住久了，所以上海的親戚不多，一家一家的問過來，都說多時沒有來了，白太太聽了，不由發起愁來，謝慕靈聽他們這樣說，也在心中盤算，便對白太太說道，也許跟同學去看電影去了吧，別着急，電影散還有一會兒呢，說着大家也就不敢再說，惟有謝慕靈最機靈，嘴裏雖叫別人不要着急，心裏也覺有些不妙，便暗暗與白太太說道，你知道她上海有什麼路道沒有，白太太忙道，你別胡說，這孩子天地良心是個老實人，那兒懂這些，再說她一個人在上海念書都念了幾年，一點錯兒沒看，那兒這幾天的功夫，到會有這種事，我不信，謝慕靈想了想，友溪又明明在北京，也不敢說什麼，說時遲那時快，一轉眼已是十二點打過，電影早已散了，依然不見美兒回家，平時她是從不曾一人

在外面晚飯的，所以今天這種情形，實在令人可疑，謝慕靈見這般時候還沒消息，便格外疑心，就輕輕對白太太說道，你到她房裏看看，有什麼可疑之點沒有，白太太此刻也真有些著慌，但是萬不料美兒竟會有此一着，聽了此言，便慢慢起身，走到美兒房中，四面看了一看，見沒有一點可疑的地方，將衣櫃及五斗櫥打開看看，衣服都是好好的掛着，她想看看她的手飾在不在，又不知她放在何處，只好東抽開看看，西打開瞧瞧，忽然一回頭，見桌上墨水缸下面，壓着一封信，趕緊抽出一看，只見寫着母親安啟，下具美絨，一共六個大字，白太太識字雖不多，這幾個字可是認識的，並且還認得出正是美兒的親筆，她一見此信，知道事情不妙，不由得渾身發抖，雙手顫動着將信抽出一看，把個白太太看得又氣又急，連連叫道罷了罷了，那跟來的僕婦，一見白太太神色不好，赶忙去報告謝先生，當時小雯也正走來，聽見這個消息，二人三脚兩步，趕到美兒房內，只見白太太手裏揀着一封信，兩眼發直，坐在牀上，謝慕靈忙問怎麼樣了，她也說不出話來，一伸手把那封信遞給了二人，二人接來一看，上

面寫道！

母親：「兒去矣，諒母親得見此信時，兒已去之久矣，兒之所以一走者，既非不諳閨門之訓，更非有不可告人之隱，實懷有不得已之苦衷，敢爲吾慈愛之母陳之，兒幼失怙恃，撫鞠之恩，時縈寸心，此番吾母爲兒擇婿，事前既未使兒稍知梗概，事後更以威力迫我，兒固知婚姻之事，當惟父母之命自從，然處此崇尚婚姻自主之時代，乃竟有強力撮合，不使人稍抒己見者，兒心實有未甘，既思無母之兒，何所得人憐愛，兒自命苦，何豫於人，以苦命之人，妄冀他日幸福，福將安求，止速禍耳，故決計隻身遠引，南入海濱，北走燕榆，從之萍踪漂泊，浪迹天涯，富貴無緣，淒涼有分，願家人勿以我念，勿以我悲，而尤所切禱者，勿以莫須有三字，加諸清白女兒之身，則吾雖死，亦目瞑矣，劬勞厚恩，惟來世圖報，臨書涕泣，不知所云。

美胤上

謝慕靈看了，說不出什麼來，小雯看了，却哭喪着臉對白太太問道，媽呀，您怎麼樣

逼迫姊妹，纔把她逼跑了呢，白太太見他突然問出這樣的話來，要在別人人口內，早已恨得咬牙切齒的了，無奈是她的兒子，又捨不得怎樣，只罵道放屁，我多早晚逼她來，小雯挨了一句罵，更咕嘟着嘴道，那末她信上這末說，白太太強辯道，她要這樣望我身上推，有什麼辦法呢，謝慕靈見她母子爭論着，忙攔着道，你們別說廢話了，要緊明日這盤怎麼過，得大家商量個辦法纔好呀，白太太被他一句提醒，格外爲難起來，縐着眉說不出來，小雯接口道，人都跑了，還過什麼盤，白太太聽他句句話頂着自己，本來就心裏不高興，被他一說，不由怒上心頭，立刻沉下臉來罵道，小孩子懂什麼，只管滿嘴胡說，還不給我滾出去，小雯平素對於這個姐姐，非常友愛，此時陡然見她單身出走，不覺心中傷感，動了手足之情，見白太太罵他，雖不敢再說別的，可是心裏狠不以爲然，便咕噥道，怎末着，逼走了一個還不够嗎，謝慕靈怕他母子再吵起來，便推着小雯說道，得啦，少說一句罷，時候不早了，你也該睡覺去了，小雯也知道美兒的出走，多少與謝慕靈的居中挑撥，大有關係，此時見他來推，便一回手，

把謝慕靈又得踉蹌跟跟，跌了出去，惡狠狠的向他說道，你少說話，都是你這東西，在裏頭鬧的，還當我不知道嗎，說罷倏倏而去，謝慕靈不料小雯竟會說出這兩句話來，倒覺無言可對，呆呆的望着他的後影，回過來對白太太努努嘴，輕輕說道，人大心大，你不可不防呀，然後二人密密的商量明天如何度過這重難關，他們究竟怎樣一種辦法，因與木書無關，所以不去提牠，單說美兒同寧慧，此刻已在途中，美兒自從離了家門，直到上了船，總是心神不定，惟恐被熟人識破，等到船出了吳淞口，已到海洋之中，這纔將一顆心放下，她躺在牀舖上，那船身是帶着幾分顛簸，她倆都不曾坐過海船，此刻都覺有些頭暈眼花，坐不起來，尤其是美兒不但頭目眩然，就是心裏也彷彿做了一件極不妥當的事情一般，想到家裏，不見了自己，一定要惶亂起來，還有那些沒有道德的，難免不要說出不好聽的話來，也許說我去找友溪，也未可知，這豈不是弄巧成拙麼，又一想清自清，白自白，只要我並不是那種人，也不怕她們，而況此時縱然害怕，也沒法了，她忽然想到友溪那天來信，自己因為只顧了要出走，竟沒

有回復他的信，此時既已出來，因當赶快通知他一聲，自己出走的本意，並非藉此求與友溪接近，而是爲了使友溪放心，同報答友溪的深愛，因此才犧牲自己一生的幸福，現在既已脫離了這專制的家庭，逃出了這強合的婚姻，應當要告訴他，最緊要的還得使他知道以後我倆是從此再也不能見面了，並且再也不能通信了，她想到此處，又大大的傷心起來，心想我雖則使友溪可以放心他所愛的人，今生決不會再被第二個人所愛，但同時他自己也不能同他的愛人，再繼續的愛下去，友溪能甘心嗎，又想自己這樣苦心孤詣的犧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更犧牲了同友溪的愛，不知友溪能不能同意，能不能原諒自己呢，如果他不同意，又怎樣呢，萬一他認爲我已脫離了家庭，正是同他結合的好機會，那時節趕來要自己答應他的婚事，這豈不是把我私奔的罪名，給坐實了麼，那不是比在家的時節，力主嫁他還要不體面麼，他要一定這樣做，我的名譽，以及我父母的名譽，豈不是依然不能保住麼，她想到這點，又大大爲難起來，默默的驕着出神，寧慧見她半天沒說話，便問道，你在想什麼主意，美兒實在覺得這

一件事太爲難，心想不如同她商量商量吧，便向寧慧招招手，說你過來，我同你說話，寧慧實在也怕坐起來，然而知她一定有事商量，又不能不過去，只得慢慢坐起來，剛一坐起，便覺有些天旋地轉，趕緊咬着牙，帶爬帶走的撲到美兒舖上，躺在美兒傍邊，總算不會嘔吐，但是已經半天說不出話來，美兒見她這樣，便側過身體，一只手替她在胸口輕輕的揉着，寧慧閉了眼笑說道，真難受，這都是你照應我的，美兒附着她耳朵說道，別說笑話了，我有一件最爲難的事，同你商量，你看應當怎末辦，寧慧仍閉上眼說道，你說吧，美兒便把方才的意思對她說了，寧慧搖頭說道，我總覺得你將最好辦最美滿的事，都弄擰了，美兒道，怎末呢，寧慧道，要我做了你，現在大可以叫友溪來，或者先正式訂了婚，誰敢說你不對，美兒連連搖頭道，那不行，那不行，我要能怎末辦，何必等到現在，早就主張了，說着又嘆口氣道，唉，連你都不了解我的心事，友溪更不能明白我了，這怎末好，寧慧忙道，我有什麼不了解，不過你那種腦筋，思想太不合潮流了，美兒聽她這樣說，一時又着急又氣憤說道，得啦吧，你

合潮流，合潮流總會得到你現在的結果呢，她一句話說出了口，纔覺得這是何等使人難堪的事，她不要生氣嗎，想着趕緊回過身去，一手摟住了寧慧的肩頭，連連笑說道，對不住，對不住，我說順口了，又說你說話真叫我着急麼，寧慧倒並不生氣，不過嘆了一聲說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不過我與你的情形不同，我敢說我是上了那個冤家的當，纔落到今天的地步，至於友溪這個人，實在不是這一類的人，我敢保險他對你，是不會有變化的，美兒聽了也嘆了口氣說道，我何嘗不知他的爲人呢，不過我不願有一個人在背後說我同我的父母，所以纔忍心這樣做的，這樣做法，非但於他不利，於我更不利，所以他如果真知我的，一定能原諒我的苦心，寧慧聽她如此說，也更無可說的，只好默不作聲，美兒又問道，我請你來，是出主意的，你倒底有主意沒有呢，寧慧道，你的意思，是否想從此同他斷絕了，美兒聽了，答不出來，寧慧接說道，我知道你的心，又怕他知道你已出走，他會找了 you 來，你便無法擺脫，如要簡直從此不使他知道你的消息，你又捨不得，是不是，美兒道對了，你看怎末好呢，說着頓時

又愁眉深鎖起來，寧慧道，你這種辦法，我根本反對，不過此刻是替你拿主意，當然照你原定的主意思去，我看你還是趕緊寫封信把始末情由，以及你的主張，苦心，都對他透澈的說明，然後再同他隔絕，你們這個不能說是斷絕，只能說是隔絕，美兒問道，那末我此後住的地址，要告訴他嗎，寧慧道，你要仍同他通信，當然通知他，美兒道，萬一他知道我如今自由了，趕了來呢，寧慧道，你要怕這一着，說不得只好忍心不理他了，美兒聽了，心裏好不慘痛，不禁兩行珠淚，掛了下來，他此刻想想，實在捨不得同他斷絕，倒還不如不出走呢，又一想不出走不是給我訂婚了嗎，那將來還是要同他斷絕的，倒不如現在這樣，到底保全了自己，也就安慰了友溪，她這樣顧來倒去的想着，又不知經過多少時間，寧慧躺在傍邊，已經有些迷迷糊糊，美兒想無論如何，這一封信總是立刻應該回他的，她想罷便要坐起來，那知剛一坐起，船身向橫一側，她哎呀一聲，一個上身，整整壓在寧慧胸上，把個寧慧從夢中壓醒，噫了一聲，揉了揉眼睛問道，你怎末樣，想起來嗎，美兒忙着躺下道，我想起來寫信，誰知坐

不住，寧慧道，不會躺着寫嗎，美兒道，躺着能寫嗎，寧慧道，怎末不能，躺着寫還有一件好處，美兒楞楞的問道，什麼好處，寧慧赧然道，平時我們在家裏人多，寫信不便，就躺在牀上寫，聽見來人，立刻將被窩蓋上，誰也看不出來，美兒聽了笑道，了不得，你真是寫情書的聖手，寧慧一時高興，說起從前寫情書的方法，及至說了出來，不免又想起以前寫情書的對象，一個是醉候，一個時國瑞，在當時，二人是先後一般的熱戀，然而到現在，往事已成陳迹，想着不由根觸前塵，黯然神愴，美兒見她忽然說笑，忽然又默默不語，知她心有所感，也不再逗她，便半爬半走的，去取出一本信牋，又從身上解下自來水筆，重又攤在牀上，慢慢的寫着，見寧慧睡傍邊，有偷看的可能，便對她笑了一笑，撕下一張信牋，一邊寫，一邊蓋上，寧慧咳了一聲道，你這樣太苦了，放大胆吧，我不看你的，說罷翻了個身，面朝外睡，背對着美兒，又說道，放心寫吧，於是一個專心寫信，一個靜心睡覺，看看經過二三小時之久，全船的人，除了船上有職務的，大概都已睡去，靜悄悄的聽不見一些人聲，美兒寫完了

信，看了看錶已是將近兩點，聽了聽外面，只有船激浪濤拍拍的聲響，舍此外是萬籟俱寂，她將信複看一邊，插在封內，寫好地名，放在枕下，此時寧慧睡得正酣，美兒稍稍坐起了些，撲到寧慧胸前一看，只見她側着臉，閉着眼呼呼的睡着，嬌喘微微，鼻息咻咻，再看她那眉梢眼角是這樣長長的，秀媚非凡，嘴角是這樣微撓着，益發顯得甜蜜，又看她兩腮紅潤，粉鑿溶溶，雖則近來憔悴了些，還是掩不住她天生的美麗，一只手壓在頭的下面，漆黑的頭髮，襯著雪白的皓腕，愈覺黑白分明，其秀在骨，這一種自然的姿態，比一幅美人春睡圖，還要有丰韻，美兒看罷，不禁暗暗點頭嘆道，像她這樣的美麗，居然也會被棄，這真是意想不到的，可見天下男子的心，最是可怕，因又連想到友溪，我如今爲他犧牲到這個地步，萬一他將來怨我既不嫁他，又要同他隔絕，竟也將我拋棄，另愛別人，我豈不自用了心嗎，又想到自己從小嬌生慣養，步門未出，雖則以前在學校讀書，也是一個人住在上海，然而那是求學，與出走不同，這一走便不能再回家門，就是死也只好死在外面，正是要作他鄉之鬼，而且此

生既不打算再嫁，以後這種寂寞的光陰，也不是容易過得的，正是後顧茫茫，將來不知怎樣一個結局，她眼望着那盞半明不亮的電燈，隨着那船身的顛簸，這樣震蕩着，她那顆芳心，也正同樣在那裏搖幌不穩呢，倒了第二天上午，船到寧波，不一時攏了碼頭，少不得紛紛捨舟登陸，她二人僱了人力車，到了那朋友家中，那朋友姓馮單名一個鸞字，原是甬人，此時早已預備着，見她倆一到，就接待起來，這是什麼原故呢？原來在上一天，寧慧曾拍了一個電報給馮鸞，也不說什麼原因，只說偕着白美胤，同來寧波，要略住幾天，好在美兒也是同學，不過當時在校，交情不及寧慧，此刻大家見面，久別重逢，女孩子們自有一番親熱，美兒到了馮家以後，最要緊的一件事，便是將昨晚寫的信寄了出去，但是外面僅僅寫着美自甬寄四個字，因此也不能寄快信，她雖是寫得這樣含糊，還恐怕友溪接着信，會趕到寧波來，也未可知，這時要說友溪全家，仍是安居在京，並且暑假未盡，故而友溪也終日家居，本來自白家回南以後，他處處都感覺到今昔之感，什麼北海中央，這些地方，一次也不願去，有時他兄嫂

強着他去一踰，他反覺得勾起了無限愁懷，他兄嫂也看出來了，也就不再約他，在這樣沉悶的時光中，唯一使他興奮的，就是接得美的來信，他倆從五月下旬分別以後，直到七月上旬，其間約有四十幾天，每月幾乎都有五六十封信，平均算每天倒有一封半，這也可見他倆愛的熱烈了，但從八一三之後，雙方都感到音信不通，友溪對於美的安全，當然是他最注意而繫念的一事，他竟有十天以上，沒有好好的安眠，白天連一篇書都看不進去，想寫信給美去問問究竟吧，已經去了多少封，也沒有消息，恐怕仍要失掉，反使他不敢動筆，這樣經過半個多月，其時已經在舊曆七月底邊，忽然在一天早晨，得到美的來信了，他快活得幾乎疑心是做夢，急急拆開一看，知道上海的近況，還是安逸如常，他越發喜歡了，捧着那封信，不住的吻着，雖則那封信的上面，沾了許多了的泥漿，和油墨的手印，他也還能勉強忍受，不甚覺得有什麼氣味，不料到了下午，僕人又送進一封信來，一看又是美的，這越發使他喜悅的不知所云，拆開一看，知道因為連接了自己兩封快信，所以再復一封，今天的友溪，太活潑了

，往常他總躲着人，不願和人說話，今天變了，不但把方才知道的上海現狀，去告訴兄嫂，並且見到一個僕人，也得報告他上海如何安靜，如何不覺得有戰事，其實那個僕人，除了北京，連九門以外，他也沒有到過，那知道上海是個什麼樣兒，太不與他相干了，可是又不得不敷衍友溪，他不但好像關心似的，並且還問起白家太太小姐，諒必也好吧，這一下倒使友溪感覺爲難了，依他的本意，恨不得也將美兒的近狀，向每一個他認識人去說一下，但又覺得這是於美有不方便的地方，結果他只好含糊答應，勉強的忍了回去，第二天終日沒有消息，他又漸漸的要回復了他向來的沉悶了，但是第三天一大早，又使他興奮了，他還沒有洗面，就得到美的來信，但是他雖快樂却比前兩天穩重得多了，不動聲色的拆開一讀，不料這一讀，漸漸使他感到煩惱，原來正是美在法國公園相親回來寫的，但他又看到美說是自己的猜想，並沒有人向她正式提過，他又似乎放心些，他想目前這樣時局，那有這樣閒情逸致的人，在這時候去相親的呢，多半是美的神經過敏吧，這也是她愛我太過，所以有這種猜疑，他想着又去

吻了吻那具名的美字，不想一下子塗了一紙的牙膏，幾乎把個美字都看不着了，他樂了，又悔了，趕着挈手巾去擦，一下又把個美字擦糊塗了，他又笑了，這纔再去刷牙洗臉，原來他方才正漱口呢，如此平平穩穩的過了幾天，也曾得過美的幾封信，但覺近來的信，彷彿有甚心事似的，隱隱約約不肯說出來，友溪心中，好不納悶，一轉瞬早又是中秋佳節，北地早寒，已經涼颼颼的大有秋意，那天晚上，倒是風清月朗，他一家因在這種時勢，沒興致過節，到了晚上，三個人隨便喝了點酒，大家不免要談到自家，友溪因為連日未得美兒的信，益發心中鬱鬱，也懶得多講，就一個人坐到窗下，望着院子裏，真是月光如洗，十分清亮，心想去年七月十五，同美在香山携手比肩，在月下談心，當時還說明年今日，不知兩人還能在一處否，想不到今天整整一年又多了一個月，她在南，我在北，相隔數千里，相思迢遞，不知何日才得一見，但願老天保佑，在明年的此夕，能同他携手比肩的一同賞月，那末我也要買一付香斗供供月宮了，又想這樣好的月色，美一定也在對月思我，我何不寫封信，把我方才的意思告

訴她，再問問她今夕作何消遣，他想能也不再賞月，便去修書，一宵易過，到了第二天，友溪因昨夜貪戀月色，深夜未眠，故而起得遲些，正在牀上復看一遍昨夜所寫的信，只見僕人也送進一封信來，遠遠一望信封，便知是美的，欣欣然接過來要去拆封，彷彿覺得信封上的字，與平時有些不同，怎樣不同呢，便是不是美自濕寄，而是美自甬寄，他暗忖道，她到寧波去作甚呢，一面想着，一面急急抽出信牋來一看，足足有五六章，而字體歪斜，不像平時整齊，只見上面寫道！

友哥，我畢生至愛之友哥：我寫此信時，你知我的心是何等的慘痛啊，我這信是在海中寫的，也是在船上寫的，因為怕暈，所以又是躺着寫的，至於我何以會到了海中，到了船上呢，咳，這是為我自己，為我父母，並且還為我至愛的友哥，這話怎麼講呢，咳，說起來真能使人寸心俱碎，寸腸俱斷，友哥，現在應該把這些前因後果，都對你細講一番，但是你能夠不太傷心，以致有損你的身體精神，那才是我所切望的，同時我也才敢向你說明，友哥你能允許我的要求麼，如能允許，那就是最

有力的安慰我了，我想你一定能安慰我的，友哥是嗎。

我倆何幸，在去年的初夏相識了，又相愛了，然而我倆何不幸，相識了，又相愛了，記得葡萄棚下的那一幕，那便是我倆新生命開始的一天，同時也是新生命毀滅的一天，是可愛的蛇，使我們相愛了，也是可恨的蛇，使我們相愛了，我倆在那條蛇的支配下，不自持的一直相愛到如今，在這一個時期中，其中忽憂，忽喜，忽驚，忽懼，忽自恨，忽自憐，忽自悲，忽自怨，這一切的一切，自己也說不盡，我的友哥，同我等於是一個人，所以我的悲喜驚憂，也就是友哥的悲喜驚憂，事實俱在，也不用我再贅，但是在你求婚以前，我倆雖有時感到些痛苦，却還抱着無窮的希望，直到你求婚遭拒以後，在你果然因為不能達到我的目的而感到痛苦，然而我呢，我的痛苦，比你還要勝過十倍百倍，甚至到千萬倍，爲什麼呢，因爲你的痛苦，你的顧慮，僅僅只要顧到你自已，便已了事，我呢，既須顧到我的痛苦，和將來的幸福，並且還得顧慮到你的痛苦，因爲我深知我將來的結果，能够使你歡悅，也能

够使你悲傷，我爲顧到你，便不得不把我個人的前途，始終照你所願意的做去，你願意的是什麼，便是你的愛人——我，——永久是你的，而不是別人的，但是事實上你的愛——我——却不能成爲永久是你的，譬如今春你求婚遭拒，便是一個明證，我處在這樣環境中，只有積極和消極兩條路，纔能安慰你，一是憑着奮鬥，不顧一切的同你結爲夫婦，這便是積極的，二是既不能嫁你，我此生也不再事他人，一個人跑到海天的盡頭去，度我那最枯寂的生活，這便是消極的，女哥！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知道我的家庭，並且知道我的環境的，我的性格是不使我看輕我自己的名譽，尤其是我去世父母的名譽，我的家庭，是在新時代中，惟一舊典型的家庭，我的環境，是處於戚族衆多，善於批評，喜歡冷嘲熱諷的環境之中，因爲這種種情形，我第一因求免去使人嘲笑我去世父母，以及我自身的原故，我縱然遇到極不稱意的事——也就是不能同我的女哥永久結合的事，我也不敢去奮鬥，只得聽其自然的把我倆拆散了，但是形式上是拆散了，精神上是要永久結合着的，不過所謂精神上的結合，

又誰能看得見呢，假使人們的眼目，不能看見精神上的結合，這不過是一句空話，自欺欺人而已，然而所謂精神上的永久結合，實在是人們看得見的，不！不過這是間接使人了解，而不是直接使人目觀的，怎麼能使人了解呢，就是我既不能同我至愛的友哥永久的結合，但是同時也永不與別的異性作永久結合的打算，以及發生這樣的事實，這是我自從你求婚遭拒以後，就打定了的主意，不過那時不願先說罷了，友哥！你還記得當我們臨別的前夕，在北海露椅上的談話嗎，你還記得當我們臨別的前幾分鐘，在前門車站途中的談話嗎，那時我不已向你暗暗的表示了嗎，我所認爲對不起你的，是不能依照你的意思去奮鬥，而使我們成爲終身伴侶，同時我認爲能安慰你的，便是永遠不再與第二人結爲終身伴侶，不過環境上使我不能這樣平平安安的度過這個時光，因此發生了逼迫我訂婚的不幸事件，但是我是一個無抵抗能力的人，所以我不能向壓迫我者，作極積的抵抗，只好作消極的抵抗了，這消極的抵抗，便是拋撇了從小長大的家庭，獨自個向最孤寂的路上走去，因此就拋撇了

我的家庭，還得拋撇了我的愛人，我唯一的愛人，這是使我最最痛心的事，也是最無可奈何的事，友哥！我知道你看到此處，一定會怨我恨我，並且罵我沒有腦筋，既能脫離了專制的家庭，正是我自由的日子到了，爲何不懂得利用這個自由的日子，而來同我的愛人，向愛的一方面做去呢，咳，友哥！我深惜你遇見我這樣環境，與這樣腦筋的人，所以使得你不能達到你熱愛的目的，要知我是一個最不願有人批評我，嘲笑我，尤其是我的父母，我如乘了這出走的機會，同我至愛的友哥結合了，那不是使人們大大的可以批評我嘲笑我麼，爲了這個最重要的原因，我決計忍痛與我至愛的友哥，在形式上隔絕了，並且是永遠隔絕了，同時我敢說使得我至愛的友哥，從此可以放心，美始終是你的，絕對不會使他人占有的，並且精神肉體二者，全都是你友哥的，這可以使友哥從此安心的，我深知友哥知道不能與我永久結合，你是痛苦最甚的，所以我從此度着最枯寂的生涯，以報酬你所受的痛苦，以分擔你所受的痛苦，友哥！從此我的一切，你也不用過問了，當然我的所在，

你也不用研究了，你能聽我的話麼，你應當覺得你的愛者美，已經死了，已經不在人世了，你自然漸漸會安心的，同時你應該依舊踏着你那光明的前途，萬不可因我而毀損了你自己的一分一毫，必須要同我未相愛以前一樣，你能這樣作去，纔是愛我，纔能安慰我，友哥！我的話也已經說完了，說盡了，我希望你十分聽我的話，那時我雖死猶生了，相見無期，友哥珍重，珍重千萬。

你永久之精神寄託者美胤最後書 月 日

友溪讀此信時，一邊念着，一邊雙手不住索索的抖，直到一口氣將牠念完，兩眼還是直釘在紙上，雙手仍是握得緊緊的，一個人彷彿發了精神病似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過去了幾分鐘，竟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他今番實在忍不住那一種傷心，便一仰身就躺在牀上，一手捏了那封信，一手蓋在臉上，雖不好意思放聲大哭，然而這一種望肚子裏咽的啜泣，比啣嚙大哭，還要傷痛十倍，也不知哭了多少時候，他忽然想到美兒信上，雖說不再同我見面，但是她既已脫離了這座監獄式家庭，自己正可找了她去

，萬一她真個不允再同我繼續愛下去，也應當同她見上一面，莫非她說從此不再見我，我便也不再找她，任她去了麼，又一想覺得這個機會很好，她既是一心愛我的，見了面我能把她的心，說回過來，豈不是比以前更有希望嗎，他這樣一想，不禁高興起來，趕緊拿起信封一看，見上面只寫了四個字，是美自前寄，並無地址在上，這一下又把他難壞了，心想偌大一個寧波，叫我倒那裏去找呢，想罷又嗒焉若喪的躺了下去，忽然又想到寧慧近來，既替美兒收信，她兩人的交誼一定很密切的，我何不到了上海問明寧慧，她一定能幫助我的，友溪想到此處，認爲此事大有辦法，並且也大有希望，決計明天就動身赴滬，找着了寧慧，不怕找不着美兒，他把這事，想妥了對付的辦法，便到上房，見了亞黃，把美兒來信的意思，說了一番，又把自己決計去找她的話，又說明了，並且須要向兒嫂要些盤費，以便立即成行，那亞黃聽說美兒竟一個人出走，始而驚訝，既而贊歎，終則又罪念悲傷起來，想她一個未出閨門的千金小姐，爲了要保持自己和愛人的關係起見，竟捨棄一切，毅然出走，不由慨然道，難得美妹

有如此至情，你真不可負了她，你就是不願去找她，我們也要勸你去的，不過盤費一層，因你哥哥目前已是閑居的人，比不得從前，只能少湊一點，你路上緊着點兒花吧，決不能袖手傍觀的，要是那樣，非但對不住你，也對不住美妹，這一點你放心吧，少時醉候回家，就給你想法子去，說着又想到美兒，不由的又淒然淚下，友溪聽了亞黃的話，自然感激涕零，禁不住唏噓着對亞黃道，既如此，我就決定明天走了，我就去收拾行囊，等哥哥回家，請您跟他說吧，亞黃道，你哥哥也是極同情你們的，決不能不管，你放心吧，友溪點頭別去，自去收拾一切，因專為尋找美兒而去，知道到了上海，還須往寧波跑，所以行李是愈簡愈好，不提他準備東裝就道，再說亞黃等醉候回來，便將此事細情，都告訴了他，叫他速設法，好使友溪成行，醉候聽說美兒如此情真，十分感動，同時又想到自己同寧慧，當初何嘗不是兩情纏綿如膠似漆的，誰知一分手，她便變了心腸，如今美兒與友溪，也是天各一方，她怎麼便能為友溪守節呢，有人逼迫她訂婚，她竟毅然出此，那寧慧並無人逼她，她竟自動的變心，可

見她兩人的性格和性情，都大不相同，這是老弟的福氣，比老兄好，所以纔能遇到這樣重情的女子，他這樣想着，不由默默的不作聲，亞黃見他不語，以爲他對於盤川，有點問題，便問道，怎麼樣，你沒有辦法嗎，醉候見問，知她錯會了意，便笑道，誰爲這個，我在想美妹呢，說着又歎道，你看她跟寧慧，不是一樣嗎，她用情就這末專一，寧慧就這末靠不住，亞黃聽他忽然提起寧慧，不由冷笑一聲，也不言語，醉候見她夫人似有不悅之色，就把話岔開去，說道，我們家裏，不是還有二百多元嗎，你取一半給老二帶去吧，亞黃點頭，也不說什麼，少時友溪聽見醉候回來，便又過來，亞黃就將盤川交給他，大家又談了些上海的事，總無非是自寧兩家而已，到了次日，友溪別了兄嫂，隻身南下，那時只有海道可通，路上情形，也不用細表，不一日到了上海，住下旅館，稍稍休息了一下，他就僱了一輛車，望愚園路寧家而來，到了目的地，叫門進去，僕人問他從那裏來，找那一個，友溪就說從北京來，是拜訪你們小姐的，那僕婦將他引到客室，自己上樓通知，不一時寧小姐下來，走進客室，與友溪

對面一看，彼此都不認識，友溪不由一呆，那位寧小姐也是一楞，便問友溪道，您是我那一個的，友溪道，我是拜訪寧慧女士的，那寧小姐一聽，纔笑着說出一番話來，要知說些什麼，且看下文便知。

第二十四回

隔院閒調言悲憤登舟可憐扶病去
居山悲往事彌留伏枕畢竟返魂難

原來寧慧同美兒相偕赴甬，信上並未提及，所以友溪一心以爲找着寧慧，便可知道美兒的下落，不料到此撲了個空，倒遇見了寧慧的妹妹寧秋，纔知她姊姊與美兒是同走的，忙問道，既是令姊同去，在寧波的住址，府上一定是知道的，寧秋笑道，有有，請稍坐一下，我去找了來，說着便又上樓去找，友溪知道此行不虛，甚覺定心，過了一刻，只見寧秋擎着一個寧慧寄來的信封，遞與友溪說道，就是這上面的地址，友溪接過來，便將牠錄了下來，又將原封交還寧秋，便起身辭謝而歸，到了旅館，心想還是先去信叫她們知道呢，還是驟然的跑去，讓她們一驚，他想決計驟然去的有勁些，

想能便高高興興的打算怎樣與美兒見面，見了面又怎樣的歡喜，他想到得意之處，覺得他倆的前途漸漸有些光明起來，不像以前那樣黑暗了，於是就去打聽船期，一切準備好了，就匆匆上道，一路無話，到了寧波，按着那地址找到馮鸞家去，滿以為立刻就可以見面，不想那馮鸞聽說有人找寧慧，忙出來一看，見是一個少年，也不便請他進內，便向友溪道，寧小姐她們已經走了兩天了，友溪千里迢迢到此地，以為准能與美兒見面，誰想又撲了空，只差兩天，她倆又走了，這是何等懊喪的事，當時聽了馮鸞的話，半晌說不出話來，忽然想到怎麼不問問她們去的地點呢，她許知道呀，想罷忙陪笑道，您大概知道她們兩位此去的地點，能告訴我吧，馮鸞縐着眉搖搖頭道，不知道呀，我就知道她們是望紹興這邊去的，友溪一聽此話，不由沒了主意，緊縐了眉，說不出來，馮鸞見此人愁眉不展，似乎也深表同情，輕輕的對友溪說道，美胤還病着呢，友溪聽得一個病字，渾身好像觸了電似的，覺得頭頂上轟的一聲，幾乎要把自己震倒，忙斂一斂神，問道，既病了爲什麼又走呢，不會等病好了再走嗎，馮鸞聽

他這樣問，臉上微微一紅，忽又歎了一口氣說道，原因也複雜得很，說完了這句，便不再言語，友溪急于要問出她要走的原因，聽她說了半句，不肯說出，急得什麼似的，因為自己同人家初次見面，不便追問，又捨不得丟開不問，只呆呆的望了馮鸞的臉，馮鸞究竟是女孩兒，覺得一個陌生朋友，同自己立在大門口相對無言，大爲不妥，正想回身進去，徧徧她的母親又在裏面喊起她來，友溪正想再問她幾句，忽聽裏面有個寧波口音的婦人，高聲的說道，鸞呀，你同誰人說話呀，大姐姐立在門口算啥樣子，進來罷，友溪聽那語氣，十分嚴厲，一想太不便了，還是走罷，想罷便對馮鸞一鞠躬說道，對不起，驚吵了，說罷尙未回身，只見那馮鸞一面與友溪點了點頭，一面高聲答應道，來了來了，也顧不得友溪，匆匆的跑了進去，這裏剩下友溪，悵悵的望了她家的大門，苦於不能留戀，只好一步一步的走回旅館，一到房內，也顧不得脫衣淨面，一歪身就躺在牀上，細想只望到此可以見面，不料又撲了個空，撲空還不要緊，她這一去，連地方都不知道，這事怎麼辦呢，又想方才聽那一位姓馮的所說，美還病

着呢，如何病裏還要上路，莫非知道我來，過意跑了避我麼，又一想我來找她，根本無人知道，誰來報告她們呢，若說寧慧的妹妹去報告的話，那封信應該與我這個人同到寧波，方才不是說走了兩天麼，那決不是有心的，一定是湊巧，咳這可太巧了，他想着抓耳搔腮的，不知怎末好，他想我如到紹興去找，那紹興有一府之大，叫我從何處着手呢，要就回北京吧，又不肯就此罷手，並且也不放心，他苦苦的要想出一個辦法來，結果居然給他想到，他想寧慧是陪着美走的，她無論走到那裏，總要寫信到家裏去的，我只要等在上海，天天到寧家去打聽，決不致沒有消息，如果寧家對於我要懷疑，我不妨將美的關係說出來，看寧慧的妹妹，也是狠開通的，決不至同白太太一樣，他打定了主意，在寧波住了一夜，又趕回上海，到了上海，住下旅館，又到寧家，求見寧秋，寧秋此刻因學校未曾開學，所以終日在家，見友溪又來，便問見着了她們沒有，友溪見問，嘆了一口氣，將此番去甬情形細說了一遍，說完了又將自己與美兒的關係，以及美兒此次出走的原因，又說了一遍，又將自己亟于要找美兒的意思，

再說一遍，那寧秋彷彿聽故事似的，聽得津津有味，不過她尚是未經戀愛的女孩子，聽了這樣熱烈的一段情史，那芳心中不覺略有所感，便對友溪細看了看，覺得友溪雖則風塵滿面却掩不住他那一股誠摯的熱情，又覺此人眉宇軒昂，氣概俊雅，果然是個個儻少年，她一邊望着，一邊聽着，一邊想着，臉上不禁紅紅的，似乎怕被友溪看出她的心事，時時低着頭，不敢抬起來，友溪把話說完，見她低着頭，默默不語，以為她有些怕煩，倒覺得有些惶恐，便告罪道，對不住，我只顧說我所要說的話，把女士聽的勞乏了，對不住，請原諒，說着起身要走，寧秋見他要走，反而覺得留也不好，不留也不好，但是她此刻對於友溪的關心美兒，是十分同情，所以向友溪說道，雲先生放心吧，我一得到家姊的信，立刻通知您去，您住在那兒，有電話嗎，友溪聽了十分感謝，連忙摸出名片，寫了旅館的地址和電話，交與寧秋，連說費心費心，說罷別了寧秋，自回旅館，每日整天的坐在旅館裏，老等寧秋的好消息，暫且慢表，再說美兒寧慧自從到了馮家，馮鸞一家人，倒也十分款待，起初還以為她們來作客的呢，後來

寧慧同馮鸞背後談到美兒此次因被婚姻壓迫，隻身出走的情形，自己狠可憐她的遭際，才陪她同走，並且將自己怎樣遇人不淑，要同自己丈夫離婚的話也說給她聽，自己一半是陪着美兒，一半也是逃避她這薄倖丈夫的意思，馮鸞與寧慧，本是極知己的，又都是女孩子的心理，自然非常同情她們，有一天無意中對她的父母談起她倆的行踪，她不加思索的說了出來，誰想這馮家二老的頭腦，十分腐舊，他們認為一個是背夫潛逃的少婦，一個是背母私奔的少女，這樣的人，難保她家裏人不報官查緝，萬一知道藏在自己家中，豈不有許多不便麼，馮鸞這位父親，究竟還是男人，稍識事體，雖有些不以爲然，怕自己的女兒爲難，還不好意思怎樣，惟有馮鸞的母親，實是個舟山鄉下人，腦筋既舊，知識毫無，她對於什麼私奔，什麼窩藏，以及法律上的什麼賂誘等等，她根本還不懂，她就知道這兩個女人，是不規矩的，萬萬不能留她，她們住久了，豈不連自己的女兒都學壞了麼，因此便大不高興，先把馮鸞數說一頓，說這種朋友，留在家裏，被人知道，豈不把我們的家風都帶壞了，快去叫她們搬走，那馮

鸞一時不檢點，說了出來，萬想不到母親會說出這話來的，欲待分辨幾句，深知自己母親的爲人，越說越糊塗，並且還是越說越得意，欲待把母親意思對寧白二人去說吧，朋友分上，太說不過去，況且她也深知寧白二人，並不是那種人，完全自己母親誤會，所以當她母親訓斥的時候，她只呆呆的望着她母親不言語，她母親看她有不聽教訓之意，不覺心頭火發，便罵道，都是你們進得好學堂，這種洋學堂有什麼好處，儘學外國人軋妍頭，外國人那能算人嗎，在馬路上男女都會親嘴的，莫怪要教出這種不要臉的學生來了，馮鸞聽她母親講的話，不堪入耳，一賭氣便回到自己房中睡去了，心想幸虧房屋還大，她在裏邊罵，外面不至於聽見，否則我的臉擱在那裏去呢，她又想到自己母親的脾氣，素來同乾柴烈火一般，說得到做得到，萬一她見我不肯去赶走她們，自己跑出去跟人家一說，那不是更糟嗎，她想着十分爲難，悶悶的躺在牀上，不一時她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她在睡夢之中，只見寧慧走來，責備自己，說我同你同學這末些年，如今在你家耽擱幾個月，你都不留我，說罷氣吼吼的望着自己，自己

忙分辯道，這不是我的意思，我媽逼着我，我實在沒辦法，正說着只見寧慧美胤都向自己大聲罵了起來，自己心裏又急又氣，不由一個寒噤，醒了過來，原來是一夢，可是人是醒了，夢也沒了，但是遠遠聽去，那罵人的聲音，却還聽得清清楚楚，心中好生奇怪，再一聽正是自己母親的聲口，心中不由一動，忙着坐起來走到房門口，側耳細聽，可不是她母親在那裏大呼大叫的罵人，什麼自己偷跑出來，還要害人，什麼莫非還打算讓自己家裏人找來，向我們說話嗎，又是什麼現在的年頭，年輕輕的姑娘，太不愛臉了，馮鸞聽罷，這一急真把她急得不知所可，要想出去攔住她別罵吧，知道她自己母親是個越扶越醉的，不出去攔住吧，她二人一定要聽見，自己怎麼對得起朋友呢，她想着不由得連連頓足道，這怎麼好呢，她又想出去，又不敢出去，猶移了半天，依然縮在房裏，並且她知道母親這一罵，外面這兩位，一定已經聽見，我還有什麼臉出去見人呢，想到此處，不由得伏在牀上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按下馮鸞不提，要說美兒寧慧，自從到了馮家，見她家十分款待，倒還安逸，只是美兒此番抱了偌大

決心，棄家遠走，又與友溪從此斷了消息，雖則逃出這壓迫的家庭，和專制的婚姻，但是後顧茫茫，不知如何了局，最難堪的是與友溪的關係，並不是被外界阻止了不能與他接近，却是自己的忍痛犧牲，才與他斷絕關係，這一種的痛苦，完全是自己找的，却比別人使我受的還要難受百倍，因此她整日假憂愁悲恨，交集在她那顆幾經摧折的心房中，日子一久，人便受不住了，所以前幾天已經病倒在牀上，寧慧見她病了，心中又是着急，又是可憐，便給她請了一個當地教會醫院的大夫來診治，那大夫說是神經極度衰弱，原因必是受了重大刺激，及過分憂愁所致，非藥石所能奏效，必須環境改善，自能忽然而愈的，寧慧見他說的狠對，便等診罷送他出去的時節，悄悄的問大夫要緊不要緊，大夫道，目前不會有何危險，不過她的病是環境造成的，環境改好了，病也好了，根本用不着吃藥，要是環境不能改變，或者再受些刺激，那就很難說了，因為我方才聽診的時候，覺得她肺腎腸胃各部都沒有病，可見素來是壯健的，獨神經方面的病太深，同時心臟也因之現出極度的衰弱，如果突然的再受些刺激，神

經雖弱，還是慢性的，若心臟突起變化，那是驟然的，也就是急性的，那就十分危險，所以第一要環境好，說完又問道，這是她自己家裏嗎，寧慧道朋友家裏，大夫點點頭問道，爲什麼不回家去呢，接着又說道，大概家裏環境不好吧，寧慧道，對了，大夫又道，好好的養吧，說罷自去，這裏寧慧聽了大夫的話，又不敢對美兒說，回到房中看看美兒，閉着眼睡着，兩道眉尖，微微的觸成一個八吉，一望便知她是含着滿腹的愁苦，這種態度，寧慧是看慣了的，不過此時在病中，格外顯得清減可憐，寧慧以爲她睡着了，見她被窩擱開了一節，便輕輕替她盖上，這一動作之間，美兒睜眼問道，大夫走了嗎，寧慧見她一睜眼，那兩個眸子，益發顯得大而且深，心想怎麼給大夫說破了，便覺得她瘦的厲害呢，心裏想着，口裏答應着，人也就跟着坐在牀邊上，想起方才大夫所說的話，頗覺難過，便去握住美兒的手問道，你覺得怎麼難受，美兒繃着眉道，也不覺得什麼大難受，方才不是說了嗎，心裏老是空空的有些發慌，有時心跳得難受，就是晚上老睡不着，我頂怕了，寧慧問道，你這睡不着，有多少日子了呢，美

兒道，沒離開上海就這樣了，寧慧驚道，你剛才爲什麼不對大夫說呢，美兒搖搖頭道，說了又怎麼樣呢，說完了又嘆了一口氣，兩個眼圈一紅，不由的又把眼閉上了，寧慧看着這付神情，心中十分悽慘，心想她這完全爲的是友溪，不知友溪果然能同樣的愛她否，因友溪而又想到醉候，想雲氏弟兄，倒全不像那薄倖的人，自己只恨錯了主意，如今弄成這個結局，又想我自己此生已殘，也不想作沾泥飛絮，只可憐美胤這個樣兒，不定將來怎麼樣一個結局，我既與她同行，目前她是孤苦無依，所貼心的就是我，我惟有一心一意的維護着她，能够使她同友溪團圓，也是痛快的事，自己以前既負了情人，今日萬不可再負了至友，想罷用手摸了摸美兒的額角，覺得有些燙手，便俯身下去，輕輕問道，美，你覺得熱嗎，美兒略略睜了睜眼，微微點了點頭，也不言語，一會又閉上了眼，寧慧覺得她疲乏的厲害，便將被角塞了塞緊，自己半靠在美兒腳後，騎着想心事，她想美雖是愛惜名譽，怕人譏諷，忍痛與友溪斷絕了關係，但是女孩兒的心口，往往不能合一，她雖說不願再與友溪見面，如果友溪此刻來了，跪

在她的跟前，求她允許他的婚姻，她既深愛他，焉能真個拒絕不理呢，又想此刻要美的病好，除非換一個環境，要換一個環境，除非使友溪娶她，止少得和友溪見面，那末我既要愛護她，就該替她想辦法，什麼辦法呢，只有偷偷寫信到北平，叫友溪快到甯波來才對，她想罷彷彿有了辦法似的，正要打算寫信，忽聽隔壁馮鸞家人住的院子裏，有人在那裏高聲說話，又好像是同人談話，又好像是自己咕嚕，寧慧是個精細人，不由輕輕走到房外廊下，側耳一聽，原來正是馮鸞的母親，在那裏大放厥詞，聽她的口氣，大有故意使人聞知的意思，再細細一聽，原來又都是罵的自己同美兒，這一氣真是非同小可，把給友溪寫信的事也忘了，她正在廊下這樣的發楞，忽聽美兒在房內直聲直氣的叫道，慧呀，慧呀，寧慧忙又進來一看，只見美兒瞪着大眼，坐在牀上，見寧慧進來，半晌才掙出一句你聽見沒有，寧慧見美兒這付神氣，准已聽見方才馮母罵街的話，但又記着大夫囑咐不能再受刺激一語，所以還想支吾過去，說道不是吧，不相干的話吧，美兒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還瞞我呢，她們連你也罵上了，你沒

聽見嗎，寧慧低頭不語，美兒招招手叫寧慧過去，自己便又躺下，寧慧道，你別生氣啦，大夫說你不能再受刺激的了，好好兒睡你的吧，原來寧慧聽她們罵得不堪，心中着實憤怒，但是恐怕美兒病中聽見了，病勢更要加重，所以硬生生忍了下去，此刻美兒說破，知道美兒已經聽見，便也無話可說，默默的坐在床邊，美兒一伸手拉着寧慧道，我們原是以爲馮鸞的交情很好，所以才到這兒來，本來也不是久居之地，如今人家既已如此相待，我們再賴在這裏，一則自己也沒爲這個厚臉，二來她們無非故意罵着，讓我們住不下去，如其不走，不定還要說出什麼好聽的來呢，你想我們應當奔那兒去，寧慧聽了，望着地板不語，美兒見她不響，發恨道，你這人素來極有計劃，極有志氣的，怎麼這會兒成了這個樣子了呢，你又戀着什麼呢，說完了氣吼吼的喘着，寧慧見她發急，便安慰她道，你別着急，我有什麼可戀的，我因爲你病着，這一時怎麼能走呢，美兒見說，歎了一聲道，那也顧不了許多，你想她們既這樣對待我們，我們還能在這兒養病嗎，倒不如找一個清淨地方去住些日子，也許好些，你說是不是，

寧慧見她說得有理，便道，你還病着，路上怎麼樣呢，美兒道，我不過失眠，少點精神，上路的時候，也還能掙扎掙扎，沒有關係，你放心吧，寧慧見她這樣說，便道好吧，准照你的辦，幾時走呢，美兒道，依這種情形看來，越早越好，寧慧道，終不成現在就走嗎，明天走吧，今天也得收拾一下，然後再商量一個去處，美兒也覺得最快也得明天走，只好依了寧慧，二人又密密的商量，只有紹興一路可去，但是紹興地方，二人都不曾去過，並且一個朋友親戚也沒有，覺得太不合式，平時又聽說那裏的難民很多，兩個年輕少女跑了去，久住在旅館裏，更不方便，於是細細的估量下一，覺得紹興又去不得，此時不比太平時世，有好些地方都不能去，寧慧便道，最好有一個世外桃源，可以使我們一對畸零人長久住着，也不怕有人來擾我們才好呢，這世外桃源四字，倒把美兒提醒了，原來美兒生在南方，長在北方，對於南方，却不斷的來往，比較寧慧熟的多，此時聽了寧慧這句話，忽然笑逐顏開的拍手笑道，我到想起一個極妙的所在來了，雖不能比世外桃源，却是一般人輕易不到的地方，寧慧見她這一個

月來，總也不會開過笑口，這還是第一次笑呢，忙問那裏有這麼好的地方，使你這末高興，美兒道，普陀山，寧慧也會聽見過這個地方，却不知那一省，便問道，你認識那地方嗎，美兒道，我小時候跟我母親在南方住的那幾年，每年夏天都得去住幾個月就屬於寧波管轄的，從這兒去，太方便了，寧慧說那就很好，美兒笑道，但是一件，你受得了嗎，寧慧道，什麼事我受不了，美兒道，那地方全是廟宇，沒有人家，所以得吃素，寧慧點頭道，那更好了，我正想找這末一個地方，似出家非出家的，空了還可以念念佛，修修來世呢，言罷黯然，美兒知她心有所感，便伸手握住了寧慧，狼懇切的向她道，我二人遭際雖不同，命運却一般，正好找這末一個地方，清淨清淨，你既同意，我就不愁無伴了，寧慧悽然道，我倆正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況又曾相識，此後的你，也只有我來陪伴你，也只有我來憐愛你了，言罷二人不覺同時落下淚來，她倆商議定了，又因為馮家這樣對待她們，便不願說出實話，只說到紹興去找親戚，所以前番溪友見了馮鸞，馮鸞告訴他到紹興去了，她倆當晚也不見馮鸞出來陪她們，

越發心中明白，第二天起來，便由寧慧出去打聽了船期，原來寧波到普陀是每天有的，寧慧就打了兩張大菜間，回到家裏，才將馮鸞請出，告訴她要到紹興去，找親戚，馮鸞見她們要走，明知她母親罵的話，讓人家聽見了，自己也不能再挽留，慚愧得什麼似的，所以昨天晚上就不好意思出來見她們，她們那裏知道，總以為同她母親是一路，故此雖不說什麼，二人的臉色也狠不好看，馮鸞也明知她們怨恨自己，苦在不便分辯，只好默默的不說什麼，寧白二人都是千金小姐出身，何曾受過這般大辱，所以也講不得禮節，就同馮鸞淡淡的說了一句再見，隨手賞了僕人十元錢，也不去辭她的父母，便起身出來，馮鸞訕訕的送到門口，眼看着她們登車而去，自己一肚子委曲，說不出來，跑回房中，伏枕痛哭去了，不言馮家之事，且說美兒寧慧二次舟行，寧波與普陀相距不遠，半日工夫已到了目的地，找了一座廟宇叫後寺的，暫且住下，廟內僧侶，見是兩位青年女子，裝束時髦，進廟來也不拜佛，也不燒香，只說是身體不好，來靜養的，這普陀山居於海中，林木蒼翠，人烟稀少，空氣最佳，不少有錢的人，除

了夏季避暑之外，也有很多爲養病而來，所以美兒等說是靜養，和尚們倒也信之不疑，誰料得到這樣漂亮的女施主，竟是從家中偷跑出來的呢，再說二人到了普陀，不覺又回復了去年在寒碧山莊的山居生活，不過她二人對此佳景，各有所感，寧慧是想到自己去年同美兒山居之後，才認識了醉候，後來便發生了許多事故，不料事隔僅僅年餘，自己戀愛之味也嘗過了，結婚之味也嘗過了，遺棄之味也嘗過了，甚至快要嘗到離婚之味了，人生的變幻，實在太覺令人不可捉摸，到現在雖則不曾出家，然而自遭捐棄以來，已經勘破情關，心如止水，目前身處古剎，日與青燈古佛爲伴，又與出家，有何分別，只念美兒太覺可憐，所以朋友之愛，倒未能忽然置之，如果她也抱定了終老是鄉的念頭，我倒可以終身的伴着她，豈不比那羅綺叢中，溫柔鄉裏，清閑十倍麼，在這裏能住上十年八年，那種清福，實在不是等閒人所能享得到的，她想到此處，不由將方才感慨的衷腸，漸漸消滅了去，但是世界上的事，往往不能使人圓滿的多，寧慧雖然想的這樣定心，可是美兒自到普陀以後，益發心神困倦，日見消瘦，原

來她自幼生在富貴家庭，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憂愁，自從得識溪友，慢慢的便感到世界上竟有愁苦二字，這一年來，飽經了許多艱難憂患，已經將她那健全的身體，不自知的消磨了許多，在舉家南遷之後，同溪友兩地分飛，這相思滋味，實在得不到一些安慰，已是常常的失眠，及至婚事突來，毅然出走，尤其使她那柔嫩芳心上，受了莫大的刺激，雖說出走以後，事事可以自由，但是她的出走，非但達不到戀愛的目的，並且還是想將她一生戀愛之門，從此關斷，試想着個戀愛之門，豈是勉強關得斷的，要不是半途中間了，便是塞窒而死；美兒既不是那種半途而廢用情不專的人，無疑的結果是憔悴而死了，她這樣邑鬱萬分的當兒，偏偏又遇見那個馮鸞的母親，那一種污穢的言詞，她聽了正是刺心澈骨的難受，在氣憤羞愧之餘，本已有病，再加上些舟車勞頓，那裏還受得住，所以一到普陀，不上幾天，病得她瘦骨支離，花容寂寞，初時還不過茶飯懶進，行動困乏而已，半個月之後，竟是水米不沾，神思昏瞶，原先是懶得起來，後來竟至不能起來，終日睡在牀上，大有不能起坐之勢，這一下把個寧慧又嚇

又急，心裏又痛，在馮家的時節，寧慧見她病了，本想寫信把友溪喚來，讓她見了面，也許會好些，不料又讓馮鸞的母親一罵，忙着搬了出來，就把寫信之事耽擱下來，到了普陀過了幾天，見美兒終日懨懨，覺得這事更不可緩，便瞞了美兒偷偷寫了一封給友溪，可是從普陀寄到北京，最快也要半個月，那知此時，溪友非但早已離了北京，正是趕到寧波的時候，他一問馮鸞，說是到紹興去了，又趕回上海去打聽寧秋，然而實際上寧白二人，却在普陀，所以友溪仍是不得要領，只得重託寧秋，一有消息，便去通知他，偏偏寧慧到了普陀，因見美兒的病日重一日，她一顆心，只惦記着把友溪找來，所以只寫了一封北京的信，把自己的家信，倒擱下了，這也是湊巧，如果寧慧一到普陀，便有信回家，寧秋便會立刻去通知友溪，溪友當然要如飛的找到普陀去，如今寧慧把家信一耽誤，友溪也就老不能得着美兒的消息，不言友溪心中着急，再說美兒這一兩個月以來，本是勞心焦思的愁着自己同友溪將來的結果，她雖是不敢打破了舊禮教的樊籠，去與友溪結合，可是本心那裏捨得和友溪斷絕，自從發出了與友

溪永訣的那封信，心裏益發不定，既怕他要怨恨，又怕他要氣苦，還怕他要因此變了初心，雖則她自己不是打算永不與友溪見面了嗎，那末溪友的變心與否，又有什麼關係呢，這不是極矛盾的心理嗎，她自己也知道，這是最矛盾的，但是老放不下這個心，便成日成夜的想着，永遠不能見面的苦楚，前文已經說過她本是患的神經極度衰弱，同心臟衰弱，那裏還經得起終日的抑鬱思慮呢，所以她的身體，一天消瘦一天，病症一天加重一天，到了普陀將近三個星期，此時已是九月中旬，黃葉西風，景象蕭瑟，饒你山中景色如何美麗，也覺得天高海闊，木落山青，無限的淒其寂靜，美兒此時已是行動不能如常，有時寧慧扶着她勉強坐起來，或是慢慢的走到外面呼吸空氣，少時便覺心跳非常，她倆都是年輕識淺，不知道心臟病的厲害，總以為抑鬱的成份多，病的成份少，所以雖則病到了這般地步，尚不甚知道牠的危險，更兼美兒自與友溪寫過那封信以後，總是事事悲觀，處處消極，她也覺得自己從來不曾這樣衰弱過，看來這病勢不輕，但是她認為既已失掉了一個友溪，茫茫人世，又何足留戀，所以也不盼

望自的病再好起來，不過這句話不願出口，雖與寧慧如此知己，也是隻字不提，有一天正是九月二十二的晚上，忽然刮起大風來，半夜裏氣候陡然奇冷，那座山四面都是海，海風吹來，激宵在驚濤駭浪之中，這種聲浪，聽在美兒耳內，分外的難過，她萬分傷感之中，益發覺得週身不適，下半身同浸在冰水裏一般，想起來拿條被窩蓋上一點，看看寧慧睡得正香，便不去叫她，自己勉強掙扎着下牀來，還未下來，已覺一顆心要跳喉嚨口，實在不好受，便在枕上又伏了片時，覺得好些，便慢慢扶着下牀，摸到櫃傍，開了櫃門，想將裏面一條被窩抽出來，偏偏上面有許多衣服壓住，抽牠不動，想把衣服拿下來吧，更麻煩了，此刻她動作了半日，已經覺得心頭有些作惡，頭目也有些暈眩，她心想用點力把被窩抽出來去躺着吧，別再耗工夫了，想罷就一手抓住被窩，一手托着上面衣服，咬這牙用力一抽被窩果然抽出緊接着便覺得自己一顆心極猛的向喉嚨直跳，像要跳出來一般自己一想不好，趕快去躺下吧，一手擗了被窩，忙往牀邊跑，誰知剛一舉步，一陣頭暈，眼前一黑，哎呀還不會喊出，一交跌倒地下，

寧慧正有些迷迷糊糊的，猛聽訇的一聲，不由嚇醒過來，舉目一看，看見牀前地下，彷彿像個人躺着，再一細看，可不是美兒，嚇得她也不顧穿衣，跳下牀來，一邊去扶她，一邊連叫美呀美呀，只見美兒兩眼似睜似閉的對她望她一眼，寧慧把她的頭托在臂上，問道美，你看見我嗎，美兒閉了眼，微微點了點頭，寧慧才稍稍放心，便說道，我扶你上牀吧，說了兩遍，美兒不動，她知道美兒動不了，便半抱半拉的將美兒抱到牀上，放她睡下，不料美兒這一睡下，便有些氣喘，看她一邊微微的轉側，一邊不住的喘着，那像子好像十分痛苦，寧慧看她這樣，不禁悽然流下淚來，心想這樣一個健美的體格，如何不到兩個月，便病到這個模樣，此刻不由得想起在寧波時那個大夫講的話來，只急得她怔怔的望着美兒，也不知道怎麼好，美兒却顧不得別人，只是一個勁的喘，寧慧見她實在難受，就坐在傍邊，用手在她胸部上慢慢的向下揉着，揉了半個鐘頭，美兒才覺稍微安靜了些，不再轉側，這時看她困乏之極，好像要睡的模样，寧慧也想去睡，又不放心，便附着耳輕輕對她說道，我陪你躺着好吧，美兒點點頭

，寧慧便縮在她傍邊睡了下去，又問道，這會兒好些了吧，美兒仍是點點頭，寧慧又道，我再給你揉揉好吧，美兒又點點頭，寧慧便慢慢的給她揉着，過了一會，忽見美兒睜開眼來，望了寧慧輕輕說道，你是我唯一的親人了，說完了見她嘴唇一撇，眼中滴出兩點眼淚，寧慧聽了這句話，又看了這種情形，不由心裏同刀扎一般，但是恐怕格外引起她的悲傷，不敢哭出聲來，只好逼住喉嚨，一句話也說不出口，此時又見美兒陡的長嘆一聲，這一聲長嘆，真是無窮的幽怨，都盡情寄託在中間，寧慧見她忽然長嘆，知道她心裏難過，便安慰她道，你想開一點吧，再說你現在是不比以前，完全可以自由的，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不是我說你，你本來自苦吓，美兒搖搖頭，含了一包眼淚說道，我如今悔了，寧慧問悔什麼，美兒說了幾句話，又有些喘，便停了停，續說道，早知我就要死的，我不該寫信去同他說那些斷絕的話，使得他怨恨我，恐怕他如今已經不像從前，他一定恨我的了，一定不再愛我的了，寧慧聽她倒有回心之意，便想乘此機會，勸她同友溪正式結合，便說道，本來你太執拗，現代的潮

流，一個未娶，一個未嫁，本是極光明正大的愛，你偏抱定了十七世紀的見界，定要
不讓人說話，誰能說什麼呢，美兒知道她錯會了自己的意，便搖搖頭道，不是我抱定
十七世紀的見界，却是社會上一般人，掛着二十世紀的招牌，藏着十七世紀的內心，
所以使我爲難，這種現象，也不知害死了多少痴情兒女，說着又喘起來，便又停了一
刻，再繼續說道，我並不是想同他結合，你錯會了我的意思，寧慧道，那末你悔什麼
呢，美兒帶喘說道，我想見他一面，說罷又停了停，接着又說道，我知道我不久了，
快死了，再不見一面，就見不着了，說到最後兩句，那眼淚已是不斷的流下來，同時
也就喘得更加厲害，她這喘原是心臟衰弱無力的表現，此刻既勞動於先，又傷心於後
，神經的刺激愈大，心臟的機能愈弱，所以只喘得伏在枕上，緩不過氣來，此時真把
個寧慧急壞了，心想我們來時只顧地方清淨，却不曾料到沒有地方去請大夫，這樣的
病狀，不請大夫，不是等死嗎，她一邊盤算，一邊勸慰，足足一夜沒有睡，第二天一
早，看美兒好像是睡着，其實已是沉迷，她便拿定主意，派一個廟裏的香火到寧波去

，把上次給美兒看病的那位大夫請來，分付愈快愈好，那香火去了，寧慧便一步不離的守着美兒，美兒那一天，竟日未曾睜眼，也未曾說話，只是昏睡，有時稍稍一轉動，便要氣喘多時，經寧慧用手揉搓半日，方能漸漸平復，到了晚上，還不見那大夫來，真把個寧慧急的茶飯無心，並且一步也不敢離開她，真是忙的水米不沾，也不覺得飢餓，到了晚間，將近十二點的時候，四面的風聲，又漸漸的刮了起來，遠遠聽去，真如萬馬崩騰，一陣陣的捲將過來，那廟裏的房屋，雖已改成了半洋式，可是那種玻璃窗，本來不抵縫，經那大風一吹，只聽見玻璃的搖撼聲，玲瓏瑯瑯，響個不住，屋外便有幾顆數百年的大樹，平時覺得牠能遮蔽炎威，能點綴風景，非常的可愛，可是在此刻，越發助成了風勢，在虎虎的風聲之中，只聽得那樹枝的激盪聲，樹葉的掃地聲，連那一盞微弱的電燈光，也叫窗隙中的風吹得搖漾不停，回頭看看床上的美兒，平時一張圓臉蛋，此刻雖仍是個圓形，但是目間鼻聳，兩片豐潤的頤頰，也隱隱縮成兩個深坑，她面部一切的一切，都與她平時大異，惟有那深鎖的眉尖，依然是深深

的蹙着，也可見她那心中的愁苦，真是到死都不能稍解，寧慧看她老閉着眼不說話，心裏直害怕，知道大夫此刻不來，非等天明不可，看她的病勢，這樣垂危，怎樣好呢，萬一她在這時候真個死了，可憐她病到這個樣兒，連個大夫也不會瞧一次，這不是太使人傷心了嗎，想她出身富貴，要不是爲了友溪，那有病了不請大夫治的呢，又想她大概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了的，所以她自到普陀，病了二十來天，勸她找大夫來看，她總不肯呢，她正這樣沉沉的想着，忽聽美兒喊道，友吓，你怎麼來了，咳，我盼你呀，我日夜的盼你呀，寧慧起先聽她叫喚，唬了一跳，後來知道他是囈語，心裏萬分的慘傷，忽一想她這是想念友溪呢，我何不將我寫信給友溪的話告訴她，讓她一歡喜，也許能好了，想罷便俯下身去，對她細說，要知寧慧怎樣說法，美兒畢竟如何，且看下回終結。

第二十五回

淚盡血枯齋恨入黃泉到死終墜一面
天荒地老同心投碧水此情永播千秋

從古以來那些佳人才子，因情而犧牲了生命的，也不知多少，本不是什麼希罕的事，

非將牠記載出來不可，但是本是中的美兒之死，却有些不同，她既不是違了禮教，私奔到情人懷抱裏去，又不是背了潮流，將男女之愛，看成極不可示人的一種腐舊見解，她也深知戀愛是神聖的，是專一的，是不可朝秦暮楚的，同時又深知中國的社會，雖則在表面上喊着提倡婚姻自由，但在另一方面，依然將這些自由戀愛的男女們，看成一個極不堪的人物，這是一種不徹底的解放，而同時她又痛恨那些誤解自由戀愛的男女們，把用情不專的卑劣行爲，來代表自由戀愛，因之男女相互之間，不是因戀愛而發生仇殺，便是因戀愛而彼此玩弄，所以非但談不到戀愛神聖，戀愛純潔，簡直是沒辱了戀愛，污衊了戀愛，像本書中的美兒，她解得自由戀愛，而與友溪互愛，又解得不徹底的社會的觀念和批評，所以不肯甘冒不韙的一往直前，使得一般人批評她自身，譏訕她父母，她又解得自由戀愛仍舊是貴乎專一的，所以她逃出了專制的家庭，和強迫的婚約，情願犧牲了畢生的幸福，度着極枯寂的生活，以報答她所愛的人，也就是報答愛她的人，她抱定了堅決的意志，和純潔的愛情，甚至於爲情而死，她這樣

的死，是不負愛人，不負父母，不負自身，不負社會，不負禮教，不負戀愛，可以算死得最光榮，死得最純潔，所以作者也就不忍理沒了她這一片痴情，便將她委委曲曲的詳叙起來，諒讀者不少多情人，想必也同情於此，閒文少叙，要說美兒病到垂危直喊友溪，寧慧想把通信給友溪的話告訴她，讓她高興些，也許會好，便俯下身去，在她耳邊低低喚道，美，你不用難過，我前半個月已有信去給友溪，叫他到普陀來，同你會面呢，美兒沉迷之際，聽了這句話，渾身一震，彷彿觸了電似的，睜開眼問道，真的嗎，寧慧見她一聞此言，清醒了許多，心中大喜，便正色道，我能騙你嗎，美兒似乎也信得過寧慧，又問道，你幾時去的信，寧慧道，到山的第二天，說着又屈指算了算說道，三個禮拜了，美兒聽了點點頭，忽又哭了起來說道，他不來了，他恨死我了，要不然兩個禮拜就來了，寧慧見她哭着，又慌起來道，你不想想，現在什麼時局，能比平時嗎，北京到上海，還得半個月呢，她說完了，又想上海到普陀，可是只消一夜的工夫，半個月再加一夜，也纔十六天，如今三個禮拜，連信兒都沒有，也許友

溪真個恨她，所以不理她，隨她去了，想到這裏，再也說不出什麼來，倒是美兒聽說信去叫乎友溪，精似有神好些，可是從那時起，便時時的望友溪來，每逢清醒些的時候，聽見外面有男子說話的聲音，便要留神細聽，但是那友溪，却是石沉大海一般，那有個音信，再說第二天午間，那香火居然陪了那位大夫來了，診察之後，那大夫直是蹙着眉搖頭，寧慧背了美兒，輕輕的問大夫病情怎麼樣，大夫繃眉道，比上次大不同了，她的心臟，已弱到無可再弱，隨時都可發生危險的，又問道，你們是姊妹吧，寧慧說是同學，那大夫似乎有點詫異，問道，她家裏人沒有在此地嗎，寧慧道，她跟家裏嘔氣出來的，大夫道，到這時候，還講什麼嘔氣，快去叫她家裏人來吧，這是早晚間的事呢，寧慧聽大夫說的這麼確定，大諒美兒此番不保的了，不由心中十分慘傷，忍不住流淚問大夫道，您能救救她嗎，大夫強笑道，我們醫生能救還不盡力嗎，實在……說到實在兩個字，也就不願再說，回頭又看看病人，便在藥箱裏取出一瓶丸藥，交待先服下去，又取出一瓶針藥裝好了，與美兒注射一針，注射完畢，也不言語，

拿了皮包，走了出來，寧慧將請封交與了香火，隨着大夫走到房門口，輕輕的問道，這個針是管什麼的呢，大夫也輕輕的道，不過是解除些痛苦就是了，我們也是盡盡人事而已，寧慧見說，知己無望，要想再問幾句，不知怎麼，喉間好像梗了一條木棍，一句也說不出來，那位大夫見她無話，也就悵然而去，這裏寧慧回身走到床邊，見美兒雙目緊閉呼吸微細，好像安適了些，便坐在床上，望着美兒，忽見美兒睜開眼睛，問道，大夫說什麼來，寧慧道，沒說什麼，叫你靜養，慢慢會好的，美兒苦笑一笑說道，你別騙我，我有些聽見，他好像問我的家裏人是不是，寧慧不語，美兒道，我也知道不會好了，況且我有什麼家裏人呢，說着又嗚咽起來，寧慧此際，也是說不盡的傷心，只好勉強忍着安慰她，美兒也不聽那一套，便說道，我覺得此刻精神好多，大概是回光返照吧，我有許多話想說，就是沒有精神，此刻好些，就剩這時候對你說了，再過一會，我們就要永別了，說那眼淚已經乾枯，流不出來，僅僅在眼角上滴出兩點，可是寧慧聽了這幾句話，忍不住涕泗交流，回想到去年在香山的時節，她是一個

健康活潑的好女子，怎麼僅僅一年的工夫，就到了這個樣兒，又想自己一念之差，致有今日，只有這麼一個人，算是知己，奈何老天嫉人，又要奪之而去，想能將舊怨新愁，一齊勾了起來，伏在枕上，嗚嗚痛哭，倒比美兒還要傷心似的，美兒見寧慧哭的這樣悲切，心下越發難受，只是流不出眼淚來，便抖抖索索伸出一只手來，握住了寧慧的手說道，你且慢哭，我有話囑咐你呢，寧慧強忍悲啼說道，你說吧，美兒道，我並不怕死，因為我如不死，這一輩子也不能出頭，也不能再見他一面，即使見了他，也不能有結果，反倒使他也同樣的為難，倒不如死了，還留着你同他二人，能常常紀念我，再說他是個男子，比不得我這個苦命鬼，他的前程何等遠大，萬不能為我也犧牲了一己的幸福，與光大的前途，所以我死後，你必須找到他，把我這番話對他講，第一要叫他明白我前番的那一封與他斷絕的信，是出于萬不得已，並不是不愛他，正是愛他，所以這樣做的，同時是求使他安心，所以我纔跑到這裏來，死在這孤島之中，我如今是帶了他這個人的影子，同入黃泉，永遠不會再去愛第二人，他可以放心

的，第二是我死之後，他如仍舊同我在世時一樣愛我，那末希望他從此將這兒女私情拋撇了，一心一意去致力於他的學業事業，成一個偉大的人物，我如死而有知，也就瞑目無憾，至於他的婚姻問題，我不能如他的願，不能嫁給他，已是萬分對不起他，決不願再使他爲我而抱了獨身主義，要知相愛在心，不在形體，他娶他的，絕不妨礙我們以往的愛，我並不是矯揉造作，大概他也深知我的爲人，不會作違心之論，說完了又在貼身解下一個金的小稱椀來，遞與寧慧說，這一件東西，請你轉交給他，他如想念我時，只好看看牠吧，同時再告訴他，他給我的一只鑽戒，我戴了去，叫他放心吧，說着舉起一只帶戒指的手，給寧慧看了一眼，美兒說了半日，又吃力，又傷心，當然又要大喘一回，過了一刻，稍覺好些，又握住了寧慧的手含淚說道，慧姊，我們要永別了，寧慧眼看這付傷心景象，耳聽這種斷腸言語，只哭得她仰不起頭來，一隻手抱着美兒的肩膀叫道，美呀，你怎麼幾天工夫，就病到如此呀，你去了，撇下我一個人還有誰是知己呀，美兒聽了，含着淚又說道，你我同病相憐，本想和你廝守一世

，倒也安逸，不料連這一點福氣都沒有，我勸你，此番回去，對於你那丈夫，如能和好，實是最好的事，你看我目前流落在外面，有何結局，說着又在左手褪下一只翠戒，遞給寧慧，慧姊，你是我唯一的知己，也是我唯一的愛護者，這只戒指，你留作個紀念吧，寧慧悲切切的接了過去，套在手指上，美兒又說道，我箱子裏還有三千元錢的存摺，和幾百元現款，我身後之事，大約也够使了，餘多的物件，先交給你，等我叫了氣，你少不得要去通信的，我家若有人來料理最好，倘若她們不問，只好勞動你，將我所留下的，辦了我的事，然後再通知我兄弟，把我葬在我父母的坟傍，免得我作鬼還是孤栖的，她說到此處，已是喘不成聲，極力忍住了，接着說道，你真的寫過信叫他來嗎，寧慧見問忙道，是然是真的，你病得這個樣兒，我還忍心哄你嗎，美兒點點頭道，如此說他一定是恨極我了，他不能明白我，不能原諒我，所以任我死在這荒山窮島之中，也不來看看我，完了，此生不用再想見他了，說完了那臉上的神色，太覺可憐，正是愁雲慘霧，全都籠罩在面上，寧慧見她說完了這幾句，閉着眼只是喘

氣，正想取粒丸藥給她吃，見美兒把眼睜開，對寧慧說道，你把我皮箱內一只小鐵箱給我拿來，寧慧答應取了過來，美兒伸手要想打開，兩只手已經不聽自己指揮，便道，你給我打開，寧慧便將小箱打開，一看裏面全是信札，還有幾張友溪的相片，美兒低低說道，你把他的相片取出來，寧慧依言取出，美兒取過來端詳一回，挑了一張半身的拏在手內，對寧慧道，這一張相片，將來同這一箱信札，一齊把我帶了去，其餘的相片，都留着將來交還他本人，並且告訴他，我深知活人的照片放在棺材裏，是犯忌的，但是我生不能同他厮守着，所以挑一張我心愛的帶了去，也算我們相愛一場，其餘的就不必要了，寧慧聽她交待的這樣清楚，心中益發慘然，眼望了這隻鐵箱，還記去年在香山之時，她偷偷的正在開開小鐵箱，被我看見，冒了她一冒，說有什麼秘密，當時一句玩話，不料她一生的秘密，果然都在這小鐵箱裏，但是今日竟是這樣安排這隻小鐵箱的秘密，真是出人萬分意料之外的事，她如此想着，就老望着小鐵箱發楞，美兒也再沒有精神說話了，一切交待以畢，便將那張相片望枕邊一擱，兩手舒開

，雙目一閉，便不再說話了，剩下寧慧一個人，正是不知道怎麼好，想想方才大夫的言語，看看美兒目前的情狀，大概縱是沒有指望了，心想給她家去封信吧，又怕她萬一不至於死，那時節反叫她家裏人找着了，豈不弄巧成拙，其實美兒的病已至此，更有何望，皆因寧慧望她好的心思太切，所以有這種幻想，這且不去提牠，單說美兒昏昏沉沉的睡着，看看天又黑了下來，寧慧取了丸藥，想去伏侍她服下，誰知她已是牙關緊閉，神志昏迷，再叫也不理，用手按了按她的額角，覺得一陣陣的冷汗，泚泚的望外冒，那汗都有些黏手，再細細看她面部，別無他異，只覺兩腮紅潤，顏色豔麗非常，而鼻孔開張，雙睛上翳，大有不妙的神氣，只把個寧慧，唬得渾身發抖，她想萬一她撒手去了，這一切身後之事，雖則不愁無錢辦事，但是那裏來的人手呢，想到此處，也顧不得美兒一人躺着，就匆匆跑到外面，告訴香火，叫他告訴廟內當家師，快快預備些人手，那位當家師聽了，雖則不願，但是一則出家人慈悲爲本，眼看要斷氣的人，如果真往外趕，未免要被人說話，二則看這兩個女子，倒像是富家小姐，萬一

出了事，不怕她們家裏不重重的酬謝我們，因此便叫香火找了幾個鄉下人，預備着到時要用，可以一呼就到，寧慧見此事已妥，也就放下一半心，回到房內，看看還是那個樣子，不過比方才彷彿氣促的厲害，只見她胸口起伏不停，平望過去，左乳房下心臟的部位，跳躍得非常明顯，連叫了她幾聲，也不答應，寧慧只得坐在她傍邊守着，晚飯開來，也吃不下去，一直挨到將近十二點鐘，四周的風聲又起，吹得庭中落葉，不住簌簌的亂響，四面一聽，萬籟無聲，只有風濤聲落葉聲，相互交響着，寧慧正在凝神聽着窗外，忽聽一種呼嚕呼嚕的聲音浪，響得十分刺耳，也不知是什麼響，再一細聽，才聽明白，原來是美兒的痰喘聲，寧慧一想不好，常聽人說，人要到快咽氣的時候，必要上痰，莫非她上痰了麼，一面想着，一面急急赶到床前一看，可不是美兒喘的比方才還要凶些，方才不過是喘，現在竟像有口厚痰吐不出來，老在氣管裡來回的盤旋一般，寧慧忙俯伏下去湊到耳邊，叫了一聲，只聽美兒忽然哼了起來，從此她便不住的哼着，那哼的聲音，本來非常難過，又在夜靜更深的時候，分外顯得悽涼慘切

，這樣一個哼着，一個望着，又過了多少的光，美兒的哼聲也漸漸低了，那寧慧也實在困倦的支持不住，就靠在美兒腳後床欄上打盹，也不知經過若干時候，猛聽美兒直叫道，友溪，你才來嗎，等苦了我了，寧慧被他一語驚醒，四面看了看，那裏有友溪的影子，忙過去撫着美兒的肩頭，低低說道，美呀，你睡着了嗎，美兒帶喘帶說，斷斷續續的說道，我彷彿見他……他來了，他……沒有來嗎，咳……完了，……見不着了，……我……我好悔呀，說到這個悔字，喉嚨也直了，身體連連望上挺了兩挺，頭上的冷汗，不住直冒，喉間的痰聲，越嚮的厲害，寧慧也看出神色不對，忙拉着她的手連連叫道，美，美，美兒此時已經說不出話來，也彷彿聽見，把眼睛斜着向寧慧看了一眼，眼角上隱隱的像有兩點淚痕，在這一剎那間，猛可的將身體向上一挺，脖子向後一仰，眼睛向上一插，只聽喉間，格的一聲，霎時雙手一撒，兩腿一伸，一縷芳魂，縹縹緲緲，不知歸於何處，這裏寧慧見美兒竟自撒手去了，想起她素日的爲人，此番的遭際，十分可憐，又想自己同她多年的友誼，最近又朝夕共處，

互相憐惜，益發覺得友愛關切，不想她一個多月的病便死了，剩下我一個人，不由的又悲又痛，哀哀欲絕的哭個沒了；但是在幾分鐘以前，你叫她她雖不能答應你，還能對你看看，此刻任你喊破喉嚨，哭斷肝腸，她也不理你了，那外面的香火，是寧慧早就吩咐過的，雖則都已睡靜，但也留心聽着，聽見裏面有哭聲，知道不好了，便都將日間預備的人，一一喚起，走了進來，聽寧慧的吩咐，寧慧見他們走來，才想到辦事要緊，儘哭是不興的，便止住了哭，心內盤算第一件事，是給她換衣服，又想我一個不成，必須要有個對手，但這對手又必須女子才好，不然的話，難道叫這種魯男子去挨她的身體嗎，想罷便問香火道，你們廟裏有婦人沒有，要有的話，找一個來給換衣服，等事辦完了，一齊送她們幾個錢，香火聽說有錢，忙道有有，立刻出去，把後山洗衣服的婦人從被窩裏拉了出來，對她說明，天下事就怕無錢，有錢什麼也辦得到，那婦人立刻興興頭頭的來了，於是就由寧慧與她二人，將美兒全身洗淨，換好衣服，一切停當，此時天已快亮，山中人起得最早，差不多合廟都已知道，好在此時天氣

已涼，來避暑的人都早回去，有幾個住在廟裏的，也都是來養病的，自己顧自己還來不及，誰還管那家死了人呢，故此倒也並不紛亂，寧慧是個能幹人，雖則從不曾經過這樣大事，但是也能料理的有條不紊，一到天亮，便專差到寧波，向白家打了個電報，叫他們立即來人，她又因與寧慧感情太好，勝過自己手足，所以事事必須要對得住死者，因此給她忙了個人仰馬翻，最傷心的，便是給美兒擦身換衣服的時候，一面擦一面哭，想到去年同居香山到了晚上臨睡時節，她與美兒，也曾一同擦身洗臉，互相玩笑，誰想到今天會替她做個事呢，又看她渾身肌肉消瘦，絕不像先前那樣豐腴，不由心中暗暗稱奇，何以憂愁二字，竟這般耗人精血呢，不言美兒去世，寧慧悲痛欲絕，再說友溪三天兩天，跑寧秋那邊去打聽消息，不料寧秋說已有半個月沒有來信，也不知人到那裏去了，別說雲先生着急，家母也是着急，雲先生想想可有什麼辦法嗎，友溪聽了，又急又好笑，心想我有什麼辦法呢，但是嘴裏不好說，只好默然而已，寧秋見他不語，自己也就無話可說，友溪不得要領，只好依舊回到旅館，此時離開北京

，已有一個多月，看看旅費將要用罄，就此回去吧，一來跑的太寬，二來知道美兒還在病中，不知她的確息，也真不放心，不回去吧，須要向家中要錢，又知醉候近況也是很緊，自己又不好意思老向他要錢，他想了半日，還是不放心美兒這邊，心想好容易來了，豈肯空回，而且寧慧遲早總要給家裏通信的，再等些日子，一定能得着消息的，不如先寫封信回去，把這情形告訴哥嫂，哥嫂一定同情的，他決定了主意，便詳細的寫了一封信，並且請他們再匯些錢來，寫完了自己去寄了快信，在路上隨便繞了個灣，又懶懶的回到了旅館，剛一進門，帳房裏便向他道，雲先生有封信呢，友溪聽見，心中一喜，以爲是寧秋來報告寧慧地址的，忙接來一看，才知是北方醉候的信，心裏又恢了一半，懶懶的一邊拆封一邊進到房中，誰知抽出一看，只見醉候一信之外，另外還附着一封信，再一看信封上具名的是寧波普陀山後寺寧絨幾個字，這一喜正是如獲至寶，正想拆封，一看已經拆過，心想我這位老兄，大概對於寧慧尚未死心，所以還要看看她的來函，他匆匆抽出一看，才知道美兒臥病，寧慧盼望自己去

安慰她，可以讓她好得快些，友溪看罷，又是喜，又是急，喜的是已經得到美的消息，急的是她病了，不知倒底病的怎麼樣，心想沒有別的，趕快到普陀山去，隨即到賬房裏一問，知道下午有船，當即匆匆到街上買了些美兒愛吃的東西，回到旅館，通了一個電話給寧秋，告訴她已經得着了消息，一面就算清了房飯錢，又交待賬房，如有信件銀洋寄來，請代收下，說罷便匆匆上船，到了船上，那一夜間，因為興奮過度，先是翻來覆睡不着，後來睡着了，夢魂顛倒，一會看見美兒笑，一會看見美兒哭，一會又好像同美兒結了婚，一會又好像同美兒吵架，這樣顛來倒去，也不知是醒是睡，這一宵的工夫，正好似一年一般，那一種神魂不定的光景，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作者寫到此處，却要想到靈學上講的精神作用，大凡兩個人有了最親密的交誼，雖則各處一地，相隔千道，有時也能互通聲息，在吾們中國，有句老話，叫心心相印，或是靈犀暗通，這種情形，若說有此理吧，却沒有真憑實據，若說沒此理吧，却又有相當的應驗，實在是極神秘的一件是情，此時友溪在船中的一夜，正是美兒在普陀山

死的那一夜，想他倆互相的愛着，既有如此熱烈，如此真摯，如今生死之際，焉能沒有一些形跡，所以這一面在山上咽氣，那一面在夢中見到美兒在啼哭，你說不會有些朕兆，誰也不能承認這句話，閒文少叙，一到天明，友溪的心，越發不定，自己覺得在北京的時節，每逢與美兒相會之前，從不像今天這樣恍惚，爲什麼今天這般心驚眼跳，又一想對了，一定是因爲前次美兒來信，是與我從此斷絕關係，今番自己不聽她的話，偏要去找她，她當然要不願意，不願意當然要吵鬧起來，自己就怕的如此，當然要心神不定的了，在他這樣反覆思忖之間，船已到了目的地，他急匆匆的上了岸，僱了山轎，說了地名，連催快走，雖說轎夫奉了命令，加緊步伐，可是總有相當的路程，當然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友溪在轎內，距離目的地愈近，他的心裏也愈慌，等到將到寺前的時候，不知怎的，自己渾身都有些戰抖起來，直到山轎抬進山門，下了轎忙向傍邊一個和尚問道，這是後寺嗎，和尚道是，友溪又問道，白家小姐住在哪一個院子裏，請你引路，那和尚聽說，對他端詳了一下，便道，你這位先生是白府

上來的嗎，友溪一時答不出來，強着說道，你別管我，帶我去就是了，那和尚略一遲疑，便一邊往前走，一邊咕嚕道，不是我多問，裏邊就等白府上的人來了，才能入殮呢，那和尚一口南方話，彷彿還帶些寧波口音，自言自語的說的聲音又低，友溪在北方長大，故而聽的不甚真切，也不去理會他，儘跟着和尚向裏走，灣灣曲曲，走到一個院子門口，友溪往裏一看，見院子裏站了許多工人模樣的人，那和尚走到院子裏，向裏面叫道，小姐，你們府上有人來了，此刻美兒的屍身，已經收拾整齊，躺在牀上，就等時辰一到，抬到外面大殮了，寧慧正坐在靈床傍邊，望着美兒出神，又將前後的事情，一幕一幕的想着，想友溪那邊，去信已有二十餘日，怎麼連封回信都沒有呢，又想白太太聽見美死了，不知道愧悔不愧悔，又想到美兒同自己的情分，以及死的這樣可憐，心中十分悽慘，呆呆的老是這麼盤算着，忽聽和尚說府上的人來了，心內暗暗奇怪，自家來人怎麼這末快吓，我差人去打電報，大約電報不過才到，怎麼他們倒來了呢，她一面想，一面立起來迎出去，要看看來的究竟是那一個

不料她剛到房門口，一抬頭見是友溪，再說友溪隨了和尚，進了院門，看一排五間正房，房下站着許多工人，心中好生奇怪，忽然看見階下有一堆紙灰，心裏不由大吃一驚，說時遲那時快，他撇了和尚，就往屋裏闖，剛走進正中大堂，見寧慧正由左邊房裏出來，二人見面，友溪要想問美妹在那裏，一句話還不曾出口，只見寧慧呀了一聲，面露驚異慘切之色，友溪忙趕上一步，叫了聲寧小姐，好久不見，您好呀，接着就問美胤在裏面嗎，寧慧一見友溪，真是如同萬箭攢心，肝腸俱裂，那眼淚也就滔滔的下來，口內一時也說不出話來，一回身用手指着房內，哽咽道，妳去看，友溪一看她的神色，以為美兒病重，急忙一步跨進房去，只見一只中國舊式木牀，帳子已經挑掉，赤裸裸的儘露出牀桿子，再向牀中一望，美兒的直挺挺躺在上面，臉上蓋了一張黃紙，上下衣服，穿得齊齊整整，牀腳後面，擺了一張半桌，上面供了些贖台供品之類，他這才明白是已經死了，不由的一個撲虎，躡上前去，抱住美兒屍身，呀的一聲，暈倒在牀邊地板上面，寧慧本已跟了進來，見友溪摔倒地上，倒慌

了手脚，忙向外面喚進幾個香火，將他扶了起來，搭在傍邊一張沙發上，自己又倒了一盃開水，過去扶着他的頭，慢慢灌下去，一面又慢慢喚着他，衆香火見沒有事，也都退了去，不一時友溪漸漸醒過來，睜眼一看，才想起來，不由跳起來，連跌帶爬的，又到了牀邊，仍是抱着美兒屍體，啼啣痛哭，這一頓大哭，直哭到一個多鐘點，嗓子全啞了，眼睛也睜不開了，氣力也都沒有了，還是半跪半爬的伏在牀沿上，有一聲沒一聲的嚶着，寧慧深知他的傷痛，所以起初也不去勸他，讓他哭一個痛快，後來見他哭得力竭聲嘶，兀是不住，便過來拉他道，你也哭够了，起來吧，歇一會兒吧，友溪那裏肯離開那個屍身，還是不住的嗚咽，寧慧見拉他不動，便道，美臨終有許多話交待我，要同你說的呢，你先聽話呀，友溪聽了，才慢慢的起來，坐在傍邊唏噓着細問這出走的始末情由，以及得病身死的情形，寧慧就一五一十的細說一番，這一席話，足足講了兩點鐘光景，友溪聽了，時而傷心墮淚，時而怒目切齒，時而悲歎連連，後來聽到美兒臨死，直盼自己來見一面，又頓足捶胸的悔恨自己，怎麼不早來一天

，寧慧又問了問友溪得信的情形，友溪也說了一遍，寧慧歎道，既是這樣，你也無愧於心，也不用悔恨的看起來這一面之緣，也是一定的，若北京的信早到一天，你昨天此時趕到，豈不是見着了，我若是當初寫信給你的時候，早寫一天，也許你也能早到一天，也就看見了，友溪聽她這樣說，回想到五月間在前門箭樓話別之時，誰想到這一面竟成了永訣呢，想着又哭了起來，寧慧又想起美兒交給她的那只金稱椀來，便取了出來，遞與友溪，說是美兒給他留下的最後紀念，又說你的信札，以及一張半身照片，她都交待要攜帶入棺，其餘你還有幾張相片，都交還你，說罷又將那包相片交還了友溪，友溪耳聽着這樣的遺言，眼看着這樣的景象，不禁又放聲大哭起來，他這一哭寧慧也止不住傷心痛哭起來，這一哭只哭得裏裏外外的和尚香火工人，無不凄然相顧，那一天晚上，寧慧因為幾夜未睡，十分困倦，友溪便勸她且去休息，這裏有自己照料，決無疏虞，寧慧也實在累不了，便答應了出來，又去囑咐香火，輪流陪着友溪，誰知友溪此時痴心妄想，只望美兒能够真個顯一顯魂，我一定抓着她不放她再走，

她要走，我也跟了她去，她已死了，我活着有什麼意思，不如跟了她去多好呢，所以非但一點不怕，惟恐人多了，美兒不肯出現，便叫衆人不要進屋裏來，只在廊下坐着去，要怕冷老實就各自回房去睡，他吩咐已畢，又想燈光太强，鬼是不敢出來的，便將房內的電燈滅了，只剩靈案上一對白臘燭，和美兒脚後一盞油燈，俗語謂之引路燈，那火光黝黝黯黯的被風一吹，益發搖恍欲滅，友溪身處這付悽慘的環境之中，望着美兒直僵僵的躺着，回想到當初初識面時葡萄棚下那一幕，七月十五賞月那一幕，北海話別那一幕，歷歷如在目前，又想前門箭樓最後的那一席話，她原說叫我看着她，將來，自然能明白她，並且到那時我不但能不怨恨她，並且能原諒她，可憐她，這目前不是使我原諒她，可憐她，而又明白她嗎，如此看來，她早已預備以一死謝我了，他又想美兒的死，完全是爲我，她能爲我死，我能獨生嗎，我還空談什麼戀愛呢，雖則她臨終囑咐我，勿爲她而毀了自己的前程，但是我的靈魂，已經喪失到無處可尋覓，我還有什麼前程可言，於是自言自語道，雲友溪呀雲友溪，如此一個十全十美

的人：爲你而死，你還活着，虧你是個男子，平時杆談戀愛，枉作多情，他想到此處，把脚一頓，彷彿已經決定了解決自己的問題，便走到牀邊坐下來，對着美兒屍身，滿想將她臉上那張黃紙揭開，望望她的顏色，但是照迷信上說，揭了蓋臉紙，下世便要結仇的，友溪雖不信這些話，但是因爲是對於美兒，所以也不敢造次，只得呆呆的望着那張黃紙，低低的叫道，美呀，我已決定來找你了，但是希望你今晚先給我一個會面，我們也談一談別後的苦楚呀，說罷就哭倒在屍體傍邊，把兩眼閉上，他想迷迷糊糊作上一夢，也好同她談談，可是雖這樣爬着，因爲心中有事，那裏能睡着，有時候久了，雖也有些迷糊，可是一點影像也沒有，抬頭一看，美兒還是筆直的睡着，再看看四週，一點什麼異樣也沒有，如此三番五次，絲毫不能入夢，他站起來長歎一聲說道，這才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會來入夢呢，說罷又去抱住美兒嗚嗚哭泣，只哭得自己的涕淚滴了美兒一臉，把一張黃紙都濕透了，他覺得此刻不能不將那張紙拿下來，將她臉上的眼淚擦去，於是輕輕將紙揭下，這一看不由得愈加傷心，原來已

瘦得幾乎認不出了，那裏還有當初的風韻，友溪一邊看一邊哭，那眼淚也就不斷的望美兒臉上滴，他趕緊掣出手絹，替她去擦，覺得觸手冰涼真同石頭一樣，他想這樣一個可愛的人，倒今天也是同一塊石頭一樣，一個人在世上，什麼叫美麗，什麼叫情愛，都是幻鏡空花，又想起當日在北海話別的時節她也曾哭來，自己也曾替她擦過淚來，不想今日自己的眼淚，滴在她臉上，她自己已不能擦，要我來擦，不但她自己不能擦，她自己的眼淚都流乾了，想罷又去抱着她哀哀痛哭，友溪哭一回，歇一回，漸漸天色已明，寧慧也睡醒起身，走了過來，對友溪道，白家的人，想必昨天接到電報，今天一定能趕到的，友溪道，萬一起不到呢，寧慧道，不會趕不到的，因為從上海到普陀，每天下午有一班船，次日午間，就能到此的，萬一他們不理，天氣雖不算熱，也還不是冷天，我們只有先給她裝殮起來，難不成還讓她……說到這裏，便咽住了，不忍再說下去，隨即眼圈也紅了，友溪聽了，益發傷心，格外覺得這個人生是太無意味了，便問那末東西都預備了嗎，寧慧知道他指的是衣衾棺槨，便道早

託廟裏備辦妥當了，儘等她家來人，友溪聽說便道，美不枉同您要好一場，要不是您在此，還不知怎麼樣呢，我實在太感激您了說罷又流下淚來，寧慧也是傷心，也說不出什麼，沉默了一會，寧慧忽然向友溪道，少時她家來人，你怎麼樣，見不見呢，友溪聽了詫異，便問道，我爲什麼不見，人都死了，還怕她們嗎，寧慧歎了一聲道，你不知道，你雖不怕，死者却怕得狠，她爲什麼要跟你斷絕呢，她家的人，對於她一死，本就不會望好裏猜想，又見你也在這裏，她們不知你是她死後起來的，還當她同你一起逃跑的呢，雖然你自己問心無愧，可是她們要這末猜想，望外一說，豈不是有負死者的一片苦心嗎，所以我以爲你要安死者的心，還是不見她們好，友溪聽寧慧講的話，實在有理，便忍痛道，好吧，只要她心安，什麼都能照辦，寧慧也就點頭無話，按下這裏不提，再說自家接到這個電報，自有一番議論，悠悠之口，不值一談，也不用細表，白太太還恨她私跑，連累自己出了凶名，所以並不親自趕去，只派了謝慕靈帶了些錢去辦理，當時小雯聽見，倒是放聲大哭，口口聲聲怪他娘害了她，恨的白

太太又是氣苦，又不好怎樣，小雲定要同去，白太太無奈，便吩咐謝慕靈好生照應，第二天到了普陀，大家見了，無非痛哭一場，將美兒收殮起來，小雲又問問寧慧他姊姊出走以後的情形，寧慧就一一的告訴了他，他終究還是小孩子，也說不出什麼來，倒是十分傷心的哭了幾遍，寧慧是更不必說，當美兒入殮之時，寧慧扳着棺材，撲到裏面去抱住美兒屍體，死也不放，那一種傷心痛哭，倒將一班和尚香火工人，招的沒一個不在傍邊落淚，大家暗暗打聽她倆是什麼關係，才知道同死者是朋友，有的便說，朋友交到這個樣兒，真是不枉交朋友一場了，此處事情辦理完畢，謝慕靈與小雲寧慧商議了一番，准定將靈柩暫寄廟內，等時局略略平定，再來盤靈，事畢以後，白家來人，都已先回，只剩下寧慧一人，決計陪着靈柩，仍在廟內住着，等她們將來盤靈之時，自己或行或止，再作道理，不言寧慧，一心守着美兒靈柩，又要提到友溪，當白家來人時，他是否已離開了普陀呢，不，他從此也不願離開此處了，所以他同寧慧商量定了，暫時搬到另外一處院子裏，那院子離這邊却是很遠，所以不虞白家知道

，不過當美兒入殮之時，他不能過去撫棺一慟，這是何等慘痛的事，他不由深深的怨恨白家，當初受了你們的阻碍，到今日死了，臨了兒蓋棺時節，還是受你們的牽制，不能自由一慟，再作最後的一面，想到此處，恨不能趕過去，舉過手槍，將他們一齊打死，才出這口怨氣，又一想這並不是他們一兩人的過失，這是整個社會思想不良的結果，怨他們何用，何況我既無意於人生，還同世界上的人作什麼對，想到此處，不但怒氣全消，反倒連哀痛也減了不少，遠遠聽見吹打聲，和尚嗟經聲，又聽寧慧的哭聲正是驚天動地，心中對於寧慧，十分感激，又想此刻必正是時候，他便暗暗祝告道，美呀，你爲我死了，我感激你的至情，我也決計跟了你來了，你且等我一等吧，想罷擦了擦眼淚，問和尚要了紙筆，寫了兩封信，一封寄給自己兄嫂，一封留給寧慧，那兩封信，寫的如何，也不必說了，總之愴惻到令人不忍卒讀，寫完了將牠封上，放在自己行李箱上，再一聽那裏正在訇訇作聲，想必這是釘釘子的聲音，他想完了，從此完了，連她的屍體也不能再見了，想罷惘惘的走出院門，遠遠對了那邊那座院落

，點了點頭，一躲脚匆匆走了出來，灣灣曲曲出了廟門，且喜一路靜悄悄一個人也不會遇見，他跑出廟門，四面一望，見這座廟背倚高山，面臨大海，他便一直的望海邊走去，到了海灘上，那時已經過午，將近申末時光，滿天秋雲，一層層的結得濃厚，把黯淡的夕陽，都遮滅得昏昏沉沉的，海風一陣陣迎面吹來，令人說不出一種感慨，那潮水已經漸漸有些來勢，隨着海風，一陣陣的向灘上翻滾過來，友溪却一步步向海的寬闊處走去，舉目四顧，正是海天一色，渺無際涯，他略略站一站住，口裏低喊道，美呀，你來引領我吧，我們從此永不會分離了，說罷一咬牙，提起腳來直望前奔，誰知那浪頭過來，剛剛及膝，那勁頭來得甚大，自己的腿，竟邁不過去，正要拚命向前跑，第二個浪頭又來了，這一個浪，可是有一人多高，在這一剎那間，這浪頭撲了過來，向友溪頭上一罩，友溪便覺窒息得透不過氣來，略一掙扎，腳底下已站不住，全身望後倒了下來，在這一倒之間，又是一個浪頭，便輕輕的將這痴情的雲友溪，捲入了漩渦，接連幾個浪頭，幾陣海風，什麼也看不見了，只剩下幾隻海鳥，翱翔翻飛

於這海濱夕照之中，不多時溟烟四合，茫茫大海中，但見這一座鬱鬱葱葱的普陀山，巍然矗立着，後人到此誰也不會想到這地方，却有如此一段可歌可泣之事呢。

全部終了

